武俠世界



$2.00

634

·特別介紹·



鐵拐俠盜
傳奇故事　**瘋　子　天　堂**　馬雲·著



這是一個瘋狂的世紀，神經不正常的人一天比一天多。一間瘋人院裏面，被人稱爲「瘋子天堂」，爲什麼？請閱讀本故事，自然就會明白了。

「鐵拐俠盜故事集」搜羅各種各式令人拍案驚奇的奇妙故事，篇篇不同，每篇包括一個獨立的故事，風格另創，精彩絕倫。

督印人：羅　輯
主　編：羅　斌
執行編輯：鄭　光

出版者：武俠世界出版
香港新街七至十三號三
電話：四五六一二一（4
承印者：環球印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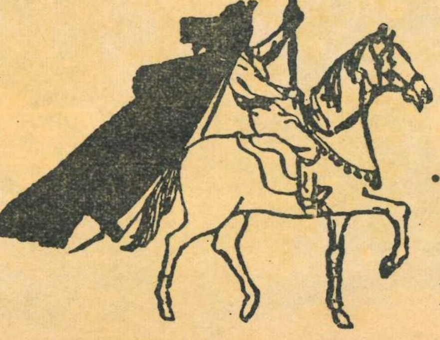
BOXING MAGAZINE
7-13 NEW ST. 2ND F
HONG KONG

定閱價目
港澳連郵：半年港幣＄50.
一年港幣＄98.
外埠連郵：半年港幣＄57.
一年港幣＄112.
半年（26期）一年（52期

中華郵政台字第2140號執照登記爲第一類新聞
僑務委員會海外僑民雜誌登記證台教新字409號
內政部內版僑台誌字第0一0二號
台灣發行所：
台北市中華商場信二樓109號
電話：336250

武俠世界

第634期
1959年3月創刊
逢星期四出版



·每冊港幣二元
H.K.$2.00
Printed in Hong Ko

鐵拐俠盜故事

瘋子天堂

馬雲·文
培新·圖



綠葉傳書 瘋子越柙

南國的夏天，炎熱得教人不願走動。

「鐵枴俠盜」呂偉良和他的徒兒阿生，正在郊外一間別墅中避暑。

別墅是呂偉良一位朋友的物業，他這位朋友一年之中大約有三百天在外國，留在本市的時間少之又少，像眼前這座背山面海，環境幽美的別墅，要不是給呂偉良師徒二人借用的話，可能荒廢着直到冬天。在這寸金尺土的都市裏，豈不有點浪費？

別墅位於荒僻的郊區，甚至遊人亦很少會到這種地方來，也許呂偉良那位商人朋友就是喜歡這點所以選擇這裏來建築這間別墅。

中午時份的太陽十分猛烈，呂偉良躺在陽台旁邊一處竹林裏納涼，阿生則蹲在一條小溪旁邊的樹陰底下，怔怔地出神。

這少年人的脾氣越來越古怪了。他好像在等待着一些什麼，但從來沒有對他師父提及。

呂偉良躺在那張尼龍兩用椅上。佯作假寢，實則一直的留意着阿生的表情。

是的，他不但是這位少年人的師父，也是他唯一的親人，責任相當於父兄，故此他更加要小心翼翼，絕不能讓阿生行差踏錯。

他時刻留心着阿生的一舉一動。也許這孩子春情動，須要找個女孩子談談戀愛了。這本來也是十分正常的事，但是，却又不像是這回事。然則，這小鬼到底等待着一些什麼？

——呂偉良心裏一直在想，但却想不出一個答案來。

突然之間，阿生神經質的跳了起來，然後急急跑向小溪邊緣去，蹲了下來，伸手撈起一片樹葉，他非常留心，有如一個考古家正在鑑辨一件古玩一樣。

呂偉良看得有點莫名其妙，阿生却捧住那片樹葉走過來了。

阿生仍然瞪住那片樹葉，嘴裏却喃喃自語地說道：「師父，這是第三次了，眞奇怪！到底這是怎麼一回事呢？」

呂偉良苦笑道：「何必大驚小怪？小溪上經常有樹葉流過是常見的事。」

「不！這些樹葉上面有字跡，你瞧！」他順手把那片樹葉遞了過來。

呂偉良接過細看。果然樹葉上模模糊糊的有些字跡。樹葉還是一片青綠，只要用牙籤或乾枝，就

可以在上面劃下一些圖案或字跡。

那片樹葉上面歪歪斜斜的劃上了三個字，「請救我！」

阿生站在一旁說道：「這是第三次發現這些樹葉。頭一次發現時，我以爲一些村童開玩笑，到第二次發現時，我開始有些懷疑了，但我怕你罵我大驚小怪，所以我沒有對你講。我心裏想，如果眞的有人在某些地方須要求援時，可能還有第三次的，所以我一直在等待這些綠樹葉的出現，果然又給我找到了一片。」

「是的，這的確有些古怪，樹葉只會枯黃後才會掉到地上，才會被吹進小溪中來。但這片綠油油的樹葉，怎麼會跑進小溪中去？而且還有字跡。」

呂偉良反覆看着手上的樹葉，又問阿生道：「其餘二片是什麼時候發現？」

「第一片是昨天早上，第二片是昨天下午。」

呂偉良從尼龍椅上站起來，小石塊經過水光的折射，彷彿無數鑽石，溪邊的竹林被風吹動，竹葉「蕭蕭」作响，這種環境的確幽雅。

間中有一二片黃葉隨水逐流，但却未見有一片像阿生撈起的這一片那麼大，那麼綠的樹葉。這也難怪阿生大感驚奇了。

呂偉良仰首望向小溪的上游，山間樹木之外，並無屋宇。卽使如此，師徒二人還是沿住溪畔，一直行過去，靈犬「多利」也由那邊飛奔過來，緊隨在後面。

穿山過嶺，轉彎抹角，差不多走了大半小時，才見到一處小山崗之上有一座二層高的屋宇，要不是他們特別留心，幾乎也見不到樹林之內隱藏了這麼一幢建築物。

小溪由山崗上流下來的，師徒二人爬上去，透過樹林，發覺那座建築物十分之大，他們所見到只是後牆，而且外圍加上了鐵蒺藜。小溪流經那座巨大的建築物，透過鐵蒺藜而流下山去的。

阿生低聲說道：「問題一定出在這裏面。」

呂偉良再沿住鐵蒺藜邊緣繞過去，又走了好幾分鐘才到了正門附近。

由於樹葉上的神秘字句，使到師徒二人不得不小心翼翼，步步爲營。

這可能是一處匪巢，裏面可能有人被囚禁，那人乘人不覺時，利用樹葉向外求救。——這是師徒二人的想法，也是每個人必然的想法。然則，只要他們一被匪徒發覺，處境十分危險。

呂偉良一想到這裏，就與阿生二人藉住樹木的掩護，閃閃縮縮的繞到正門那邊去。

門前的牆上有一塊木牌，立體的銅字，令到呂偉良和阿生都大感意外，同時也有點兒爲之啼笑皆非。

原來那些立體銅字分別用中英文排成，「占氏基金瘋人院」。

「瘋人院？」阿生喃喃自語地說道：「原來是瘋子作弄了我們。」

呂偉良也輕輕嘆了一口氣，然後沿住原路下山，回到海邊的別墅去。

是的，瘋人的所爲是絕對不規則的，誰知道他們的腦子裏在想着一些什麼？因此，師徒二人很快就將此事拋諸於腦後。

此後，阿生再也沒有去留意小溪上的動靜，雖然這種劃上了字跡的樹葉，仍然間歇地自小溪上流過，但阿生不會再去把它撈起。

晚上，別墅裏面很靜，既無隣居，在這郊外地區就更加靜得有點令人發慌，虫聲唧唧，加上海水的聲浪，許多人就不大習慣這種蕭瑟的氣氛。

呂偉良和阿生除了看看電視之外，連報紙也沒有得看，因爲這兒並不接近公路，一條公路幾乎有如私家路一樣，還要透過樹林到達這兒來。電視是無綫的，自然可以利用天綫收看，但報紙却沒有天天由專人派到這麼偏僻的地方來。

至於食物，他們一口氣買了好幾天的餸菜和罐頭食物儲藏在雪柜裏，因此亦無須天天駕車入市區去購買。

這種避世式的渡暑，阿生漸漸感到有點厭倦了。日間倒還容易打發，在海灘游泳，或者與「多利」在樹林內嬉戲，很快又是一天，但一到了晚上，除了看電視之外，便只有看看書。

偏偏當地電視節目水準之差，實在令人難以置信，除了一些老陳皮的舊影片之外，便是藝員賣廣告，男人扮女人，天天唱着那幾隻流行曲，幾個小丑「嘩啦嘩啦」的又當作一個「節目」，如此這般又是一晚。

呂偉良所以要扭開電視機，無非因爲沒有報紙可看，迫住要按時收看一下那些新聞報導節目。

師徒二人最佳的收穫就是，改變了都市的生活方式，早睡早起，其次就是這兒空氣清新，連呼吸也感到份外通暢。

每天，東方才剛剛發出魚肚白，師徒二人便起床，在陽台上練武。

早午晚三餐都是由師徒二人弄出來的。

除了練習武功，游泳和看書之外，間中也有開車到附近公路去看看郊區的景色。但是，他們却盡可能暫時不返回市區去。

不明白的人，會以爲「鐵枴俠盜」呂偉良可能又犯了案，正在逃避一些什麼，但是，這些日子以

來，劫富濟貧的勾當已經少幹了。正如呂偉良有一次半開玩笑地對人說：「如果我還像數年前一般活躍，警方更加會受到輿論的責難！」

他的意思是，市面的治安已經够糟糕了，如果他再做案，警方就更無法應付。目前什麼箍頸黨，夾萬黨等等，不過是一些阿飛輩的青少年所爲，絕對不是什麼有組織的匪帮的有計劃行動，但已經足以令到警方人員疲於奔命，積案如山！

呂偉良所以要離開較長時期，可以說有着兩種意義，首先是要在這亂糟糟的時候表示他的淸白，其次就是讓他對這個老地方保持一些好感。

他時時都會這樣想，他生於斯長於斯，卽使這個都市更亂更糟，他也得在這兒生活下去。但許多時呂偉良故意要離開市區一個時期，要不是到外國去旅行，就是在這種荒僻的郊外地方住它一個半個月。

往往就是這樣經過一番冷靜之後，呂偉良又開始恢復了對這個老地方的情感。

深夜二時許，師徒二人都在熟睡中，突然被「多利」的叫聲所驚醒。

呂偉良和阿生不約而同地，由二間房中分別竄了出來。

「多利」吠聲不止，這情形是罕見的，牠是一頭極有靈性的狼狗，如無特別事故，決不驚擾他人。呂偉良和阿生當然也明白到這一點，所以才會這麼緊張起來。

「多利」盤據在前門狂吠不休，直至大門打開，牠知道師徒二人已經來了，這才飛撲向別墅附近的矮叢中去。阿生習慣了這種人狗之間的默契，立刻展開戒備。

矮叢之內，一條人影飛竄，「多利」一步也不放鬆，直撲過去！

阿生担心對方會傷害「多利」，高聲呼喝道：「誰？不要走，快站住！」

那人顯然被「多利」迫得喘不過氣來，揚聲叫了過來：「請叫住你的狗！」

阿生喝住「多利」，用手電筒照射過去，發覺一名青年人高舉雙手，神色驚惶地站在一叢矮林的旁邊，「多利」則在旁虎視眈眈。

呂偉良覺得眼前這個青年不像是個小偸竊賊之流，但在較早時他們師徒二人都以爲必是這一類人物前來光顧。尤其是在這治安日壞的時期，鼠竊狗偸幾乎到處都是。呂偉良就是最討厭這班盲目的鼠輩。

所謂「盜亦有道」，呂偉良這位「鐵枴俠盜」之所以得人敬仰，的確是有理由的，他每在做案之前，必然有所選擇，他的對象是那些爲富不仁的人，劫的自然也是一些不義之財，例如私梟，奸商與毒販之類，便視他如眼中釘。

可是，目前橫行一時的鼠竊狗偸，什麼箍頸黨之類的阿飛輩，竟然連十餘歲的學生零用錢也光顧，在電梯裏劫婦孺，更是懦夫行爲。

那青年人在阿生的喝令下，慢慢地走了過來。

「多利」亦步亦趨，好像在担心他反抗。

阿生對「多利」道：「再搜查附近，看看有沒有他的同黨吧！」

「多利」應命而去！

那青年人說道：「放心好了，我不是小偸，也沒有什麼同黨！」

阿生問道：「那你是什麼人。」

「我是由瘋人院逃出來的。」青年人目光中充滿了恐懼。

提及「瘋人院」三個字，師徒二人又是一怔！

既然是由瘋人院逃出來的，這傢伙極有可能就是一名瘋子。

瘋子的行爲有時是不可思議的，因此師徒二人不得不小心戒備一下。但是，再看看眼前這青年人，他依舊高舉着雙手，不敢放下，看來又無惡意！不過如果想深一層，則使人更爲担心，因爲神經不正常的人，一舉一動有時亦不能以常理去推測。

青年人看見師徒二人的表情，也好像看出了他們的心意。

他又說道：「請兩位不要誤會，我絕對不是瘋子。」

阿生心裏想，任何一個瘋子也不會承認自己神經不正常的。正如醉漢不會承認自己喝醉了酒一樣。道理是一樣的。

阿生說道：「那你爲什麼會被人帶到瘋人院裏去？」

青年人說道：「我也不知道爲什麼，總之我不是個神經不正常的人。」

呂偉良說道：「你把雙手放下，也不必害怕，如果你不是壞人，我們決不會難爲你的。」

青年人果然把雙手放下，也鬆了一口氣。看他的神態，的確又不像個瘋子。

「多利」在附近巡邏一周，又走了回來，牠搖頭擺尾，大概沒有什麼發現吧！

阿生說道：「你這麼深夜逃出來，當然沒有人發覺，是不？」

「我想是的。」青年人嘆了一口氣，又說道：「其實那班所謂專家才是瘋子。我自信我的神經系統十分正常，他們竟然把我送入瘋人院，眞的是豈有此理！」

呂偉良問道：「你貴姓？」

「小姓張。」青年人說，「我叫張繼東。兩位可以收容我一晚嗎？」

阿生以疑惑的神態瞪住呂偉良，他心裏有疑問，如果他不是神經漢，爲什麼會被送入瘋子院？

呂偉良道：「好吧！那你就先在這裏住一晚再說。」

「謝謝你！」張繼東歡喜地鞠了一個躬。然後又問道：「可以讓我喝杯水嗎？」

呂偉良把青年人領入屋內，阿生給他倒來一杯凍開水，張繼東呷了一口，在椅子上坐了下來。

阿生看見他眼睛不停地四下裏張望，心裏又在害怕這傢伙不知在打什麼主意。他不知道呂偉良何以會答允讓這傢伙留在這裏。

其實，呂偉良也在觀察着這個人的動靜和神態，他雖則不是專家，也希望可以看出一些端倪來。

張繼東說道：「我可以就在這張長沙發裏躺幾小時，天亮就走。」

呂偉良道：「不必躺長沙發，裏面有房間，也有床給你睡。」

「打擾你們，眞不好意思。」張繼東忽然又担心地說道：「我眞怕他們會追踪到這兒來。」

阿生故意問道：「天亮後，你打算到什麼地方去？」

「我會返回市區去，找我的律師，控告那所謂精神病專家。」張繼東道。

「你的父母呢？」阿生又問。

「都死了。」張繼東嘆了一口氣！

阿生道：「那你何故會被人送入瘋人院去？」

「總之一言難盡。」張繼東道：「告訴你們相信也沒有什麼用處的。」

「說不定我們可以幫你的。」阿生道：「只要你說的是事實，我們能力做得到，一定會幫你想辦法解決。」

「我還是自己想辦法好了。」張繼東又呷了一口凍開水。

「我們不一定要知道你的私事，但起碼你也該說說你何故會被人送入瘋人院吧！」阿生說。

張繼東想了想，終於說道：「是這樣的，我父親很有錢的，但他死了，我是他的獨子，自然有權繼承他的一切遺產。但是，我有個後母，她在這場糾紛之中，硬說我神經有毛病……」

阿生截住他的話頭說道：「後母不是專家，她怎麼說你神經有毛病？」

「我懷疑她串通那所謂神經病專家，目的是謀奪我這份遺產。」張繼東又說道：「總之，我不是個瘋子，但偏偏要被人送入這裏瘋人院來。」

阿生想起在小溪上發現綠葉傳書的事，問道：「你可是利用樹葉寫字，放入小溪中向人求救？」

「是的，你怎麼知道？」

「我拾到那些樹葉。」

「我以爲那樣會有些用處，結果還是白費工夫，所以後來想想，還是靠我自己吧。」

呂偉良插嘴問道：「你父親叫什麼名字？」

「張財。」張繼東說，「相信你們如果時時看報紙，一定知道他是個富翁。」

是的，在這一刹那間，呂偉良果眞是想起了，張財這名字的確曾經不斷的在報紙上出現過，首先是突然失踪，警方到處找尋他的下落，警方懷疑他已經死了。最後發覺他的屍體曾被人雪藏。

當時這宗「藏屍案」的主角就是張繼東——死者的兒子。

呂偉良被張繼東提醒，心理上立刻感到有點緊張起來，因爲他面對的，是個嫌疑殺人犯，而不單止是瘋子。

那是去年的事，當張財的屍體被發現時，他是躺在一具特製的科學棺材——一個圓型的密封雪柜，經常保持在零下四十度。

藏屍的雪柜是位於一間密室之內，那是在張繼東的房間地牢內，要不是因爲雪柜耗電過巨，而引起注意，這個秘密地牢將不易被人查出。但當時負責調查此案的警探辛尼，却跟踪電綫的綫路，找出了密室之所在，就此破獲這宗可怖的藏屍案。

當年呂偉良師徒二人正爲着另一件事而忙得分不開身來，所以沒有注意到這件事的發展，但現在給他提醒了，倒也想起一點點。

當時張繼東只承認屍體是他放進雪柜棺材裏去的，但不承認殺人。

根據張繼東的自辯，是由於他父親患上了絕症——肝癌。當時醫生也證實他危在旦夕，因此，他只是在醫院裏「等死」而已。張繼東就在他氣絕身亡的一刹那，偷偷將他搬走。時在深夜，連醫院裏的人也瞞過了。

後來，張繼東就將他父親的屍體，置於預先準備好的雪柜棺材裏。

張繼東的解釋是，由於至今仍未發明治肝癌的藥物，所以他把父親的屍體雪藏起來，等待若干年後發明新藥時，再將屍體解凍，利用科學電解方法使他復活。

但是，有關方面並不接納他這種解釋，專家甚至認爲他的神經有毛病，所以他就被送入瘋人院去了。

事實上，美國也有這種雪藏屍體的事實存在，

目的是希望在若干年後這種絕症有藥可醫時，再把屍體解凍，令其復活。不過，人家的設備和方法是非常進步的，與張繼東的並不相同。

法庭方面既然相信了專家的判斷，認爲張繼東神經有毛病，也就免了他的死刑，只判他入瘋人院接受治療。

大致情形好像就是這樣，至於內幕情形又如何？呂偉良就無法了解。不過，如果瘋人院方面發覺張繼東失踪，相信必然報警，說不定警方的搜索人員瞬間便會到達這裏。

呂偉良說道：「你似乎很孝順你的父親。」

張繼東嘆口氣說道：「無論他對我怎麼樣，總之，我至親至愛的人，現在已死了，我便變成孤兒一名。」

「你的後母現在什麼地方？」

「也許根本已經離開了這裏。」

「你父親那份遺產——」

「那還用說？當然也是給她併吞了。」張繼東生氣地說道：「父親的遺產本來分爲兩部份，一部份給她，一部份遺產給我。但是，她可能連我這一份也併吞去了。」

呂偉良道：「對於你父親的屍體被雪藏這件事，你有什麼解釋？」

「可能你也在懷疑我發神經，是不？」張繼東苦笑一下，聳聳肩說道：「其實這是絕對科學衞生的藏屍方法，若干年後，在科學家的努力下，相信治療肝癌的藥物必可面世。到那時，我才設法使我父親甦醒。這方法在外國已經非常流行，可惜這裏則爲法律所不容。有什麼好說，但無論如何，我父親現在已被他們埋葬，他的屍體只會逐漸腐化，却永無復活的可能。」

呂偉良不知道外國是否有這種藏屍的方法，但看張繼東的表情和神態，却又不像個神經病者，因此他提醒他說道：「只怕院方會報警，如果你在這兒留到天亮，很可能會陷入包圍網之內。」

「我想他們不會到這裏來的，這是海灘，再過去便無路可行，他們一定以爲我逃向公路方面，甚至已逃返市區去了。」

呂偉良不是個怕事的人，像張繼東目前這種處境，他也試過不知多少次，被警方追踪，被黑社會圍攻，每次都險象環生。但每次都能化險爲夷。

這一次，張繼東如果眞正如他所說——他並非瘋子，而是個正常人的話，那麼，他的處境無疑是值得同情的，問題是，他是否眞的瘋了？

豈料話猶未完，門外「多利」又狂叫起來！

反應最敏捷的，是張繼東。他幾乎是整個兒跳了起來，凝神細聽屋外情形。

「他們果眞是搜到這兒來了。」張繼東說着便飛奔向屋後去！

阿生瞪住他的背影說道：「這傢伙眞的有些神經質。」

呂偉良說道：「這是正常的反應。但許多神經病患者，在表面上很難看出端倪的。」

師徒二人邊說邊走向門外，「多利」仍在狂吠不休。

他們站在露台上，可以看見許多人執住火把，在山林上到處搜索。

呂偉良喝住「多利」，不准牠再聲張，然後對阿生說道：「暫時要助他一臂之力，不要對搜索者講出實情，明白嗎？」

阿生疑惑地道：「留着一個瘋子在這裏嗎？」

「他能够輕易逃出來，不似是個瘋子，起碼眼前不似是個神經不正常的人。」

「好吧！但看情形，搜索的人顯然向我們這裏進發。那瘋子可不知躲了起來沒有？」

說話間，十多名手執火把的大漢，已經躍過小溪，朝着別墅這邊走過來。

「多利」虎視眈眈，盯實這班人。

呂偉良高聲問道：「發生了什麼事？」

那班大漢之中爲首一人說道：「請問你們有沒有發現一名身穿灰斜布衣服的男子？」

呂偉良道：「沒有。你們是什麼人？」

「我們是占氏基金瘋人院的管理員，有個瘋子逃脫了，他是個危險人物。」那人已走到跟前來。

呂偉良決心隱瞞到底，因此說道：「這裏沒有人到過，也許你們找錯方向了。」

「不會的，有個管理員看見他向着這山下飛奔而下，說不定他躲在附近，你們也不知道。」那人顯然也有點懷疑，「爲什麼這麼沉夜，你們還未睡覺？」

「噢，我們是聽到狗吠聲才起來觀察的，想不到你是們。」

「可以讓我們在這裏四處看看嗎？」

「好吧！隨便看好了。」

呂偉良的大方，令到對方的疑心頓減，但是，他們還是分頭搜索。剛才說話的人，指揮數人入屋搜索，另一小組人則巡視屋外。

他們除了手執火把之外，還帶有巨型的强光手電筒。有些則帶了繩子和木棒等物。

阿生給呂偉良弄得糊塗起來，既然他要維護住張繼東，爲什麼又讓這班人入屋搜索？照道理他有權拒絕對方這要求的，因爲對方不是警方人員，即使是警方人員，也要入屋手令才可入內搜查的。

那班人在呂偉良的陪同下，在別墅裏面搜索，但搜索遍了整所別墅，也搜不到一些綫索，連呂偉良也不能不佩服張繼東的機智過人。

但是，呂偉良知道他一定還未能及時離開這裏的，只是不知道他躲在何處罷了。

搜索的範圍包括了別墅內部每一個可以隱藏一個人的角落，例如衣橱，儲物室以及壁爐等等。

呂偉良心裏想，如果是個神經不正常的人，何來這種頭腦。

他故意朗聲對各人說道：「我早說過了，他不會躲進來的。」

那個領班的說道：「還是小心點好，萬一給他偷偷躲了入來，你們的處境十分危險。因爲那瘋子心理不正常，對自己的親生父親也如此殘忍，更別說是外人了。」

此語一出，登時嚇得阿生心驚胆戰。的確是的，如果對方是個瘋子，他們師徒二人就隨時會被襲。要不是呂偉良早已吩咐妥當，阿生幾乎要把實情對這班人說了出來。

呂偉良知道屋後有花園，籬笆也不太高，要是張繼東由那兒逃去，亦不足爲奇。

他隨着各人搜到屋子後面的花園，透過籬笆可以見到外面火把熊熊，一組人員已在外面封鎖戒備。看這情形，除非張繼東行動疾如閃電，早在這班人未到之前，越過籬笆逃去，否則，極有可能仍在屋內。

屋內屋外都搜過了，這班人對呂偉良的合作非常滿意，一再表示歉意之後，亦告離去。

阿生舒了一口氣道：「那瘋子總算成功了。」

呂偉良道：「如果他仍未離開這所別墅，我們不能不佩服他的身手厲害。」

「不可能的，幾乎每一寸地方都搜過了。除非他懂得隱身術……」

話猶未完，一條身形自屋頂的瓦面滑了下來，「多利」快如閃電的飛撲過去，呂偉良用手電筒照射過去，發覺那是張繼東，連聲喝住「多利」。

張繼東呆在一旁，被「多利」虎視眈眈的瞪住，動也不敢動。

已經遠去的人羣，幸而未被「多利」的叫聲所驚動。

張繼東抹了一額汗，說道：「謝謝你們，總算帮了我一個大忙！」

「別客氣！」呂偉良說道：「你的身手可不錯，要是換上了我，一定會被他們找到了。」

張繼東道：「我不能再落入他們的手中，否則，苦頭一定有得我吃！」

「我維護你也有條件的。」

「什麼條件？坦白說，我已身無長物，要錢作代價，我實在無能爲力。」

「不！我不是金錢可以收買的人。」呂偉良苦笑道：「我只希望你答允我幾件事。」

「什麼事？」

「第一，不能再殺人。」

「我從來有沒殺過人，你用這個『再』字，似乎有些問題。」

「無論過去有或者沒有，總之以後不可能幹出有關人命的事。」

「我知道，你在担心我會對付我後母朱廸，是不？」張繼東苦笑一下，「我不會那麼笨的，你放心好了。」

「第二個條件就是，我希望你把眞相說出來。因爲我開始對這件事感到有點興趣。」

「我對你所說的每一句都是事實，除非你另有想法，否則你不該懷疑。」

呂偉良問道：「你對科學和一切新的事物，似乎很有興趣，是不？」

「是的，我絕對相信在若干年後，科學家會發明新的治癌方法，所以我把父親的屍體先行凍藏。怎麼？現在你也覺得我可能是個瘋子，是不？」

「如果我懷疑你眞的是個瘋子，我就不會收容你，早已將你交給他們了。」

張繼東輕輕嘆氣，垂頭走回屋子裏。

呂偉良和阿生跟了進去。

張繼東邊走邊說道：「剛才你不是說，對我這件事很有興趣嗎？」

「是的。」呂偉良說，「我記得你這件事當年曾轟動一時，但當時我未加注意。」

「其實，事情非常簡單，我早已知道父親的肝癌無藥可治，所以我老早在我臥室底下，建造一個地下密室。我臥室靠近後院，後院又有後門，所以我的工作可以順利完成。」

「你父親可知道你的計劃？」

「不！一點也不知道。這項工作只有我一個人知道，直至到事發後，才爲其他人知道。」

「你打算對你後母採取什麼行動？」

「先要看看她有沒有侵吞我的財產，然後決定是否對她採取法律行動。」

「照道理，你父親的遺產沒有人可以侵吞的，雖然法官判你入神經病院，但你仍然生存在這世界的，你父親給你的遺產，名義上仍然是屬於你。」

「如果她沒有侵吞我名下的財產，當然我亦不會對她採取行動。屆時，我將與律師商量，我下一步應該怎樣做。」

呂偉良聽他說得有分有寸，不像個神經病人，於是說道：「本來我很難相信精神病專家會判錯症，但是，任何事情都沒有絕對性的，偶然有錯，亦不足爲奇。因此，我才會閉上眼睛，帮上了你這一次，希望你好自爲之。」

「謝謝你。我不會出去再鬧事的，你放心吧！除非他們迫我！」

「只要你找着你的律師好好商量一下，大概沒有人敢再麻煩你。」

張繼東感慨地搖頭嘆息，沒有人知道他心裏在想着一些什麼。

阿生把張繼東帶進一間房裏，讓他睡在那兒。然後師徒二人才各自就寢。

當然，有個被懷疑是瘋子的人在着，師徒二人不得不小心防範一下。尤其是阿生，他沒有呂偉良那麼冷靜，總覺得張繼東是個危險人物，因此，門加了栓，窗子也關閉，寧願用空氣調節。

本來別墅位於郊區，背山面海，十分凉快，但窗子關閉之後，冷氣機就不能不打開。

一覺醒來已是第二天早上。

阿生想起那個可疑人物張繼東，立即由床上跳下，迅速趨近門旁。但是，房門左扭右拉，總是無法開啓，阿生不禁爲之大驚失色！

「上當了！」阿生叫苦連天，「師父不該讓這瘋子留在這裏……」

他一邊想着，一邊拉動那度房門，由於力度太猛，弄得聲浪外傳！

不久，外面有人敲門，阿生又以爲是張繼東神經病發作。

但是，仔細聽清楚，那是他師父呂偉良的聲音：「阿生，什麼事？」

阿生高聲回答道：「師父，快開門，我給人鎖起來了！」

呂偉良在門外道：「沒有啊！門外沒有人把你鎖着。你看看有沒有下了暗栓？」

阿生俯首看看門環之上，不禁爲之啞然失笑。原來門果然是下了暗栓。剛才他是忙得亂了手脚，竟忘記了昨晚臨睡時，加强了防範措施。

打開之後，他第一句就問他師父呂偉良道：「他走了沒有？」

「你說張繼東嗎？他走了。」

阿生神經質地舒了一口氣！

呂偉良瞪住他問道：「你怎麼了？阿生。」

「坦白說，我一直提心吊胆，担心他會對我們不利。」

「你神經太緊張了。事實上證明張繼東是個相當正常的人。他天剛亮就走了，臨行時還與我話別。試想想，一個神經不正常的人，還懂得這種禮貌麼？」

「好吧！算他是個正常的人，爲什麼會被人捉進了瘋人院？坦白說，我担心以後我們還會有麻煩。這件事不會就此了結的。」

「也許你猜對了。」

「猜對了？」阿生一怔道：「你意思是——」

「我們立即就要離開這裏，返回市區去。」

「爲什麼？」

呂偉良說道：「我要去找辛尼，他是當年經辦此案的人。」

「你也在懷疑那傢伙神經不正常，是不？」

「不！」呂偉良又說道：「只是憑我的記憶，當時報紙上的報導，和張繼東所講的，似乎有些不對。」

「那當然啦，他根本不正常，你偏偏相信了他的連篇鬼話。」

「阿生，收拾一下吧！我們吃過早餐之後，就駕車返回市區去！」

× × ×

由於占氏基金瘋人院走脫一名瘋子，全市的報紙和電台紛紛爭相報導此事，於是引起市民無限恐懼，甚至有人担心張繼東會傷害別人。

呂偉良用電話找到辛尼，半小時後他們在一家餐室裏見面。

辛尼還未坐下就說道：「不必你說，我也可以猜到你爲什麼找我了。是不是關於瘋子張繼東由瘋人院逃脫的事？」

「不錯。聽說當年經辦此案的人就是你！」

「不錯。」

「我想知道，當年判斷張繼東患上了神經病的，是誰？」

「瘋人院內的精神病專家。」辛尼反問道：「你覺得有些什麼不對嗎？」

「是的，例如，張繼東未必是神經不正常的人。你以爲有這種可能嗎？」

辛尼一陣格格大笑，道：「怎麼你連精神病專家也不相信？」

「我當然有自己的理由。不過，我先要從你那裏知道這件事當年是怎麼樣發生的。」

「事情不相隔太久，也許我會記得一些。讓我想想看——」辛尼束着眉梢，沉思片刻之後，又說道：「對了，記得去年我們警方接到一宗投訴，說是富翁張財突然在醫院的病房中失了踪。於是我奉了夏維探長之命，負責調查此案。當初我和我的同事都以爲這是一件擄人勒索案。但是，在偵查此案

期中，並未接到任何勒索信件。」

呂偉良問道：「張財是不是患了肝癌？」

「是的，當年報紙也有報導此事，十分轟動，你一點也不知道？」

「也許看過了這新聞，但我當時正爲另一件事而無法分心，可能疏忽了。」

「由於張財患了絕症，我們又懷疑他久病厭世。但是，他的太太認爲絕無可能。」

「他的太太？是不是張繼東的後母？」

「是的。在偵查期中，我們的範圍十分廣泛，終於給我們發現了一些疑點，就是張宅之內的電費突然劇增。」辛尼洋洋自得地說道：「你也知道，我們做偵探的，幾乎無孔不入。起初以爲電表有問題，後來經過檢查，一切正常。我派一個女探員，混入張宅之內做女傭。終於查出了個中秘密來，張繼東地下密室之內，有一具附有馬達的棺材，不！那應該說是一個雪柜，張財的屍體，就在那兒被發現。」

呂偉良問道：「因此，張繼東立即被捕，是不是？」

「是的，而且，他承認這是他做的。於是我們把他落案提控。」

呂偉良覺得這一切都與張繼東所講的差不多，這證明張繼東沒有說謊。

但是，辛尼強調張繼東是個瘋子。他絕對相信精神病專家的判斷。

最後，辛尼補充說道：「要不是那專家，張繼東可能被判死刑。」

「現在他逃脫了，你不担心他前來報復麼？」

「做我們這份差事，驚也有什麼用？反正担心也担心不了這許多。試想想，我們經辦的案件那麼多，歹徒壞人全是我們的仇家，要是有人暗算我，幾乎任何時候也有可能。」

呂偉良一心以爲從辛尼口中知得更多，結果却令他感到失望。

他沒有把他見過張繼東的事，告知辛尼。辛尼也只以爲張繼東逃出瘋人院的新聞刺激了他！其實，呂偉良覺得這件事可疑的地方甚多。

因此，那一天，他駕着車子和阿生繞過張宅，只覺得那是一家大宅。人們本來已經逐漸忘記了它的歷史，但由於張繼東逃出瘋人院，使到許多人的注意力又集中到這裏來。

最顯著的，當然是記者。

呂偉良發覺張宅門前有警探駐守，也許警方担心張繼東會出現在這裏，也有可能是張財的繼室朱廸叫警方派人保護她。

在人們的視綫都集中到張家去的時候，一位律師的住宅外，出現了張繼東的影子。

張繼東閃閃縮縮的，沒有人留意到他。

他閃進一家士多店內，那是位於狄律師住宅的斜對面。電話打到狄宅之內去，接聽電話的，也正是狄律師。

「你是狄律師嗎？」張繼東問。

「是的。你是誰？」

「我是繼東。」

「什麼？你——」

「你家裏有沒有人客？」

「沒有。」

張繼東道：「那麼，我立刻就要進來見你。」

「你在那裏？」

「我就在你家附近。」

「好吧！我等你！」

張繼東又說道：「請你不要報警。」

「當然。」

「我有很重要的事跟你商量。」

「那你快些來吧，我叫人開門給你。」

電話掛了綫。

張繼東左張右望，然後橫過馬路。他確信附近沒有警探埋伏，這才閃進了狄宅之內。

狄律師是他父親生前的世交，他覺得這是唯一可以幫助他的人。

狄律師把他帶進了書房中去，然後閉上了書房的門。

「我今天才得到消息，知道你逃了出來。」狄律師說道：「你可知道警方也來過了這裏嗎？」

「是的，他們一定不會放過我的，狄律師，只有你可以救救我。」

「你想要我怎麼樣？」

「找個著名的精神病專家，爲我證明一下，你也應該相信我不是個瘋子。」

「嗯！」狄律師畧作沉思，「占氏基金精神病院的專家，被認爲最出色的，他們也證明你不正常。如果要到外國去請專家也不是一朝一夕的事。」

「你總得想想辦法。」張繼東哀求着說道：「除了你之外，沒有人可以幫我了。」

「好吧！你先找個地方躱起來。」

「沒有地方可以容納我的。只怕我一離開這裏，就會被警察捉去。」

「那麼，你先在這裏住下，讓我想想辦法。」

張繼東又問道：「我父親給我的遺產呢？」

「都保管在銀行裏。」

「我繼母的一份呢？」

「遺囑中聲明一人一半，她的一份已經正式手

續領去了。」

「嘿！那妖婦也配領我父親的遺產嗎？」

狄律師拍拍他肩膊道：「繼東，別這樣，那是她名份之內應得的，總之，只要專家證明你一切恢復正常，你那一份爲數也不小。」

「大約有多少？」

「超過一百萬元。」

張繼東冷冰冰地笑了笑。

電話突然响了起來。

狄律師要跑到書桌那邊接聽，張繼東截住他說道：「不要出賣我。」

狄律師道：「如果我出賣你，早已通知警察，何必在這時候出賣你？」

張繼東覺得也有道理，讓他去聽電話。

對方不知道說了些什麼話，只見狄律師支吾以對。

張繼東在旁監視，令到狄律師更加不安。待至掛綫後，張繼東問道：「誰？誰打電話給你？」

「朋友。」

「男朋友還是女朋友。」

「男朋友。」

張繼東突然面色大變，順手抓過一把鎅紙的小刀，指嚇着狄律師道：「你說謊！」

狄律師給他嚇得倒退兩步道：「你幹什麼？」

「我早懷疑你有問題了。」張繼東沉聲說道：「果然不出我之所料，你串同了朱廸。」

「你瘋了……」

「嘿！你當然以爲我眞的瘋了，其實我比你更正常。」

「先放下你的刀子，有話慢慢說。」

張繼東沒有放下刀子，而且進一步迫近了他的頸項，冷冷地說道：「姓狄的，告訴我，剛才那個電話是不是我後母朱廸的？」

「是的。」

「爲什麼你要騙我？」

「因爲我怕你疑心我意圖不軌，想不到你的聽覺比我更厲害。」

「是你的電話聽筒太敏感，太响亮了。」張繼東又問道：「她說了些什麼？」

「她要賣屋，決定離開本市。」

「賣屋找律師，這是十分平常的事，爲什麼你要騙我？」

「問題是：她是你後母，你知道了一定不高興的。所以，我才沒有坦白對你說。」

「好吧！算你說通了。」張繼東把刀子放向桌上，「錚」的一聲，嘆了一口氣之後，他又坐向一張椅子上！

狄律師悄悄鬆了一口氣，說道：「你不要太過神經緊張，否則，你又會舊病復發！」

「舊病復發？」張繼東瞪他一眼，「你以爲我眞的是個瘋子嗎？」

「不！不！」狄律師担心他又拿刀子，忙說道：「我只是爲你好。」

張繼東怔怔地喃喃自語道：「她爲什麼要賣屋呢？那是我們張家的祖屋。」

「我剛才不是告訴了你嗎？她準備離開本市。」

「你父親的遺囑寫明，那間屋是屬於她名份內，她當然有權賣掉它。」

「我知道，她在担心我去找她！」

「如果我是你，就不會自找麻煩。」狄律師說，「只要你不惹麻煩，我答應替你找專家檢驗，循正當手續，讓你承受你父親的一份遺產。」

「如何可以保證你不出賣我？」

「我是你父親的好朋友，你是他唯一的兒子，無論在公在私，我都應該維護你。何況，我也不想永遠代你保管這麼大的一筆遺產。」

張繼東認眞地想了想，終於點頭說道：「好吧！讓我先睡一覺！」

「我會設法讓你在這裏住上幾天。你可不能再亂跑了。」狄律師又說道：「我去叫人爲你收拾一下客房。」

張繼東終於安詳地坐在那裏。他沒有阻止狄律師離開書房，只是在心裏盤算着。

不久，狄律師入來把他帶進客房中去。

張繼東四處張望，一邊查問各處出路，狄律師都一一解答了，他極力避免引起張繼東的懷疑，以免又引起不必要的麻煩來。

半夜，張繼東從夢中驚醒，隱約聽到一連串的對話：——

「狄律師，我們是爲了你家人的安全着想，那傢伙不正常，隨時會殺人。」

「夏探長，謝謝你們的關心，我眞的沒有見過他。」

「但是，有人看見他入來這裏。」

「不可能的，我今晚未出過門口一步，如果繼東來了，我一定知道。但事實他沒有來。」

「可以讓我們搜查一下嗎？」

「這算什麼話？我是律師，我當然是懂得法律的。」

「正因爲你懂法律，我們才想請你多看這張入屋搜查手令一眼。」

狄律師故意高聲說道：「好吧！你們搜吧！如果搜不出什麼，我要你道歉！」

夏維探長沒有跟他辯駁下去，只令手下開始搜查行動。

張繼東迅速由窗口爬了出去。

窗外是花園，張繼東躲在一花叢間。

一陣步聲傳來，那是二名警探。其中一名說道：「小心！那瘋子可能有武器！」

「是的，犯人之中最討厭是瘋子。因爲他沒有理性的。」

「你守在這裏，讓我進去搜搜看！」

「好吧！小心點！」

一個人影走了入來，張繼東動也不敢動。他希望在黑暗中可以避過這警探的視綫。

但是，那警探非常認眞地，亮起了手電筒來，到處掃射！在電筒的光圈底下，張繼東立即無所遁形。他拔足飛奔，衝出了花叢外面去！

但是，一名守候在外面的警探非常機警，立刻撲上去抱住他。

張繼東極力掙扎，但是其他警探已聞訊趕來。

狄律師和夏探長也由裏面跑出來。

夏維笑道：「幸好不必向大律師道歉！否則，大家的面子都不好過。」

狄律師道：「你們最好不要難爲他，他的神經似乎回復常態了。」

「廢話！」張繼東咆哮着叫起來：「我根本沒有患上什麼神經病！」

一名警探替他加上手鐐，說道：「我從來沒有聽過醉漢自認喝醉酒的。」

狄律師過去安慰張繼東：「你放心，我回頭會找專家替你證明一下。」

張繼東嘆氣說：「我爲什麼要受這折磨？我根本就沒有病！」

但是，他終於被人帶走了。

翌日，消息傳到呂偉良的耳裏，師徒二人趕到警局裏去。夏維探長看見呂偉良來了，忍不住笑道：「又有什麼大案發生麼？我知道你們師徒二人是無事不登三寶殿的。」

「別開玩笑了，可以讓我見見張繼東麼？」呂偉良正經地說。

「爲什麼你要見他？」

「我相信這個人不是神經病人。」

「你怎麼知道？你又不是專家。」

呂偉良道：「許多時我做事是憑我的主觀和直覺，但事後證明我的判斷是對的。」

「別開玩笑了，這瘋子經過專家證明是個神經不正常的人。你與他非親非故，何必自討苦吃，自招痲煩呢？」

「不怕對你說，第一次他由瘋人院逃出時，我見過他。」

「什麼時候？」

「前天晚上。」

「爲什麼你不對我們說？」

「反正你們已經找到了他，還有什麼好說？」呂偉良又說：「如果我是你，我會再請專家爲他仔細的檢驗一下。」

「我們已經看過了專家的報告，他的確是個神經不健全的人。」

「他現在呢？」

夏維說道：「已經押返瘋人院去了。」

呂偉良感到失望。當他由警局裏走出來的時候，突然有人叫住他：「呂老兄，上那兒去？」

呂偉良回頭一看，發覺那是他的一位商界朋友甄力行。他們是在「飛鏢俱樂部」裏認識的。呂偉

良一直覺得這位商人很老實，對他的印象也好。

呂偉良與他併肩走出警局，一邊答道：「我來這裏找朋友，你呢？」

「這個都市眞的是越來越不像樣，我爲我的兒子到這裏來。」

「什麼事？」

「我的兒子被一班飛輩殺害，我到這兒來進行認人手續。」

「找到了兇手嗎？」

「是的，那傢伙根本不是我兒子所認識的朋友。」甄力行痛苦地搖搖頭，「這個世界的人，難道眞的是瘋癲了嗎？」

「令郞似乎還很年青。」

「今年才十八歲。」

「你怎麼知道他不認識對方呢？」

「他身受重傷時，我在現場，他告訴我絕對不認識這兇手。但是，我却認得那班傢伙的樣貌。還好皇天有眼，他終於落網了。」

呂偉良一方面替他高興，找到兇手，他的兒子沉寃將可得雪，但另一方面却又替他難過，因爲父母愛子之心是很易理解的。

二人默默無言地走到車旁，呂偉良想不出一句適當的說話去安慰他，最後只好說道：「我用車子送你返家去。」

「謝謝你！」甄力行垂首走進了車內。

他本來也有自用車，但在這種心情底下，又怎樣可以駕車？所以，他寧願坐街車到警局裏來。離去時本來也打算截街車到他的辦事處去，現在既然遇上了呂偉良當然最好不過了。

車子由阿生駕駛，呂偉良陪着甄力行坐在後面。甄力行忽然說道：「呂老兄，你以爲那兇手會被判刑嗎？」

「那很難說。」呂偉良說出了心中的一句：「這裏的法官有時也吹無定向風。他心情好的時候，會判得輕一些，心情不好，即使阻街小罪，亦可能判犯人坐牢。這就是本地法律的特色。」

「是的，有位警界朋友告訴我，這裏的法官神經都不大正常。例如最近市面盜賊如毛，他們一班弟兄冒住生命危險去捉賊，以爲可以讓犯人罪有應得，但結果法官却大發慈悲，什麼緩刑，簽保守行爲，甚至無罪釋放，不留案底儆誡等等。相反，那些小販一家數口要吃飯，一日也賺不了十元八塊，但却往往被重罰，甚至於還要坐牢。這簡直是開玩笑。」

呂偉良苦笑道：「所以也難怪最近警界中人紛紛辭職。」

「當然啊！收入不多，工作又危險，捉不到犯人不但給上司責備，還要受輿論抨擊，捉到了麼，千辛萬苦所換來的，往往就是那些啼笑皆非的判決。」甄力行嘆氣說道：「我眞担心我兒子死不瞑目，如果這兇手又是無罪釋放的話。」

「不會的，你認得他，他將無所遁形。」

「但是，我還得祈禱，希望主審此案的法官大人神經正常，能主持公道。」

呂偉良覺得這是事實，說得一點也不過份。這個都市的人已經神經太過緊張，往往表現得極不正常，如果連法官也不正常，這將會變得一個怎麼樣的世界？呂偉良實在不敢想像。

車子抵達一處繁盛街道，阿生把車子停下，讓甄力行下車。

這裏的行人急步而過，大家都好像很忙，到底忙什麼呢？說穿了無非都不外乎是爲了錢吧！

是的，爲了金錢許多人都神經緊張，無形中變得像個瘋子一樣。然而這個都市就是瘋子的天堂。

鈔票是由人印製的，但人却被金錢所奴役，而且往往爲了錢而出賣朋友，甚至父子兄弟亦可以反面無情，這試問與瘋人何異？

一聲「再見」之後，甄力行就匆匆消失在人叢中。呂偉良對阿生說道：「我也要在這裏下車。阿生，你找個地方等我吧！」

話猶未完，一名交通警員過來干涉，呂偉良只好匆匆下車。

阿生說道：「我們用通話機好了，等會兒我會開動A綫。」

阿生幾乎話也沒有說完，便把車子開走。

呂偉良拄杖走上一幢寫字樓大厦，狄律師的辦公室就在這裏。

狄律師在當地頗有名氣，呂偉良與他亦有過一面之緣，因此獲得他親自接見。

狄律師說道：「幸好你不是記者，否則我就會拒絕會見你。」

呂偉良笑道：「何必如此？其實，有時候我比記者更令人討厭。」

「找我有什麼委託？」

「我的物業早已捐給傷殘會，現在已身無長物。那裏有生意給你做？我只想知道一些有關張繼東的事。」

「那孩子眞可惜。」

「你以爲他是否不正常？」

「當然，一個止常的人怎會做出這些事來？」

「我以爲你作爲他的遺產保管人，應該替他找個專家再檢驗一下。」

狄律師瞪他一眼：「呂先生，我勸你還是少理閒事，警方和他的家人懂得怎樣做了。」

「警方只知道執行任務，至於他的家人，相信你在指他的後母朱廸。」

「對不起，我沒空跟你談下去。我的業務十分忙，如果再談下去，我非收談話費不可。」

「聽你這種口氣，相信是你召警捉回他的。是不？」

「我說過我不會再跟你談下去了。」

呂偉良笑道：「你似乎有負人所託。」

狄律師已經按動辦公桌上一個按鈕，讓辦公室的房門自動打開，這是「送客」的表示，呂偉良只好離去。

但是，在他離去的刹那間，他聽到傳話機傳出女秘書的聲音：「狄律師，張財夫人要見你。」

傳話機是放置在狄律師辦公桌上的，狄律師回答說道：「請她進來吧！」

呂偉良拄杖在門旁呆一呆，看見秘書室內坐着一名中年婦人，這時正站立起來，走向律師的辦公室去。呂偉良可以想像得到，此人就是張財夫人朱廸了。

呂偉良頭腦運用得非常之快，他故作不小心，與朱廸迎面一撞，朱廸的手袋被撞跌地上！

「對不起！」呂偉良一邊道歉，一邊彎腰俯首爲她拾起手袋。

表面看上去這是十分平常的事，一個是跛足的人，一個是富家太太，在同一場合偶然撞在一起，沒有什麼值得驚奇的。

可是，就在呂偉良替她把手袋交回她手中之前，他已悄悄將一具竊聽儀器放入她的手袋之內。

呂偉良非常有禮貌地說道：「請看看有沒有短少了什麼？小姐。」

朱廸順手打開手袋瞥了一眼，那只不過循例而已，事實上她自始至終都看見呂偉良的動作，手袋只是輕輕打開了少許，不似是被人竊去什麼。何況，呂偉良的大方而有禮，更令她減少了疑心。

朱廸進了狄律師的辦公室去，然後把門關上。

呂偉良拄杖走出走廊外面，然後把一具耳聾助聽器似的東西拿了出來，將耳筒塞進耳朵裏。那是乾電池發電的，扭開機掣，就可以聽到狄律師和朱廸的對話。

「那瘋子已經再次被送回瘋人院去，你不必再離開本市了。」這是狄律師的聲音。

「不！他遲早會再逃出來的。你還是替我把那間屋賣掉吧！」這當然是朱廸的聲音。

「相信他不可能再有機會逃出來，因爲經過了這一次之後，瘋人院一定會加强措施。」

「無論如何，我也不想再在這兒逗留下去。」

「好吧！那我就替你找個買主。」

朱廸又問道：「那呆子爲什麼會跑到你的家中去？」

「他要我繼續保管他名下的財產，以及找個專家證明他神經正常。」

「照你看，他是否神經還有毛病。」

「這倒難說，如果完全康復，爲什麼他不光明正大的出院，而要偷偷的溜出來？可見他根本未康復。」

「狄律師，我有個法律問題想問你。」

「什麼問題？」

「比如那呆子神經一直不正常，甚至專家亦認爲無法可以康復了，那麼，他名下這一份財產如何處置？」

「不可能的，不可能有一個專家認定他永無康

復的可能。因爲專家是經過嚴格考驗才會成爲專家，但世界上沒有一位專家可以證明一個神經病者永無康復之望。即如癌症一樣，目前仍然無藥可治，但誰敢保證明天不會發明新藥？所以在法律上，只要他有生一日，這份財產還是屬於他的。」

「如果萬一他不幸意外身亡呢？」

「那當然歸他親人所有。」狄律師解釋說道：「例如他的兄弟，叔父，伯父等等直系親屬，都有權承受他的遺產。」

「可是，你也知道他沒有兄弟，他父親只得他這一個呆子。」

「如果沒有直系親屬，你固然可以向法庭申請承受這筆遺產。」狄律師反問道：「爲什麼你會這樣問？」

「我只是覺得他的處境危險，例如：萬一他反抗，可能被警察錯手打死，那時又怎辦？」

「那你放心好了，警方明知他神經不正常，又怎麼會將他打死？」

呂偉良偷聽到這裏，沒有再聽下去。他利用鐵杖中的無綫電通話機與阿生取得連絡，知道阿生把車子開進隣街的停車場中去等候。

他回到車子裏之後，把情形約畧告知阿生。阿生說道：「這麼說來，張繼東的處境豈不是十分危險？」

「是的，所以，我想設法進入瘋人院看看。」

半痴半呆　疑雲疑雨

「鐵枴俠盜」呂偉良和阿生師徒二人，又回到海灘別墅去。

表面上此行是渡假，繼續他們未完的假期，實則是由於海灘別墅比較接近「占氏基金瘋人院」。他們要偷進瘋人院裏看看。

「占氏基金瘋人院」顧名思義是由一個基金會資助的，平時沒有人跑到這麼偏僻的地方來，尤其是它的名稱叫作「瘋人院」，任誰也可以想到它裏面住了不少瘋瘋癲癲的人，因此，連假日裏也沒有人跑到這兒來遊覽，甚至遠遠避開。

其實，這不過是一間精神病院，不知道什麼緣故，主持人偏偏要把招牌寫作「瘋人院」，這看起來或聽起來都更覺嚇人。

大門前沒有人守衛，但却重門深鎖。

四周的環境看來像一座沒有人居住的荒廢堡壘。這一切，呂偉良和阿生師徒二人早已了解，因爲在此之前，他們早已來過了。

突然之間，裏面傳出一陣陣呼喝聲，間中夾雜着一陣鞭聲「拍拍」，院子裏好像忽然熱鬧起來。

這時呂偉良師徒二人正潛至圍牆之下，已經偷渡過那度生了銹清的鐵蒺藜。

時近黃昏，樹林中的鳥兒開始歸巢，「吱吱喳喳」的混合着院內傳出的呼喝聲，極不調和。

圍牆不太高，大約是一丈左右。

呂偉良一下子單足跳，轉眼已攀登樹枝之上，阿生接踵而至。

樹枝較圍牆畧矮，正好讓他們蹲在上面，偷窺圍牆之內的情形。

圍牆後是一塊大空地，有超過三十名半痴半呆的人，散佈其間。他們都穿上了灰色的衣服，這正是瘋人們的制服。

十多名手執木棒或長皮鞭的彪形大漢，在旁虎視眈眈地監視着。

呂偉良和阿生分別在這班人之中找尋張繼東的下落，但是，結果却令他們大感失望，這班人之中，並沒有張繼東在着。

一名大漢手中皮鞭凌空一揚，「拍」的一聲！响得震耳欲聾。

有人高聲叫道：「一個跟一個，不准亂動！開始……跑步！」

像是學校裏的學生上體育課，又似軍隊在操練，奇怪的是這班瘋子之中沒有人敢反抗，他們乖乖的一個跟着一個，繞着那塊空地的邊緣，有規律地跑步！

哨子在响個不停，節奏亦由慢而轉快！

阿生附耳對呂偉良說道：「師父，你瞧他們像不像個瘋子？」

呂偉良也覺得十分可疑，但在此時此地他却不便多說話。

他指指屋後，作了一個手勢。「我們到那邊去看看，那邊可能還有人。」

但是，就在這一刹那之間，「劈拍」一聲！長鞭飛舞間，一條長長的黑影凌空直壓下來。一名大漢已經發現了師徒二人，他企圖出其不意，就將其中一個捲進院子裏去！

事情來得那麼突然，要是換上一個普通人，一定無法閃避，但是，師徒二人同是身經百戰的江湖人物，眼明手也快，只見他們身形一矮，鞭子凌空掠過，「嘩啦」連聲之中，有如狂風過境，樹葉有如雪花飛舞。

師徒二人行踪既被發現，也就順勢落回地上。呂偉良急跳輕縱，鐵杖一點，身子凌空飛起，彷彿乳燕投林，輕飄飄地越過那度鐵蒺藜，竄進了矮林之內去了。

阿生四肢健全，武功身手總也學得呂偉良七成

，急步縱跳間，也側身閃進了矮林中去。

瘋人院內，引起一陣騷動，橫門開處，衝出十多名手執刀棒的大漢，立刻在附近展開了一連串的搜索。

「我看見兩個人在那邊牆頭上偷窺！」

「照計沒有人跑到這裏來的。」

「會不會躲在樹上，讓我們過去看看。」

「大家小心點！」

「沒有，你瞧！樹上那裏有人呢？」

「是的，天色還未黑，可以看得清楚，樹上根本沒有人啊！」

「嗯！我看，可能逃跑了！」

「我懷疑你可能眼花繚亂才是眞的。」

「對了，這兒外面圍上了數尺高的鐵絲網，誰會冒險跑到這兒來？」

「那倒難說了，最近奇怪的事不是很多嗎？爲安全計，大家在附近樹林中搜索一下。」

「好吧！小心門戶，別讓那班呆子乘機溜了出來才好。」

「放心吧！我已發出了緊急警報，前後門都有人嚴密把守着。」

各大漢你一言，我一語的，終於在鐵蒺藜外圍地區展開了審愼的搜索。

呂偉良和阿生師徒二人在矮林裏之內偷聽到他們的說話，呂偉良指指頭頂上的一棵大樹，阿生會意，雙足一蹬，首先躍了上去！

呂偉良俯首拾起一塊石頭，運勁扔向左邊一叢矮林之內！

樹葉「沙沙」作响，各人的注意力也集中在那邊！

各大漢小心翼翼地，對發出响聲的矮林展開包圍。呂偉良看得清楚，隨卽縱身上躍，先行登上較矮的樹林，再逐級登高。

師徒二人雖有驚人身手，却無法避免樹葉發出「沙沙」响聲，很快又引起下面各人的注意，呂偉良和阿生立卽把身體靠貼較大的樹枝，這樣足可以令到下面望上去的人發生視綫上的混亂。

幸好這一帶的樹葉茂盛，各人看了一會也看不出什麼端倪，却突然有幾隻雀鳥飛出，下面各大漢頓然緊張起來。

「在那裏！」有人叫道。

呂偉良和阿生以爲他們可能發現了自己，心裏一凜，就要現身。

但是，另外一個人又說道：「不！那是一羣雀兒，我看得清楚。」

「雀鳥怎麼會無端飛起？我們快些去看看。」

「別那麼緊張吧，不可能有人爬得這麼高的，而且，時間又那麼短促，你以爲銀幕上的泰山來了麼？」

「對了，如果剛才那人在圍牆之上，不可能逃得那麼快的。」

「但是，我在院子裏的確看見兩個人在偷窺我們。」

「怎麼你不叫我們看看？」

「我以爲出其不意，一鞭就將其中一個摇下來，怎知道兩個都避得那麼快。」

「我還是以爲你神經過敏，眼花繚亂。」

正當各大漢議論紛紛之際，橫門又閃出一人，高聲叫道：「大家快些回來吧！那班瘋子又蠢蠢欲動，想打架啦！」

於是衆大漢一窩蜂的，湧返瘋人院去。

呂偉良和阿生師徒二人爲之悄悄鬆了口氣。

二人翻身自樹上落回地下，沿住小溪邊緣下山去。

阿生說道：「怎麼不見張繼東呢？」

「他可能在另外一組人裏面。」呂偉良說道：「看來我們選擇錯了時間，如果晚上來，行動可能不大方便，但却不會太過容易引起他們注意的。」

「那麼，今晚我們再來吧！」

「是的，今晚我們還要來，這間瘋人院可能有些古怪，非查個明白不可。」

師徒二人回到別墅裏面去之後，吃過了晚餐，便開始準備好一切。

郊區的環境，天色一黑，便靜寂得令人發慌，樹林裏只聽到虫聲唧唧，海浪聲自灘頭那邊傳來，阿生在不歇地看他的腕表。

其實呂偉良比他更焦急，只是時間太早，他覺得再夜一點比較安全。

「多利」守在門前，哼也不哼一聲，來回在戶外巡邏，非常盡職。

阿生本來可以坐下來看看電視，但是，他却心情緊張地來回踱着方步。

呂偉良靜坐一角，在仔細思想着整件事的過程，以及許多無法解答的問題，例如張繼東是否眞的有神經病？如果不是神經有毛病，他何故會被送入瘋人院？

張財是不是眞的患上了肝癌而致死的？他的繼室朱廸爲什麼要向狄律師查問張繼東萬一不幸身亡的遺產繼承問題？

張繼東既然又再被人捉回瘋人院裏去，他如果已經康復，相信不可能再被人留在瘋人院中，一經檢驗認爲沒有問題，就應該放人才對。但是，現在他還留在瘋人院內，可見仍未復原。

不過，張繼東既然親口否認他患有神經病，這其中到底又隱藏了一些什麼內幕？

呂偉良越想越覺得複雜。

阿生忽然問道：「師父，會不會所有的人都是發瘋的？」

「你的意思是：瘋人院裏的人都是瘋子嗎？」呂偉良道：「那是不可能的。起碼，那些工作人員十分正常，阿生，爲什麼你會這樣想。」

「如果我們相信張繼東，就不可能相信他們！對嗎？換句話說：如果張繼東是正常的，他們的神經必有問題，否則又怎麼會無端白事將張繼東囚在瘋人院裏？」

「現在我們要追查的，就是這件事的幕後情形，看看背後到底隱藏着一些什麼陰謀。」

「只要我們確定張繼東是否一個正常的人，事情就簡單得多了。」

「簡單到什麼程度？」

「瘋人院是一間謀人寺，那些精神病專家可能受人賄賂而作假供。」阿生又說道：「例如有人故意要把張繼東陷於不明不白的境地。」

「然則，對方有什麼好處？」

「……」阿生一時之間答不出話來。

呂偉良沉吟道：「當然，你的想法也不是沒有可能，問題是：如果有人要陷害張繼東，何不用另一種方法將他置諸死地？」

時間已經是晚上十一時正，師徒二人不再討論下去。

他們離開別墅，只留下「多利」看守，然後沿住小溪旁邊，登上山去！

當他們接近瘋人院的範圍時，發覺林中有人巡邏，强光的手電筒在四處掃射。幸而師徒二人身手敏捷，借住樹身遮掩起來。

突然之間，有人高喝一聲：「誰？誰在那邊？不准動，舉高雙手，慢慢的走出來！否則，我們就開槍射殺你，聽清楚了沒有？」

「那是什麼人？快些出來！」另外一個又叫。

呂偉良和阿生都感到心裏佩服，爲什麼對方會見到他們？

二人在驚惶中，正不知如何是好。那邊已經走出一個黑影，數名大漢立刻上前將他拘捕。呂偉良和阿生二人這才明白，原來另有其人。

强光手電筒的照射下，發覺那是一名穿上了黑色衣服的男子。他在長槍的指嚇下，動也不敢動，將雙手高高舉起。

黑衣男子被人帶走，呂偉良和阿生師徒二人以爲對方還會繼續搜索，結果沒有。在附近放哨的人，反而因此而疏忽。

他們之中有人說道：「奇怪！還有一個呢？」

「你說什麼？」

「我的意思是：今天看見二個人，不可能現在只得你一個吧？」

「有什麼出奇？我就是喜歡個人到處走動。」

「你到底是什麼人？」

「我是來附近旅行的，忽然迷途了。」

「小子！高舉雙手，站住！不准妄動！」

「你們想怎麼樣？」

呂偉良和阿生偷眼望過去，只見數名大漢圍攏着那黑衣男子，其中有人用强光手電筒照射他雙眼，亦有人動手搜身。

終於有人在黑衣男子的身上搜出了一把刀，此外還有一幅地圖。

衆大漢打開地圖一看，只見上面用紅筆畫了一個交加，那個記號正是畫在地圖上的「占氏基金瘋人院」那小點之上。

「嘿！他媽的！你還敢說謊？」那大漢「拍」的一聲，重重摑在他的臉上。

那黑衣男子說道：「我沒有說謊啊！你們怎麼可以胡亂打人？」

「還說沒有說謊？爲什麼你要偷到我們這裏來？地圖上有明顯的記號，證明你是要到我們這裏來的，到底爲什麼？」

「我與同伴失去了連絡，你們怎麼可以疑神疑鬼呢？」

「把他帶回見去院長再說。」

於是數名大漢把那人押走。

呂偉良和阿生閃閃縮縮地走向一叢矮林後面，呂偉良早已把飛行枴杖背上，電流方面亦與義腿上的乾電池接通。

呂偉良低聲對阿生說：「我先進去看看，你利用通話機與追踪儀跟我連絡吧！」

阿生點頭表示明白，於是呂偉良立卽發動飛行枴杖上的噴射儀器，一條黑影隨卽緩緩上升，轉眼之間，越過了樹頂。

飛行枴杖的小馬達聲浪，低到幾乎連數尺外站着的人亦難以聽到。因此，他的行動暫時亦未引起任何人的注意。

突然間，呂偉良居高臨下，看見院子裏有人亮了火把！

呂偉良立卽將控制儀器按動，讓自己速降落，以免被院子裏的人見到。

火光熊熊中，剛才被擄的黑衣男子被人拉拉扯扯的，帶進院子裏來。

有人問道：「這傢伙是誰？」

「可能是對我們不利的奸細。」一名大漢說，「他身上有地圖，也有一柄刀子。史博士呢？」

「在裏面。」

「走吧！你休想反抗！」

黑衣男子道：「我爲什麼要反抗？我又不是犯人，你們最好有禮貌一些。」

「他媽的——」一名大漢怒火冲天，又要動手打人！

但是，一名手執火把的人勸住他道：「不要打他！有話慢慢說！」

數名大漢於是把黑衣男子推進屋內。院子裏的人，也分別向四處散開：有人到後門外面去巡邏，有些跟着剛才那班大漢入屋裏去，有些則在後院內站崗。

呂偉良躲在屋頂之上，掏出通話機與阿生連絡，阿生還在矮林之內，等待着呂偉良的通知。

呂偉良低聲對阿生說道：「小心點，阿生，裏面有很多哨崗，稍不小心，就會被他們發覺。」

阿生問道：「你在什麼地方？」

「屋頂之上。」

「你打算放棄計劃嗎？」

「不！我不會改變主意的，我要入內看看，但你不要由後門附近進來，最好由西面那邊越牆而入，根據我在這裏的觀察，西面那邊，似乎崗哨較少。要不然，你在原來地方等我消息好了。」

阿生說道：「不！我爬上樹頂躲一陣。我會看清楚形勢，然後才開始我的行動，你放心好了。」

呂偉良也知道阿生不會輕舉妄動，於是關掉通話機之後，由另一邊屋簷落下了天井之內。

裏面靜悄悄的，似乎一個人也沒有。

呂偉良正在奇怪，突然人聲嘈吵，人影幢幢之中，剛才那黑衣男子被人押解過來。呂偉良立刻閃向黑暗角落，靜伏不動。

各人押住那男子走進了一間房裏去。

房間原來是關上了門的，一經敲門，裏面有人朗聲叫道：「進來！」

門開處，那是一間頗大的辦公室，桌子背後，坐着一名中年男子。他扶一扶那副老花眼鏡，問道：「什麼事？」

「博士，捉到了一個可疑人物。」一名大漢道：「他可能就是黃昏時份，在後門附近出現的二名奸細之一。」

原來這中年男子並非別人，正是這間瘋人院的院長史博士。

史博士問道：「你叫什麼名字？」

被捕的黑衣男子說道：「何福。」

「何福，你是什麼人？做什麼職業？」

「我爲什麼要告訴你？」

「你不說麼？好吧！」史博士揮揮手，「把他帶出去，回頭我做完一些事情就會來審問他。」

於是何福被人帶走。

史博士獨自留下來，埋頭處理着一些文件，態度十分謹愼。

呂偉良由門縫處透視入內，發覺裏面是一間十分寬闊的辦公室，有着一些文件柜，另一邊還有一度門，可能是另一個出口。

這間瘋人院本來就是由一間古老大屋改建成的，除了一小部份增建的新型建築物之外，絕大部份是將原來盤據在山上的一間古老大屋改裝。因此，有天井，也有尖頂的屋頂，當然也有屋樑了。因爲舊屋這邊，是一幢單層建築，只有新樓那邊，才樓高三層。

呂偉良沿住一條寬闊的走廊偸偸走過去，幸而屋內未有想像中那麼嚴密，一個崗哨也沒有。

整幢古老大屋有着不少地方已經改建，內部可以說是中西合璧。

呂偉良看見那叫何福的黑衣男子，被人推入一間黑房裏。

亮燈後，這是一間行刑室似的地方。有刑具，也有一些電椅似的設備。

有人對何福說道：「你不說實話，等會兒苦頭就有得給你吃了。」

何福看看這行刑室的情景，委實也有些心寒。他問道：「你們到底要怎麼樣？」

「我們只想知道你是誰？」

「剛才我不是說過了嗎？」

「我們只知道你叫何福，却不知道你做什麼職業的。」那大漢說。

呂偉良正想偸聽下去，背後响起一陣步聲，他連忙躲過一旁。

那是史博士。

史博士進入行刑室之後，叫人先把何福按在椅子之上。

椅子四處都有一些繩索和鐵環等物，何福被數名大漢按着，無法動彈。等到大漢們走開時，他的手脚各處，已被綁牢。

史博士命令道：「通上電流！」

一名大漢彎腰將一個通電器插進那張古怪的椅子旁邊。

椅子扶手有盞小紅燈亮了，何福看得最清楚，他抖聲說道：「你們要怎麼樣？」

史博士道：「這裏照計不可能有小偸的，你當然不是小偸，對不？」

「我早說過了，我是郊遊迷途的人。」何福說道。

但身旁一名大漢把一幅地圖展示，不知對史博士說了一些什麼。

只見史博士面色大變：「你是什麼人？爲什麼要摸到這兒來？」

何福也知道無可避免，忙說道：「你先放開我，我講眞話了。」

「放開你？」史博士冷然一笑，「沒有那麼容易啊！除非你講眞話，爲什麼地圖上有記號？你的目的地分明是這兒瘋人院，決不是個迷途的人。」

何福問道：「是不是我說眞話，你就放我？」

「當然咯！」

「好吧，我不妨坦白對你說，有人用錢收買我，要我來這兒殺一個人。」

「什麼？」史博士大吃一驚，說道：「是誰收買你？」

「你最好不要迫我說出來，這是商業道德問題啊！」

史博士沉聲道：「你要說得一淸二楚，若有半句含糊，你也要吃苦頭。告訴你，我們這裏的刑具是別開生面的，可不易吃得消啊。」

「不！不！千萬不要把我電死，我說了。」何福怕得要死！

「快些說吧！我只輕輕一按鈕，你就完了。」

「是一個叫甘吉的男子收買了我。」

「甘吉？他是幹什麼的？」

「我也不大淸楚。是行家介紹的。我的職業是個打手。」

「你的行家叫什麼名？」

「他……他是沙皮九。」

「甘吉要你殺誰？」

「殺張繼東。」

「張繼東？」史博士怔了一怔。室內其他各人也互相望了一眼，他們顯然感到無限驚奇。

「那甘吉和張繼東有什麼仇怨，你可知道？」史博士又問道。

何福說道：「我們行規不准追查這麼多的，總之有錢可賺就去做。」

「你一個人嗎？」

「是的，一個人。」

「你太小睹我們了。」史博士輕輕一笑，「你應該再找些人帮你。」

「坦白說，我事前絕未想到一間瘋人院裏面，會防守得這麼嚴密。」

「你當然認識張繼東其人。是不？」

何福搖搖頭道：「不！我不認識他。但是，我看過他的照片。」

史博士打一個眼色，一名大漢把一個開關按動，電流一通上了之後，何福便尖聲高叫起來，但是，也只是叫了幾聲便靜下來！

呂偉良躲在外面，離遠望入房內，也看得毛骨悚然！

何福已經昏迷過去！

那名大漢將機掣關上。

史博士率領着各人離開了那間房。呂偉良躲在一角，只隱約聽到史博士問道：「張繼東呢？他在那一間房？」

「天堂十六號。」

「小心點，刺客可能不止一個。」

各大漢答應了一聲。

史博士向走廊的另一邊走過去，呂偉良不知道他是否要去看看張繼東，但是，「天堂十六號」這句話深深地吸引着。

呂偉良不知道何福是否只是昏迷過去，還是就此死去。他只知道行刑室內沒有人，因此，他偸偸入內，把何福解下。

何福的呼吸未停止，他只是昏倒了。

呂偉良因爲要找張繼東，但對這裏面的環境一點也不熟悉。想起史博士剛才那一番說話，他懷疑史博士可能去看張繼東。因此，他依照同一方向，向走廊那邊飛竄過去！

「誰？」突然有人喝出了一聲。

呂偉良呆一呆，想不到一間房房門開了，一名男子走出來，差一點兒與呂偉良撞個滿懷！

呂偉良以迅雷不及掩耳手法，一杖擊去，那傢伙登時昏倒！

呂偉良担心有人經過，忙將他扶入房間內。

幸而房間裏沒有其他人。呂偉良順手掩門，迅速把這大漢的衣服脫下。

他看見過不少在這瘋人院裏出現的工作人員，知道這種白色的制服是他們特有的標誌之一。因此，呂偉良穿上了它。

呂偉良用一枚麻醉針巧妙地放在那人的掌心，只要他一醒來，他的自然動作就會以手掌撐地站立起來，那時這枚麻醉針就會在他的掌心刺了一下，他會再被麻醉半小時之久。

呂偉良這樣做，是要防止他破壞自己的行動。

他背上的飛行枴杖本來就不太惹目，加上了一套白色制服，更加掩飾得完美。

他的手中枴杖是可有可無的，因爲今晚他已配上了義腿，因此，他把枴杖藏進了衣服之內。唯一

不夠完善的，是由於義腿內裝進了電池與儀器之後，走起路來，有些一步一拐的。

但是，他只要走得慢一點，他便可以巧妙地掩飾了這缺點。

呂偉良走了一段路，前後有三個人經過他身旁，却未對他加以注意。只有一個人向他招呼，他也含糊地答了一句。

呂偉良最後發覺走廊的盡頭處，有人守衛在那裏。看情形，走廊的另一端可能是一處較為重要的地方，否則，為什麼要加强守衛？——呂偉良心裏這樣想。

呂偉良為了避免引起人們的注意，脚步沒有停下來，依照原來方向繼續往前走。

有個人匆匆掠過他的身旁，走向走廊的盡頭處，並沒有人阻止他，呂偉良細看那人的服飾，與自己的完全一樣，這大概就是守衛不加阻撓的原因之一吧。

呂偉良想起制服問題，心裏也有着另一想法：希望自己可以魚目混珠。萬一被人看出破綻，那時再說吧！

主意既定，呂偉良就若無其事地，走了過去。就當他經過那守衛身邊的時候，突然被那守衛叫住，在那一刹那間，呂偉良立即按住衣服內的枴杖，幾乎就要搶先動手。

但是，畢竟呂偉良是個老江湖，闖龍潭，入虎穴，出生入死的是不計其數。

他畧為站定，那守衛問道：「你有火柴嗎？」

呂偉良橫眼看過去，只見他的口角處咬住一支香烟。呂偉良連忙摸出一具打火機，為他燃點着那支烟。

守衛說句「謝謝」，呂偉良便離去。

他暗自抹了一額汗。要不是憑着經驗老到，在這走廊之上人來人往，萬一動起手來。到底是自己吃虧。

打火機原是秘密武器之一，除了可以打火之外，還可以噴出毒霧，但是，呂偉良沒有將對方痲醉，只是像平時借火一樣。事後連話也不多說一句，他極力避免讓對方看見他的正面。

通過了那度守衛之後，原來這一邊就是新型的建築物。

推開一度活動玻璃門，一陣清凉，看來整幢三層建築物都是空氣調節的。

各處通道之上，都有人來往。最奇怪的是：除了男人之外，還有女人。而在此之前，呂偉良在這間瘋人院之內，從未遇見過一個女人。

那些女人都是年青貌美的，當她們在呂偉良的身邊掠過時，那發出陣陣令人陶醉的香水氣味，短短的迷你裙或是熱褲，低胸衫幾乎可以看見乳罩和乳房。她們的身裁都非常突出。烟視媚行的。呂偉良差點兒以為弄錯了路。

許多房間雖然關上了門，但都有指示牌。呂偉良走過的時候，都有意無意的，瞥了一眼，就是找不到「天堂十六號」。

他聽史博士的口氣，以為「天堂十六號」是一間房的編號，但是現在他却有些懷疑。

他先後走過幾條通道，要不是「健身房」，便是「桌球室」以及各式浴室，包括有土耳其浴室，以及上海式的大池等等。

有些掛上「私家房」的，相信是別有天地的房間，否則這麼夜深了，剛才所遇見的性感女郎，又作何解釋呢。

呂偉良一時之間幾乎以為自己闖進了一間設備優良的貴賓俱樂部。但是，他知道這是一間由占氏基金會所資助的瘋人院。「瘋人院」應該就是精神病院的意思，但此時此地的中文譯音譯意，早就鬧出了不少笑話，何况占氏基金會還是外國人主持下的福利機構，因此更加沒有人來理會了。那我們也只好稱它「瘋人院」。

一家瘋人院之內，居然有這種享受，難道這就是「精神病專家」的新發明麼？說不定病人有了這種享受和治療，會對病况的進展大有帮助。——呂偉良當時心裏就這樣想。

差不多子夜十二時，但這裏面還是人來人往，就像一個遊樂場所一樣。

呂偉良忽然發覺一度樓梯，旁邊就是電梯，這才想起這裏還有二三樓。

他取道樓梯，因為乘搭電梯好容易與別人面面相對，那會很容易就露出破綻。

登上二樓，向走廊一列房間的門上瞥了一眼，呂偉良的精神立即為之一振。

原來每一間房門之上，都有編號。這正是他須要找的地方。

他很容易就找到十六號房。他不敢推門入內，只是獃在門旁。

門脚下有燈光透出，隱約還有兩個男子在談話的聲音傳出。

但是，由於他們的說話聲不大，門的罅縫又少，所以無法可以聽清楚。

那邊忽然有人走來，呂偉良不敢再停留在那裏，繼續往前走。

當他經過其他房間時，隱隱約約聽到一些男女之間的嘻笑聲由裏面傳出來，但看看脚底下，大都是黑沉沉，一些光綫也沒有。個中情景，幾乎可以

想得到，但何故在這種地方會有如此香艷的場面。

呂偉良真的有點兒想不通。

他本來想進入十六號房間裏，見見張繼東，但裏面的人，可能就是史博士，因此，他沿住樓梯，走上三樓去！

梯口處有個牌子，上面寫着：「醫療室」。

這兒靜悄悄的，找個人也沒有。

呂偉良正無法决定進退之際，忽然二樓有人呼喝上來：「喂！你上去上面幹什麼？」

呂偉良心裏一凛，連忙閃過一旁。

他固然希望對方招呼的是別人，而不是自己，否則，這次一定沒有剛才那麼幸運了。

呂偉良聽到有人在二樓與三樓間的梯間談話。

有人說道：「你剛才叫什麼？」

「有人走上三樓，穿白色雜役制服的，不是護士也不是醫生。」

「別那麼大聲，深夜了，院長就在十六號房那裏。」

「今晚這裏似乎很多事，我和你上去看看，說不定剛才我所見到的又是一個奸細。來吧！多個人總比安全一些。」

呂偉良這一驚非同小可，如果讓他們見到了自己，不須檢查，相信亦可認出他不是這裏的人。因為現在環境不同了，存心要辨認和查詢，與偶然瞥一眼，完全是兩回事。

呂偉良不敢猶疑，再由梯間直上天台。

但是，那二名大漢跑得好快，他們顯然也發覺了呂偉良的行踪。

其中一人喝道：「站住！不准走！」

但是，呂偉良頭也不回，直衝上天台，反手將那度門反鎖起來。

二名大漢一邊招呼其他人等，一邊推動由三樓通往天台的一度鐵門。

呂偉良知道行踪經已敗露，脫了那件制服，發動背上的飛行枴杖，升空離去！

在夜空中飛行之際，他一邊利用通話機與阿生連絡。

阿生一直躲在屋外一棵大樹之上，小心監視着，呂偉良凌空飛翔的情形，他也看得一清二楚。因此，他也由樹上高來高去，直至較為安全的地方，才落下地上。

師徒二人會合之後，呂偉良把所見約畧對阿生說了一遍。

阿生覺得大失所望，因為來此之前，他充滿了冒險的心理準備，結果却變成了英雄無用武之地。

返抵別墅時，才不過十二時半左右。呂偉良把一切裝備卸下，然後坐進汽車裏去。

阿生出奇地問道：「到那兒去？」

「返回市區去。」呂偉良說道：「我們要查出沙皮九和甘吉這兩個人是誰，以及他們為什麼要殺張繼東。」

阿生一邊開車，一邊說道：「不太夜麼？」

「不！黑社會裏的人，這時候才真正開始活動呢。」

呂偉良忽然又叫住阿生：「把多利也帶去！」

阿生停車，吹响一聲口哨，「多利」飛也似的由別墅門前衝過來！

阿生也不必替牠開車門，只見「多利」有如馬戲班中的演員，輕身縱跳，由車窗穿了入來，搖頭擺尾的，坐在後厢的沙發上。

阿生再次把車子開動，直駛市區。

市區裏的夜生活，這時真正進入高潮，與郊區的靜寂，實在有天淵之別。

車子開入西區，一條橫街上人影幢幢。

呂偉良叫阿生把車子停在路邊，他獨自拄杖下車。

那條橫街叫做藏春巷，路燈之下有着不少打扮得花枝招展的流鶯站在那裏，有些甚至動手拉客。呂偉良由那裏走過時，一名狼虎年華的婦人咬着一支香烟走過來，笑臉迎人的跟呂偉良打招呼。

呂偉良看見她那紅得近乎紫色的口紅，加上一把黃牙，心裏已經發悶，他並非看低她。只是覺得她可憐。一個女人為了生活而出賣皮肉，到底開始時為了什麼？被迫嗎？還是自甘墮落？

呂偉良跑到這兒來是另有目的，因此他故意跟隨那妓女進了梯間。

那妓女要拖他登樓，呂偉良却笑道：「慢着！我今晚沒有興趣，但我不會令你損失的，這是三十元，只要你告訴我，誰是沙皮九，你就可拿去。」

「沙皮九？」那妓女想了想，搖頭道：「我沒有聽過這名字。幹什麼的？」

呂偉良久歷江湖，自然知道妓女這種行業接觸的人最多，所以他才决定由這兒下手偵查，何况，打手在妓女行業中也是不可缺少的。因此，他又問道：「有個打手叫何福，你可聽過？」

「何福？噢……」妓女忽然又打量着呂偉良，反問道：「你是警探？」

呂偉良把鐵杖揚了揚道：「你聽過有個跛足的警探沒有？我當然不可能是警探。我是何福的朋友，多年不見了，我剛由外地回來。」

「哦！原來如此。」妓女又說，「何福最近很潦倒，毒品漲價，他更苦了。」

「他吸毒？」

「是的，十多年了，由黑轉白，怎麼你一點也不知道？」

「他從來沒有在信中提及，也許他有意要瞞騙住我。」呂偉良連忙解釋。然後又問道：「你可知道他住在什麼地方？」

「你們既然有通信處，爲什麼你會不知道他的住址？」

「信是由朋友代轉的。」呂偉良又把二十元加進去，總共有五十元握在他手中，又說道：「如果我能找到何福，我還會賞你一些錢。我們是好朋友，我這次回來，希望替他找出路。」

妓女接過那五十元，說道：「再過兩條街便是百慶里，他就住在百慶里九號二樓。」

「謝謝你，如果我找到了他，回頭再來請你喝茶。」

呂偉良很少說謊，但爲了某種目的，而且對象又是妓女，偶而爲之亦無傷大雅。何況環境如此，他實在不能說實話。

呂偉良回到車上，對阿生說道：「沒有人認識沙皮九，但却有人認識何福。我查出了他的住址，現在就要去看看。你和多利在這裏等我。」

呂偉良所以要再三吩咐阿生，是担心他到處亂跑。這裏西區的環境非常複雜，只怕他會惹麻煩。

呂偉良按址找到百慶里九號二樓，那是一幢十分陳舊的樓宇。當呂偉良踏足梯間時，樓梯的木板「支支」發响，好像快要倒下似的。

二樓的大門半開着，呂偉良推門入內，只見裏面燈光昏暗，木架床裏板間房，橫七豎八的亂糟糟，許多人都睡着了。

呂偉良根本未到過這裏，當然不可能知道何福住在那一間，說不定他只租了一張木架床。所以，在這一刹那間，他幾乎不知如何是好。

突然有人喝道：「你找誰？」

呂偉良乘機說道：「我找何福，他在嗎？」

「他出去了，有什麼事？」

「我們約好的。」呂偉良故意看看腕表，「他應該回來了。」

那中年男子骨瘦如柴，由黑暗處走出來，幾乎把呂偉良嚇得一跳，因爲他的樣子眞的是三分似人七分像鬼。

中年男子眨着雙眼，疑惑地道：「你貴姓？」

「姓甘的派我來。」呂偉良在這一刹那間，想起何福提及過「甘吉」這名字，所以他才會這麼說的。

「姓甘的？是不是沙皮九介紹的？」

「對了。」

「你怎麼會在今晚來，他今晚去辦事呢。」

「我計算過了，他這時候應該得手回來了。我們甘老闆不想把事情拖到明天。他希望早些知道結果。」

「好吧！你跟我來。」中年男子走向一間騎樓房，推開房門，「你在這裏等等他好了。」

呂偉良本來就不是要找何福的，他明知何福不在這裏，何福在瘋人院裏可能還未醒來。呂偉良只希望從這裏找出一點綫索。

因此呂偉良叫住那瘦削男子：「你可以替我找到沙皮九麼？」

那瘦削男子重新打量着呂偉良：「你是不是帶了錢來？」

呂偉良含糊地點點頭。

瘦削男子說道：「你等一等，我回頭就來帶你去！」

說完他順手將門掩上。

呂偉良在這種環境底下，無法不處處提防，他傾耳細聽，發覺那男子的確走開了，連他的步聲落樓也隱約可以聽到。

呂偉良拄杖至窗前，俯視街中，旋卽瞥見一條瘦削的黑影竄過對面馬路，然後跑進了一處梯間裏去。

呂偉良趁住這時候扭開通話機與阿生連絡。阿生出乎意料之外，已經不在汽車裏。他在通話機裏對呂偉良說：「是不是進了十號與十二號之間的樓梯那個道友？」

呂偉良一怔：「你怎麼知道？」

「我看着他上去的。」

「怎麼？你不在汽車裏嗎？」

「師父，我坐得發悶啦。」

「你現在什麼地方？」

「我就在百慶里附近。」

「小心點！別惹人注意。今晚我們必須查出一個結果來。」

阿生忽然叫道：「師父，那道友帶着一個人由上面下來了。」

呂偉良俯視之下，果然看見那瘦削男子帶着另外一名男子正在步過馬路。

呂偉良把通話機關掉，但阿生突然發出緊急訊號。呂偉良担心二人就要上來，匆匆問道：「什麼事？阿生。」

阿生道：「師父，街上人影幢幢，等會我看你還是小心一點好了。」

「那兩個人呢？」

「他們正與街上的可疑人物竊竊私議，這情形眞有些古怪。」

「我明白了，你放心吧，也許他們已經看出了我是個冒牌的。」

通話機又再度關上了。

不久，那瘦削的男子已到房間中來，却不見另外一名男子。

呂偉良已經感到奇怪，再看看那傢伙的面色，跟剛才又是兩樣。

呂偉良故意問道：「沙皮九呢？」

那瘦削的男子說：「就在下面等你。」

呂偉良若無其事的跟他落樓。其實他的心裏却在盤算着，等會兒如何應變。

落到樓下，乍然看來一個人也沒有。但是，呂偉良却可以看得出，梯間和一些汽車後面，都有人閃閃縮縮的躱着。

呂偉良正要回頭問那瘦削男子，突然看見他在蠢蠢欲動！半句話也沒有說一柄尖刀已攔腰削到！

呂偉良輕巧避過，手腕一翻，連消帶打，快得驚人，先是朝住那傢伙的手腕，運勁一扭，那傢伙痛得立卽棄刀！呂偉良隨卽運用了摔角招式中的「愛爾蘭鞭」，將他掀起，凌空摔出丈外。

那瘦削的男子原是一名吸毒的道友，剛才他以爲可以其出不意殺個措手不及，想不到呂偉良是個老江湖，對於這些旁門左道的事，早已瞭如指掌。

那名道友跌得幾乎爬不起來。

呂偉良知道附近埋伏了不少打手，但是他抱住「不入虎穴，焉得虎子」的心情，自然就不會把他們放在眼內。

他拄杖屹立路旁，一名年約三十的男子不知由那兒走了出來：「好武功！」

這讚嘆的口吻中，包括了許多種複雜的情緒，帶有點諷刺和意外的驚奇！

呂偉良冷然一笑道：「過獎了！」

「冒充甘吉派來的人，有什麼目的？」那人問道。

呂偉良打量着他一遍，又問道：「閣下可是沙皮九？」

「不錯，在下正是。」

「我有個消息告訴你。」

「什麼消息？」

「何福這名字，你當然不會陌生。」

沙皮九道：「是又怎麼樣？」

「他失手了。」

「什麼？你——」

「我親眼看見他被人捉住。」

「胡說！你在什麼地方看見他？」

「瘋人院——占氏基金瘋人院。」

「……」沙皮九驚呆了一陣，「何福眞的是給人抓住了？」

「是的，我們偶然在那裏經過，看見他失手被擒。」

「那麼，你找我什麼意思？」

「他告訴我，這單生意是由你介紹的，要你帶我去見甘吉。」

沙皮九又重新打量着他：「這到底是怎麼一回事？剛才你不是說要找我，是甘吉派你來的嗎？現在爲什麼你的說法又不同了？」

「我怎麼知道那個道友是否可靠？」

「你要見甘吉幹什麼？」

「傳達口訊。」

「什麼口訊？」

呂偉良道：「對不起，我不能胡亂告訴你。」

「那麼，我也不能對你說，甘吉到底在什麼地方可以找到。」

「這件事本來就與你無關。」

「我是中間人，成功與否，我得到的好處自然也有分別。」

「所謂成功與否，是不是指他是否已經達到了目的完成了任務？」

「對了。」沙皮九說，「只要你這口訊告訴我，我就會轉達甘吉了。」

「對不起，我見不到甘吉，半句話我也不會說的。」

「那你是自討苦吃。」

沙皮九突然面色一沉，急急退後幾步。

呂偉良冷眼橫看，十多條人影分別自黑暗處撲了出來。

沙皮九道：「如果在這一分鐘之內，你能說出眞相，也許你還可以安然離開這裏，否則——」

「否則又怎麼樣？」

「否則，最後只有黑箱車來運載你的屍體！」

「那倒還不錯，我還以爲連黑箱車也沒有，被人棄屍於街頭呢。」

沙皮九「哼」一聲，手一揮，數名打手首先撲了過來！

呂偉良不慌不忙，身體用義腿支持着，橫杖而立，位置微微往後靠向了牆邊。數名大漢匆匆撲至跟前，西瓜刀，鐵尺與單車鍊分作三路攻上！

呂偉良有心要懲誡他們，自然是施展了渾身解數，只要鐵杖點撥間，銀光閃閃之中，一條人影飄忽無定，但聽連聲慘叫，已有數人傷倒地上！

另一批人由對面梯間搶出，但是，阿生與「多利」却不知由那兒走了出來。

阿生冷然一笑，朗聲說道：「不害羞嗎？這許

多牛高馬大的人竟然合謀欺負一個跛足的人。」

衆打手咆哮着說道：「小心！小子，快走，否則你會惹禍上身。」

阿生道：「爺爺就是要惹禍上身。」

對方不知道這少年人就是呂偉良的得意弟子，喝一聲：「上！」衆大漢立刻湧了上來！

阿生既然早有了準備，手中自然缺少不了一些可以使用的武器。那是順手在路旁拾起的一根掃把柄！

「多利」狂吠一聲，直撲過去！

爲首一名大漢迴避不及，被「多利」撲倒地上，就想揮動鐵尺，却給「多利」一口咬住手腕，痛得他殺猪般的狂叫起來！

阿生揮舞着手中的掃把竹，巧妙地碰上一柄西瓜刀，「察察」二聲，竹枝被削中，反而變成又尖又鋒利，那持刀大漢不知是計，正在洋洋自得之際，被阿生反手一刺，刺中大腿，當場跪倒地上去！

後面一名手持單車鍊的，及時趕到，揮動手中的單車鍊，把阿生的頸項纏住，阿生急忙轉身，一方面鬆開單車鍊的糾纏，另一方面揮竹後刺，刺向那大漢的頸，那大漢急忙閃避！

可是，阿生順勢下削，竹尖鋒利如刀，那傢伙胸前的衣服被割破，胸肌也被劃傷！

差不多在同一時間，另一名大漢手持西瓜刀，攔腰斬來！

阿生正在顧此失彼之際，「多利」怒吼一聲，飛身撲到！

「多利」咬住他的手腕不放，痛得那傢伙棄刀尖叫不已。

呂偉良正在左迎右擊，威風八面之際，有了阿生和「多利」協助，更是如虎添翼。轉眼之間，衆打手已是傷得七顛八倒，潰不成軍！

有人呼嘯一聲，衆打手紛紛逃去！

呂偉良眼明手快，拄杖急縱，一手抓住一名大漢的衣領！

他，正是沙皮九。

呂偉良冷然說道：「往那裏逃？」

沙皮九反身一刀，「錚」然一聲响，刀鋒刺向鐵杖，冒出了一陣火花！

呂偉良想不到他仍然有一把刀留在手裏，差一點兒中計。

呂偉良順勢將手往下掃，摸着了他臂上的痳穴，用力一握，只見沙皮九渾身發軟，幾乎跪下來。

阿生和「多利」合作無間，東奔西竄，追殺了一陣，給呂偉良連聲叫住！

附近的居民都不知道發生了什麼事，只道又是黑社會毆鬥，他們担心有命案弄出來，於是有人偷偷致電報警。

呂偉良也想到這是無可避免的事，叫阿生把沙皮九帶到那邊去，推入車中。

沙皮九驚魂未定，抖聲問道：「請問二位到底是什麼神聖？」

呂偉良冷冷地說道：「在江湖上混，連這根枴杖代表什麼你也不知道，實在是該死也該打！」

沙皮九想了想，恍然道：「難道你……你就是鐵枴俠盜呂偉良和他的徒弟阿生麼？」

「少說廢話，反正你知得太遲了。」呂偉良又問道：「甘吉在什麼地方？」

「我也不知道——」

沙皮九話猶未完，給阿生一手揪住衣領，擧拳就要毆打下去！

沙皮九忙着擧手搖頭：「我是眞的不知道，我們只由電話聯絡！」

呂偉良對阿生說：「好了，阿生，饒了他，也許這是實話。」回頭又對沙皮九道：「那你就把甘吉的電話告訴我！」

沙皮九說出了一個電話號碼，警車聲突然自四方八面响起。

阿生匆忙開車離去！

呂偉良又對沙皮九說道：「甘吉要請人去殺張繼東的目的，你可知道？」

「不！我一點也不知道。」沙皮九說，「我只是從中獲取一些好處，很少查根問底。」

車子開出數條街外，阿生突然把車子停在一條僻靜的街道上，那兒路邊有個電話亭。呂偉良叫阿生把沙皮九押下車去。

「你們要將我怎樣？」沙皮九說，「我只是中間人，眞的是什麼也不知道。」

「那麼，甘吉一定知道的。」呂偉良說，「你設法替我約他出來，否則，我唯有澈底對付你。但你放心，我不會把你交給警方。」

阿生補充說道：「江湖上的朋友都知道，鐵枴俠盜師徒二人對付歹徒，總比警方有更好，更澈底的辦法。沙皮九，下車吧！我帶你打電話去。」

沙皮九無可奈何，只好推開車門下車。

突然之間，沙皮九拔足飛奔，阿生連喝兩聲他也充耳不聞。

呂偉良依舊坐在車裏，動也不動，他知道阿生可以應付得來的，所以也懶得動手。

果然，阿生連翻帶跳，彷彿像馬戲班中的表演藝員，轉眼間縱出數丈以外，翻身落地時，已奪在沙皮九的面前。

沙皮九一些動靜也聽不到，還以為可以逃脫，

想不到利那之間阿生已兩手叉腰，屹然站立於前。

阿生縱前幾步，一手執住他的衣服，豈料沙皮九詭計多端，竟然連那件外衣也不要了，一下「金蟬脫殼」，阿生的手中只執住一件夏威夷！

阿生呆一呆，立即加緊脚步，急急頓足縱身前跳，落下之勢甚勁，沙皮九被阿生雙足力蹴，整個兒仆倒街上

阿生一手將他抓起，正擬毆他洩憤，但是，當阿生看見他滿面鮮血時，却又不忍下手。

阿生順手將沙皮九那件夏威夷替他抹去面上的血漬，然後用衣服箍頸，推他進入路邊的電話亭。

阿生沉聲說道：「容忍是有限度的，我可以不殺你，但你得乖乖的把甘吉約出來，否則休怪我手下無情！」

沙皮九渾身疼痛，更被阿生將他那件染滿血漬的外衣加諸頸上，他眞担心阿生會將他勒死！因此，他只好撥電話給甘吉。

那時候，差不多是深夜二時，甘吉已經睡了。

沙皮九堅持要見他，於是甘吉答應在半小時後在一間夜店裏聚首。

沙皮九與甘吉所講的每一句說話，阿生都聽得一清二楚。

阿生推他離開電話亭時，對他說道：「等會兒你只須告訴我們，誰是甘吉，然後你就可以離去。此後我們大可以各不干預。」

沙皮九唯唯。經過剛才一幕，他知道了厲害，不敢再作反抗。

阿生把他帶回車上，呂偉良始終都看得淸淸楚楚。這位闖名江湖的「鐵枴俠盜」，他是有意要讓阿生多些機會作主，所以非到必要時，他極力避免參加意見。當然，他要看看自己這唯一的徒弟，到底是否能够單獨去處理一件事。

回到汽車上，阿生替沙皮九止血。

沙皮九把約會所在的地址告訴了呂偉良，由呂偉良開車，阿生則小心監視着沙皮九。

車抵目的地，另一輛奶白色新款房車，也剛剛停了下來。

沙皮九立即就認出那是甘吉的汽車，向呂偉良和阿生示意。

奶白色房車之內只有一個人，他正在下車步入一間夜店裏去。

阿生也推開車門，對沙皮九說道：「你可以走了，但是，萬一我發覺那人不是甘吉的話，你結果還是逃不多遠的！」

沙皮九嘻笑道：「領教過二位的厲害，即使在下吃了豹子胆，也不敢再開這個玩笑。」

沙皮九說完躬身而退。

呂偉良故意問阿生：「下一步怎樣做？」

阿生道：「打個電話把他引出來！」

「不！還是進去好！」呂偉良一邊已經推開了車門。

呂偉良與阿生併肩走進夜店，「多利」獨自留在汽車裏。

「多利」是一頭富有人性的靈犬，沒有主人的命令，牠不會輕擧妄動，例如阿生追踪沙皮九時，牠看見呂偉良不下車協助，似乎也想到阿生已有足够力量去對付「敵人」，所以牠只是隔着車窗虎視眈眈，絕未採取行動。

呂偉良和阿生入到夜店內，看見卡座上坐着一名年約三十餘歲的男子，他正是剛剛由那輛房車下來的。

師徒二人都認得他。他就是甘吉。

他們走過去，呂偉良彎腰欠身道：「可以搭位嗎？先生。」

甘吉怔了一怔，說道：「對不起，我還有朋友來。」

可是，阿生已經老實不客氣，在他的身旁坐了下來，呂偉良則坐在他的對面，隔着桌子與甘吉面面相對。

甘吉已經看出事情不對勁，正待有所動作時，給阿生沉聲喝住：「不准亂動！否則，恕我刀下無情！」

甘吉不知道阿生只用一枚車匙指住他腰間，以爲對方是有備而來，說不定那眞的是一把小刀。因此，他果然乖乖的坐回原位，不敢妄動！

侍者正走過來招呼他們三個人，問他們要叫點什麼小菜。

阿生坐得很接近甘吉，因此侍者並未發覺他們之間有什麼不對勁之處。

呂偉良對侍者說：「隨便替我們叫幾個小菜，一瓶凍啤酒。」

侍者順口說出數款可以下酒的小菜名稱，呂偉良連聲稱好。

待至侍者走開，呂偉良才對甘吉說道：「沙皮九沒有空，所以叫我們來會你。」

甘吉這時較爲安定下來，問道：「二位到底是什麼人？」

「你先回答我一個問題：你爲什麼要殺張繼東？」呂偉良問。

「我沒有殺人，整晚我都在家中睡覺。」甘吉說。

「何福供出了你的名字。」

「何福？」

「是的，他失手被擒了。」

「坦白說，我絕不知你們到底是什麼意思？」

「那麼，相信到了警局之後，你就一定會明白的。」

甘吉又是一怔：「你們是警探？」

「不！絕對不是。」

「然則，我根本不須對你們作供。」

呂偉良冷笑道：「對付歹徒，我有的是方法，你不說實話，就休怪我不客氣！」

阿生用力在他腰間推了一下：「姓甘的，你聽着！去年我殺死四個，都是在同樣情形下動手的，人家最多當你喝醉了酒！」

甘吉果然有點忐忑不安，他顯然處於劣勢之下，而阿生所講的，並非不可能發生的事。因此甘吉在深思熟慮之後，終於改變了態度。

甘吉問道：「二位是否想找些外快？」

「是的。」呂偉良故意點點頭。

「你要多少？」

「五十萬。」

「什麼？」

「五十萬。」呂偉良再說一遍。

「別開玩笑，我那裏有這許多錢？」

「你請人去殺張繼東，相信與他名下的財產有關。可是，如果我把你交給警方，將你控諸於法，你將永遠無法享用這筆巨大的金錢。」

「你的意思是：張繼東死了。」

呂偉良點點頭。

甘吉舒了一口氣，說：「其實，這件事亦與我無關。」

呂偉良道：「何福和沙皮九不會寃枉你的。」

「坦白對你說，我也只是替人効勞。」

「替誰効勞？」

「我不能說。」

呂偉良道：「那麼，相信你到了警局之後，一定會說得清楚一點！」

「不！你們千萬不要把我交給警方。」甘吉說道，「我可以和幕後人商量，給二位一筆大錢。」

「大到什麼程度？」

「當然不可能是五十萬，但是，如果你們肯合作，相信數目不在小。」

「什麼時候答覆我？」

「最快也要明天。」

「不！天亮之後，我打電話給你。」呂偉良看看腕表，差不多凌晨三點。又說道：「你可以卽刻就去找你的幕後人商量一下。」

甘吉爲勢所迫，只好答允。

師徒二人相繼離開夜店，只留下甘吉一人，但是，他也無法吃得下咽，結了賬就走，弄得侍者有如丈八金剛，摸不着頭腦。

呂偉良和阿生回到汽車裏，靜止不動，只待甘吉由夜店出來。

不久，果然看見甘吉匆匆由夜店出來，四處張望了一番，這才登車離去。他顯然未發覺呂偉良師徒二人的車子。

呂偉良催促阿生開車。阿生說道：「讓他再走一程，否則他會發覺我們跟踪他就不會上當了。」

「再遲就會失去了他的踪跡。」呂偉良說。

「師父，你放心，我早看出你要跟踪他，所以我早已偷偷把一枚電子追踪器放進他的口袋裏。只要不超出五里範圍，我們仍可找出他的所在。」

轉眼間，甘吉的車子在街口消失了。

阿生這才開車，同時也將電子追踪儀扭開，按照儀器上的指示方向駛去。

阿生一邊開車追踪，一邊問呂偉良：「這是不是欲擒先縱的辦法？」

「是的，當然我們不志在他的錢，而是要查出這件事情的眞相。」呂偉良說，「如果一切如我所料，他會先去找沙皮九，證實了這件事之後，再去找他的幕後人。」

「你猜他的幕後人是誰？」

「根據我偷聽朱廸和狄律師的談話，他和朱廸可能串同謀害張繼東。因爲張繼東一死，財產便歸朱廸所有。然則，甘吉這個油頭粉面的傢伙，可能就是朱廸的情夫。」

阿生看看電子追踪器的磁針，出奇地說道：「他不是去西區。」

呂偉良道：「那麼，他可能先去見朱廸。可不知那枚偷聽器是否仍留在朱廸的手袋中，否則，我們可以省回不少工夫。」

甘吉的車子果然在張宅門外停了下來。

阿生把車子停下之後，等到目送甘吉進入張宅，才再把汽車開過去！

呂偉良在汽車的錶板上按動一個按鍵，一條天綫自車頂彈出！這是車上電子竊聽儀器的一部份，有了這天綫的幫助，在竊聽時的聲音會更清楚。

呂偉良開動儀器，但毫無動靜。師徒二人大感失望，他們不難想到朱廸可能已將那枚「銀元型」的小米高峯移去。

「銀元型」袖珍米高峯是阿生發明的，所有的電子儀器都隱藏在中央部份，重量與一元硬幣差不多，但如果細心察看一下，就不難發覺那圓周的齒紋，放大了就可以透視中央有許多袖珍儀器。

不過，人們習慣了不把一元硬幣放在眼內，收銀或使用時都不會細心觀察，頂多碰在桌面上，聽聽它的聲音。

阿生所以把袖珍米高峯製成一元硬幣的外型，是要令到對方萬一發覺時，亦只以爲自己把銀幣放錯了地方，不易辨別出這是偷聽儀器。

事實上對方是很難發覺的，因爲呂偉良或阿生將這些小儀器放進對方的衣袋或手袋時，都經過仔細考慮。如果對方是男人，他會放在對方不常用的口袋，如果是女人，她們的手袋裏一定載了不少東西，例如化裝品，紙巾等等，他們會將這些小儀器放在底層不易被人發覺的空罅裏。因此，除非對方是間諜或特務，普通人不易發現個中奧妙的。

呂偉良再將方向扭正，同時將電波加强，終於有了反應。師徒二人立卽靜耳傾聽。

首先傳來一陣「格格」的敲門聲，然後便是朱廸夢中初醒的聲音。

朱廸懶洋洋地問：「誰？」

門外一名女僕人說道：「甘先生來了。」

「叫他進來吧！」

跟着便是一陣衣服磨擦的聲音，她可能正在下床。

門聲，步聲，有人進來。

朱廸打了個呵欠，問道：「是什麼時候了？」

「差不多凌晨三時。」這是甘吉的聲音。

「這麼深夜了，你還來找我做什麼？」

「事情不妙，有人向我們勒索。」

「勒索？」朱廸吃了一驚。

「是的，何福和沙皮九這兩個傢伙眞該死，可能是瘋人院那邊出了事。」

「張繼東死了沒有？」

「還沒有消息。這兩個人顯然有問題，所以我趕緊來找你商量。」

「你不是說過，與黑社會中人很熟嗎？」

「是的，但這是意外。」甘吉說道：「我以爲，這筆錢應該付給他們。」

「沙皮九說他們怎麼說？」

「沙皮九說，何福要不是失手被擒，這兩個人不會出現。」

朱廸嘆一口氣問道：「他們要多少？」

「十萬。」

「什麼？十萬？」

「是的，否則他們就報警，說是我買兇潛入瘋人院殺張繼東的。」

「我那裏有這許多現金。」

「開支票給他吧！」

朱廸想了想，道：「給我手袋。」

片刻之後，朱廸突然「咦」的一聲：「奇怪！我怎會有一元硬幣掉在這裏的？」

「可能是由小手袋跌出來的吧。」

「不！我的硬幣一向都很小心的放在小皮包裏，怎麼會……」朱廸頓了頓，又說道：「小甘，給了你！」

「謝謝你！」

阿生在偷聽儀器旁邊，忍不住說道：「這傢伙十足一個吃軟飯的小白臉。」

朱廸又在那邊說道：「十萬元數目太大，但我當初答應這件事辦妥了之後，給沙皮九和何福等人二萬元，現在我就寫一張三萬元的支票給你，你設法令我置身事外吧！老實說，我只是相信你是個有辦法的人。」

甘吉說道：「好吧！我儘管試試看，但我不敢保證這三萬元可以掩得住他們的嘴巴。」

「你似乎也在勒索我呢？小甘！」

「不！不！你千萬不要誤會。只是事情的發展，有些令人意想不到罷了。」

朱廸不作聲，不久，呂偉良師徒二人可以聽到撕支票的聲音。

朱廸說道：「小甘，支票的面額是五萬元，明天一早你去提欵，這裏已經包括你的酬勞在內。至於如何運用，你作主好了。但我要你當面保證，這件事絕不會牽連到我的身上來。」

「好吧！我可以向你保證。暫時除了我一個人之外，沒有誰會曉得你就是幕後人。」

「那好極了。還有，這幾天不要來找我，我不要惹人注意。」

「我明白了。」

甘吉滿意地離去。

呂偉良喃喃自語道：「看情形，他們又不似有私情。甘吉可能只是個跑腿。」

不久，甘吉已由張宅出來。師徒二人躲在汽車裏，一直跟踪着他。

甘吉開車返家，但當他由汽車裏出來的時候，阿生迎面而來，撞了他一下。

「對不起！」阿生像演戲一樣：「咦！怎麼又是你？眞巧啊！」

甘吉苦笑一下：「無巧不成話，我也正想找你二位連絡一下。」

「怎麼啦？」

「我的老闆說，時間來得太急，明天再約二位好好談一談。」

「沒有錢，有什麼好談？」

「錢一定給你們的，問題是多少而已。」

阿生說道：「好吧！那麼，明天我們再與你取

得連絡，請你等我電話。」

甘吉只怕給阿生苦苦纏住，現在阿生既然走了，他也鬆了一口氣。

呂偉良看見阿生的神氣，知道他已得手，原來是他主使阿生過去向甘吉施展空空妙手的，一方面偷了他的五萬元現金支票，另一方面則取回那枚特製的「銀幣」。結果阿生不負所望，兩者同時得手，而甘吉則仍在夢中，還未發覺。

阿生把支票交到呂偉良手上，担心地說道：「甘吉即使現在未發覺，返抵家中亦會發覺。他會不會通知朱廸，由朱廸通知銀行，停止支付？」

呂偉良道：「這麼深夜了，甘吉可能一返抵家中，就倒頭大睡。不過無論如何，我你都不會到銀行提欵的。」

「爲什麼？」

「因爲我們要把這筆錢寄到一間慈善機構去，那樣就不到朱廸不兌現了。」

「妙極了，支票是她簽發的，她先夫又是個有名氣的名流，再加上她心裏有事，這筆錢，她付定了。」

「是的，我們只須寫張便條，加上個信封，立即就可付郵。」

阿生笑道：「一二天之內，報章就會替張夫人朱廸吹捧一番，稱讚她熱心公益！屆時相信朱廸本人也可能莫名其妙呢！」

呂偉良想想也忍不住笑了起來。

詐傻扮懵 直闖虎穴

甄力行的兒子甄兆昌被阿飛殺害，結果兇手落網，經過認人手續後證明這傢伙就是湯丑。

湯丑年紀輕輕，只有二十歲左右，但是，如果罪名成立的話，依然有被判處死刑的可能。

但是，審訊的結果，證明他神經不正常，一經專家作證，他又輕輕逃過了鬼門關。

甄力行滿以爲兒子沉寃得雪，想不到結果却大出意料之外。

他越想越氣憤，終於去找呂偉良呻呻這口氣。

呂偉良一邊招呼他坐下來，一邊說道：「令郎的命案審結了。」

「是的。唉——」甄力行長嘆一聲，「我眞不明白這世界上的神經漢何其多。」

呂偉良替他倒了一杯酒，說道：「都市生活緊張，加上好勇鬥狠的電影影响，像令郎這一類案件，其實已經不是第一件。」

「也許你說得對了，這世界的人心變了。每個人都顯得神經有些不正常。」

「算了，人死不能復生，你應該節哀順變。」

「呂老兄，你以爲這案是否有內幕？」

「內幕？」

「是的，相信你也知道，此時此地有許多見不得光的事。我担心此中另有內幕。」甄力行說道：「呂老兄，坦白對你說，我此來是希望你設法替我的兒子申寃，將殺人兇手繩之於法。」

「你到底在懷疑一些什麼？」

「法律本來是公平的，但現在我就覺得它絕不公平。自古以來，殺人塡命是天公地道的事，但現在，我的兒子死了，兇手却逍遙法外，這樣又怎麼能算得上是公平？」甄力行憤憤不平地說。

呂偉良慨嘆着說道：「生老病死本來是每一個人都無法避免的事。但是，像令郎如此不幸遭人毒手，自當別論，這大概就是所謂仇恨。人類就是因爲有了仇恨，所以永無寧日。」

「呂老兄，你還未結婚，當然無法體會到做父親的心情。」

「雖然我未成家立室，但我對于你失去兒子的心情却非常了解。這件事，我一定會設法替你找出答案來，你等着好了。」

甄力行感激地握住呂偉良的手，什麼都沒有說，雙眼充滿了希望，因爲他知道，只要呂偉良答應下來，事情總會辦妥。

正當呂偉良與甄力行在談話的時候，阿生正由大街上走過。

一名年過半百的老婦，滿面病容，正由一名年紀約十七八歲的少女扶持着。少女手中拿着一個銀包一瓶藥水，老婦則步履蹣跚，看情形，她們是剛由一間醫務所裏出來。

從她們的衣着可以看得出，她們的家境並不富裕。

阿生本來就不會注意到她們，但是突然之間那少女尖聲驚叫起來，「打劫呀救命呀……」

隨即「乒乓」一聲，藥瓶藥水也墮在地上，跌得粉碎。

就在這時候，阿生看見一名年約十八九歲的男子迎面而來，他正是搶去少女手袋的劫匪。

他的來勢極急，把行人道上的過路人撞得東歪西倒，即使如此，却沒有一個人敢喝止這個年青劫匪。

行人道上人來人往，光天化日之下，鬧市中竟會發生一件這麼樣猖狂的劫案，奇怪的是那些過路人竟然個個有如瞎子，連望也不敢望多一眼。

這情景實在看得阿生眼睛冒火！

他出其不意，伸出左足一撥，那青年劫匪登時

摔出數尺以外。

那傢伙一爬起來，又想逃走！

但是，阿生三步兩縱，早已竄至他的身旁，一手抓住他的衣領，沉聲喝道：「不害羞麼？有種的不應該向婦女下手……」

阿生話猶未完，那劫匪突然拔出利刀一柄，攔腰刺來，阿生眼明手快，身形一閃，側身偸步，那傢伙直是看也未曾看淸楚阿生如何出手，他的手腕已被阿生反手扣住！

一陣痲痺，手上尖刀已被阿生奪去！

這時候反而吸引了無數過路人圍觀，可惜的是連半個警探或警察也沒有。

那劫匪眞的是發夢也想不到，以爲拔刀在手之後可以威風八面，揚長逃去，但前後不及一分鐘光景，刀既易手，臉上也毫無光彩。

阿生捉着他沿住行人道走過幾間舖位，被劫的老婦和少女已嚇至雙足發軟，幾乎無法再走動！

阿生把刀子指向劫匪的咽喉，咬牙切齒地說道：「這老婆婆有什麼不測，你這敗類也不得好死，現先還贓物，我再帶你見警察！」

青年劫匪一邊將一個小錢包還給那少女，一邊哀求着說：「請你手下留情，下次，我一定不敢再幹！」

少女打開錢包，看過裏面的錢沒有短少，竟然代爲求情說道：「算了，反正只是損失了十元診金藥費，如果報警，麻煩一定更多。」

「對付這種社會敗類，你不該怕痲煩，否則就等於縱容了他們。」阿生說道：「下次這傢伙可能會去劫路邊的擦鞋童。」

少女說道：「藥水沒有了，我們必須及時回去醫生處重配，我婆婆有病，又乏人照料，算吧！」

少女說完，回頭就拖住她婆婆想走。

「慢着！請等一等，」阿生突然又把她叫住。然後對那劫匪說道：「把十元給我！」

劫匪稍作猶疑，阿生已經老實不客氣，自他的衣袋裏掏出二張又殘又舊的五元面額紙幣，交到少女手中。

阿生又對那劫匪說道：「向這位小姐道歉，以及告訴她這十元是什麼用的。」

青年劫匪知道阿生有心饒了他，忙不迭地說道：「小姐，對不起！這十元是當作賠償你損失。」

少女不想要那十元，但阿生堅持着，她只好收了。

過路人都叫好不已，這的確是一件大快人心的事。

阿生把手鬆開，那青年劫匪也急急離去，少女扶着那老婦人重返醫生那兒去配藥，行人也紛紛散開。

阿生自小受到呂偉良的影响，路見不平，拔刀相助。這已是司空見慣的事，因此絕不把它放在心裏，但在那名青年劫匪的心目中，却認爲這是一件奇恥大辱的事。

就當阿生離開那條繁盛街道，行經稍爲僻靜的地方時，突然有幾條人影閃了出來。阿生定神看淸楚，其中一人竟是剛才那名劫匪。

阿生心裏立刻明白過來。

那青年劫匪盯着阿生，說：「好小子！你不覺

得自己太過仁慈嗎？」

阿生苦笑一下，說道：「也許是說，我太仁慈了，早知如此，我一刀殺了你，那就省下了不少工夫！」

「你眞笨！破壞了我的行動，還要我當衆出醜，今天我看你是活不成了！」

說完打個眼色，其他四名阿飛呼喝一聲，齊齊攻上！

阿生久經戰陣，那裏會把這輩飛羣放在眼裏？問題却是他們手中都有武器。

阿生輕步急縱，亟圖衝到附近路旁，因爲他早已發覺那邊路旁有一根棄於渠邊的木棒。但是，對方也十分機警，有人叫出一聲，「截住他！」

隨卽看見二名阿飛手持三角銼阻住阿生的去路，阿生被迫徒手應戰，眨眼之間，一把三角銼已經刺了過來，在同一時間，背後又有人攻到。阿生知道如果退後，會被後面那名阿飛所傷，欲要往左右閃避，也來不及了。

眼看阿生就要受創，只見他硬打硬接，運足勁力於手掌之上，握住三角銼用力一折，「卜」地一聲響，三角銼立時斷作兩半。

阿生手足並用，後腿飛踢，背後一名阿飛被他踢中心窩，歪歪斜斜地跌倒一旁。

那名青年劫匪喝一聲，人也飛身而上，其他二名阿飛則分作左右夾攻而來，在這一刹那之間，阿生三面受敵，而他手中僅有的，就是剛才用力扳折的半截的三角銼。

阿生運勁於手腕之上，迅速將手上僅有的半截三角銼擲出。

那名青年劫匪來勢正急，但人未衝到，忽然慘叫一聲！半截三角銼揷進他額角中央，深達三寸。

他僵呆一陣，雙眼直瞪，「隆」然一聲倒向地上！

阿生瞧也不瞧他一眼，因爲他自己的處境也極之危險，稍一不愼，就會被來自左右兩翼的敵人傷害。有道「初生之犢不畏虎」，阿生每遇上這種「以衆欺寡」的場合，他就會毫不留情。尤其是對方是一羣飛型劫匪，更加令阿生深痛惡絕。

只見阿生揮拳踢腿，身形在半空中旋轉之際，二名阿飛又帶傷倒地！

阿飛輩總有一個通病，就是欺善怕惡，他們看見阿生武功高強，出手狠辣，再看看被三角銼擲中的青年劫匪，動也不動，額角却不斷流出血來，他們更加心寒！

心一慌，手脚自然忙亂，加上阿生出手奇快，招數變化無窮，這班烏合之衆自然不是他的對手。

二名阿飛傷倒地上之後，又慌忙爬起，其他人見勢不對，早已奪路遁去無踪。阿生殺得性起，縱前兩步，抓住其中一名阿飛，正待舉拳痛打。

就在此時，數輛警車分別來自前後二個街口，警員紛紛躍下車來，高聲呼喝制止！

阿生理直氣壯，自然無須逃避責任，他把手上的一名阿飛交給警員，另一隊警員亦已截回另一名在逃的阿飛。

阿生這時才知道那名青年劫匪已經死去。頭腦稍爲冷靜下來之後，他心裏不免有點難過，深悔剛才出手太重。但是，當時形勢如此，如果還留有餘地，他便會有生命危險。

阿生終於被帶返警局落案。

「鐵枴俠盜」呂偉良接到通知之後，立刻趕到警局去。

夏維探長也在着，他是專心等呂偉良來的。

夏維說道：「我本來有事要出去，但是，這件事非同小可，阿生殺了一名富家子。」

「他今天出去了大半天，到底發生什麼事，我也不知道。」呂偉良又問道：「落了口供沒有？」

「在報案室裏已經落了案，他承認誤殺，但前因後果，則有待我們證實。」

「我想先見見他。」

「當然可以。我們是老朋友，我不妨提醒你一句，這件事十分麻煩。死者符力奇的父親符友龍很富有，相信他的律師不久之後就會出面查問這件事，我們不能不秉公辦理。」

呂偉良苦笑道：「聽你的口氣，如果死者是個窮家子。你就可能賣我的賬，現在却無能爲力，是不？」

「坦白說句，你們師徒二人幫了我不少忙，現在我反過來幫不了你，心裏總不好過。」

「你完全想錯了，我不是那種人。如果阿生的確是無端端殺人，他是罪有應得的。」

「不，他被數名阿飛圍攻，被迫動手。」

「那麼，法律不外乎人情，相信將來法庭方面總會有個公平的判決。」

「但是，問題是對方死者是個富家子，只怕他父親不會放過阿生。」

「公道自在人心，還是不要多說了，我想先見見阿生。」

「你跟我來。」

在夏維探長親自的安排下，呂偉良終於會見了阿生。

阿生把全部過程告訴他師父呂偉良，呂偉良也了解到阿生不是個喜歡惹事的孩子，當然也相信他所講的全是眞話。

呂偉良拍拍他的肩膊，說道：「你做對了，可惜沒有人來替你出面作證。如果劫案發生時你報警，這件事就不會如此麻煩。」

阿生嘆氣說道：「一切似乎是註定的，那少女趕着回去醫生處配藥，也許是醫生就快要收工了。我看見這情形，也只好做個順水人情，饒恕了那臭飛。」

「那阿飛劫匪是個富家子。」

「富家子？」阿生怔了一怔，「富家子爲什麼要做出這種事來？」

「也許是做父母的疏於管敎吧，他結識了壞人，自然是近朱者赤，近墨者黑。不過，你出手也太重。」

「我被迫這樣做的，如果我不盡全力，可能會死得不明不白。」

「現在你只有在這裏冷靜等待，切不可再魯莽。旣是爲了自衞，相信法律不外乎人情。」

「師父，我會被判坐牢嗎？」

「也許會的。夏維探長剛才對我說，死者父親可能不會放過你。但是，你只要靜心等待，一切讓我來理好了。」

阿生嘆氣說道：「如果我被判死刑，你一定會埋怨我。」

「爲什麼你會這樣想？」

「因爲我化費了你不少心血，你對我的期望很大。結果我被送上絞刑台，你怎會不埋怨我呢！師父。」

呂偉良道：「你說得不錯，我對你的期望的確很大，但是，到頭來我要你做的工作正是這樣——鋤强扶弱，儆惡懲奸，路見不平就要拔刀相助。現在你已經開始了，而且做得不錯啊！」

「但是，如果我不幸死了，就只剩回你一個人……」阿生心裏一酸，幾乎想哭！

但是，呂偉良瞪住他說道：「忘記了嗎？男人大丈夫，流血不流淚啊。何況，人生在世亦不過數十年光景，如果生活得毫無意義，活在人世間，不過有如行屍走肉。明白了這一點，你就不必太過緊張了。」

「師父，我並非怕死，只是化費這麼大的心血，也只做了這麼少，豈不有點令你枉費心機嗎？」

「好了，別那麼傻氣，我會設法把你弄出去的。卽使依法辦理，也不會罪至於死那麼嚴重，你等在這裏好了。我要去打個電話。」

呂偉良說完就往外跑。他打了一個電話給他的律師，把阿生保釋出外候審。

由於這是一件命案，而且死者是個富家子，所以當局非常重視，呂偉良和他的律師出盡了九牛二虎之力才將阿生担保出去。

但是，身爲死者父親的符友龍，無論如何也要將阿生置諸於死地。被警方擒獲的二名阿飛，口供中竟然說與死者符力奇絕不認識。他們說目擊阿生刺斃死者符力奇，所以上前勒索阿生，以致發生毆鬥。

這是十分重要的，三角銼既然有阿生的指紋，又沒有人證明符力奇先行動手，更無人證明二名飛型青年認識死者。因此，形勢對阿生非常不利。

最令阿生反感的，就是在鬧市中發生的劫案，明明有數以百計的市民目擊其事，只要有一個出來，仗義執言，證明符力奇曾經搶手袋，以及阿生曾干預這件事，這就够了。可是，人們似乎都怕理閒事，甚至連被劫的少女，也不敢挺身而出。

一切都對阿生如此不利。警局裏雖然有夏維和辛尼這二名警探同情他，知道呂偉良這個徒弟不會胡亂殺人的，但這又有什麼用呢？

符友龍幾乎把當地最有名氣的幾位大律師都請來，名義上只是在這件命案中作旁聽，但實際上誰都看得出，符友龍的目的要向法庭方面施壓力。因爲這件案的主控是警方，符友龍的律師在名義上亦只可作旁聽。

法律界這個圈子不大，差不多每一位律師都與法官認識，其中不少大律師都曾任法官，所以他們在法庭上受到尊重是可以想見的事。更何況符友龍請來的盡是有名氣的大律師。

呂偉良熟悉當地的環境，早已知道形勢對阿生極端不利。甚至在整件案子開審期間，他也非常沉默，許多富有正義感的市民都憤憤不平，希望阿生獲得無罪釋放。可惜當日在鬧市中目睹阿生擒賊的，却不是這輩正義的市民。

呂偉良似乎一切只有聽天由命！

他請來爲阿生辯護的律師——申律師，並不是一位有名氣的大律師，但是，申律師一如呂偉良，有正義感，而且，在他處理的案件中，就有不少是義務性質的。在這個花花世界裏，人們動輒講錢，而律師正是賺錢最多的行業。因此法律界中人早已給申律師改了一個綽號，叫他做「呆子」。

申律師平時的衣着並不光鮮，個子矮小，頭髮已經斑白，年紀在六十歲左右，因此腰骨也有點彎曲了。這麼樣一個老人，往往給人的印象就是瞧他不起！

反觀符友龍請來的幾位大律師，他們派頭十足，走路時鼻子朝天，有些還是紅鬚綠眼的。在法庭裏橫衝直撞，甚至連法官他們也不放在眼內。

卽使如此，呂偉良還是對申律師的期望很大，

他知道他詞鋒凌厲，往往在危機四伏中力挽狂瀾。

但是，這一次糟了！

申律師表示他已盡全力，但控方人證物證俱在，看來已無轉圜餘地。

申律師慨嘆着說道：「過去我替你打過不少官司，其中有勝有敗，但是，總是勝的居多，敗的少，打敗了，最多送你入獄，想不到這一次，看來我要栽下來了。」

「可否試一試我的辦法？」他的助手兼是他的侄兒申爲仁忽然提議說。

「什麼辦法？」呂偉良和申律師異口同聲問。

「不過有點左道旁門。」申爲仁說。

「爲救阿生，一切在所不計。」申律師道。

「今天我曾與一個人接觸，商談的結果，我認爲他有把握。」申爲仁說，「如果你們同意，我有他的電話，可以找他商量一下。」

於是，申爲仁說出了這個人的來歷，以及被他認爲旁門左道的辦法。

不到一小時，申爲人所講的那個人就應召而來。他們四個人閉門談了許久，終於獲得了協議。呂偉良也覺得這是目前唯一的辦法。除此之外，他只可以教阿生逃亡，但是，逃亡是一件十分麻煩的事，也不想阿生這麼年青就過着逃亡生涯。因此，他寧願接受申爲仁的提議。

案子下次開審的時候，阿生突然大發牢騷，將一名出庭作證的阿飛痛毆，要不是庭警及時制止，那名阿飛必然會死在阿生的手中。

申律師乘機要求專家替阿生作澈底檢驗。控方提出反對，但是申律師詞鋒凌厲，列舉例書，令到控方屈服下來。阿生終於被押後再審，以待專家的檢驗結果。

於是，法官召專家出庭時，許多旁聽者都希望阿生出現奇蹟——同情他的人都寧願看見他被送往瘋人院，總好過送上絞刑台。但是，符友龍請來的大律師們，却爲之緊張不已。因爲他們都知道法庭方面向來尊重專家們的意見，如果阿生神經有毛病，符友龍的目的將無法達到。這有錢人從不反省一下他自己教子無方，只知道替他的兒子「報仇」。

法庭方面聽從了專家的作證，證明阿生神經有毛病，殺人時由於心情緊張，意志十分模糊不清。因此，法官佈押後宣判。

消息一傳開，許多同情呂偉良師徒二人的市民，都鬆了一口氣。

符友龍則悶悶不樂，他總覺得兒子符力奇死得不明不白。但是，法庭是有無上權力的。他唯有等待法官的最後判決。

最後，法官宣佈接納精神病專家——史博士的建議，認爲阿生殺人時神志不清，神經不健全，須要送院治療。法官又考慮到此案牽涉及一件劫案，雖然被劫者未出面作證，但法官却相信有此事實存在，然則，犯人阿生有可能出於自衞。既有此種種疑點。法官認爲若判犯人死刑，可能不公平，因此遂判阿生送入「占氏基金瘋人院」接受精神治療。

這是令到許多人高興的事，但同時也令到許多人莫名其妙。因此如所周知，阿生從未有過精神病的記錄，怎會突然之間患上了這種古怪的病症？此中定必另有內幕。

但是，內幕又怎麼樣？相信亦只有極少數人知道而已。

「鐵枴俠盜」呂偉良當然知道事情的發展，因爲他也有份參加了那一次的「神秘交易」的談判——當時由申律師的助手申爲仁，約了一位代理人前來商討。當時的協議正是今日審判結果的伏綫。

呂偉良很少作這種交易，但是這次他這種做法不但爲了阿生，也是爲了別人。既然是一舉兩得的好辦法，他當然願意接受了。

阿生自己本身也有點兒啼笑皆非，明知是演戲但發夢也想不到他會在人生舞台上扮演一個如此重要的角色，因此當他被送入瘋人院時，眞的是有些痴痴呆呆的感受。

呂偉良早已和阿生取得了默契，他們早知在被送入瘋人院之時，自頂至踵都會被人搜索一遍，所以什麼都沒有帶。

唯一收藏在鞋跟的，是一具袖珍的無綫電通話機。這種間諜裝備，終於瞞過了瘋人院裏的職員。

阿生的責任是十分重要的，所以他每到一處，必留心觀察一番。

在表面上看來，這間「占氏基金瘋人院」並無任何特別之處。他們沒有門診部，所有病人都是須要留醫的。所以，平時院前大門都是關閉着的。

在瘋人院裏面工作的男子，每個都是壯漢，他們似乎都受過一點武功訓練。

當阿生換上了瘋人的制服之後，「收症室」裏的人要他把襪子和鞋帶都解去。

阿生覺得那樣子有點不倫不類，沒有鞋帶的鞋走動起來實在有點叫人不習慣。因此他決定反對。

「男護士」們其實就是一班受過相當訓練的打手！他們看見阿生這「病人」不服從，便動手强行將他的鞋子脫下來。

阿生心裏想，這還了得？鞋踭裏有機關的，怎麼可以讓他們把鞋子脫去？

阿生看準了那名「男護士」俯首彎腰，就要蹲下去替他脫下皮鞋之際，阿生突然出其不意，朝住

他的小腹踢了一脚，痛得那「男護士」淚水直冒。

室內其他人等，見狀紛紛撲上！

阿生担心被他們制服之後，會任由擺佈，於是施展了眞功夫，把室內數名大漢打得落花流水。

室外有人聞訊，也趕來援助，企圖制服阿生。但是，就在這一剎那間，有人喝了一聲，「不准動手！」所有的人立刻僵呆一旁！

來者並非別人，正是這家瘋人院的主持人史博士。

史博士把衆人喝退之後，便將阿生帶進他的辦公室裏去。

阿生放眼四望，只見這裏的書柜內，載了不少關於精神病的書籍。除了書柜書桌之外，另一角是一套沙發和玻璃几，構成一個小小的會客室。

辦公室的另一門口，是通進史博士臥室去的。

史博士叫阿生在書桌旁的椅子上坐了下來，說道：「你來了我這裏之後就不能再鬧事了，否則你就會吃苦，明白嗎？」

「不是我故意鬧事，是他們惹我動手。」阿生說道：「鞋子沒有鞋帶和襪子，穿在脚上很不舒服的，他們簡直當我是犯人。」

史博士得意洋洋地笑了笑。「如果沒有我，你當然是一名犯人，而且，現在你還留在監房裏，可能被執行絞刑呢！」

「但這裏可不是監房吧？」

「算了算了，他們可能不知道你是個正常的人。但是，看你這麼好勇鬥狠，我眞担心你神經不正常呢。」

「你才不正常！」阿生瞪他一眼，「是你的人迫我動手！」

「我叫他們以後不再惹你，你也答應我以後別再鬧事了，好嗎？」

「好吧！那麼以後我怎樣生活？」

史博士笑道：「這裏是瘋子的天堂，你放心好了。你家人拜託了我，我一定會令你好好地生活下去的。」

「多少時候才可以出去？」

「像你這樣子，沒有一年半載光景，人家總會引起疑心的。」

「什麼？要我留在這裏一年半載？唉！悶死我了！」

「你不會寞寂的，等着瞧吧！」

史博士說話的時候，他的手指已經按在書桌上一副儀器的一個按鍵上，那副儀器密密麻麻的排了很多按鍵，阿生簡直看得眼花繚亂。

轉瞬間，一名壯漢推門而入。史博士對他說道：「把這位年青朋友帶往天堂十五號！」

壯漢答應一聲，非常有禮貌的，對阿生說道：「請跟我來。」

阿生跟着他走。當他走出史博士的辦公室的時候，有一名大漢在走廊上走過，阿生立即就認出他是剛才在「收症室」對付自己的「男護士」之一。

那男護士以奇異的目光瞥了阿生一眼，回頭問那壯漢：「怎麼啦？史博士叫你帶他到那裏去？」

「天堂」壯漢低聲回答道：「別再惹他，他原來是我們的貴賓呢。」

男護士「哦」了一聲，匆匆走過。

阿生問那壯漢道：「你所謂的天堂，是什麼意思。」

「天堂是享樂的地方。」壯漢答道：「等一會兒你自然會明白了。」

「既然有天堂，當然也有地獄吧？」

「當然有。如果你被送入地獄，你就苦了。」

「苦到什麼程度？」

「要做苦工，要受鞭策。」

阿生又問道：「爲什麼我要受到優待，被你們送入天堂去。」

「大概是因爲你家人有錢，有錢自然有好享受了。即如你到平民醫院一樣，護士小姐的面孔不是很難看麼？但是如果你有錢的話，住進貴族醫院去，一切都不同啦。對不？」

「但是，我並非瘋子。」

「你一樣要接受檢驗。如果一切正常，天堂十五號將是你的居室。」

阿生道：「爲什麼要我接受檢驗？」

「我們怕你眞的精神有毛病啊！」

阿生終於被帶上新型建築物的三樓去，接受醫務人員的連串檢驗。

呂偉良早就對阿生說過，張繼東住在天堂十六號，阿生既被編在十五號，照推測要不是隣居，也應該是對面了。

阿生不知道自己的檢驗結果，但他頭腦清醒，知道自己絕不會是個神經有毛病的人。他最後被送往「天堂十五號」。

這是一間很別緻的單人睡房，裏面陳設華麗，附有露台和私家浴室，入牆衣橱等等，一應俱全。

阿生在被人帶進這裏之前，經過走廊時已經發現「十六號」果然就在隔壁。

阿生打了一場架，渾身汗濕他洗了一個深，準備先睡一覺再說。豈料就在這時候，史博士又入來了。

他對阿生說：「這裏一切很安全，你大可以放心住下去。」

「我知道，這裏是瘋人院，又不是金庫，銀行，難道還有小偷麼？不用你說，我也知道十分安全的。」

「不！如果你這樣想法就錯了。這裏雖然不是金庫或銀行，但時時有人要偷進來。」

阿生故意問道：「他們偷進來幹什麼？」

「他們偷進來當然是有目的的。例如你，你的仇家可能會派人來對付你。」史博士傲然地微笑道，「但是，這裏防守得固若金湯，你大可以安枕無憂。」

阿生心裏說：別太洋洋自得，我師父就曾經偷入過來！

史博士又指指床頭一個按掣，說道：「這是緊急電鈴，非到迫不得已，不可亂動。」

阿生問道：「是不是每間房都同一設備？」

「不！這裏只有幾間房是須要戒備的。對外人說，我們稱這裏爲特別病房。每間特別病房都設有緊急警鈴，直通往警衛室，以防萬一。」

「我須要爲你們工作嗎？」

「不！你是到這裏來享福的，是我們的貴賓，怎會要你工作？」

「那麼，我一定要付你很多錢啦，是不？」

「這點無須你去担心，我們會派人去向你師父呂偉良先生收的。」

阿生有許多事情都是明知故問的。只有這樣才不會令到史博士起疑心。

史博士又對阿生說：「這裏除了基本生活上的享受之外，還有許多額外消遣和享受，只要你有錢，保証你快活得像神仙。」

「什麼額外的消遣和享受？」

「例如找個美艷的少女陪你談談心，找個按摩娘替你舒筋活絡，或者到下面去享受一下土耳其浴，此外桌球，保齡球，酒吧和舞池，都會帶你生活上最高的美妙享受。」

「照你這樣說，這裏沒有眞正的瘋子，因爲眞正的瘋子是不懂得享受的。」

史博士說：「不！眞正的瘋子不是沒有，只是給我們隔離開了。對於精神病來說，我是專家，我會對症下藥，許多病人在這裏痊癒出院，因此，我也深獲各界人士所信任。」

阿生心裏說：人家一定不知道你原來是個大壞蛋，做着這種見不得光的「大生意」。

但阿生沒有說出口。

他只說道：「如果我想打個電話到市區去給我師父，可以嗎？」

「當然可以，但你要申請，然後由警衛人員帶你到電話間去。」史博士又說，「你切不可亂闖，這裏有天堂，也有地獄，假如你闖進了地獄去，我們不負責你的安全。」

阿生笑道：「我又不是神經眞的有毛病，怎麼會自討苦吃呢。」

「那就好了。」史博士伸出手來，跟阿生握了一下，「希望你生活得愉快！」

史博士走後，阿生立刻在房間裏展開一連串的檢查，看看是否有偷聽或電眼之類隱蔽着。結果，雖然証實沒有，但阿生仍不敢輕舉妄動。

阿生入浴後，便沉沉睡去！

半夜時份，阿生被一種奇異的聲音驚醒。他睜大雙眼，看見露台外面有一條黑影已經攀了上來，起初他以爲是他師父呂偉良，但仔細看清楚，那是一個四肢齊全的青年人。

室內雖然沒有燈光，但外面有朦朧的月色，阿生發覺那人正設法弄開露台上的玻璃門，企圖偷進來。

在這一剎那之間，阿生心裏有好幾種不同的想法：這可能是個小偷，也可能是個刺客，甚至可能是摸錯了門路，說不定他的目的地是去找隔離房的張繼東。

阿生這次混進來瘋人院的目的，除了爲了自己之外，還要想辦法查明張繼東是否眞的患上了神經病，以及跟他取得連絡。但是，他的行動還未開始，今晚看來就要出事。

呂偉良經常教導阿生如何保護自己，所以他當然明白到眼前應該怎麼樣去做。

阿生佯作睡着了，躺在床上一動不動。

那黑影終於把露台上的玻璃門弄開了。阿生眼睛半張半閤，看見那黑影逐漸移步近床前，還差一尺左右，阿生驀地飛起一腳，把他踢得倒跌在地板上。

阿生的行動快如閃電，他也沒有等待那人由地上爬起，已經自床上翻了下來，迅速竄至那人的身邊。

藉着窗外折射進來的光綫，隱約還可以看見那人正想自地上爬起來。

阿生一隻腳踏住那人的右手，正待有所動作時，那人已經叫了出來：「阿生兄弟麼？」

「是的，你是誰？」在這一剎那間，阿生似乎也認出了這聲音。

他把腳板放開。

那人自地上站了起來，舒了一口氣，道：「對不起，我一定把你嚇了一跳！」

他，正是隣房的張繼東。

阿生說：「對不起，我沒有弄傷你吧？」

張繼東苦笑一下：「不要緊。」

「你怎麼知道我在這裏？」

「我看見有人把你帶進來的。」張繼東又說：「你是不是進來救我出去的？」

「是的。不過，你不是生活得很好嗎？爲什麼要出去呢？」

「你不知道的，我有許多事情要辦。」

「找狄律師麼？他會再次把你送回這裏來。」阿生說，「我勸你留在這裏享享淸福好了。」

「不！留在這裏活像坐牢一樣，而且，我已經在這裏困了不少日子。」

「你耐心一點等待，待我辦妥了各種事情之後就會帶你走。」

「你有什麼事情要辦？」

阿生說道：「我不能一一告訴你，只能對你說：我有許多事要辦。」

張繼東嘆息一聲，低喃着說：「眞不知道還要等多久呢。」

阿生道：「不會太久的，有些事情比救你出去更重要。」

「什麼事？」

「這間瘋人院似乎大有來歷。」

「是的，這裏不似一間瘋人院。」

阿生又問：「你可知道曾經有刺客潛進來，要刺殺你！」

「我不知道，什麼時候？」

「我也忘記了是什麼時候，總之，有個人偷了進來，結果給這裏的警衛抓住。這是師父告訴我的，他們沒有對你說嗎？」

「沒有。」

阿生感到奇怪。

張繼東又說：「這裏的人對我這麼好，分明不當我是個瘋子。但是，他們意欲何爲？我父親遺下給我過百萬元的家財，他們的目的，難道就在這裏麼？」

阿生說：「我想是的。」

「然則，派刺客來殺我的，又是誰？」

「可能是你後母朱廸。」

「不可能，我死了之後，她也領不到我這份遺產。」張繼東說。

「爲什麼？朱廸是你目前唯一的親人。」

「不！我知道我還有一個叔父在外地。」

阿生又問：「朱廸可知道這點？」

「也許不知。但是，父親死後，我收到他寄自外地的一封信。可惜我進了這裏之後，一切都失去了自由，亦無法與外間連絡。」

「那麼，誰替你付錢？」

「付錢？付什麼錢？」

「住在這裏，一切享受非錢不行的。」

「我倒不大淸楚，從來沒有人向我催收賬欵的。」張繼東反問道：「誰說要錢的？」

阿生道：「是這兒的院長史博士，他還說，我可以打電話給我師父，但須要申請，由警衛員帶我到電話間去。」

「這些我也從不知道。不過，知道了也沒有用的，我不會打電話給任何人。」

「你後母從不與你連絡麼？」

張繼東嘆氣說：「不！從來我就不理睬她，但是，我會有一日去找她的。」

「你切不可輕舉妄動，我們師徒二人既然插手來理這件事，一定會把它弄個水落石出的。問題却是不像我們想得那麼簡單。」

阿生沒有把偷聽朱廸和甘吉二人的說話告訴他，只怕他年青人性情衝動，反而又誤了大事。阿生只叫他小心防範而已。

張繼東正想再說下去，房門外一陣「格格」鞋聲，阿生立即掩住他的嘴。

步聲在門前停了下來，他們担心有人要入來，阿生立即示意張繼東回到他的房間裏去。

臨別時，阿生附耳對他說：「以後，我們要經常保持連絡，但是，必須小心，別讓他們起疑心才好。」

張繼東點點頭，迅速由露台爬過去！

阿生躺回床上，靜耳細聽，外面巡邏的人似乎離去了。

此後，他一直等到天色將亮，仍然無法再睡過去！

他由鞋蹄取出那具袖珍的無綫電通話機，又自皮鞋的邊緣抽出一條可以彎曲隱藏的天綫，然後，把房間裏的燈胆除下，借用那裏的電流。

原來這種間諜常用的無綫電通話機，在短距離之內，可以利用半導體通話。如果超過了一里圓周以外，必須借用交流電和天綫。這裏既是郊外地區，距離市區便不止一里。

呂偉良在睡夢中被阿生發出的訊號吵醒。他賴以和阿生保持連絡的通話機，就附在鐵枴杖之內隱藏着。但他睡覺時，却把開關扭開了，以免阿生在三更半夜裏向他呼喚，他會熟睡不醒。

阿生說道：「張繼東已經和我取得了連絡。三四小時之前，他偷進我房間裏來。」

「你要小心點，千萬別啓人疑心。」呂偉良說道。

「我會了。」阿生又說：「明天——不，該是

今天才對，我會去找湯丑這傢伙。」

「見到史博士麼？」

「見過了，他對我非常客氣。」

「當然咯，金錢是萬能的，這定律很難改變。」呂偉良道，「今天稍後時間，我會駕車到海灘別墅裏去。如果有事，你隨時可以和我連絡。」

「那好極了，如果你在附近，我可以省下許多功夫呢……」

阿生突然又聽到步聲自外面走廊上响起，他匆匆叫呂偉良停止通話。

果然，有人企圖推開他睡房的門。但是，阿生昨夜臨睡時，已經下了暗格。所以外面的人無法輕輕就此推開。

阿生迅速把無綫電通話機收藏好，然後又把電燈泡安裝回原狀。

門外人在叫門。

阿生正想應他一聲，猛然記起了窗口處還有一條天綫未收藏好。

他急忙把天綫插回鞋緣空罅的地方，門外那人的敲門聲越來越大！

阿生這才裝得懶洋洋地問：「誰啊？」

「開門吧！是我。」那是史博士的聲音。

「來了。」阿生佯作由床上下來，步履蹣跚地走向門緣。

門開處，出現門外的，果然是史博士，還有二名彪形大漢跟在後面。

史博士自頂至踵的打量着他，神色顯得十分古怪。

史博士問道：「很甜睡嗎？」

「是的。」阿生伸一下懶腰，打了一個呵欠，「你一定等了很久，是不？」

史博士沒有答他，却走了入房內。

這時候天色漸亮，但史博士却順手把房間裏的電燈開亮了。

阿生故作驚奇地問：「發生了什麼事？」

二名大漢虎視眈眈地盯住阿生，其中一個警告阿生說：「你不准亂動！」

「這裏到底出了什麼亂子？」阿生莫名其妙地說。

史博士在房內到處檢查，好像要搜索一些什麼似的。

阿生心裏不禁暗自吃驚。

現在他想起了，無線電袖珍通話機借用交流電時，可能對其他的電流產生影响，也就因此而令到他們有此行動。

史博士埋頭搜索片刻，沒有任何發現，回頭問阿生：「你有沒有借用過這裏面的電力？」

阿生聳聳肩把手一攤，反問道：「我借用電力幹什麼呢？你也看見了，我身無長物，沒有收音機，也沒有電鬚刨。」

史博士瞪住阿生身旁的一名大漢，問道：「你有沒有攪錯？」

那大漢道：「儀器上分明指出十五號房被人偷用電力的。」

阿生問道：「什麼儀器？」

史博士解釋道：「我們有一種儀器可以測出那一間房偷用電力。但是，你的確一無所有，沒有什麼須要用電的。」

阿生苦笑道：「機器是由人類發明的，自然亦會偶然出錯，電腦够準確了吧？不是一樣也會出錯嗎？」

史博士認爲有點道理，終於帶着二名大漢離開阿生的房間。

阿生忽然叫住史博士：「院長，我想出去散步，可以嗎？」

史博士道：「可以是可以的，但你得小心那些牌子上的文字忠告，不可亂闖，否則，遇上了眞的瘋子時你便有麻煩。」

阿生於是離開那房間，這時他已經換上了瘋人院裏的病人制服。

阿生由二樓跑到樓下，許多人還未起床，他沿住室內走廊走過去，當走到舊建築物附近時，一名警衛員阻止他前進。

新舊建築物之間，是有着一條內部走廊連貫的，如此一來便不怕風吹日晒。

呂偉良當晚偷進這裏時，也走過了這條內部走廊，當時他穿上了男護士的制服，瞞過了守衛員。

那名守衛員十分有禮貌地對阿生說：「請你不要到那邊去。如果你要散步，後面花園是最好的去處。」

阿生問道：「花園是在什麼地方？」

「沿住走廊走過去，轉向左邊，走出橫門就是了。」

「謝謝你。」

阿生依照指示的方向行過去，果然發覺戶外環境幽雅的花園，假山小溪，花草樹木，石枱石凳，的確是別有天地。

這時候，已經有好幾個人在花蔭小徑中散步，更有人在那些草地上打太極拳，做體操。

阿生知道這些可能全是「貴賓」，但他仍然十分小心的，看看有沒有湯丑在這裏。

湯丑就是刺殺甄力行兒子甄兆昌的人，阿生見過他的照片。但是，在花園裏這幾個人之中，並未見有湯丑其人在着。

阿生在各處散步瀏覽，無非想看清楚這裏的形勢。

花園很大，除了假石山之處，也有一部份是眞山，那條小溪是由山上高處流經這裏的，下游便是流經海灘別墅的右旁，阿生曾在那兒拾起三片劃上了字蹟的樹葉。

一度圍牆雖然只有丈許高，但阿生曉得外面還有一度鐵蒺藜——即俗稱「鐵絲網」的防禦工事。另一幅圍牆較矮，似乎是內牆，但牆頭之上有碎玻璃混水泥插滿了其間。

阿生隱約聽到有人呼喝聲，間中也有陣陣「劈劈拍拍」的皮鞭聲。

阿生心裏明白，那裏可能就是「地獄」之所在吧！

他心裏又想：湯丑會不會在「地獄」裏呢？

他眞想過去看看，但那必然是一件十分危險的事，若然給那些男護士知道，就更加麻煩了。

阿生在胡思亂想之際，突然發覺矮林中有個人在蠢蠢欲動。

阿生大吃一驚，連忙戒備。後來看清楚，才知道那是張繼東。

阿生鬆了一口氣：「怎麼是你？」

「殊！」張繼東把一隻手指擱在唇邊，暗示阿生切勿聲張！

阿生回頭看看，做早操和打太極拳的人，似乎都沒有留心到這邊來。他也若無其事地，走進了矮林裏去。看見張繼東彎腰躲在一角。

阿生說道：「你這樣做很危險，我們還是找個地方談談吧！」

張繼東道：「剛才我看見院長帶人入你房間裏，到底發生了什麼事？」

「一場誤會罷了。」

「我眞替你担心，萬一你有事，我將永遠無法離開這裏。」

阿生呆站一旁，翹首引領外望，由於他的高度僅僅比矮林高出少許，所以花徑那邊如果有人走過來，阿生一定首先見到。

張繼東躲在後面較爲濃密的樹林中，彎着腰，留心着阿生的表情。

阿生說道：「你不必替我担心，我會照顧自己了，還是留心你自己，別讓他們引起疑心，否則，我們的計劃就完了。」

「我想問你，到底什麼時候才開始行動？」張繼東又問。

阿生實在有點生氣，他說道：「我不是單獨爲了救你而來的。」

「請你別誤會，我不是質問你，是我的處境實在太危險。」

「我看不出你有什麼危險，院長的人在處處小心保護你。」

「不！我總覺得他們有一項陰謀在着。」

「陰謀？」

「是的。」張繼東加重語氣說：「只因爲我根本沒有毛病，他們到底爲甚麼要我留在這裏？」

阿生道：「你該明白，你在這裏，比任何地方更安全。」

「我看未必。例如你——如果你被人收買，不是一樣可以殺我嗎？」

「但是，每一個到這兒『天堂』裏來的人，都有點來歷的，院長是個聰明人，他們如果决心保護你，相信對方不輕易得手！」

「無論如何，我只求你早日救我出去。」

「別再說了。」阿生忽然沉聲說道，「那邊有人過來，我不能再跟你說下去。」

「是甚麼人？」

「男護士們。」

阿生說完，若無其事地走出了矮林叢外。

那三名男護士在四處搜索，好像在找人，阿生心裏奇怪，却又不便追問。

史博士突然也出現在花園裏。他問那三名男護士道：「找到了他沒有？」

「沒有。」其中一人答道。

史博士有點生氣：「你們眞沒用！我叫你小心保護他，怎麼會連他在什麼地方也不知道？」

「院長，你放心好了，他不會逃得多遠的。」另一名男護士說，「他在健身室裏的時候，我已經叫他別亂跑的了。他應該知道不可能輕易離開這裏的。」

史博士道：「別嚕嗦了，快些到各處找找看，通知戶外的守衛——」

豈料話猶未完，有人答道：「你們這麼緊張，到底在找誰？」

說話的人正是張繼東，他在矮林中的另一個出口處鑽了出來！

院長史博士舒了一口氣：「你到底跑到那兒去了？」

張繼東聳聳肩：「到處逛逛罷了，何必大驚小怪？」

史博士道：「我早提醒過你，不應該到處亂跑，到任何地方都要有一至兩位男護士陪同，爲什麼你偏偏不聽我說？」

「我才不明白，爲什麼你對我這樣看管嚴密？

」張繼東說道，「我簡直像囚犯一樣。」

「你說什麼都好，總之，你以後要聽我的話，否則我就不客氣，把你送到另一部份去。」史博士非常認眞地說。

張繼東終於在一名男護士的陪同下，走回屋內去！

阿生離遠看得淸楚。他不明白史博士爲什麼會對張繼東看管得如此嚴密，也許正如張繼東自己說：史博士他們另有陰謀吧！

阿生到處跟一些守衞員搭訕，目的是要混熟他們，以便今後的行動更爲方便。

但是，阿生始終無法跑到「地獄」那邊去看看，因爲他以爲湯丑可能在「地獄」那一邊。

此後阿生到過許多地方，包括桌球室，保齡球場和酒吧等等，都見不到湯丑的影子。

阿生覺得這裏是男人的天堂，男人所喜愛的運動，這裏都有，至於女人和酒，更是美麗，香醇，簡直沒有人相信這是一間瘋人院。

奇怪的是這裏找不到一個女「病人」。這裏出現的女子都是十八至二十歲左右的，她們年青貌美，身段更加誘人。看來全部經過挑選的。

阿生覺得須要冒險到「地獄」那邊去看看。但是，在他未去之前，必須了解一下情況。

因此，當他黃昏入浴時，召來一名按摩娘，阿生特別向浴室裏的服務員聲明，按摩娘須要經驗老到的，即使年紀稍大，亦在所不計。

阿生所以要找個年紀較大的，是希望她知得更多，對自己有些幫助。但是，不久之後出現眼前的，竟是一位二十歲左右的姑娘。

她只穿上了一襲比基尼式的泳衣，曲綫迷人，眼睛大大的，一把秀髮披肩，更加增添了幾分嫵媚，她呆立床前，嫣然一笑，如果換上其他普通青少年，一定爲之魂搖魄盪。

但是，阿生是個受過嚴格訓練的特殊人物，無論在那一方面，都有了好好的準備。

阿生俯伏在一張鋪滿了毛巾的床上，這是專供入浴後的人客休憩之用的，有些人客在入浴後，就赤條條的往床上一躺，衣服也懶得穿，就以毛巾將自己包裹起來。然後甜然睡去！

阿生瞥了那女子一眼：「你叫什麼名字？」

「我叫麗兒。」她老實不客氣的，一屁股就坐了下來，「先生你貴姓？」

「叫我阿生好了。」阿生又問：「你在這裏有多少日子？」

「一年有多。」麗兒開始替他按摩。

阿生心裏想：在這裏一年有多，相信一定也知得不少。於是問道：「那你一定賺了不少錢。」

麗兒苦笑道：「有什麼用呢！」

「這世界動輒講錢，爲什麼沒有用？」

「我們還是別談這些，好嗎？」

「你想跟我談什麼？」

「風花雪月。」

「我不懂啊！」阿生睨了她一眼。

麗兒伸手在他的腰旁揑了一把：「你眞壞！」

阿生忍不住笑了起來！

他只當自己在演戲，絕不敢動情，因爲情一動，慾就會緊隨而來。那時後果就會不堪設想。因此阿生儘管在表面放蕩形骸，內心却是保持着極度清醒。他要在有意無意之間，從麗兒的口中騙取一些重要的口供。

從麗兒的談話中，阿生知道她可能是一名曾被人欺騙的失踪少女，經過短暫的訓練之後，被人帶到這裏來做按摩娘。

當然，她的職責可能不單止是按摩。

阿生問：「你可聽過湯丑這個人的名字？」

「沒有。」麗兒反問道：「他幹什麼的？」

「不！我只是順口問問，我也不知道他幹什麼，只是覺得他可能進了這間瘋人院。」

「瘋人院？」麗兒笑了笑，「那你和我都是神經有毛病的人了。」

阿生故意地說道：「這裏不是瘋人院，你說是什麼？」

「療養院比較動聽一些。否則，你叫它做俱樂部亦未嘗不可。」

「你這麼說，是什麼意思？」

「你說不是嗎？吃喝玩樂什麼都有，假如閣下眞的是個瘋子，我才不敢接近你呢。」

阿生說道：「聽說另外一邊，也有些是眞正的瘋人。是不？」

「也許是的，但我從未到過那裏。」麗兒想了想，又說：「據我所知，就像你們這一類貴賓，也分爲幾種。你能夠在這裏自由走動，當然是屬於最正常的。」

「難道有些不大正常的嗎？」

「是的，有些屬於危險人物，有些則有待觀察，如果偶一不愼，讓你們混在一起，就可能殃及池魚。」

談到現在，阿生才恍然大悟，怪不得不見了湯丑，看情形他可能在另一部份被人監視着。

但是，爲什麼阿生可以在這裏自由活動？也許史博士的確是一位專家，一經他觀察或檢驗，他就可以判斷對方神經是否有毛病。

阿生既然知道這裏分門別類，他要找出湯丑這

個人的下落，就必須弄淸楚他在那一個部份。但是，到什麼地方去查呢？

阿生正在胡思亂想之際，麗兒又說：「有些兇悍的殺人犯，他們的確須要接受心理治療，所以必須將他們隔離開。」

「他們會不會就在隣近？」

「我也不大淸楚，總之，我知道你們是最正常的一羣。」

阿生靈機一觸，又故意問道：「聽過張繼東這名字沒有？」

「他是這裏的特別貴賓。」

「什麼特別貴賓？」

「院長對他特別小心護衞，也許他家中很富有吧。你也知道，這兒每一名嘉賓都不可能是個窮鬼，也不會是個眞正的瘋子。」

「你剛才說，你在這裏一年多了，爲什麼對這裏一切都似乎很陌生？」

「不怕對你說，即使我知得更淸楚，也不敢對你說，否則，讓院長知道了，他就會怪責我們太過多嘴。」麗兒低聲說道。

阿生覺得靠人不如靠自己，相信麗兒敢說的都已經說過了，還是不要引起她的疑心。因此，阿生沒有再追問下去。

天堂地獄　咫尺天涯

夜深人靜，阿生已經睡醒了一覺！

他抖擻精神，準備由露台跳下去，然後越過圍墻，到那邊去看看。

他要找到湯丑這個人，也要找出這間瘋人院其他的秘密，然後告訴呂偉良。這正是他此行的眞正任務。

但是，正當他準備離開這斗室之際，突然傳來一陣驚叫聲！

這聲音在深夜裏顯得份外可怖！

阿生覺得這聲音好像是由隣室傳來的。越想越像是張繼東的聲音。

阿生心裏一凛，立刻推開露台上的玻璃門，直衝出去！

就在這一刹那間，有人用力撞門聲，也有人揚聲呼喝！

阿生看見張繼東睡房外的露台上出現一條人影，動作快如閃電，眼看他就要越過露台的欄桿，跳到花園下面去。

阿生喝道：「誰？站住！」

豈料那人呆了一呆，阿生正想攀過隣室的露台，在朦朧月色底下，却看見那人把手一揚，隨卽看見銀光一閃！

阿生不假思索，立刻俯首避過，腦後「卡察」一聲，一柄飛刀穩穩揷在露台門緣的木框之上；等到阿生再站直身子時，那人已跳到下面花園的草坪上去。

阿生不是個弱者，別說這裏只是二樓，卽使是三樓，他也會縱身而下。

阿生一個筋斗翻到下面時，那條黑影去勢如箭，轉眼已隱入矮林之內。阿生正想追過去時，數名男護士與警衞員剛好趕到，紛紛喝住他道：「不准動！」

跟着是幾條光柱照射過來，巨型手電筒的强光，令到阿生無法睜大雙眼。

與此同時，二樓露台上也傳來人聲，有人說道：「抓住他了。」

阿生心裏暗吃一驚：這一回豈不是「黑狗得食，白狗當災」？

數名彪形大漢飛撲過來，把阿生制服，押進屋子裏去。

阿生叫苦連天，雖然他諸般辯護，但是，無奈沒有人相信他的說話。

張繼東被刺受傷，以史博士爲首的一班救急人員，正在爲他急救。

阿生完全沒有辯護的機會，被人送入一間密室之內，囚禁起來。

阿生心裏想：這一回眞的是不明不白。到底那黑影是誰？他爲什麼要行刺張繼東？從剛才的印象看來，那黑影絕非一個弱者。

他在胡思亂想之際，正欲以鞋踭中暗藏的無綫電通話機向呂偉良報告此事，囚室的鐵門突然响了起來。

二名大漢進來，把阿生帶走。

阿生心裏想：可能他們弄明白了吧。也好，否則就可能受罪！

但是，阿生最後却被人帶進另外一間房去。這裏面放置了一張古怪的椅子，看見那些電綫和儀器，阿生不禁爲之震抖起來！

他聽呂偉良說過了，這裏有一種類似電椅的東西。大概就是眼前這一種了。

阿生話也沒有說過一句，便被人按在椅子上，然後扣上了皮帶。

阿生眞担心他們把電流通上。因此，他爭取這最後機會，高聲叫道：「你們別寃枉我……」

他話猶未完，史博士已經帶着一干人等，走了進來房間裏。

二名大漢摻扶的，正是張繼東。

阿生看見張繼東未死，舒了一口氣。

史博士問道：「小心看淸楚，是他嗎？」

張繼東吃力地睜大雙眼，辨認着。

阿生心裏不禁又吃了一驚，只因爲當時環境黑暗，張繼東這神態，顯然對阿生也有點懷疑。阿生以爲他會十分爽快地搖搖頭，想不到他竟然對史博士說：「我不認得。」

史博士叫人把他扶了出來，阿生忙叫道：「笨蛋，爲什麼我要行刺你？你應該對他們證明絕對不會是我做的！」

可是，張繼東已經走了。

史博士示意他的手下，將電椅通上了電流，阿生登時嚇得手忙脚亂，偏偏他又無法可以掙扎得脫，甚至史博士對於他的辯論也充耳不聞。

電流接通之後，阿生可以看見椅子上有些紅燈亮了，表示有危險。

史博士冷然問道：「你可知道你坐着的是什麼椅子？」

阿生極力鎭靜下來，仍然覺得聲音有點發抖。

史博士又說：「這是我設計的電椅，只要透過儀器和電流，可以令你神經系統被震壞，於是，你便變成了眞正的神經病人。」

阿生抖聲道：「你們太盲目了，我只是一片好心，帮你捉兇手，怎麼你們竟然會好人當賊辦？」

史博士道：「你爲什麼在三更半夜，會在花園裏？」

「我剛才說過了，我只是帮你們去追兇手。我衝出露台時，看見有人由隣室的露台躍入花園中去，所以我——」

「這麼說來，你豈不是比我們更早發現張繼東的房間出了事？」

「這又有什麼出奇？我半夜被驚醒，隨卽聽到有人尖叫着，於是推門走出露台外面看看，原來一條人影正自隣房跑到露台外面。我高聲喝住他，豈料他竟以飛刀擲擊我！」

史博士看見一名手下由外面進來，問道：「驗過了指紋嗎？」

「驗過了，不是阿生的。」那手下說。

阿生不知道他說的是什麼指紋，但想也可以想像得到，必然是那刀柄上的指紋。他偸偸舒了一口氣！

史博士叫人把阿生解下來。他對阿生說：「以後無論發生什麼事，你也不可外出。否則，有什麼危險的話，我們恕不負責。」

聽他這番說話，似乎是爲阿生的安全着想，但阿生聽得出，他在爲自己的行動而道歉。

阿生被送返房間裏去，他可以看見露台門楣上的刀痕還留有一些血漬，那大概是一把兇刀，刺殺過張繼東之後，可能在匆忙中沒有想及指紋這回事，便順手擲擊阿生。

眞想不到，這裏也有檢驗指紋的設備。阿生畢竟大難不死，悄悄揑了一把汗。

然而，那黑影到底是誰？

他爲什麼要殺張繼東？

由朱廸出錢，經甘吉手收買的職業兇手何福已經暴露了身份，呂偉良也親眼看見他被史博士的人綁上電椅。如果剛才史博士一番說話不是假的，他可能已經是個神經有毛病的人。然則，這人會不會是何福那班人的同黨？

既然這兒的防守如此嚴密，到底那人又如何偸入來的？

阿生被人監視着，聽他口講指劃的解釋着。

然後，他又被帶到花園裏去。

阿生一切從實說了出來。眞想不到，史博士不但是個精神病專家，還是個偵探大家。看他的小心翼翼，許多職業偵探亦不外如是。

呂偉良早已把他印象中所知道的，對阿生說過了。因此，他知道那刺客越墻逃去絕不是奇事。

但是，史博士却說：「阿生的口供是眞實的，那傢伙仍在這裏，叫大家小心，不准任何人離開這裏！」

他的手下應聲而下。

阿生不知道史博士憑什麼作出這判斷。

史博士是根據園墻上的一些痕跡，認爲有人由隔壁爬過來。

那些痕跡是表示有人在那兒施展了飛簷走壁功夫。卽使那刺客這麼好身手，仍不免受了輕傷，因此，有些血漬留下。

史博士帶人到另一邊去，那兒的人都睡在夢中，祇有一些守衞的在巡邏。

阿生被人帶着同行。

其實阿生並不認得那刺客是誰，他只見到一個黑影而已。但是，史博士要他同行，希望他會認出一些輪廓。

史博士通知他的手下，把所有的人召來。於是，許多「病人」在夢中被吵醒，他們都有點莫名其妙，一個一個的，被人帶到一間房裏，由史博士親自問訊。

史博士的檢查和詢問十分簡單，他目光如炬，只瞥了那些「疑犯」一眼，看看他們有沒有受傷，以及對方的眼神如何，便可以下判決。

結果，十多個被問過話的人，都沒有可疑之處，他們都被送回原來的房間中去。

直至到有一個人足踝被發現有傷痕，手肘也有泥士的，史博士叫他留下。仔細看淸楚，這個並非別人，正是湯丑。

湯丑雖然極力反抗，但是給史博士的手下制服了。

阿生站在一旁，心裏想，這回眞的是踏破鐵鞋無覓處，得來全不費工夫。但是，他爲什麼會跑去行刺張繼東呢？

史博士也沒有多問一句，便叫人將湯丑帶到那間電椅房去。

阿生等人全部不准入內，湯丑綁在電椅上，絲毫不能動彈。就只剩下史博士與湯丑二人。

史博士首先對湯丑解釋這張電椅的性能。又問道：「要不要試一試？」

話猶未完，史博士已經按動了其中一個按鈕，湯丑但感渾身觸電，痲痺不已！幸而只是一刹那間，再持續下去湯丑就無法支持。

史博士冷然說道：「我不過讓你知道一下厲害而已，事實上，還未認眞對付你。這張電椅，可以把一個神經十分正常的人，弄到像個神經病人一樣的。」

湯丑不作聲，但內心實際已十分恐懼。當然，他對史博士這番說話，毫無懷疑。

史博士又說道：「我要你坦坦白白的告訴我，到底誰主使你來殺張繼東？」

湯丑反問道：「是不是我說了之後，你就饒了我？」

「你先說來聽聽。」

「我要你答允先饒了我，我才說眞話。」

「好吧！如果你眞的是受人操縱的，我就饒了你。」

「其實，這個人你可能也認識。他就是付錢送我入這裏的人。」

「嗯……」史博士想了想。「哦」的一聲說道：「原來是他！」

史博士離開那間房，湯丑高聲叫住他，但他不加理會，把房門反鎖着！

史博士回到他的辦公室，找出一叠文件，然後撥了一個電話到市區去。

時間差不多是晚上二時，電話是打到市區一名代理人家中去的。

史博士在電話中問道：「小宋！湯丑是由誰付錢給我的？」

小宋已經睡了，給史博士問得一頭霧水，睡態惺忪地問道：「誰個湯丑？」

「就是殺了甄兆昌的青年兇手。」史博士根據記錄說道。

小宋恍然地「哦」了一聲，「是的，那人叫黎沙。」

「他做什麼的？」

「是個商人。」

「告訴我，關於他的電話和地址。」

「怎麼？出了事嗎？」小宋意味到可能有事發生。

「你要守秘，回頭我會與你連絡。」史博士又說，「現在你先把他的電話和地址告訴我。」

小宋終於在電話裏說道：「他住在青松道七十號八樓，電話是……讓我看看——」

小宋在記事册上查到了電話號碼之後，讀了過去，史博士一一記起了。這才掛了綫。

史博士沒有再去看湯丑。他跑去看張繼東。

張繼東只是受了傷，沒有什麼大碍，敷藥之後，經過一番檢驗，又被送回房間中去。

經過了一番擾攘，時間差不多三點。張繼東返到睡房裏去之後，想設法與阿生連絡，但一名守衞却在門外站立，只要動一動，他也會知道。

張繼東想起差點兒死在湯丑的手中，心裏猶有餘怖，他明知阿生不會害他，但在史博士面前，他却不想太過偏袒阿生，以免引起別人的懷疑。

但是，這時他雖然想向阿生道歉，却也不可能了。

阿生虛驚一場，他覺得這裏的防守並不如想像中那樣嚴密。既然湯丑可以由那邊過來，他自然也有辦法可以由這兒過去！

他先把今晚的事，悄然用無綫電通話機告訴呂偉良。

這時呂偉良在海灘別墅中，因此阿生無須借用交流電和天綫，彼此在對講機中也十分淸楚地聽到對方的談話。

呂偉良說道：「這一次要殺張繼東的，不會是出自湯丑自己的主意。你有辦法找到湯丑嗎？」

阿生道：「我猜這時候他可能又被史博士囚禁在電椅室裏。」

「那張電椅會令他眞的變成個神經漢，阿生，設法救他出來吧！」

「什麼？你叫我把湯丑救出去。」

「是的，我會接應你。」呂偉良說，「你什麼時候開始行動就通知我。」

「打鐵要趁熱，我現在就要冒險一試，因爲如今湯丑可能已經變成了神經漢。」

「好吧！我到瘋人院附近接應你，我們利用無綫電通話機連絡。」

阿生說好了之後，就把通話機放進口袋中去。

跑出露台，俯首下望，但見花園下面人影幢幢，阿生只好退回房間裏。

阿生在盤算着如何離開這裏。終於，他推開房門，昂然走了出去。站在隣房門口的一名男護士向他問道：「你去那裏？」

阿生指指膝蓋，說道：「剛才帮你們捉賊時跌傷了，我想取些藥物敷治。」

那護士道：「你自己上三樓去，醫療室裏也許還有人的。」

阿生於是一步一拐的，沿住走廊走過去。

這時候已經差不多四點了。這正是人們最渴睡的時候，因此，整條走廊找不到一個人。雖然經過一場擾攘，但現在所有的人又再次睡了過去。

阿生四顧無人，立即竄向樓下。

樓下也沒有人，但走廊之上却有守衛。

阿生躲在彎角處，用一條白手帕幪面，正想對那守衛員有所行動之際，忽然「卡察」一聲，鐵閘被拉上，守衛員突然走進了洗手間去。

這條走廊是主要通道之一，所以經常派有一個人在此把守。既是主要通道，自然不能整天將鐵閘封鎖。在此守衛的人，主要是負責辨認淸楚，如果屬於瘋人院裏的工作人員，便可以自由來往，如果是「病人」，則被禁止通過這裏。

阿生心裏暗喜，忙竄過去，利用一條鋼綫施展了他的開鎖絕技，鐵閘應聲而開，阿生又將它鎖回原狀。

一路之上未遇過一個人，也許是這裏的守衛們都以爲水平浪靜，再也不會有事發生了。

阿生偸偸跑到電椅室門外，看見門鎖上了，於是又重施故技，把門鎖弄開。

湯丑發夢也想不到有個幪面人來救他。精神抖擻，以爲就此可以恢復自由。可是，阿生說道：「你可是叫湯丑嗎？」

湯丑點點頭。

阿生又問道：「誰主使你來殺張繼東的？」

湯丑心裏生疑，反問道：「你是誰？」

「別管我是誰，要我救你出去嗎，你就只有講眞話，否則你就只好留在這裏受刑吧！」

湯丑心裏發慌，忙說道：「請你救救我，你要我說什麼我都肯說了。」

「誰叫你潛入這裏行刺張繼東的？」

「一位姓黎的，找着我談判，條件之一是他設法讓我避免被判死刑，但是，我要爲他做一件事，就是被送入這間瘋人院之後，得設法替他殺死張繼東。」

「你可知道他的姓名地址？」

「見到他的樣子我會認得，但我不知道他的姓名地址，只是他找着我自動提出了這件事。我覺得反正他救了我，我才爲他做事，沒有吃虧的地方。所以，我也就答應了。」

「過去你曾經殺人，你殺死了甄兆昌，是不？」阿生問道。

湯丑點點頭。

「你這笨蛋，殺了一個人又再殺一個，豈不是上定了絞刑台？」

「有什麼辦法呢？如果我不答允他，我立刻就被判死刑。但是現在，我只是個精神病患者，沒有人想到我是正常的。」

「既然你已被送了入來這裏，何必一定要遵守諾言呢？」

「這是道義，而且——」湯丑頓了頓，「將來我『病愈』出院，那姓黎的答應給我二萬元的。」

阿生冷笑道：「你如何與他取得連絡，去收他這二萬元？」

湯丑也知道漏了口風，訥訥地說道：「我有他的電話號碼。」

於是阿生把他說的電話號碼記下來，然後把他自電椅上解下來。

阿生敎唆他如何逃出花園，然後越牆而出，湯丑不歇點頭，表示明白。

但是，如何通過走廊。

阿生走在前面，看見那守衛已經回來了。鐵閘半閉，於是他附耳對湯丑授計。

湯丑昂然闊步走過去，守衛員睜大雙眼，出奇地說道：「怎麼會是你？」

他顯然認得湯丑就是被囚禁的人，湯丑突然回頭飛奔，守衛員也迅速追了過來！

阿生躲在黑暗處突然伸足將他絆倒，手刀起落，將那守衛員擊昏，然後與湯丑匆匆衝過鐵閘。

阿生敎湯丑躲在通往花園的門角。

花園裏有二名大漢巡邏其中。

阿生回身閃進一間蒸氣浴室之內，把一些喉管的掣扭開，再將彈簧門的門脚塞好，讓它打開着，然後高聲大叫道：「不好了！來人呀，火燭啊！救命……」

阿生一邊叫着，一邊已竄上二樓。

二樓守衛在張繼東門外的一名男護士聞聲亦自走廊那邊走過來！阿生爲了避免與他碰頭，急忙閃身衝上三樓去。

阿生在三樓順手抓了一些繃帶，又竄回二樓的睡房中，這時候，守衛在張繼東房門外的人已經跑到樓下去了。

阿生把房門關好，再跑出露台俯視花園下面的情形，一條人影正迅速向圍牆方面奔跑。阿生就身形可以看得出，他就是湯丑。大概這時候花園中巡邏的大漢都趕返屋內去了。

阿生由口袋中取出通話機。通話機一直打開着，所以，剛才阿生與湯丑的說話，他師父呂偉良都可以聽得一淸二楚。

阿生說話時由於較爲接近通話機，呂偉良自然聽得比較淸楚，湯丑雖然距離較遠，但敏感的儀器也將他的聲音傳了過去。所以呂偉良幾乎明白到他們的每一個行動。

阿生問道：「師父，看見了嗎？湯丑越牆而出，他可能成功的。」

呂偉良這時已帶同「多利」趕到附近。

湯丑身手敏捷，轉眼已越過了牆頭。他躲在鐵蒺藜後面，看見樹林中並沒有放哨的，便攢過了鐵蒺藜，迅速隱沒在樹林之內。

全部過程就是如此無驚無險，原來三數名守衛在聽到屋內失火時，都跑進了屋子裏去。這不過全憑阿生的詭計成功。

湯丑發夢也想不到如此順利，他深深地舒了一口氣。

湯丑以爲神不知鬼不覺，迅速向公路方面逃去，其實，呂偉良和「多利」，却一直在暗裏跟踪着他。

呂偉良看見他由公路逃往市區，心裏已經明白他的動向。

他暗裏吩咐「多利」跟踪湯丑，他則趕返別墅裏去取車。

「多利」是一頭靈犬，牠明白呂偉良的意思，所以「哼」也不「哼」一聲，悄然在後面亦步亦趨的，跟踪住湯丑。

呂偉良一方面要取車，但另一方面又怕湯丑中途改變方向，所以只有利用「多利」。當他由海灘別墅將車子開出公路時，仍然見到「多利」在路旁閃閃縮縮的，就是不見湯丑。

呂偉良看見「多利」的神態，已經心中有數。他停車路旁，下了車，走到「多利」的身邊，「多利」立即把他帶進一處叢林中去，湯丑赫然就在那裏。

在朦朧月色下，湯丑企圖反抗，「多利」立刻飛撲過去。

呂偉良一邊喝住「多利」，一邊說道：「你放心好了，我不是瘋人院裏派來的。湯丑上車吧！」

湯丑一怔道：「你怎麼知道我叫湯丑？」

「我不但知道你叫湯丑，更知道你如何逃出來的。」呂偉良笑了笑，「我的徒弟阿生救了你，現在我要用車子載你回市區去。」

湯丑稍爲明白過來，但他仍然問道：「爲什麼你們要救我？」

「因爲我們要捉拿主使你殺張繼東的幕後人。」呂偉良說，「你先上車，我們有話慢慢說，否則瘋人院的人追來時，那就麻煩了。」

湯丑由矮林中走出。

豈料就在這時候，一輛房車由公路上駛過來，呂偉良催促湯丑登車，「多利」也自車窗中跳了上車。

呂偉良不知道那輛房車是否屬於瘋人院的，只是這時候已是凌晨四點之間，公路上突然出現的車子，多少總有點來歷。因此，呂偉良有理沒理，開足馬力把車子開入市區去。

呂偉良這輛車子是特製的，普通房車絕對追不上。轉眼之間，兩車的距離越拉越遠！

「多利」蹲在後面，對湯丑虎視眈眈，湯丑只可以正襟危坐。

呂偉良說道：「你先帶我去設法找到那個姓黎的。」

湯丑問道：「就是現在？」

「對了，就是現在。」

「不太夜嗎？」

「不！天亮之後，人家就會捷足先登。」

湯丑無可奈何，只有輕輕嘆了一口氣！

車抵市區，湯丑說道：「先打個電話，因爲我只知道姓黎的電話。」

呂偉良把車子停在路旁一個電話亭附近，與湯丑一齊下車。

湯丑走進電話亭打電話給黎沙。呂偉良在旁監視。

黎沙自夢中驚醒，問道：「你怎麼這樣快就跑了出來？」

湯丑說謊道：「我替你殺了張繼東，現在有些麻煩，不得不先走出來。你答應付給我的錢，我立刻就要！」

黎沙道：「你在什麼地方等我？」

「你說吧！」

「十字軍大道與和平大道之間，不是有個小花園嗎？你就在那兒等我，不用半小時，我就可以趕來。」

「好吧！快一點！我要等着逃亡呢。」

黎沙答應一聲，掛了綫。

湯丑回頭對呂偉良說道：「我還想再打一個電話，可以嗎？」

呂偉良問道：「你打給誰？」

「我的一位朋友。我已經替你找到姓黎的，你也該讓我有機會逃出警方的追捕網。」

呂偉良心裏想想，逃得那麼容易嗎？你殺死甄兆昌的舊賬還沒有算呢。但是，呂偉良却沒有說出來。他只勸湯丑待找到了黎沙之後再說。

湯丑不敢反抗，乖乖的回到車上。

呂偉良開車到十字軍大道與和平大道交界處，那兒有個小花園，許多木椅沿住路旁擺設。但時間尚早，一個人也沒有。

呂偉良叫湯丑下車等候，他和「多利」則埋伏在一旁，小心監視。

不久，一輛車子開來，一個中年男子手挽着一個手提袋下了車。

湯丑走過去問道：「錢呢？」

「都在手提袋裏。」那男子又說，「有什麼證明張纖東已經死了？」

「你剛才應該打電話給瘋人院。」

「好吧！讓我取錢付給你。」說着，他就要打開手提袋。

但是，湯丑喝住他道：「慢着！讓我自己動手吧。」

湯丑走過去將手提袋接過來，豈料一經打開，一陣濃烟撲鼻，湯丑在嗆咳聲中倒了下來。

呂偉良拄杖急衝過去，那男子用手帕掩鼻，飛快地離去！

呂偉良極力控制住呼吸，走到湯丑身邊，挽起那個手袋，往樹林一擲，手提袋擱在樹頂。一股烟霧仍在繼續散播，升向天空。

呂偉良直覺上覺得這可能是毒瓦斯之類，因此，他把湯丑拖過一旁，以免繼續被那股毒氣侵襲着他。

為了救湯丑，呂偉良無法分身去追捕在逃的男子，但是，「多利」却一步也不放鬆，緊緊追在後面，可惜慢了一步，眼看那男子搶登路旁一輛汽車，迅速開車，離開那兒。

「多利」仍不放過他，沿住馬路旁邊，洒開腳步，直追過去！

汽車的速度雖快，但更快也不准超過三十里的時速限制，因為這是市區，一超過限度，就可能被警察的「捉快車」雷達緝捕。因此，「多利」仍然可以輕易地跟在後面追蹤他。

那男子在望後鏡中見不到有汽車追來，也就輕鬆了許多，却不知道有一個懂人性的靈犬在後苦追不捨。

他駕車返回住所時，差不多天色已亮。這個心狠手辣的傢伙，正是小宋對史博士所講的「黎沙」，湯丑一定想不到他比自己更為兇殘。

黎沙把車子停好，「多利」離遠監視，雖然牠走得氣喘如牛，仍然一點也不鬆懈。當牠看見黎沙走進一幢大厦時，牠也走了進去。

黎沙在等電梯，絕未留意到有這麼一隻狼狗，他在想着剛才的情形。心裏一點難過也沒有，因為湯丑本來就是該死的了。只不過經他化了一筆錢之後，法庭方面以為湯丑真的神經有毛病，所以未致被判絞刑。現在經他用毒氣將他毒殺，又有什麼值得難過之處？不過，他差一點給人抓住，想想不禁暗揑了一把汗。

電梯到了，黎沙進去，「多利」又進去。

電梯內範圍不大，黎沙自然也發覺了。狗乘搭電梯不奇，奇在沒有主人携帶。

有許多大厦規定電梯不准狗隻乘搭的。但是，

大厦環境複雜，有看更人和管理員在着，也是無可奈何。那些不懂人性的狗兒，仍然到處拉屎拉尿。弄得電梯，走廊到處骯髒不堪。

黎沙按了一下「七」字。

他俯首問「多利」道：「你上那一層樓？讓我替你按鍵。」

其實，黎沙也明知狗兒不懂說話，他只是覺得牠有趣，忍不住跟牠開開玩笑。豈料「多利」前腿一爬高，幾乎比黎沙更高。

黎沙吃了一驚，但「多利」並非對付他，只是兩隻前腿爬上鐵板之後，右足也在「七」字按鍵上按了一下。然後落來，若無其事地蹲在那裏。

黎沙苦笑道：「原來我們是鄰居呢。」

電梯在八樓停下，黎沙還担心電梯門會太快張闔，而將這頭有趣的狼狗夾傷，他按住「開」字掣，讓「多利」先出去。

但是，「多利」却担心這是詭計，竟然動也不動地獃在那兒。

原來「多利」剛才看見黎沙按過「七」字，牠牢記在心，後來也跟住按了「七」字一下，以免引起對方的疑心罷了。實際上牠並不識字。現在看見黎沙按住按掣讓牠出去，牠担心電梯未到目的地，這不過是對方想擺脫自己而已。牠心裏道：我才不上當呢！

黎沙無可奈何，只好先行走出電梯，豈料雙足剛離電梯，「多利」已經如箭離弦，自他的身旁竄了出來，那速度足以嚇得黎沙一跳。

黎沙後來心裏想：可能是狗不識字，所以牠只要略為辨認一下，必是憑嗅覺以確定是否到達了目的地。

黎沙想到這裏，忍不住聳聳肩笑了笑！

「多利」瞧也不瞧他一眼，慢慢的走向走廊的盡頭處，黎沙站住脚，本來想看看誰家有此靈犬，豈料「多利」回頭偷窺時，却與他四目交投。

「多利」十分機靈，突然回轉身來，狂吠幾聲，嚇得黎沙不敢再瞪住牠，連忙掏出鎖匙，走到他住宅門前，開門入內。豈料如此一來，正中了「多利」的詭計。「多利」就此知道他住在那一個單位了。

黎沙一定夢想不到會被一頭狗跟踪。

「多利」既然知道了黎沙所在，便沿住樓梯落樓。

牠走到大厦門前，左張右望，不見呂偉良的車子出現，知道他可能仍然留在十字軍大道那兒。於是又沿舊路回去。

狗兒嗅覺靈敏，所以警方也利用狗隻協助辦案。而「多利」更加比其他狗隻厲害百倍，牠不但嗅覺靈敏，視綫更加厲害。因此，牠可以認路，一直回到十字軍大道與和平大道交界處。

呂偉良這時正擬開車離去，離遠看見「多利」飛奔回來，立刻開車過去截住牠。

原來呂偉良把湯丑拖離現場處，剛好有一名巡警經過。呂偉良知道，如果正面交給他，他一定要呂偉良回到警局落案，於是呂偉良索性把湯丑放在一張路旁供行人休息用的綠色長椅上，悄然引退。結果那名巡警於發現湯丑昏倒之後，便到附近打電話通知十字車到現場將他載到醫院急救。

呂偉良伸手出車窗外，示意「多利」登車，但是，「多利」搖頭擺尾的，不肯上車，作勢向前跑。呂偉良會意，開車跟着牠。

「多利」每跑到拐彎處，必停步作勢，等待呂偉良的汽車轉了彎才再開步跑，以免呂偉良失去了牠的踪跡。

從牠的一切動靜，呂偉良已經猜出了牠的用意，但想不到牠竟然會查出黎沙的下落。只以爲牠有什麼發現罷了。

這時天色已亮。黎沙以爲可以執拾一下離開這裏，但是，想不到就在呂偉良未被「多利」帶到這兒來之前，已經有人捷足先登。

這二名不速之客並非別人，正是史博士和他派駐市區的代理人小宋。

黎沙已經心知不妙，因爲他知道既然湯丑逃了出來，史博士自然要追究「担保人」的，而他正是湯丑的「担保人」。

黎沙看見史博士非常生氣，故意問道：「到底發生了什麼事？」

史博士並不直接認識黎沙，一切是由小宋代辦的。因此小宋代他答道：「我們想請閣下到瘋人院去一次。」

「嗯，我那裏有空？」黎沙說道，「還是改天再去拜候。」

「不！你現在就要跟我們走！」史博士怒目直視，盯着黎沙。

黎沙知道門外可能還有人，要走可能來不及了，說道：「好吧！讓我換一件衣服。」

黎沙說完就想返入房間裏去。

史博士一聲喝住：「慢着！」

黎沙呆了一陣。史博士示意小宋跟着他進入睡房裏去。

黎沙明知此去凶多吉少，偏偏又無法向外求助。在這種情形之下，他只有冒險一次。

黎沙剛踏入房間，立即揮拳毆擊小宋，後腿一伸，房門亦被關上！

小宋似乎早有準備，挨了一拳之後，立時還擊。二人拳來脚往，就此在房間裏交起手來。

黎沙原本以爲小宋身型袖珍，不將他放在眼內，只要把小宋擊倒，就可以打電話求救，或者沿住窗外的鉛水管爬落樓下。

但是，人不可以貌相，想不到小宋矯若游龍，拳脚功夫非常到家，黎沙只覺得他身輕如燕，翻騰跳躍間，已被小宋擊倒地上。

小宋看來不費吹灰之力，他拍拍手掌，整理一下衣領，這才將房門打開。

史博士已召來門外二名打手，一湧而上，將黎沙制服。黎沙知道無可避免，苦笑道：「你們這樣算是什麼呢？我就是不慣入瘋人院作客。」

史博士厲聲問道：「爲什麼你要派人去殺張繼東？他與你又是什麼關係？」

「張繼東？」黎沙故作驚奇，「我並不認識什麼張繼東啊！」

史博士打一個眼色，二名打手將黎沙雙手雙足分別綁紮起來。

史博士說：「如果你不說實話，我先讓你吃點苦，然後推你由窗口跌出去，人家頂多以爲你自殺而已。」

黎沙說道：「你們何必這樣做，有話慢慢說好了。」

小宋道：「那你就別繞圈子，湯丑明明是你介紹我們的。」

黎沙說：「我不過爲了他設想，如果不找史博士證明他神經有毛病，湯丑可能被判死刑。」

「但是，我知道你並不認識湯丑其人，你只想利用他混入瘋人院去，行刺張繼東。」史博士道，「可惜他失手了！」

黎沙有點意外，因爲他接到湯丑約晤他的電話之後，他也打過電話到瘋人院，對方回答是：張繼東已經被一種意外事故弄致身亡。但是，現在聽史博士口氣，張繼東可能仍然未死。

小宋又說：「黎沙，別阻時間，如果你還不照實招來，你將被帶返瘋人院去，史博士有辦法把你變成一個十足瘋子。」

黎沙認眞地想了想，終於說道：「其實，我也不過受人所託，整個事件本來就與我無關。」

「受人所託？」史博士問道：「你受了誰人所託？」

「一個外埠客商。」黎沙說。

史博士又問：「他叫什麼名字？」

「張義。」

「怎麼？原來是他？」

黎沙出奇地反問：「你也認識他？」

「是的。」史博士說，「張義不是在東京嗎？他什麼時候回來了？」

「他沒有回到這裏，前些時我曾到東京旅行，我們一向有生意來往。」

「但這不是什麼出入口生意，而是一宗陰謀，相信你們有了默契。」

「這也不是什麼默契，而是我們之間在生意上有着明顯的利害關係。何況，他要我辦妥這件事之後，答應給我一筆可觀酬勞。」

史博士問道：「就是他要你收買湯丑，混入瘋人院去殺張繼東的，是不？」

「是的。」

「這傢伙好狠毒啊！」

黎沙說道：「我知道的，都已經說了，請你們放過我吧！」

史博士道：「湯丑逃了出來，他一定有來找過你。是不？」

「沒有啊！」

史博士遞一個眼色二名打手，隨卽看見他們抖出一個蔴包袋，將黎沙套了入去。黎沙極力掙扎，無奈手足被綁，口部也塞進一條手帕。既動彈不得，亦無法高聲求救！

當史博士率領着小宋等，把黎沙抬下樓時，靈犬「多利」正帶着呂偉良駕車到達大厦門前，呂偉良正擬下車，就看見史博士等人由裏面出來，然後把一袋不知什麼東西放進一輛汽車的行李箱去。

「多利」不懂說話，只是牠已嗅出了黎沙的氣味，作勢就要撲過去。

但是，呂偉良手急眼快，一手將牠扣住，將牠推進車內，對牠附耳說：「多利，別吵，我已經知道這是怎麼一回事了。」

其實，呂偉良並不知道詳情，只是他認得史博士，所以禁止「多利」聲張。

時間還那麼早，街上行人也不多一個。呂偉良的車子停在附近，但前面有一輛送貨大卡車停在那裏，剛才阻擋住史博士等人的視綫。

史博士以爲神不知鬼不覺，就此開車直駛郊外。却不知道呂偉良已經在後面暗裏跟踪。

小宋一邊開車，一邊問道：「博士，這姓黎的口供是否可靠？」

「相信他不會說謊的。」史博士沉吟道：「張義就是張財的弟弟，張財死了之後，遺囑中的遺產沒有他的份兒。這傢伙失踪多年，許多人都以爲他死了，但我知道他未死。因此，我千方百計把張繼東挽救，目的是希望有一天會跑到瘋人院來探訪張繼東這唯一的侄兒。」

「你要找他？」

「是的。」

「有什麼特別意義嗎？」

「當然有！」史博士冷然一笑，說道：「這傢伙是我畢生難忘的仇人。當我們在外國讀書的時候，他是我唯一的情敵。」

「情敵？」小宋怔了一怔，他似乎想起了史博士何故會未婚的原因來。

史博士嘆氣說：「他狡猾而陰毒，當年我比較純潔。結果他奪得美人歸，但後來不知怎的，他的妻子——也就是我唯一所愛的人突然死去，他也相傳在一次飛機失事中死去，只是我始終相信他沒有死。我曾經發誓，我一定要找到這個人，迫他說出眞相，到底他的妻子是怎麼樣死去的？」

小宋說：「不過，如果他知道瘋人院的院長是你，他就不會上當——送上門來。」

「他未必會知道，我們在外國同學時，都是慣了使用英文名字。何況事隔十多年了，一切都應該忘懷了，就是我無法忘記我那唯一愛過的女人——梅娜。」

「你眞不愧是個多情種子，其實以我們目前這收入，更好更美的女人，也有辦法找到。」

「好女人不是可以用錢買到的，她美在骨子裏。男女之間的愛情眞奇妙，也許是先入爲主，一經愛上了梅娜，任何女人都難入我眼。」

小宋忽然又問：「博士，我們這門生意，到底還能維持多久？」

「只要做得小心點，再做三二年我們就可以收山了。不過，你接洽時必須小心對方的背景，切不可大意。否則，只要一宗有麻煩，就很容易惹起當局的注意。而且，最近的『病人』太多，一多起來

就很容易疏忽大意，不可再收拾了。」

「是的，博士。」小宋又問：「我們如何對付黎沙那傢伙？」

「我要迫他設法把張義誘回來。」

「那麼，湯丑失了踪，要報警嗎？」

「當然要報警，這是正常手續。」史博士說道：「不過，我得設法查出誰是內奸。如果沒有內奸，爲什麼守衞會被人擊昏？爲什麼湯丑可以由椅上逃脫？我所以要與你及時把黎沙抓住，亦無非怕他闖風先遁。我以爲湯丑逃出後必然會找他的。」

「太早了，公路上沒有公共汽車，湯丑可能未入市區呢。」小宋一邊說一邊望向公路兩旁張望。

車子不久駛抵郊區的瘋人院附近，呂偉良的車子不敢跟得太過接近，以免引起對方的注意。

但是，小宋目光銳利，他已經發覺了後面有人跟踪着他們。

於是，當車子轉入樹林的小路時，小宋慢車將二名打手留下在路旁。

史博士也知道了此事。

車子若無其事開入瘋人院裏去。

呂偉良由於不敢過於迫近他們，所以未及發覺二名打手已埋伏在小路之旁。

呂偉良不敢把汽車開過去，就此停在道旁，打開通話機，企圖與阿生連絡。可是，阿生那邊竟然毫無反應。呂偉良爲之驚奇不已。

呂偉良以爲儀器失靈，但仔細檢查過之後，儀器並沒有壞。

就當呂偉良俯首檢查儀器之際，一名打手突然自路旁的矮林間竄出，以迅雷不及掩耳手法，用小刀抵住呂偉良的腦門，喝道：「不准動！」

可是，想不到他的動作雖快，卻快不過「多利」的飛撲！

「多利」狂吠一聲，撲前一口咬住那打手的手腕，痛得他尖聲慘叫，刀子也掉在呂偉良的身旁。

呂偉良執起刀子，推開車門，正欲將受傷的打手制住，另一名打手又衝過來！

「多利」自車窗躍出，如箭離弦地衝至那打手的跟前，前爪飛撲，迎面抓去！

打手雖然以手迎格，還是來不及防禦，登時血流披面！

呂偉良以刀子指向他執在手中的打手，喝問道：「你是不是瘋人院裏的人？」

打手的手腕仍然血流如注，抖着聲音道：「是的。……」

豈料話猶未完，人聲傳來，爲數約三十多人，正由瘋人院那邊湧出！

「多利」在狂吠聲中，竄進人羣去。

呂偉良本來不許牠冒險，最好的辦法應該是避入這輛特製的汽車裏，但是，當他企圖喝止「多利」時，「多利」已衝進了人羣之中。

呂偉良担心「多利」受創，持刀跟進！

三十多人將呂偉良與「多利」團團圍住。對方每一個人手中都持有刀棒，而且個個都是彪形大漢。因此，「多利」即使更兇狠，呂偉良就算更饒勇善戰，畢竟也是衆寡懸殊。

「多利」左奔右竄，尖牙與利爪齊施，雖然傷了不少對方的打手，但到頭來牠自己也受重傷。只是想起主人的安全，牠仍然不顧一切，力戰到底。

呂偉良武功雖則厲害，無奈對方人多勢衆，一批退下，另一批攻上！這種車輪戰術，登時弄得呂偉良爲之筋疲力倦！

瘋人院門前一片混亂。正當各人殺得難分難解之際，一個繩套飛了過來，不偏不倚，剛好套中了呂偉良，呂偉良心裏暗吃一驚，就待掙扎。但是，說時遲那時快，繩套迅速收緊，繩索同時被人拉動，呂偉良一下子失去了重心，登時倒了下去！

但是，呂偉良倒下去之勢未止，身子突然輕飄飄地上升。

原來繩套來自樹上，繩子繞過橫枝，將呂偉良倒懸掛在半空。

「多利」大吃一驚，牠看見主人被吊在離地數尺以上，自己要救他實在無能爲力。所以，「多利」趁住各人視綫集中在呂偉良身上的時候，乘機溜了出去！

這時候，呂偉良固然受了傷，「多利」更是傷痕處處。

「多利」想趁住自己還有一點氣力，奔跑回市區，把警察帶來。

可是，由於傷口不斷出血，「多利」只跑了一半不及的路程，便昏倒路旁。

呂偉良失手被擒，十多名打手把他用繩子綑綁，有如紮粽子一樣，這才敢徐徐將繩子自樹椏放下來。然後把他帶入瘋人院去見史博士。

史博士正在暴跳如雷，因爲張繼東不知何故會失了踪！

呂偉良正替自己的安全而担心，因爲他既被捕，小宋可能認出他是阿生的師父，那時就會殃及池魚，阿生難免亦受害。

但是，阿生也失了踪！

小宋經手與呂偉良接洽關於阿生送入瘋人院的事。因此，他一眼認出了呂偉良。於是，史博士亦不難想起阿生可能已經把張繼東救了出去。

史博士非常生氣，他認爲呂偉良和阿生師徒二

人是有意搗蛋。

與此同時，該打手之中，有不少曾在海灘別墅見過他們師徒二人。當時是爲了追尋張繼東的下落。現在回想起來，師徒二人可能是有計劃地作出這種種步驟，故意讓阿生混入來。

因此，史博士更加生氣了。

他一邊派人四出訪尋阿生與張繼東二人的下落，希望他們還不致逃得太遠，另一方面則把呂偉良綁上電椅之上。

呂偉良當然知道這張電椅的可怖，它可以令到一個神經正常的人變成瘋子。電力的震盪，足以使到一個人的神經錯亂。

史博士認眞地對呂偉良說：「除非你的徒弟阿生和張繼東被尋回，否則，你不久之後，就會變成一個瘋人。」

說完，他走出了電椅室。因爲他還要去對付另一個人——黎沙。

黎沙在史博士的指示下，草擬好一封電報稿，準備引誘張義由東京動程回來。

由於大批人員被調到外面去對付呂偉良，使到瘋人院內缺乏人員照顧。

新型建築物這一邊不成問題，因爲這邊每一個人都是正常的。他們不過在此「避難」而已。但是，另外幾個部門的人，却有不少乘機作反。

尤其是被號稱「地獄」的那一邊，裏面有不少是眞正的瘋，也有不少被勞役的。

於是，這班人乘機騷動，把極少數的守衞制服，紛紛竄至各處搗亂。

史博士剛剛回來不久，他不知那一個部門開始疏忽，以致一發不可收拾。其實，阿生與張繼東逃出去之前，已經將許多門鎖弄毀。

如此一來，瘋人們便有如「無門鷄籠」一樣，紛紛由內面衝出。

如果是正常的人，他們便一心一意往外跑，那可能什麼事也沒有，最多讓他們逃個淸光好了。問題却是這班人神經有毛病。

神經不正常的人，往往行事是沒有規律，亦無法推測其企圖的。

他們東奔西竄，到處搗亂，幾乎要把整間瘋人院翻轉過來。

史博士下令他的手下作緊急的措施，把一些閘門關上，偏偏許多門鎖已經給阿生逃出去時弄毀壞了。

數十名瘋子有如洪水猛獸，終於衝進了新型建築物這一邊。

這是被稱爲「天堂」的部份，許多到此「避難」的假瘋子，這一回竟遇上了眞瘋子，於是一場大混戰，便由此展開！

原來不少神經病間歇地發作的，却在他們淸醒時知道遭人虐待，如今看見「天堂」這邊的「病人」如此好享受，與他們更有天淵之別。因此，他們更加憤怒不已。

情形混亂得不可收拾。

最吃驚的是史博士，因爲他不知道應該求助於警方否。

最担心的却是呂偉良，因爲只要一讓瘋子們闖進這電椅室裏來，他們到時可能爲了好奇，却亂動這電椅上的按鍵，那時情形就不堪設想。何況瘋子之中，根本就有不少是由這張特製的電椅造出來的

新篇預告

紅花女故事集

「無指怪人」

·上官庸·

一個缺了十隻手指的殘廢者，是值得人同情的，可是，他的所作所爲却爲世人不齒；究竟這個無指怪人有什麼苦衷，他在什麼情況下痛失十指，又如何使用一雙肉掌做出普通人所做不到的故事？……這是一篇曲折離奇的感人故事，各位愛好技擊、鬥智、偵探迷請勿錯過，敬希留意發表日期。

；卽如何福便是其中之一。

何福也就是被朱廸化錢收買的兇手，他企圖偸進來殺死張繼東，豈料給史博士抓住，結果就由這張電椅把他弄成一名眞正神經不正常的瘋子。

這時候，何福也混在人羣中東奔西跑。他的腦子已被電力震壞了。

當他經過走廊時，看見電椅室的門緊閉，一個印象浮現於腦海中，似乎他對這兒有些印象。因此，他獨自留下。

何福湊到門縫處，窺望入內，看見一張古怪的椅子上坐了一個人。

他不知道那人就是呂偉良，亦無復記憶這張電椅把他的一生盡毀！

只是，他依稀記得一件事，就是似乎在此遭人虐待過似的。於是，他要設法把門弄開。只要這度門一被他弄開，呂偉良便凶多吉少。

呂偉良坐在電椅上，他早已聽到外面一片混亂，有人說出眞正的瘋子越柙全逃了出來，正在到處搗亂。因此，呂偉良也可以想到這不尋常的撬門聲，可能是眞正的瘋子來了。

呂偉良一想到這裏，便感到渾身不安，偏偏他又無法脫身。

終於，那度門給何福撬開了。

瘋人的氣力往往比常人更大。呂偉良看見進來的是何福，立卽告訴他，他曾經把何福自電椅上搬下來。可惜當時何福已陷於昏迷狀態。

呂偉良的說話，何福聽是聽到了，可惜他的反應却是極之不正常。

何福半痴半呆地笑道：「眞的麼？我就是在這張怪椅子上昏倒的麼？嘻嘻，我眞不相信，讓我試試看，你是否也會昏了過去！」

呂偉良這一驚非同小可，只要他按正其中一個按鍵，呂偉良的腦部就會被震壞。

呂偉良卽使更驚懼，他的頭腦也保持極度的冷靜和沉着！

他靈機一觸，說道：「何福，你別亂按這些掣，按錯了會燒死你自己的，先聽我教你，逐步去做，你會覺得非常有趣。」

「眞的麼？」何福痴痴地笑道，「那麼，你教我玩好了。」

「你先把我手上的繩子解開。」

「不！解開你，你走了，誰跟我玩？」

呂偉良爲之啼笑皆非，但他仍設法與這個神經不正常的人周旋下去。他說：「何福，你聽着，我不會走的。解開我，我教你如何控制，這張古怪的椅子很好玩的。」

但是，何福忽然又充耳不聞，毫無反應。

他呆呆地瞪住椅子前面的錶板。呂偉良一直在担心，只要他按上了其中一個紅色的掣，電力立卽就會接通！

他正這樣担心之際，何福已經伸出一隻手指，孩子氣地摸上那個紅色的按掣去！

呂偉良在這一刹那間，感到渾身在冒汗。他不怕死，其實他一生人之中，出生入死已經不知多少次了；但是，一個人如果變得神經不正常，瘋瘋呆呆的在這世界上活着，試問又有什麼意思？

呂偉良連聲喝止，但是，何福却沒有理會他。眼看電力就要令到呂偉良渾身抖震起來，然後可能是完全陷於昏迷。

但是說也奇怪，何福用力按動那個紅掣，呂偉良却毫無感覺。

呂偉良覺得這是不可能的事，因爲電燈亮着，電力並未截斷，爲什麼電椅會失靈？

呂偉良爭取最後機會，哄何福把他解下來。何福左按右按亦無反應，果然相信只有呂偉良才明白這電椅的構造。於是，他把呂偉良解了下來，還要呂偉良敎導他如何去玩這玩意兒。

可是，呂偉良知道這是虎穴，危機正四伏之際，豈敢怠慢？手刀起落，首先把何福劈暈。

他彎腰檢查電椅的電路，發覺後面隱藏着的一束電綫完全斷了。原來阿生與張繼東離去之前，已想到這電椅可能再要害人，順手將電路截斷，電椅亦因此失靈。呂偉良如果早知如此，他根本就不用嚇到渾身大汗。

呂偉良拾回拐杖，竄至室外。他正要找尋出路之際，在走廊上遇上了史博士。

史博士正在設法控制大局之際，想不到呂偉良究竟如何逃得出來。

他召人來對付呂偉良，但他的手下已經全力去捕捉四處亂竄的瘋子。因此，只有他獨個兒面對呂偉良。

一經交手，强弱立分。史博士且戰且退，終於遇上了小宋等人，於是數人圍攻呂偉良。呂偉良明知身處險境，不容再失。只見他施展了渾身解數，打得數名打手東倒西跌！

就在這時候，一隊武裝警員已經衝了入來，他們荷槍實彈，喝令各人棄械投降。

原來警方是由湯丑的口中，知道了瘋人院的可怖內幕。

湯丑被呂偉良扶上馬路旁邊的木椅之後，一名巡警把他送院急救。他醒了之後，便向警方說出了實情。於是引致警方立刻採取行動。但是，警方絕未想到這裏面會亂成這個樣子，否則，只怕他們還

得化費一番工夫才可以攻入來。而現在却是無形中變成了裏應外合。他們不費吹灰之力，便可以控制了大局。

大批警探之中，也有夏維探長在着。他對呂偉良的爲人極之了解，大概這件事也是呂偉良比他更早發覺而首先採取行動。

但是，呂偉良却以爲這是阿生和張繼東去報警的。後來查問淸楚，才知道阿生並未報警，張繼東亦不知下落。

有一名瘋人院的守衞願意將功贖罪，這守衞正是阿生逃走前將他綑綁起來的。他被派去監視張繼東，因此他雖則被綑綁，却從張繼東的口中知道他對後母朱廸含恨在心；甚至懷疑派進來刺殺他的兇手，都是朱廸的主意。

呂偉良就憑了這點口供，與夏維探長等人飛車趕回市區。

中途，他看見「多利」倒在路旁，忙停下車來，把「多利」抱上車去。

夏維說：「讓我的手下替你把『多利』送往醫院急救，我們還是趕緊到朱廸的家裏去。」

呂偉良無法分身，只有把「多利」交給一輛警車送往醫院去。

在朱廸的寓所裏，張繼東正在質問他的後母朱廸。阿生陪伴着張繼東，勸他切勿動粗。

阿生本來想先找他師父呂偉良，但張繼東却担心朱廸會乘機溜掉，因此他堅持要阿生陪他到這兒來，把朱廸抓去警局落案。

各人正在糾纏間，忽然有個男子出現，他正是朱廸的情夫佐治。

佐治用手槍威脅住阿生和張繼東，叫朱廸趕快執拾行裝。

但是，槍聲一响，夏維及時趕到，佐治手槍被擊去，各人一併被帶往警局去落案。

史博士在警局裏，認得出佐治就是他的情敵張義。

已經被警方解救出來的黎沙亦證實佐治就是他在東京見過的張義。

原來張義不但是個情場聖手，也是個陰險毒辣的傢伙。

他知道當地的法律規定：如果遺囑沒有言明，已經死了的人的遺產是由至親近屬承繼的。他既是張繼東的叔父，將張繼東殺死後，將來他這份遺產自然應由張義繼承。

他一方面利用黎沙爲他辦妥刺殺張繼東這件事，另一方面潛返本市，以過去一貫對付女人的高明手法，俘擄了朱廸。

朱廸是張財繼室，根本不知道他丈夫還有個弟弟張義。

朱廸以爲張繼東死後，她是唯一的「至親」，所以才會利用甘吉買兇潛入瘋人院行刺張繼東。想不到「螳螂捕蟬，黃雀在後」，張義化名佐治做她的情夫，她仍然如在夢中。

張義計劃逐步實現後，下一步就是要朱廸和他到外地旅行，然後也把朱廸殺害——當然，他會造成意外死亡的跡象。最後，連朱廸這份遺產也是他的。

可惜，聰明終被聰明誤，現在他的「一石二鳥」大計，終於失敗了。

史博士、朱廸、張義等人當然到頭來會被判罪，就是阿生也因爲過去殺了一名阿飛賊而被重新審判。因爲史博士的詭計已被識穿，當然阿生不是個瘋子。重新審判是難免的。不過，公道自在人心，最後勝利必屬於正義的人。

（全文完）

一期完俠情小說

天網

文•羽新
圖•朱培

孝勇動天　叛魁落網

明，洪武二十六年六月。

開封城外的十里舖——

一陣奔雷般的蹄聲自東頭響起，捲起了漫天塵烟。酒店中的食客一個個都變了臉色，猜拳行令，高談潤論的喧嘩之聲也在一瞬間消失淨盡。

那位一直默默無言，坐在櫃枱裏的老店家也微微抬起了頭，向座間的食客掃了一眼。

這會兒，店堂裏共有十三個客人。

其中有八個是經常來往的常客，只有五個面生的。坐在角落裏那個糟老頭和小姑娘看模樣兒該是一對流落江湖的父女，另外兩個中年漢子服飾鮮明，面色詳和，八成也是規規矩矩的商家。只有……

只有一個年輕小伙子的行色有些令人扎眼。

他約莫二十來歲，面皮甚是白淨，一件藍布大衫却滿是征塵，一頂捲了邊的遮陽草帽從進門到現在都沒有摘下來。帽沿壓得低低的，就像見不得人似的。

老店家的目光從這年輕小伙子的身上掃過時，不禁皺了皺眉頭。就在這當兒，馬隊已經在酒店門口停了下來。

馬隊一共九騎，一個個勁裝疾服，跨刀佩劍。爲首一人更是虎背熊腰，一雙炯炯有神的鷹眼使人不敢正視。

他站在酒店進門處以銳利的目光向座間一掃，然後大踏步向櫃枱走去。

老店家連忙迎出櫃枱，哈着腰，恭聲道：「蔡爺！是公幹？還是……？」

「號簿！」雖是大熱天，這兩個字却引起了無比的寒意。在座的人無不在心裏打了個冷噤。

「蔡爺！」老店家陪着笑臉。「這才晌午，客官都是用飯打尖的，還沒人投店歇下哩！」

「都在這裏了？」姓蔡的轉過身，結實的背脊靠上了櫃枱。以銳利的目光搜尋他的獵物。

老店家不免又向那年輕小伙子望去，這會兒那小子竟將草帽摘下來了，臉上絲毫未露驚慌之色，端着酒杯慢慢地啜飲着。

老店家見過不少來往客商，江湖過客，却還不曾見過像這樣出奇鎮定的小伙子。他暗暗思忖：鐵騎衞統領蔡錦春親自率人緝拏的要犯恐怕就是這小子了。一念及此，他不禁暗暗爲那小伙子揑了一把冷汗。

孰料，身爲鐵騎衞統領的蔡錦春却沒有將那年



輕小伙子放在眼裏。

他面上帶着一絲陰冷的笑容，向那老頭少女的座間行去。

糟老頭兒面上浮現了驚惶之色，顫巍巍地站了起來。

那小姑娘也丟開了手裏的竹筷，怯生生地退縮在牆壁的一角，整個店堂裏更是瀰漫緊張的氣氛。

蔡錦春雙手撐着桌面，冷冷問道：「二位從那裏來？要往何處去？」

糟老頭兒結結巴巴地問道：「咱們從……宿州來，要……去開封。」

「去開封幹什？」

「投……投親，玉妞兒的舅舅在開封經商。」

他指指小姑娘，想必她的名字就叫玉妞兒。

「她是你的什麼人？」

「俺的女兒。」

蔡錦春突然呵呵大笑道：「老人家姓駱吧？」

糟老頭兒睜大眼睛，連連點頭，道：「是啊！俺姓羅，名叫大福，俺女兒叫羅小玉……」

「不對！」蔡錦春冷笑着搖搖頭。「你女兒名叫駱君燕，玉妞兒只怕是她的小名。」

「羅什麼燕來着？大爺弄錯了吧？……」

「嘿嘿！少在我面前裝蒜了。」蔡錦春猛地一揮手。「帶走！」

另外八個壯漢立刻蠭湧而上，那小姑娘發出一聲尖叫。父女二人頓時像小鷄般被強悍的老鷹抓出了店堂。

那年輕小伙子一直用兩手撐在長板凳上，原來他身子下坐着一把長劍。

此刻一見那老父弱女被蔡錦春不分青紅皂白地抓走，不禁氣憤塡膺。正待拔劍而起，突然一隻脚掌將他的手腕給踩住了。

回頭一看，竟然是那老店家。他那隻脚像是隨意地蹺在板凳上，其實却有千鈞之力，年輕小伙子的右腕休想抽動分毫。不過，他在一瞥之下，却從老店家的神色中看出對方此舉顯然出諸善意，就也沒有逞強莽動。

頃刻間，那一對父女的呼號聲被蹄聲掩蓋，接着，那陣蹄聲也消失了。

在羣情譁然聲中，老店家揚聲道：「各位！鐵騎衞統領蔡爺親自出巡，必是要緝拏朝廷重犯，各位最好不要在此勾留，免受株連……」

他一語未落，滿堂食客已走了個一乾二淨，誰願意惹麻煩呢？

只有那年輕小伙子沒有走，因爲他的右腕依然被踩在老店家的脚底下。

老店家揮手示意，酒店中唯一的店小二立刻上了門板，一聲不响地收拾桌上狼藉的杯盤。老店家這才收起了脚，繞到那年輕小伙子的面前，拱拱手，道：「得罪！得罪！壯士勿怪！」

年輕小伙子一動也沒有動，冷冷道：「尊駕脚下好功夫！」

老店家淡淡一笑，在那年輕小伙子對面坐了下來。壓低了聲音道：「老漢秦天音，請敎壯士高姓大名。」

年輕小伙子張口欲言，却又向那收拾碗盤的店小二瞟了一眼。

「無妨。」秦天音道：「他又聾又啞。」

年輕小伙子輕咳了一下，聲音突然變得尖尖細細地道：「小女子駱君燕！」

原來她是女扮男裝，正是鐵騎統領蔡錦春所要緝拏的要犯。

秦天音並無過份驚訝之色，微微一頷首，道：「令尊可是藍玉大將軍麾下中軍參將駱奇麼？」

「正是先父。」

「令尊受戮，忠義之士莫不扼腕一嘆。」吁喟良久，秦天音突又揚眉問道：「駱姑娘！妳對蔡錦春其人所知多少？」

駱君燕咬咬牙，道：「聽說他是反賊藍玉的心腹死黨，他的武功深不可測。」

「對了！蔡錦春身爲鐵騎衞統領，不但武功深不可測，而且心地陰險詭詐，使人防不勝防。姑娘方才欲拔劍而起，實在太過莽撞了！」

「可是，」駱君燕一雙修眉，挑了起來。「那小姑娘是因爲君燕而遭飛來橫禍，君燕又怎能袖手坐視？」

秦天音神色一正，道：「令尊因何受戮？」

駱君燕神情一楞，吶吶道：「這……」

秦天音截口道：「老漢雖爲一介草民，對天下事倒也畧知一二。藍玉大將軍歷年東征西討，頗建軍功，自此驕蹇自恣，乘勢橫暴。擅陞降將校，黥刺軍士，皇上惡而責之，故藍玉不悅。密約鶴慶侯張翼，普定侯陳桓，景川侯曹震，舳艫侯朱壽，東莞侯何榮，都督黃洛，吏部尚書詹徽，侍郎傅友文等人謀反。被令尊知悉，並獲彼等來往書箋。正擬派親信赴京城密報，却因事機不密被藍玉先發制人，以軍令將令尊斬首，姑娘與令兄子健倖免於難，老漢沒有說錯吧！」

駱君燕大驚道：「尊駕必是江湖異士，因故隱居在此，這事務望週全。」

「駱姑娘言重了！」秦天音神色凝重地道：「妳兄妹二人走脫，藍玉那賊如芒刺在背，坐立不安，故令鐵騎衞統領蔡錦春四處攔截緝拏。姑娘個人

生命事小，令尊之仇恨也事小，而國事却非同小可。令尊受戮，密報藍玉謀反的重任就落在你兄妹二人的肩上。姑娘方才逞怒一起，豈不是自投羅網，壞了大事？」

駱君燕起身離座，拜了拜，道：「多蒙敎誨，君燕日後凡事小心就是。」

「令兄子健呢？」

「因變起倉猝，匆匆逃離家門，未敢結件。」頓了一頓，又接道：「今日六月初八，君燕與家兄相約初十酉時在開封城中大相國寺會晤。」

秦天音緩緩頷首，道：「藍玉謀反的贓證想必帶在身邊了？」

「藍玉着人來拏問先父時，已有同僚先一步走告，先父情知難逃大劫，就將彼等謀反之書扎數束交我兄妹收藏逃走……」

秦天音截口道：「那些書信呢？」

「爲了防備途中遭遇攔劫，君燕與家兄各帶書信一半，以策安全。」

「唔！姑娘可信得過老漢？」

「尊駕功力深厚，必是江湖奇人，若是貪圖富貴之輩，君燕只怕早就落入蔡錦春的掌握了。」

「如此，老漢倒想爲姑娘出個主意。」

駱君燕恭聲道：「請指敎。」

秦天音壓低了嗓門，緩緩而簡明地言道：「此去京城，路途遙遠。藍玉鐵騎四出，姑娘此行，必是險阻甚多……」

語氣微頓，復又接道：「開封城東觀有一永大綢布莊，店東姓金名雲。據老漢所知，他是皇上派駐開封的密探，姑娘最好逕去投他……」

駱君燕振聲道：「不知道尊駕的消息，是否正確？」

秦天音斬釘截鐵地道：「絕不會錯。」

「好！君燕進城後就去訪他。不過……」她突然將話停住，皺了皺眉，才又接道：「此地離開封雖僅十里，只怕早已佈滿了藍玉的鐵騎，尊駕是否願隨君燕同行，途中也好有個照應。」

秦天音連連搖頭，道：「不可！不可！前去京城，開封乃必經之地，所以自令尊受戮後半月以來，蔡錦春所統領的鐵騎衞在這一帶日夜逡巡。他和老漢已見過無數面，老漢一且與姑娘同行，反啓疑竇。」

「那麼……」駱君燕站起來拜了一拜，道：「君燕告辭。他日不死，必報相救之恩。」

×　×　×

出十里舖，奔開封西門，是一條筆直的官道，道旁槐樹林立，正好歇蔭。

駱君燕拉低了遮陽草帽，不疾不徐地向開封城走去。

這會兒怕已到了未、申之交，日頭雖畧畧偏西，却依然毒得像火。官道上一個人影都沒有。

駱君燕心裏想：鐵騎衞的武士也是血肉之軀，頂着烈日，穿着重甲，騎馬奔馳的滋味可也不大好受。他們這個時候大概不會出巡吧！

她的想法沒有錯，直到進了西門，也沒有遇上一個鐵騎衞的影子。

進城的時候雖遭遇了盤查，却不怎麼嚴厲，就這樣輕而易舉地讓她進了城。

緊張的心情一旦輕鬆下來，駱君燕反而感到無所適從了。去大相國寺吧，今兒才初八，和她哥哥駱子健晤面的日子還有兩天，去東觀的永大綢布莊找店東金雲吧，她又有些放心不下。

並非她信不過秦天音，而是……藍玉大將軍功在朝廷，誰會相信他竟然圖謀造反。萬一那姓金的已被藍玉收買，豈不糟了？

因此她決定和哥哥晤面商議妥當後再作行動。

信步走來，前面是偌大一片廣場，場子上人烟稠密，萬頭鑽動。

駱君燕抬頭一看，不禁目光一亮。

原來她發現了那個姓羅的老頭兒和那名叫玉妞兒的小姑娘。他們不是被抓去了麼？鐵騎衞可不是那麼好說話的，怎會輕而易舉地被放了出來？怪！怪？……

她一面沉思，已一面向那父女二人走了過去。老頭兒和小姑娘和她打了一個照面，眼光中透出似曾相識的神色。

駱君燕抱拳一拱，道：「在下眞是爲二位担心，想不到二位安然無恙了。」

羅老頭眨眨眼，道：「這位少爺，咱們好像在那兒見過吧？」

「爹！」羅小玉道：「方才這位相公也在十里舖酒店中用飯打尖，你老人家的記性眞壞。」

「哦！哦！」羅老頭連連地搖幌着腦袋。「想起來了！咳！……眞是飛來橫禍。幸好那位大官不講道理，他要緝拏的要犯是姓馬各駱，他一問明咱們是姓四維羅，就把咱們給放啦！」

「那就好了！」爲了姓羅的父女，駱君燕深感內疚，現在不禁鬆了一口氣。她拱了拱手，道：「在下告別，二位多多保重。」

駱君燕剛一轉身，羅老頭突然一把扯住她的衣袖，道：「這位小爺！多承關注，俺是感激不盡。走！容俺奉請一杯水酒。」

「不了！」駱君燕婉謝，同時不着痕迹地擺脫了羅老頭的手。

「相公！」羅小玉搶上一步，先向駱君燕眨眨眼睛，然後壓低了聲音道：「你就陪他老人家喝一杯吧！這一路上受够了風霜雨露，方才又受了一場驚駭，不喝兩杯活活血脈，眞怕他老人家會大病一場。」

瞧她那副楚楚可憐的模樣兒，駱君燕實在不忍峻拒，於是點點頭，道：「那麼，就由在下奉請他老人家喝幾杯吧！」

三人就在廣場旁邊找了一間小酒舖，要了四碟小菜，半斤白乾，喝了起來。

老頭子話如流水，說個沒完，小姑娘笑如行雲，飄送不停。

駱君燕不禁暗暗嘀咕起來！這父女二人究竟是什麼來路？

酒至半酣，這間酒舖裏好像也多了好幾個行跡扎眼的客人。駱君燕暗生警惕，打算早些離開是非場所。

她端起杯子一飲而盡，道：「時光不早，在下不便久陪，容先走一步……」

她邊說邊揮手招呼店小二算賬。

羅老頭連忙攔阻，道：「這位少爺，說好了由俺奉請，怎能讓你付賬，店小二，俺付。」

「是！大爺！」店小二恭恭敬敬地彎着腰，「一共三錢五分。」

羅老頭伸手往懷裏一掏，突然大叫道：「哎呀！俺的銀子哩！」

駱君燕暗暗好笑，這糟老頭兒倒是唱做俱佳。面上却不動聲色，掏出一塊碎銀往店小二手裏一放，道：「拿去吧，多的賞你。」

羅老頭突然一把抓住了駱君燕的手腕，高聲嚷道：「這位少爺！你的良心眞黑啊！俺好心好意請你喝酒，你却偷了俺的銀子。」

老頭兒瘦得只剩皮包骨，然而扣在駱君燕左腕上的枯槁手掌却如一把鐵鉗，駱君燕在大驚之餘，心中已有了底。緩緩站起，冷聲道：「老人家丟了多少銀子？」

「不多不少，九十九両五錢。」

「在下渾身上下只有二十餘兩盤纏……」

不待她說完，羅老頭就吼叫道：「俺却不信，除非你讓俺搜一搜。」

話聲中，左手已閃電般向駱君燕懷中抓來。

駱君燕爲了怕露行藏，長劍用一幅白絹包裹起來，當老頭兒扣住她的左腕時，右手已然抓起了長劍。此刻見對方探手向懷中抓來，連忙以手中長劍格了上去。叭地一响，她感到虎口一麻，原來對方還是一個高手。

羅小玉也尖聲叫嚷道：「相公，你年輕力壯，可不能欺負一個老人家啊！」

這時，隣座幾個健壯漢子也圍了過來，衆口一聲地道：「小伙子！年紀輕輕的，怎麼欺負一個老頭子，還不快些將銀子拿出來還給人家。」

駱君燕自幼隨她父親習武，見識也不算淺薄，見那幾個壯漢站着的架勢顯明就不是普通的酒客，而且一個個腰間隆起，八成還帶了兵器。

她暗自衡量，以自己的武功，若想鬥過姓羅的父女倆都有問題，何況還有這幾個壯漢助威？目下之計，看來只有走爲上策。

心中主意拿定，口中說道：「諸位也相信在下偷了這位老人家的銀子？」

那幾個壯漢道：「知人知面不知心，若要洗刷寃枉，你最好讓咱們搜一搜。若是沒有，咱們會敎老頭兒向你賠罪。」

駱君燕點點頭，道：「好吧！只要各位站在公道立場，在下願意讓各位搜遍全身。敎這老頭兒先放開手。」

幾個壯漢紛紛向羅老頭打眼色，他那隻枯槁的手掌終於放開了，駱君燕雪白的手腕上出現了好幾道血紅的指印。

駱君燕的長劍以白絹裹覆，看上去像個細長的包袱，她以左手拿着，右手慢慢地鬆開白絹。驀然，一聲龍吟，長劍閃電出鞘，晶光閃處，迎面一個壯漢的右臂立刻齊肩而飛。

變起倉猝，其餘的人，難免情不自禁地往後一退。

駱君燕早就暗中運勁於雙脚，猛地一彈，人已如鷹隼冲天般向酒舖外射去。

酒舖外就是人烟稠密的廣場，在駱君燕的算計中，擠入人羣，當可從容逸去。殊不知她一衝出酒舖，立刻就有八個壯漢一字排開地擋住了去路，原來酒舖外面早就埋伏好了。

去路被封，後有勁敵，駱君燕立刻陷入絕境。

羅老頭站在酒舖門前，哈哈大笑道：「小伙子！打開天窗說亮話，你大概就是駱子健吧！快些棄劍受縛，俺饒你一死。」

駱君燕默察情勢，看來已是凶多吉少，心念一横，沉聲道：「你們算計錯了，駱子健只怕快到京城了。」

羅老頭神情一楞，道：「噢？你是誰？」

「駱子健的妹妹，姑奶奶是駱君燕。」

「哈哈！」羅老頭獠笑道：「不見了秤桿，找着了秤鉈，俺錯得還不算離譜，快棄劍受縛吧！」

「休想！」駱君燕狂叱一聲，揮劍刺出。

她抱着拚命的決心，劍法自然是犀利非凡。然

而前後十餘名壯漢依然將她緊緊圍住，使她無一隙可逃之機。

驀然，敵陣之中發出一聲慘叫。一個壯漢倒地不起，背上有一撮紅纓，分明是中了某一種致命的暗器。

接着，慘呼連連，在一瞬間倒下了七個。

駱君燕却已發現了她的幫手，那是秦天音。當下胆氣一壯，長劍連揮，立刻有兩個壯漢魂斷劍下。覓得一絲空隙，她總算脫出了重圍。

只聽那秦天音在她耳邊說道：「姑娘快去永大綢布莊找金掌櫃，除此以外別無生路。老漢留此爲妳斷後。」

×　×　×

「金掌櫃在麼？」

「閣下是……？」

駱君燕壓低了聲音道：「請稟告金掌櫃，在下姓駱，有緊急事情求見。」

「請隨我來。」

這間綢布莊外面看起來不甚大，內裏却是重門叠鎖，戶限森嚴。拐彎抹角地來到一座小小廳堂，領路人請她稍待，悄然退去。

約莫盞茶光景，來了一個年約四旬的中年人，濃眉大眼，貌相威嚴。一進來就自我介紹道：「在下金雲，有何貴幹？」

「在下姓駱……」

「唔！」金雲在她對面坐下，截口道：「閣下是已故中軍參將駱奇的什麼人？」

駱君燕不敢隱瞞，垂首低聲說道：「小女子駱君燕。」

「哦！原來是駱參將之愛女，何人指點妳前來的？」

「江湖異士秦天音秦老先生。」

「原來是秦老哥，那麼，妳該知道我是朝廷命官了？」

「所以才前來求助。」

「求助？」金雲皺了皺眉頭。「駱參將觸犯軍令問斬，藍玉大將軍正派遣鐵騎衞四出搜尋你兄妹二人的下落。在下身爲朝廷命官，豈能庇護罪犯家屬？少不得要開罪姑娘了。」

駱君燕連忙雙膝跪地，道：「容稟下情。因藍玉與張翼，陳桓等人謀反，被先父偵悉，正欲密報聖上，却被藍玉先一步加非殺害。君燕與家兄冒死逃出，並非惜命，而是要將藍玉謀反異心密報朝廷，早作防範，一片忠心，尚乞默察。」

金雲一把托起了駱君燕，振聲道：「駱姑娘！竟有這種事麼？」

「千眞萬確。」

「駱姑娘！藍玉大將軍東征西討，軍功不計其數，聖上視爲重臣，這可不是說着玩的。」

「先父已獲確切證據。」

「什麼證據？」

「叛賊等密謀舉事的來往書信。」

「書信呢？」

「藍玉派人來緝拏先父時，已有同僚先一步告警。先父自知難逃，當門待縛，着我兄妹二人携帶叛賊書信分路逃亡。該項書信共計九件。」駱君燕邊說邊自貼身處取出了一個黃絹小包裹，雙手奉上。「小女子身邊帶了四件。只要將藍玉謀反之贓證傳達聖上，我兄妹二人死而無憾也。」

金雲解開黃絹包裹，將那幾封書信匆匆閱了一遍，道：「駱姑娘！妳的忠心可嘉，下官一定要將內情稟明聖上。妳暫時住在此處，放心，鐵騎衞不敢在下官這裏動妳一絲毫髮。」

「多謝大人！」

「對了！令兄呢？」

「如今下落不明。我與家兄相約初十酉時大相國寺前會晤。」

金雲屈指計算一陣，喃喃道：「今兒初八，還有兩天，下官自有安排。」

×　×　×

開封城外有一座荒廢了的山神廟，平日裏，一入黑夜，連個鬼影也沒有，今晚却見燈火輝煌，人影閃動。原來這兒作了鐵騎衞的臨時駐紮的營地。

約莫戌初光景，一個人影大模大樣地幌過來守護在廟門口的兩名鐵騎衞武士連忙齊聲喝問道：「什麼人？」

來人距離十步站定，緩緩道：「在下秦天音，求見蔡統領。」

「候着。」一個武士監視着來人，另一個進去通風報信了。

這座荒廢了山神廟還不算小，兩廂側殿中橫七豎八地躺着不少壯漢。正殿裏火炬明亮，有三個人在坐着聊天。他們是蔡錦春，羅老頭，以及羅小玉，尤其是那個小姑娘，如今是粉粧玉琢，穿得漂漂亮亮，不像白天那副相了。

那武士進來稟報道：「有一個名叫秦天音的人求見統領。」

「嗨！」羅老頭倏地從鋪着乾草的地上站了起來。「就是日間用飛鏢幹了咱們九個人，救走駱家丫頭的傢伙，他自己倒來了。」

蔡錦春神色倒很從容，沉吟了一陣，道：「二舅！這幾年我很少在江湖上走動，可知道這姓秦的是什麼路數？」

敢情他和羅老頭還有親戚關係。

羅老頭皺皺眉頭，道：「俺也不大清楚，只知道他有個外號叫『無影鏢』，出手是從不落空。」

「此來必有緣故，二舅！你得忍着點爆竹脾氣，讓我來和他週旋。」說到此處，蔡錦春向那候命的武士揮揮手：「快去！說我有請。」

秦天音一露面，蔡錦春和姓羅的父女倆莫不爲之一怔，這不是十里舖小酒店那個老店家麼？

「嘿嘿！」蔡錦春乾笑了一聲。「閣下是眞人不露相，算我姓蔡的有眼無珠。貪夜來此，不知有何見教？」

秦天音向羅老頭瞟了一眼，冷冷道：「這位老人家好像是江湖上人稱『活殭屍』的羅虎，不知因何與貴爲鐵騎衞統領的蔡爺勾上交情的。」

蔡錦春道：「他老人家是我二舅。」

「哦！原來如此！」秦天音轉身向羅老頭拱拱手，道：「恭喜！恭喜！有這樣一位顯赫的外甥，眞是光耀門楣啊！」

羅老頭冷冷道：「閣下到此不是爲了說這幾句廢話吧！」

「好！言歸正傳。」秦天音神色一正，緩緩說道：「在下貪夜來此，是要和藍玉大將軍談一樁買賣。」

「什麼？」蔡錦春兩道濃眉倏地挑了起來。

秦天音一揚手，道：「蔡統領不要大驚小怪，聽說藍玉大將軍與諸侯間互通魚雁的幾件墨寶不愼丟失，因而藍玉大將軍極欲尋回，倘若在下能交出那幾件墨寶，大將軍總該給幾文賞賜吧！」

蔡錦春的面色一瞬萬變，最後陪下了笑臉，道：「秦兄！你是要官位？還是要銀子？」

秦天音淡笑道：「一介草民，倒不想貪那高官爵位，銀子實在些。」

「放心！藍大將軍不會虧待你。」

秦天音道：「話可不是這麼說，作買賣得先講好了價錢。」

蔡錦春的臉色不禁又繃了起來，最後還是堆下了滿面笑容，道：「說吧！你要多少？」

秦天音說：「這事只怕你作不了主。」

蔡錦春耐住性子，道：「蔡某人作不了主，自會禀報藍大將軍定奪。」

「好吧！」秦天音說着從懷裏掏出了一封密函，神態輕鬆地往蔡錦春的面前一丟。「爲了證實在下不是空口說白話，這一封由朝中侍郞傅友文寫給藍大將軍的密函可以帶回去給藍大將軍過目，在下一介草民，不關心朝政，信中說些什麼，在下過目即忘。不過傅侍郞那一手鐵劃銀鉤的書法倒是予在下印象甚深。這樣好的字，求諸坊間也能賣個好價哩！」

一旁默然的羅虎突然冷哼道：「原來你助姓駱的丫頭一臂之力還是另有目的，如今，那姓駱的丫頭必定後悔上了賊船啦！」

蔡錦春給了羅老頭一個眼色，示意他不要插嘴，然後向秦天音說道：「倒是眞貨，你就開個價錢吧！」

秦天音一字字鏘鏘有力地道：「密函共計九件，每件銀子十萬両……」

蔡錦春神色一變，道：「姓秦的！找財路要有分寸，藍大將軍麾下精兵數十萬，不怕他要了你的狗頭。」

秦天音神態自若地說道：「買賣不成仁義在，蔡統領又何必發脾氣？藍大將軍封侯割土，宦囊甚豐，大概也不會在乎這區區九十萬両銀子。」

蔡錦春幾番想發作，又幾番忍住，咬咬牙道：「九件密函你都到手了？」

「缺一件不值分文。」秦天音搖頭幌腦，得意非凡。「單是收回這九件密函，藍大將軍未必就能安心。請禀報大將軍，駱子健，駱君燕這二個活口在下也負責送上，分文不取，算是在下對藍大將軍的一點孝敬。」

「好！」蔡錦春用力地一點頭，道：「你我何時何地再見？」

「初十子夜，仍在此地。」

「好！」蔡錦春拱了拱手，道：「就此一言爲定，蔡某恭送。」

「且慢！在下還有一個請求，也可以說是一項附帶條件。」

「說！」

「從此刻起，到初十子夜你我會晤爲止，鐵騎衞的武士們要按兵不動，自然更不能到開封城中去四處盤查。在下離此後，也不得派輕功好的高手在後跟踪。」

蔡錦春勃然大怒，道：「姓秦的！你太狂妄！要求也太過份了。」

秦天音嘿嘿笑道：「在下可是爲藍大將軍着想啊！」

「此話怎講？」

「藍大將軍近年來驕蹇自恣，乘勢專橫，聖上也畧有所聞，難免不派人暗中留意藍大將軍的動靜。這開封城中……」

蔡錦春神情微微一震，很快地截口道：「不要說下去了。難得你想得如此週到，蔡某一一遵辦就是。請吧！」

「多謝！」秦天音抱拳一拱。復又向羅虎拱拱

手道：「活殭屍！你自己長得三分不像人，七分倒像鬼，却想不到你還有個如花似玉的女兒哩！」

在呵呵大笑聲中，人已走出了山神廟。

「二舅！」蔡錦春皺着眉頭道：「你以前不會見過他？」

羅虎搖搖頭，道：「只聞其名，不見其人，想不到這傢伙的心肝比煤炭還要黑。」

蔡錦春沉吟了一陣，道：「如果他眞是喪盡天良的貪財之輩，我倒有法子對付他，只怕……」

羅虎忙問道：「只怕怎麼樣？」

蔡錦春只是搖頭不語。良久，才又說道：「二舅！我要漏夜去禀報藍大將軍，麻煩你帶着小玉表妹混進城去，暗中留意，看看秦天音到底在耍什麼花招。」

羅虎連連搖頭，道：「不行吧！秦天音臨走說：這兩天不准你的人進城呀！」

「爹！」羅小玉鼓着腮邦子，氣呼呼地道：「你眞是老糊塗了，咱倆可不是鐵騎衞的人呀！」

「對！對！咱倆這就去。」

× × ×

夜已深！

永大綢布莊後進裏還有燈影，綢布莊的掌櫃金雲正和號稱「無影鏢」的秦天音在促膝密談。

只聽金雲低聲說道：「大哥！這樁事我愈想愈不妥。藍玉是多麼的跋扈飛揚，他會乖乖地拿出九十萬両白花花的銀子來和咱們打交道？大哥！這爿綢布莊還不够爲你養老送終麼？」

秦天音語氣不悅地道：「雲弟！當年在江湖上闖蕩，你的雄心，胆識，都要比大哥來得壯。怎麼，才不過洗手三年，胆子就變得這樣小了？」

「大哥！你聽我說……」

秦天音顯然不耐煩聽他那一大堆道理，搖搖手，道：「別說了！這是千載難逢的好機會，不管藍玉有多麼厲害，他也得乖乖地拿出九十萬両白花花的銀子出來。」

「大哥！你這樣有把握？」

秦天音道：「哼！謀反之罪，誅滅九族，他有幾個腦袋？」

「就算藍玉低頭吧！密函到了他的手中，駱家兄妹到了他的手中，他再也無所畏懼。那時咱們怎麼辦？就是鑽到牛肚子裏去，他一條條地宰，也會將咱找出來。何況還有那笨重的九十萬両銀子。」

「嘿嘿！」秦天音乾笑道：「雲弟！你以爲大哥是個沒算計的人嗎？放心！大哥早就有了萬全之計，你等着享受榮華富貴吧！」

他說得忘形，金雲聽得茫然迷惑，却不知道這間門窗緊閉的小客廳裏已然多了一個人。

那人穿着一身連斗篷的黑色披風。大熱天，穿這種衣服實在令人覺得有點怪氣。他背對着金雲和秦天音，語氣緩慢而冷漠地道：「九十萬両銀子兩個人分，那多蹩扭。算我一份，剛好三三見九，不是分得均均匀匀的麼？」

金雲聞聲霍地起立，秦天音却沉靜地一動也沒有動。只見他右腕微抬，一點寒光筆直地向那黑衣人的背心窩射去。眞不愧爲「無影鏢」，若非眼光犀利的人，連那一點寒光也看不見。

黑衣人就在秦天音發鏢的那一刹那，緩緩地轉過身子，遮掩在披風裏的右手彷彿挪動了一下，那一點寒光頓時消失。

金雲大驚，秦天音也大驚，不但驚詫對方那詭秘的接鏢手法，更驚奇的是，對方竟然是一個女人，一個十分標緻的女人。

黑衣麗人雪白的手腕一抬，篤的一聲，綴着紅纓的鋼鏢釘在秦天音身旁的茶几上，笑意盈盈地道：「就憑這一手，該够資格入夥了吧！」

秦天音情知遇上了勁敵，立刻轉換了臉色，嘿嘿笑道：「高明！高明！請恕秦某冒昧之罪，坐！坐！」

黑衣麗人美目一轉，大大方方地坐了下來。

金雲道：「請問芳駕高姓大名？」

黑衣麗人輕啓櫻唇道：「姓江，名若秋……」

江若秋，這名字像一道閃電般劃過秦天音的腦際，連忙起身離座，深深一揖，道：「原來是行踪飄忽不定的黑衣仙子！失敬，失敬！」

江若秋倒也不敢托大，站起來福了一福，道：「我可不敢受此大禮。而且對『仙子』的尊稱也不敢領受。仙家之流，應該不動凡心，不起貪念，而我偏偏對財帛愛之如命，那裏配稱仙子啊！」

金雲嘿嘿笑道：「仙子眞會說笑。」

江若秋重又坐下，說道：「九十萬両銀子，可眞是一筆大買賣，二位不但有雄心，也有胆識。只是……」

語氣頓了一頓，復又接道：「這筆竹槓敲到藍玉大將軍的頭上未免太胆大妄爲了一點。他雖然不至於動用官兵，手底下却還有幾個心腹健將，單說鐵騎衞統領蔡錦春吧，此人不但劍術超羣，而且練就一身刀槍不入的邪門外功。二位是『無影鏢』鬥得過他？還是金大掌櫃的那把鐵算盤？」

秦天音冷冷一笑，道：「仙子倒是知己知彼，只怕藍玉不敢輕舉妄動。」

「噢！」江若秋修眉一挑，那模樣兒顯得格外嫵媚。「莫非藍玉有什麼把柄抓在你們手裏麼？」

金雲點點頭，道：「不錯，他想謀反。」

「謀反！」江若秋吐了一下舌頭。「金大掌櫃，這一句話可不是亂說的啊！」

秦天音似乎責怪金雲心直口快，瞪了他一眼，然後沉聲道：「請問仙子，來意究竟爲何？」

「方才就已說過，想在九十萬兩銀子的大買賣中揷一脚。老實說，像我這種能軟能硬的好幫手多一個是不會吃虧的。」

「那麼，容秦某再問一聲，仙子是如何知道這件事的？」

江若秋淡笑道：「這要憑耳目靈通。半月來，鐵騎衞出動頻繁，顯然是發生了什麼重大事情。閣下方才單身前往山神廟和蔡錦春晤談良久，因此我尾隨來此，又偷聽了幾句……」

「哈哈！」秦天音乾笑了一聲。「眞是高明。咱哥兒倆每人少了十五萬兩銀子可是小事，有了妳這個厲害的對頭才眞是自惹煩惱。好！許妳入夥。不過，妳該懂得規矩才好。」

「甚麼規矩？」

秦天音道：「所謂先入爲主，儘管仙子多年來在江湖上都是獨當一面，這一會少不得要聽我秦某人的提調。」

江若秋必恭必敬地道：「願受差遣，錢能通神，也能役鬼，何況我這肉眼凡胎的假仙子？」

秦天音嘿嘿乾笑一陣，道：「仙子可曾聽說過『活殭屍』羅虎其人？」

江若秋點點頭，道：「聽說過，此人好像與蔡錦春還有點沾親帶故。」

秦天音道：「他是蔡錦春的二舅，仙子見過他麼？」

「未曾見過，聽說此人一身皮包骨，形容枯槁，身邊帶了一個如花似玉的小女兒。見了面想必也認得出來。」

「那就好辦！」秦天音雙掌重重地一擊。「這對父女目下正在開封城中，八成是蔡錦春請來幫忙的。此人不除，猶如絆脚之石，將有大碍。這得麻煩仙子下手除去。」

江若秋雙眉一挑，道：「你要我殺人？」

秦天音冷笑道：「仙子難道從未殺過人？」

「殺過，却不爲財帛殺人，否則豈不成了謀財害命？這種貽人笑罵的勾當，我不屑爲之。」

「仙子方才還曾許諾，願受差遣。」

「不錯，我願受差遣，也願立刻除去這一絆脚石，但是不一定非要使用殺人的手段。」

金雲揷口道：「莫非仙子另有妙法？」

「我有法子不讓這塊石頭留在路中央絆脚，還不行麼？」

秦天音沉吟了一陣，道：「好！如果秦某人再在開封城中見到姓羅的父女倆，那就算仙子背約失信了。」

「放心！我說話從未失信過。」江若秋神色一正，接道：「關於這樁買賣的始末，以及全盤計劃，我很想聽聽。」

秦天音搖搖頭，道：「不忙！既是合夥人，自然不能瞞妳，待妳除去絆脚石後再談吧！」

江若秋起身離座，道：「那麼，我該去找『活殭屍』的下落了。」

身形一閃，人就不見了。秦天音眼尖，他看見靠牆角處的一扇窻戶略微幌動了一下。

× × ×

大熱天，夜市收得晚。雖是亥過子初，東大街一帶的小吃攤依然是爐火旺盛，鍋杓响亮。

這些小吃攤當中，有一處賣的東西很別緻，小招牌的名兒也別緻。叫做「田二娘馬肉」。誰都知道馬肉酸不溜嘰的並不是什麼美味。然而田二娘烹製出來的馬肉却是又香，又嫩，眞是一絕；還有另一絕，就是田二娘本人；她雖自稱二娘，年齡却不大，頂多二十五，六，細腰，俏肩，豐臀，活賽當年的楊貴妃。只可惜，面上一臉大麻子，難怪人家都願管她叫二娘，不叫她二妞了。

田二娘的攤子上一共有三張丈來長的板櫈，總是不擠不鬆地坐着十來個客人。來吃馬肉的總是那幾個，彼此幾乎可以叫出名兒來；再熟點的，甚至於摸得清對方的根底。

今晚可不同，田二娘的攤子上來了一個面生的客人。

他是一個年輕小伙子，年歲大概有個二十一，二，一件夏布長衫髒兮兮地分不出是灰，是藍，攤子上的食客都不免朝他打量；等他開了口，大家又見怪不怪了。外鄉口音，準是個天涯遊子。浪迹天涯那能穿得乾乾淨淨的。

這小伙子要了一盤馬肉，四兩白乾，低頭吃着，也不管別人的眼光直朝他的身上盯。

不多一會兒，大夥兒的眼光移開了。爲甚？攤子上又來了一老一少兩個陌生食客。

那糟老頭兒一身皮包骨，就像一具活殭屍。不錯，他正是「活殭屍」羅虎；另外一個是穿得花花綠綠的小姑娘，黑白分明的一對眸子這瞟那瞟的，教幾個登徒子掉了魂。她正是羅小玉，若有人知道她的底細，只怕再沒胆子將眼光盯在她那脹鼓鼓的胸脯上了。

這小姑娘倒不是勢利眼，她竟然在那髒兮兮的年輕小伙子身邊坐了下來。位子還鬆得很，她竟然靠得那麼近，只差沒有肉貼肉。

他二人要了馬肉，也要了酒，只是沒有開腔說話。

那年輕小伙似乎不慣倚紅偎翠的情調，大口吃完了盤中馬肉，一口氣喝完了杯中酒。站起來問道：「共多少錢？」

田二娘人生得難看，心地倒是挺好的，笑呵呵地道：「你吃好了？酒肉一共十個銅子兒。」

年輕小伙子摸索半晌，掏出一塊碎銀子放在案上，道：「我身邊沒帶銅子兒，這塊碎銀……」

田二娘連忙截口道：「俺這兒沒有戥子，怎麼知道這塊銀子的輕重哩！」

少年隨和地道：「由你估吧！」

田二姑連連搖頭，道：「那怎麼成？俺倒不怕吃虧，萬一估輕了，防人說我欺負外鄉人。銀子你帶着，明兒來一齊算。」

「那麼，明兒來你再找零吧！」年輕小伙子說完之後，掉頭就走了。

「慢走一步……」田二娘這裏一張口，那年輕小伙子已走得老遠了。

攤上食客中有幾個愛和田二姑說笑的紛紛起鬨道：「二娘！那小子走路輕飄飄的，快得如飛，只怕是鬼，當心那塊銀子是錫箔啊！」

「你們這幾個爛潑皮，就喜歡嚼舌根。瞧吧！」田二娘一邊笑駡，一邊將那塊碎銀丟進了水桶。「銀子沉到水底去了，你們眞是活見鬼！」

食客之中突然發出「咦」「噢」之聲，原來在他們談笑聲中，那老頭、少女突然不見了踪影。田二娘又撈了一筆小小的橫財，案上留下一塊碎銀。

× × ×

駱子健的步履沉重已極，他懶散地走過東大街，只求找到一個不惹眼的小旅店住上二宵，好在初十夜裏和他妹妹君燕會合。他算計，君燕人小鬼大，滿肚子的鬼精靈，一定能逃够得過鐵騎的途中攔截……

突然，他身邊响起了一個蒼老的聲音：「這位小爺，貴鄉可是定遠？」

駱子健心頭一怔，回頭看，問話的人正是方才吃馬肉時打個照面的瘦老頭兒，一雙小眼珠在漆黑的夜裏閃閃發亮。那個方才挨着身邊坐的小姑娘也在打量他。

駱子健不但在亡命，而且還身負重任，自然有草木皆兵的感覺。定定神，退後一步，才反問道：「不知老人家因何動問？」

羅虎呵呵笑道：「冒昧！冒昧！只因爲老漢和俺淘氣的小女兒打了個賭。俺說小爺是定遠人，她說不是。小爺！到底是不是？」

駱子健畢竟少有江湖閱歷，點點頭，道：「在下正是定遠人。」

「爹！你輸了吧！」羅小玉拍手笑了起來。明亮的目光向駱子健一瞟。「生爲定遠人，實在非常榮幸。」

駱子健正轉身要走，聞言又停了下來，好奇的問道：「姑娘此話怎講？」

羅小玉一字字鏘鏘有力地說道：「威震八方的藍玉大將軍是定遠人，還有……藍大將軍麾下的中軍參將駱奇也是定遠人……」

她口裏如此說，目光却一直盯在他的臉上，當她提到藍玉大將軍時，駱子健眼睛裏射出仇恨的火燄，當她提到駱奇，他目光中又透視悲憤之色。

駱子健似乎有了警覺，一掉頭走了。

羅虎吁嘆道：「玉妞兒！別白費心思啦！這小子不是咱們要找的人。」

羅小玉也故意提高了聲音，道：「唉！若是找不到駱相公，怎麼對駱君燕姑娘交代啊！」

這幾句話就像勾魂索，硬生生地將遠走了十幾步的駱子健又勾了回來。

他再次向這一老一少打量一番，謹愼地問道：「二位方才說些什麼？」

「實說了吧……」

羅小玉突然打岔道：「爹！這事怎麼可以亂說啊！」

駱子健益發好奇了，低聲道：「在下好像聽見二位方才提起了駱君燕的名字。」

羅小玉將他打量了許久，慢吞吞地問道：「你認識她嗎？」

「在下有個遠房親戚也叫駱君燕，不知是不是她。」

羅小玉故作神秘地將駱子健拉到暗處，悄聲道：「你既然認識駱君燕，想必也認識她的哥哥駱子健了。」

「唔！」駱子健含糊地應道：「怎麼樣？」

「駱君燕來到了開封，本來約好和她哥哥在開封城內見面的，却想不到路上感染了風寒，一來就病倒了。她托咱們打聽她哥哥的下落。」

駱子健心頭一驚，情不自禁地脫口道：「君燕病了麼？」

「是啊！」羅小玉眞箇是人小鬼大，表情逼眞。「幸虧我爹精通草本，抓了一帖藥，服下後已經大好了，只是還不能出外吹風。」

「二位是……？」

羅小玉截口道：「實不相瞞，咱父女倆是江湖中人，一向喜歡幹扶弱鋤强的事兒。眼看駱姑娘孤苦伶仃的，怎能不管？方才聽你的口音好像是定遠

人，模樣兒也像駱姑娘描述的駱子健頗爲相似，所以才趕來冒問一聲……」

駱子健情急地道：「姑娘！麻煩妳帶我去見見駱君燕。」

羅小玉一掄眼珠子，道：「帶你去見她？你又不是駱子健。」

駱子健壓低了聲音道：「在下就是駱子健，因亡命在外，所以不敢承認。」

羅小玉向遠處的羅虎招招手，道：「爹！你老家快人些過來。」

羅虎走過來問道：「玉妞兒！甚麼事啊？」

羅小玉指了指駱子健，道：「他說他就是駱子健。」

羅虎故意謹愼地將駱子健打量一陣，道：「你就是參將駱奇之子？」

「正是在下。」

「我怎麼知道你是眞的還是假的。」

「老人家，你只要帶我去會見駱君燕，就知是眞是假了。」

羅虎連連搖頭，道：「那可不行。駱姑娘的藏身之所異常隱秘，萬一你是鐵騎衞的細作，俺豈不是要在陰溝裏翻了船？」

駱子健焦急地道：「老人家！你要如何才相信在下就是駱子健呢？」

羅小玉道：「我聽駱姑娘說，她哥哥身上帶着藍玉大將軍與諸侯密商反叛的信函，如果你眞是駱子健，就不妨拿出來給咱們瞧瞧。」

駱子健此刻一心惦記着妹妹的病情，而且平時都聽人說，江湖中人，俱都是行俠仗義之輩，因此也就不疑對方有詐。連忙點頭，道：「好，我拿出來給你們看。」從懷中掏摸出一個黃絹小包裹，在羅虎的面前一幌。

羅虎枯槁的手掌如閃電般一探，黃絹小包裹已到了他的手中，揚聲道：「老漢信得過你，要見你妹妹跟着俺走。」

掉頭疾走如飛。

駱子健連忙追趕上去，同時嚷道：「慢走！東西還我。」

羅小玉一躍上前，低聲道：「駱相公！千萬不要嚷叫，城內各處都有鐵騎衞的武士，你難道不要命了？」

駱子健此刻已然冷靜下來，愈想愈覺得這二人的身份可疑。心念一動，右掌倏揚，一把將羅小玉的手腕扣了個着着實實。

羅小玉沉聲道：「男女授受不親，相公怎麼和我動起手腳來了？」

駱子健道：「知人知面不知心，萬一妳爹拿走了我的重要物件，就要姑娘的性命抵償。」

羅小玉突發一聲冷哼，掄起右掌，向駱子健的前胸擊來。招式看似平淡，其實，是辛辣奪命的狠招。

駱子健隨意地揮臂一格。

叭！他那條胳臂猛地一麻，右掌也不自由主一鬆。只不過眨眼之間，羅小玉已然脫離他的掌握。

駱子健至此已然發覺自己已上了圈套，性命不打緊，那幾封密函比性命還重要。立刻拔劍在手，唰唰唰！一連向羅小玉攻出三劍。

劍勢雖不够磅礴，然而挾亡父之悲慟，拚命之決心，自是凌厲非凡，將羅小玉逼退丈餘。

在連連後退中，嗖地一聲，羅小玉也拔出了一柄精鋼短劍，長不足一尺，形狀頗似七首，然而寒光閃閃，一望而知，必定犀利非凡。

遠遠的羅虎高聲叫道：「玉妞兒！擋得住那小子的糾纏麼？」

羅小玉回答的是一聲尖叫，原來在駱子健的一輪猛攻之下，她衣衫的前襟處已被挑破一道口子。

羅虎雖被名利薰心，却不能不顧女兒的安危，立刻返身折回。

駱子健已將羅小玉逼至牆角一隅，她手中短劍成了擺飾，似乎毫無抵禦之力。看架勢，駱子健能在出手之間取她項上首級。

羅虎心頭一凛，沉聲說道：「小子！你想怎麼樣！」

駱子健道：「將包裹還我，萬事皆休。不然我就要你寶貝女兒的命。」

「拿去！」羅虎將手中的黃絹包裹高高舉着，緩緩向駱子健走近。

駱子健一心一意要取回包裹中的重要物件，一時罔顧利害，眼看羅虎走近，竟然伸手去接。

羅虎倏地翻腕一抓，叭！五指如鐵鈎，將駱子健的左腕扣了個止着。

駱子健沉叱道：「好狡猾的老狐狸！」長劍左旋，挑向羅虎的胳臂。

鏘！羅小玉那把精細短劍硬生生將他的長劍格住了。

羅虎嘿嘿笑道：「小子！你還是放老實些吧！遇上我活殭屍，算你走霉運啦！」

突然，暗處發出一聲冷笑，一個黑衣人緩緩地走了過來。

羅虎喝問道：「是誰？」

黑衣人道：「原來是活殭屍，咱們竟然在這兒碰上了。」

羅虎一句話沒說完，羅小玉已嚷了起來：「是黑衣仙子！」

不錯，正是黑衣仙子江若秋。

羅虎眞不愧是個老狐狸，哈哈笑道：「原來是黑衣仙子，眞是久違了啊！」

江若秋冷冷道：「活殭屍！少套交情，我們從未見過面，說甚麼久違，倒像老朋友似的。」

羅虎依然笑道：「雖未晤面，却神交已久。」

江若秋道：「既然如此，那就請你閣下賞個面子如何？」

「嘿嘿！仙子太客氣啦！」

江若秋一字字地道：「聽着！我要你立刻放開他。」

羅虎五指一鬆，當眞放開了駱子健，道：「仙子！這樣行了麼？」

江若秋冷笑道：「看將起來，我江若秋的面子可眞不小。羅老！人情作到底，將那小包袱也還給他吧！活到你這樣一大把年紀，怎麼幹起翦徑打刼的事兒來了，傳揚出去，還想在江湖上混麼？」

關於黑衣仙子的惡名，羅虎聽得倒是不少。所謂聞名不如見面，心裏頭總有那麼一點不信邪。敎他放了駱子健，那是件小事，敎他送還那一包密函，他自然不會答應了。

沉吟一陣，羅虎才冷聲道：「若是拿年歲壓人，妳年紀太小，若是拿名頭壓人，我活殭屍的名號可也是响叮噹的。仙子的作爲太過份了吧！」

江若秋冷笑道：「給面不要面……」

話聲中，身形猛地一旋，黑色披風頓時飄舞得如同一張巨大無比的荷葉。羅虎手中的黃絹小包裹竟然脫手而飛，先是飛到黑色披風上，然後又到了江若秋的手裏。羅虎只感到一陣勁風襲體，不自禁地連退了數步，才落定脚跟站住。

江若秋揚手一抛，黃絹小包裹又回到了駱子健的手中。只聽她揚聲道：「駱相公先走一步，請在東校場等我，有要事相商。」

駱子健轉身就走。

羅虎掉頭就追。

江若秋輕叱道：「活殭屍！你連女兒的性命也不要了麼？」

羅虎閿聲停步回頭，心頭不禁大震，原來羅小玉已經四平八穩地躺在地上了。

「好！我跟妳拚啦！」發一聲狂喊，羅虎衝了上去。

只見江若秋抓起披風一角，向外一掃。叭！羅虎竟然被掃退丈餘，差一點跌坐在地上。

江若秋冷聲道：「活殭屍！你犯不着拚命，你女兒並沒有死。」

羅虎此刻已是鬥志全失，結結巴巴地道：「妳……妳將玉妞兒怎……怎麼樣了？」

「我以太陰指點了她週身十大穴道。」

「甚麼？」羅虎像遭雷殛，渾身一震。「你對玉妞兒施展了歹毒的太陰指？」

「不錯，太陰指十分歹毒，但我却沒有施展絕招，你的女兒還有救。」

羅虎雙膝一軟，竟然跪下了地。哀求道：「求求仙子！無論如何要救救我的寶貝女兒。」

「只有你自己才可以救他。」

羅虎楞了一楞，道：「此話怎講？」

「立刻離開此地，而且不能將方才所發生的事對任何人說。」

「我照辦，求妳立刻爲我女兒解開穴道吧！」

「被太陰指點封穴道的人，七日不解，必死無疑。活殭屍！如你眞想救你女兒，就立刻僱車送你女兒前往鄭州。七天工夫想必可以趕到了。我會着人在鄭州北門守候。記住！不進城門，是不會有人出現爲你女兒解開穴道的。快去吧！」

「仙子……」

江若秋不耐煩地道：「休要嚕嗦！我黑衣仙子在江湖上幹過壞事，也幹過好事，却沒有幹過失信的事，只管照我的話去做，你女兒就不會死。」

× × ×

駱子健在漆黑，空曠的東校場上等了不多一會兒，江若秋就來了。

駱子健深深一揖，道：「多蒙仙子相助，在下感激不盡。」

江若秋一伸手，冷冷道：「拿來！」

「甚麼？」其實駱子健心裏已有數。他雙手緊緊地抱住胸前，緩緩後退。

江若秋步步緊逼，沉聲道：「憑我的武功，你能逃得掉嗎？」

駱子健惶然地道：「看仙子的言行，不像是一個壞人啊！」

「壞人與好人，你是分不清的。」江若秋邊說邊閃電般伸出了手指。在黑夜中，她的手指白得像雪。

駱子健身軀顫幌了一下，立刻四平八穩地躺下了。

江若秋先搜出了那個黃絹布包裹納入自己懷中，然後抱起昏厥的駱子健，在夜色中遁去。

夜，更深了！

× × ×

初九！

炎陽還是那麼毒，枝椏上的蟬兒還是叫得那麼

響，一切都是老樣兒。

有心人却會留意到一樁反常的事兒；那一批批馳騁的健馬，那一羣羣鐵騎衞的武士，在一夜之間竟然消聲匿跡了。

晌午，一匹雪白的健馬，載着一個黑衣人如風馳電掣般出了開封西門。那黑衣人想是畏懼沙塵，連面上都蒙着黑巾，只露出一雙晶亮的眼睛。

他頭上戴的不是遮陽草帽，而是連在黑色披風上的斗篷，這身裝束難免會令路人側目。但是，當路人轉首望去時，馬兒早就過去了。

她，正是黑衣仙子江若秋。

出西門，過十里舖，一口氣在官道上奔行了四十餘里。她將手中的轡繮向左一帶，馬兒希聿聿一聲嘶鳴，竄入了一遍密林。

林中小徑不寬，剛好容下一匹馬身，她依然策馬疾行。可見她騎術精良，座下良駒也經過調教。

這是一座棗林，方圓怕有二、三十里，奔行一陣，她突地緊勒轡索，馬兒前蹄直豎，凌空打了一個旋，硬生生停下。

她牽着馬兒，跨過沒膝的雜草，遠離了林間小徑。拍拍馬頭，馬兒乖巧地伏下，她也蹲了下來。

是在躲避甚麼嗎？

一陣蹄聲由遠而近，三匹健馬，騎乘三名灰衣漢子奔馳而來。

如閃電般馳過，只一瞬間，三騎又折了回來。轡繮放緩了，馬匹吁吁地喘着大氣。

「怪！」一個灰衣漢子喃喃道：「莫非上天入地了？這林子裏只有一條小徑啊！」

另一個漢子道：「咱們回去禀報頭兒吧！那傢伙準定是個扎手人物。」

就在他們議論紛紜，莫衷一是的當口，江若秋突然出現在他們面前。

一個漢子手探腰際，想要拔刀，另一個想要揚鞭打馬，第三個則剛想張口驚呼。江若秋只是淡淡一笑，他們的動作全停下來。

江若秋將頭上斗篷向後一推，瀉下了萬縷青絲。蒙面的黑巾扯下來擦了擦汗，那神態，挺嬌，挺媚兒，也不會讓人覺得害怕。

三個灰衣漢子互望了一眼，眼神中透出相同的意思：「嗯！原來是個嬌滴滴的妞兒！」

江若秋擦乾了汗，摺疊起黑巾當扇子般搧着，笑着問道：「三位爺們可是鐵騎衞的武士？」

其中一個搶着說道：「姑娘看走眼了吧！我們是洛陽鄭記鏢局的師傅。」

「哧！」江若秋抿唇輕笑。「三位爺們別騙人啦！鏢局的人從不穿灰衣，他們也不會將傢伙掩遮在大衫裏頭。你們若不是鐵騎衞的，城門上的門官不會客客氣氣地端凉茶給你們解渴。再說，鏢局的人也不會跟在我的馬屁股後頭吃塵灰啊！」

三名大漢想發作，似有顧忌，教她這一嘲弄，一個個額上青筋暴露，瞪眼豎眉。

江若秋又喃喃道：「我可眞有點不明白，鐵騎衞平日裏莫不是鮮衣怒馬，甲冑耀眼，三位怎麼穿起便裝，藏頭縮尾呢？」

先前答話的那個漢子沉聲道：「小娘們！別逞口舌之快，惹來一個大麻煩，快些上妳的路吧！」

江若秋冷冷地哼了一聲，道：「你們以爲我是途中悶得慌，找你們磨嘴皮子玩兒，我可沒那種雅興。是我引你們跟上來的。咱們誰也別想走。」

叭！一個耐不住性子的漢子揮出了皮鞭。

江若秋右手仍然拿着那塊黑巾搧凉風，左手一招，搭上了鞭梢，不見着力地往回一帶，那漢子就滾下了馬鞍。

他甫一落地，就要翻身躍起。江若秋上前半步，左手揪着他的後領，往上一提，那漢子重又安安穩穩地坐在馬鞍上了。

江若秋目光一掃，冷冷道：「說吧！你們三個是想死？還是要活？」

三個大漢早已噤若寒蟬，作聲不得。良久，帶頭的人，才壯着胆子問道：「想死怎樣？想活又怎樣？」

「想死，這兒就是你們的埋骨之所。姑娘我一不用刀，二不用劍，只用手指兒慢慢地撕你們的肉，拆你們的骨頭。不信就試試。」她面上還浮着笑，語氣輕鬆已極，就像在逗那三個傢伙。

能够進入鐵騎衞，就不是飯桶草包；能够被派換上便裝秘密活動，更是百中選一的好手。他們心裏淸楚得很，愈是笑得甜的人，心眼兒就愈毒，這小娘兒絕不是說大話唬人，她眞能辦得到。

楞了半晌，帶頭的人才問道：「若想活呢？」

「依我一件事。」

「姑娘既知我們是鐵騎衞的，就該知道鐵騎衞的規矩，可別强人所難。」

江若秋笑道：「這樁事兒稀鬆平常，準辦得到。那就是帶我去見你們的蔡統領。」

那大漢一驚，道：「姑娘認識他？」

「那不關你們的事，帶我去見他就行了。」

「話可說淸楚，姑娘見了我們統領之後回不來，可別怪我們。」

「哈哈！」江若秋放聲大笑。「你倒挺會唬人的。咱們上馬走吧！我還要在日落前回開封哩！」

× × ×

蔡錦春雖然身在軍中，却是半個江湖中人，自

然對江湖中的人和事摸得一淸二楚。一聽是聞名已久的黑衣仙子來見，那敢怠慢，連忙迎出，一揖到地，道：「心儀已久，今日才得幸會。請入內待茶。」這裏是一座民間穀倉，炎夏空着，遂成了鐵騎衞的臨時駐紮之所。

江若秋站在樹蔭底下一動也沒有動，只是擺了擺手，道：「蔡統領！免了這些俗套吧，請摒退從人，我只和你說幾句話兒就走。」

蔡錦春雖然心中顧忌，却也不願在一個女人面前示弱，立刻揮手摒退從人。

江若秋道：「聽說『無影鏢』秦天音敲竹槓敲到藍大將軍頭上來了。」

蔡錦春微微一驚，道：「江湖上已經盛傳此事了麼？」

「蔡統領不必吃驚，這事知道的人不多。」

「哦——」

「所謂民不與官鬥，江湖中人雖然武藝高强，却也難勝千軍萬馬，姓秦的這樁事作得很不妙。」

蔡錦春在不明白江若秋的來意之前，只得唯唯否否地道：「說得是！說得是！」

「其實，這樁事我也是秦天音的合夥人。」

「噢！」

「我所以加入一份，倒不是因爲財帛動心，而是想教秦天音栽一個大大的跟斗。」頓了一頓，江若秋才接道：「雖不爲利，却也爲名。我的太陰指可說天下無敵，但我却勝不了姓秦的，他的飛鏢太快，雖不至於傷到我，却使我近身不得。因此我想藉此機會除去姓秦的。」

蔡錦春沉聲道：「恕蔡某冒昧問一句，姑娘此來可有誠意？」

「信則不疑，疑則不信，取決於蔡統領的明智。」回答雖含糊，却極具份量。

蔡錦春冷笑了一聲，道：「以姑娘在江湖上的名號，絕不是弄奸使詐之輩，蔡某不妨實說了吧！不管姓秦的多麼了得，他也逃不出蔡某的圈套。」

「未必吧！」

「此話怎講？」

「姓秦的抓着藍大將軍的把柄，縱有千軍萬馬也奈何他不得。」

「九十萬兩白銀有十大車之多，將成爲他的累贅。」

「明晚他和統領晤面，會告訴你準備九十張萬兩票面的銀票，兌現地點是在京城的各大銀樓。」

蔡錦春截口說道：「他不怕銀票到時不能够兌現？」

江若秋搖搖頭道：「他絕不怕。銀票不能兌現的方法只有一個，那就是由藍玉大將軍行文京師，通報銀票遭刼或者丢失。那麼，京城捕快就要等在各銀樓準備捕人。犯人移送刑部，內情全盤托出，藍玉大將軍豈不糟了？」

蔡錦春神色一變，道：「蔡某不信姓秦的拿着銀票後能活着離開。」

「你佈下重兵，他會來麼？」

「哼！無影飛鏢雖然厲害，蔡某還不曾放在眼下。」

「這樁買賣交割時，只有蔡統領一個人去？」

「不錯。姓秦的也必定如此要求。多一卒一兵他也不會來。」

江若秋淡淡一笑，道：「據傳蔡統領不但劍術超羣，而且還練就了一身刀劍不入的邪門功夫，秦天音的飛鏢自然傷不了你。他的把兄弟鐵算盤金雲也拿你無可奈何。可別忘了還有小妹我，太陰指以柔克剛，不大好對付呢！」

蔡錦春驚道：「仙子方才說過……」

江若秋笑着截口道：「我自然不會與你爲敵，否則我也不會前來告以秦天音的算計了，不過，得有一個附帶條件。」

「噢！」

「想請蔡統領聽信我的佈置。」

「倒要請教。」

「秦天音如何要求，你就如何答應。但你無論如何要求准許你多帶一人。我想他會答應的。」

「那人是誰？」

「藍玉大將軍。」

「甚麼？」蔡錦春不禁大驚失色道：「這種事怎能够要大將軍親自出動？而且又沒有護衞隨行。這……」

「有你，還有我，有何可怕？」

「知人知面不知心，這可不能答應。」

「那麼，你要與我爲敵了？」

蔡錦春緩和了神色，道：「並非蔡某存心與仙子爲敵，而是仙子的要求太以强人所難。」

「蔡統領人雖不在江湖，却該知曉江湖中事，江湖中人無一關心朝政，我不至於想利用這個機會謀刺藍玉大將軍，果有此心，藍大將軍卽使終日置身中軍虎帳，憑我的身手，也照樣可以辦到。蔡統領除此之外，難道還有別的顧忌？」

蔡錦春沉吟良久，道：「請問姑娘，因何一定要藍大將軍親臨？」

「說出來統領必會見笑。」

「這是那裏話？」

江若秋背過身子，緩緩言道：「身爲女兒身，莫不崇拜征戰沙場的英雄人物，是以我對藍大將軍

渴慕已久，故而想藉此機會一瞻風采。」

蔡錦春疾聲道：「果如此，蔡某可卽刻爲姑娘引見。」

江若秋搖搖頭，道：「那樣不妥。本心出於渴慕，傳揚出去，別人必定是認爲我是交結官勢剷除異己，豈不壞了我在江湖上的名聲？」

蔡錦春連連地搖頭，道：「茲事體大，輕率不得。」

「我以合夥人的立場，唆使秦天音提出這次要求，非得藍大將軍親臨交割，他才肯交出那幾封機密書信，因爲有藍大將軍在場，我等才不至於被置陷阱之中。那時你又將如何？勢必答應不可，因爲那幾封密書關係着藍大將軍的身家性命。而我却不願那樣作，渴慕之人，豈可對之行要脅手段？還請三思。」

蔡錦春張口結舌，一句話也答上來。良久，才吁嘆一聲，道：「蔡某雖應允也是枉然，這事還要大將軍自己作主。」

「請轉告藍大將軍，他如不來，後果不堪設想。」說罷，翻身上馬，揚鞭而去。

× × ×

初十晚間戌正。

秦天音和金雲滿面孔焦灼之色，坐在一旁的駱君燕，也是蛾眉緊蹙，一臉愴然，誰也沒有開腔說話。

良久，秦天音才道：「駱姑娘！妳和令兄的確約在今晚酉時於大相國寺前見面的麼？」

駱君燕點點頭，道：「是啊！」

「他怎麼沒有來呢？」

「只怕……只怕……」駱君燕落下了淚，抽噎得說不出話來。

驀然，一身黑衣的江若秋走了進來。她先向秦、金二人打了個眼色，然後和悅地說道：「先着人扶駱姑娘後面歇着吧！我已派人去尋找駱子健的下落了。」

金雲拍拍手，進來一個老僕婦，扶着駱君燕走了。

江若秋關上小廳的門，詭譎地一笑，道：「總提調！這事怎麼辦？九件密函只到手四件，兩張活口還缺一，這樁買賣作不成了吧！」

秦天音心中一動，嘿嘿笑道：「仙子別賣關子了，八成是妳玩了什麼花樣。」

江若秋點點頭，道：「不錯，駱子健的人已到了我的手中，那五扎密函也到了我的身上。活口一人一個，密函我却比你多，秦老哥！這總提調之職，該由我來幹才算公平。對不對？」

秦天音轉機很快，毫不猶豫地笑道：「沒說話，姓秦的服了，甘願聽差遣。」

「好！你現就在去和蔡錦春碰頭，約他在大石坡交割，時間是卯初，天剛明未明的光景。」

「怎麼在那種地方呢？」秦天音不以爲然地道：「咱們得選一個崗巒起伏，叢林密佈之所，拿了銀票才好脫身啊！」

江若秋冷冷道：「秦老哥！別忘了我現在是總提調，你只有聽的份兒。」

金雲唯恐兩人鬧僵，連忙轉圜道：「大哥！聽江姑娘的吧！」

秦天音顯得萬般無奈地說道：「好！全都聽妳的便是。」

江若秋道：「告訴蔡錦春，現場我會派人淸查，若有一兵、一卒的埋伏，咱們就不會去。」

「唔！」

「再告訴蔡錦春，要藍玉大將軍一起來。」

秦天音嚷叫道：「江姑娘！說大話當心閃了舌頭，憑什麼教人家藍大將軍親自出面？蔡錦春憑什麼要聽咱們的？而且也無此必要啊！」

江若秋語氣肯定地道：「絕對有此必要，有藍大將軍在，蔡錦春不會要花樣，我們才會安全。憑着這九件密函，駱家兄妹兩張活口，藍大將軍勢非降尊紆貴，折節下交不可。」

「若是蔡錦春不答應呢？」

「告訴他，藍大將軍不來，咱們不會交出密函和駱家兄妹。」

「還有麼？」

「赴約時，我要帶一輛大車，車上載着駱家兄妹，自然還有我的班底……」

秦天音截口道：「那可不行。咱們都是單人匹馬，妳爲什麼要帶手下，莫非別有異心？」

江若秋冷笑道：「你們是拜把兄弟，我若一個人前往，豈不是以一對二？」

金雲插口道：「江姑娘！合我二人之力，也不是妳的對手啊！」

江若秋道：「秦老哥可承認此說？」

秦天音點點頭，道：「我承認。」

「那就對了！我若有異心，大可以幹了你們倆，一個人去賺這筆財富，又何必在得手後再大費手脚？我帶人，自然別有用處。」

秦天音道：「合夥人之間，難道還有什麼機密嗎？」

「保留一點吧！」江若秋含蓄地道：「反正我是爲了大家的好，到時你們自然會明白。」

秦天音忿忿地道：「女人就是喜歡賣關子。咱信妳就是，如果妳眞有什麼異心，也絕對不是爲了

那白花花的九十萬兩銀子。」

江若秋輕笑道：「那又是爲什麼呢？」

「管妳爲什麼，」秦天音邊說邊向門口走去。「等回音吧，我這就和蔡錦春碰頭去了。」

× × ×

大石坡因遍地卵石而得名，數十里方圓無一草一木。視野遼濶，一望無垠。誰想在這兒設埋伏，那是不可能的事。

月牙兒已移近黑沉沉的西天，四週，沉寂得可怕。

一輛大車在大石坡的中央，車簾低垂。車中躺着昏沉不醒的駱家兄妹。

在大車的後面，一順邊站着九個黑衣漢子，他們和江若秋的裝束一樣，連斗篷的披風，兜頭蓋住，臉上還蒙上了一塊黑巾，只露出如星光明亮的雙眼。

秦天音和金雲則一左一右地立於車前。不用說，秦天音的無影鋼鏢隨時會脫手飛出，金雲的鐵算盤也攏在袖管裏，以便應付猝然之變。

江若秋站的地方離大車約有十來步，她的心情似乎比別人的輕鬆，一個勁地扔小石子玩兒。

驀然，遠處傳來一陣馬蹄聲。

秦天音神情一凜，低呼道：「來了！」

來了！的確來了！兩騎快馬正以極快的速度向他們停車之處馳來。

兩騎很快來到眼前，在距離大車五丈處勒馬停蹄。前騎乘坐的是蔡錦春，後面那匹馬上坐着一個盔甲鮮明的漢子，毫無疑問，他就是威震八方的藍玉大將軍。

蔡錦春翻身下馬，揚聲道：「各位都是有名號的人物，該知禮數，還不快向藍大將軍見禮。」

藍大將軍在馬上連連揮手，以嘹亮的聲音道：「免！免！藍玉武行出身，最是敬重江湖俠客，在此無官位，不必客氣。」

江若秋走過去盈盈一禮，道：「小女子江若秋，參見大將軍。」

藍玉在馬上連連喊着不敢，接着，秦天音和金雲也紛紛報名參見。

藍玉抱拳一拱，道：「請聽藍某人說一句肺腑之言。各位身在江湖，求的自然是自由自在，藍某身在軍旅，求的是高官爵祿，各有所圖，各不相犯。區區九十萬兩銀子，藍某已經帶來，算不上是一筆買賣，只算是藍某對各位的一點敬意，保証絕無後患。」

蔡錦春接道：「藍大將軍如此誠懇待人，各位當該知足。書信交出來吧！」

江若秋從身上取出一個黃絹包裹，拿在手裏，道：「密函九件，全在這裏，銀票呢？」

蔡錦春舉起手中一個囊袋，道：「九十張萬兩票面的銀票在這裏了，那是在京城中各大銀號兌現的，咱們一手交一手。」

馬背上的藍大將軍低聲叱責道：「蔡統領，不要如此輕慢江湖上的朋友，銀票先交給他們過目查驗。」

蔡錦春悻悻然扔出囊袋，道：「拿去吧！」

囊袋飛到江若秋面前，她伸手一撥，不偏不倚地落在秦天音的手裏，她回頭叫道：「秦老哥！你過目吧！」

秦天音最不放心的就是怕江若秋懷有異心獨吞財富，此刻囊袋到手，眞是大放寬心，連忙打開囊袋驗看銀票。這一筆財富到時能否到手還不能預卜，只求數目符合也就行了。他數了數，道：「不錯，正好九十萬兩。」

蔡錦春道：「江姑娘！密函可以交過來吧！」

江若秋緩緩向他走近，却目注藍玉，說道：「大將軍！有朝一日，身登龍位，可別忘了小女子江若秋？」

藍玉呵呵大笑道：「聽說妳是一個江湖奇女子，只要大明江山到手，由妳掌理東宮。」

江若秋輕輕說了聲謝，然後將包裹遞到蔡錦春的手裏。

蔡錦春抖開黃絹，藉着月光將那東密函一一看過，然後揣在懷裏。沉聲問道：「駱家兄妹呢？」

「現在車中，人已被我點了穴道，任憑處置。」江若秋說着揮了揮手，揚聲道：「秦老哥！撩開車簾！」

秦天音抬手撩開了車簾。

蔡錦春向藍玉作了個請示的目光，藍玉微微一擺頭。

蔡錦春霍地拔出腰配長劍，大踏步向停車之處走去。

就在蔡錦春將要舉劍向那車廂中昏迷不省的駱家兄妹剌下時，驀聽江若秋一聲暴喝，叱道：「慢着！」

聲如龍吟虎嘯，震動四野；身如乳燕掠波，輕巧絕倫，已然攔住了蔡錦春的去路。

幾乎在同時之間，大車後面的黑衣漢子紛紛閃動，四條飛索如靈蛟出洞般套上了藍玉胯下座騎的四條腿，馬兒一聲長嘶，差點將鞍上的主子掀落。

蔡錦春一驚回頭，江若秋身子一閃，如影隨形般復又封住了他的去路。

藍玉驚道：「各位，藍某以誠相待，爾等怎能違反江湖規矩相欺？」

他說話時，手按腰上劍柄，但他却未妄動，四名黑衣漢子已圍繞着他，各人都是左手挽着套索，右手執着長劍。

秦天音暗暗扯了金雲一把，悄聲道：「雲弟！我們快走。」

他二人一轉身，另外四名黑衣漢子立刻將他們圍住。其中一人道：「我們是聖上的錦衣衞，輕易動武，卽是冒犯聖上，罪該凌遲。請三思。」

一聽這些人是錦衣衞，秦天音頓時楞住了。

這時，另一個黑衣漢子緩緩走到藍玉的馬前，推卸斗篷，露出了頭上的烏紗，沉聲道：「藍玉！你的事情犯了——」

藍玉似已感到事非尋常，表面上却很鎭定地問道：「何事？」

「密謀反叛。」

「你是何人？」

「聖上親派駐開封密察使。」說着，自懷中掏出一面令牌。揚聲道：「現有聖上金牌在此，還不下馬受縛？」

藍玉立刻自額上滾下了白豆大的冷汗，沉默良久，忽然大叫道：「錦春！趕快捨命護我。」

話聲一落，人已自馬背上一躍而下。雙脚落地，長劍業已在手。

跟隨密使行動的錦衣衞，莫不是一流高手，那裏能容藍玉走脫。四劍士立刻如影隨形般將藍玉圍了起來。

密察使高聲叫道：「錦衣衞士聽令，叛賊藍玉，務留活口，不得令其脫走，也不得令其自戕，違令者斬。」

這邊的蔡錦春一聽主子要他捨命相護，那敢怠慢。長嘯一聲，沖天躍起。

江若秋亮出昏睡的駱家兄妹，就是要誘使蔡錦春遠離藍玉身邊，計旣得逞，自然不會讓他重回，也同時騰身躍起。

在半空中，兩人互拆了三招。

倏地一聲，江若秋黑色披風被蔡錦春的長劍挑破一道口子，這在江若秋來說，可算破題兒第一遭。而她却趁此機會點封了對方脇下的曲池大穴。

蔡錦春主要穴道被點，落地時難免身形一歪，江若秋緊跟着抓起披風的一角，全力掃了出去。

蔡錦春被一股勁風所迫，翻滾了丈餘。一個錦衣衞眼明手快，立刻打出套索，這位不可一世的鐵騎衞的統領終於被生擒活捉了。

那邊的四位錦衣衞士，不但劍法超羣，而且搭配得恰到好處。可憐藍玉東征西討，威風一時，到如今只有束手就擒的份兒，連回劍自戕的機會都沒有。

月牙兒落下了西山，在天明之前，大地顯得格外沉黑。

現場在一陣騷動之後，也顯得格外的沉靜了。

良久，江若秋手打破了沉寂，道：「大人！小女子可否爲這二位說個人情？」

密察使道：「下官但憑姑娘吩咐。」

江若秋指着秦天音和金雲二人道：「他二人雖有非份之想，却因此揭露了藍玉的反叛之心，該算功過全抵。」

密察使連連點頭，道：「那是當然。」

江若秋道：「這九十萬兩銀子都是藍玉平日搜刮來的民脂民膏，取之於民，用之於民。黃河泛濫，災黎無數，用來賑災吧！」

密察使沉吟了一陣，道：「這是藍玉謀反的贓証，動用不得。待下官稟明聖上，下令撥銀賑災就是。」

「謝大人！」

「江姑娘！」密察使和悅地道：「此番拏獲叛將藍玉妳居首功，下官一定要稟明聖上，論功行賞。姑娘身爲女子，難領爵位，榮華富貴少不得要落在姑娘父兄的身上。下官先行道賀。」

江若秋背轉身子，幽幽一嘆，道：「小女子但求大人一事。」

「請吩咐。」

「昔年藍玉奉命北征殘元，大勝而歸，因貪戀元主之妃，納入帳下。中軍參將江開泰率直陳諫，藍玉非但不聽，反而指江開泰有謀反之心，立斬邊陲，班師後，又拏獲江家九族三百一十九口盡皆誅滅，墳墓澆以鐵汁，受萬人垂罵。大人想必知悉此事。」

「哦——」密察使似已有所頴悟，未曾接口說話。

「江開泰乃是先父，小女子在遭禍前夕，被一神尼救走，雖事隔十有五年，慘痛猶新，只求大人稟明聖上，平反先父清譽，並超度闔家亡魂，小女子心願足矣！」

密察使說道：「姑娘！下官一定全力爲江參將英靈洗刷……」

江若秋深深一拜道：「小女子先行謝過。」語畢一聲長嘯，頓見一匹白馬如流星般疾馳而至。

江若秋飛身上馬，抖韁離去。

朝陽已昇，秦天音滿面血紅，那顯然是羞慚之色。

他突然明白了一個道理，天地之間暗張着一面巨網，惡人是永遠逃不掉的。

（全文完）

金獅吼

禍水泛濫英雄劫

秦紅・文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麥飛龍與花鳳爲金身怪人所擒，突遭意外，金身怪人捨下麥飛龍與花鳳而去。實是死於爲人暗襲，從而猜斷是崆峒派所爲，龍乘花鳳往長安美人幫暗卡發信，往訪年畢岳，劍仙，告以此行經過及懷疑崆峒派之事，年畢岳，走回內宅，進入一間地下密室，壁上掛着一盞燈，照見了被綁在那裏的一個人——

正遭金身怪人迫供武林金獅秘密，查獲房德聲。麥飛龍偕花鳳抵長安，乃決在長安暫住，以候援手，麥飛寄予心腹，請他代爲傳書終南一侯麥飛龍走後，私拆信函閱覽後照見密室中有幾個鐵箱，也

一個金身怪人！

他雙手戴着一副鐵銬，雙脚繫着一副鐵鐐，粗大的鐵鍊結連在一支深埋地中的木樁上。

他身上還穿着那件金光閃閃的皮外衣，只是罩住頭部的「皮帽」已被扯下，露出了他整個臉龐！

年紀約近四旬，雙眉短而濃，虎目獅鼻，虬髯如刺，相貌倒很威武，但現在已顯得憔悴頹喪，像個待死囚犯。

年畢岳走到他面前，神色冷峻地道：「朋友，你考慮好了沒有？」

金身怪人轉頭他望，不予理睬。

年畢岳笑道：「你決定死也不說，是不是？」

金身怪人開口道：「對了！」

年畢岳走去壁上取下一條馬鞭，一揚一抖，發出「叭！」的一聲脆响，笑道：「我知道你不怕死，但我絕不會讓你痛痛快快的死去的！」

金身怪人冷然一笑道：「隨你來吧！」

年畢岳沒有立刻動手，又道：「你已被我擒住，我也知道你是甚麼人，今後你是脫不了關係了，所以你若是聰明的話，就該把武林金獅的下落說出，也免得受皮肉之苦。」

金身怪人一哼道：「老子不說，你敢把老子解去交給終南一劍仙不成！」

年畢岳劍眉一揚道：「你以爲我不敢？」

金身怪人道：「不錯，你是不敢，你若把我交給終南一劍仙，你也別想得到那隻武林金獅了！」

年畢岳哈哈一笑道：「他媽的，你好像捉住了我的弱點，因此才抵死不肯吐露武林金獅藏放的地點。」

他突然揮動馬鞭，叭叭叭的鞭打了金身怪人七八下，厲聲道：「你說不說？」

金身怪人閉目忍受着痛楚，一字一字道：「你太小看我了！」

年畢岳又猛力鞭打他數十下，暴聲道：「說不說？」

金身怪人臉上溢出一條條的血痕，渾身也因忍受不住劇痛而發着抖，但神情仍極硬朗，冷冷一笑道：「不說，你繼續打吧！」

年畢岳扔下馬鞭，探手入腰抽出一柄匕首，以激烈的語氣道：「現在我再問你一句，說不說？」

金身怪人道：「不說！」

年畢岳一刀削去，竟將他的一隻左耳削了下來，怒叱道：「再給你一次保全右耳的機會，你說不說？」

金身怪人居然還挺得住，端坐不動道：「小子，你的手段還不够狠，你該割我的鼻子或挖我的眼睛才對！」

年畢岳大怒道：「好，我就割你的鼻子，挖你的眼睛！」

說着，又一刀削去。

就在他的刀尖卽將落到金身怪人的鼻樑之際，驀聞地窖入口傳下一聲沉喝：「住手！」

聲若焦雷，震得整個地窖都像在顫動！

年畢岳悚然一驚，轉身挫腰蓄式，喝問道：「

甚麼人？」

「舉岳，是我……」

隨着話聲，有三個人走下石級來了。

一個是獨臂劍神萬勁松。

一個是病美人水香蘭。

另一個是年舉岳的父親年佑昌。

年舉岳一見大喜道：「啊！師父師母，你們都來了！」

獨臂劍神扶着病美人走下石級後，才含笑答道：「是的，爲師接到你的信後，便與你師母立刻趕來。」

年舉岳很高興，立刻一指那金身怪人說道：「師父，就是他。」

獨臂劍神趨前看了看金身怪人，掉頭埋怨道：「舉岳，你太毛燥了，你不該傷害他……」

年舉岳道：「眼下時機緊迫，他却始終不肯吐露藏放武林金獅的地點，所以弟子才傷害他的。」

獨臂劍神一怔道：「時機緊迫？」

年舉岳取出麥飛龍的信道：「師父請看此信便知端的……」

× × ×

麥飛龍推開房門，整個人突然一下間呆住了。花鳳在房中不足爲奇，奇的是還有七個人和她坐在一起！

她們是美人幫主、卓明珠、林馨、蘇雪蓮、師圓圓，勝雪紅！

她們竟都趕到長安來了。

來得好快！

美人幫主看見麥飛龍呆在門口，不由微微一笑道：「你發甚麼呆，快進來呀！」

麥飛龍移步走入，略施一禮道：「幫主這麼快就趕來了？」

美人幫主笑道：「很意外麼？」

麥飛龍道：「的確是的，小可以爲幫主監視病美人水香蘭。」

美人幫主道：「本幫主確是在監視她不錯！」

麥飛龍道：「那麼，何以突然到長安來？」

美人幫主道：「水香蘭到長安來，本幫主也自然到長安來。」

麥飛龍一驚道：「哦，她到長安來幹麼？」

美人幫主道：「大概是爲了那隻武林金獅。」

麥飛龍道：「獨臂劍神呢？」

美人幫主道：「也來了！」

麥飛龍道：「此刻何在？」

美人幫主道：「在年舉岳家中。」

麥飛龍又是一驚，失聲道：「啊有這等事？」

美人幫主道：「一點不假，本幫主派出跟踪的護花使者親眼看見他們進入年佑昌字畫舖。」

麥飛龍驚駭不置，道：「這麼說，年舉岳眞是獨臂劍神的徒弟了？」

美人幫主道：「是！」

麥飛龍深深吸了一口氣，想到自己託他送信去終南，不禁面上發紅，暗道：「眞是知人知面不知心，他還一再否認是獨臂劍神的徒弟……」

對於那封信，他倒不覺多大嚴重，因爲年舉岳已是獨臂劍神的徒弟，那麼他所知道的事情必較自己爲多，即使他偷拆閱那封信，對自己亦無甚損失，倒是對於自己的「與虎謀皮」深感慚愧罷了。

美人幫主問道：「方才你那裏去了？」

麥飛龍道：「沒去何處，只在街上逛一會。」

美人幫主看了花鳳一眼，道：「鳳丫頭說你對她冷冷淡淡，你怎不體貼她一點？」

麥飛龍道：「小可的軀體已賣給了妳們，但靈魂却出賣不得！」

美人幫主道：「你應該試試去喜歡她，這是終身大事，你不喜歡她，只有痛苦一輩子。」

麥飛龍笑笑不語。

美人幫主道：「好吧，暫時不談這些，方才鳳丫頭已將你們在路上的遭遇及訪查房德聲的死因告訴了我，你看那些金身怪人是不是崆峒派之人？」

麥飛龍道：「八成不錯。」

美人幫主道：「那麼，自們必須立刻採取行動了。」

麥飛龍道：「只怕司空瑜尚未回崆峒山——」

美人幫主打岔道：「我所謂的採取行動，不是說要立刻趕去崆峒派。」

麥飛龍道：「不然幫主要對何人採取行動？」

美人幫主道：「要對獨臂劍神、病美人、年舉岳！」

麥飛龍道：「哦……」

其實，他一知年舉岳是獨臂劍神的徒弟時，就知應該如何行動，也猜到她要採取何種行動，只是他對美人幫主已產生極端的反感，對於要和她們共同行事，覺得意興闌珊而已。

美人幫主道：「你還想不出來麼？」

麥飛龍道：「想出甚麼？」

美人幫主道：「你們在路上遇到六個金身怪人的攻擊，後來其中有個叫『老三』的金身怪人不見了，你不知他那裏去了麼？」

麥飛龍道：「是不是被年舉岳擒去了？」

美人幫主道：「對了，他擒去一個金身怪人，必是要逼他供出藏放武林金獅的地方，甚至他可能已知武林金獅藏於何處，因此通知他的師父和師母

趕來長安，所以咱們若不火速採取行動，武林金獅就要落入他們手裏了。」

麥飛龍道：「幫主打算怎樣幹？」

美人幫主道：「先將那個叫『老三』的金身怪人刼擄過來。」

麥飛龍道：「幫主認爲他被囚禁在年舉岳的家中？」

美人幫主頷首道：「不錯！」

麥飛龍道：「如今獨臂劍神和病美人都到了，我們要從他們手中刼奪金身怪人只怕不易……」

美人幫主冷笑道：「不見得，我們有十一人，他們只有三個。」

麥飛龍左右望望道：「我們有十一人麼？」

美人幫主道：「另外還有兩個護花使者正在暗中監視年佑昌字畫舖。」

麥飛龍道：「哦……」

美人幫主道：「事不宜遲，我決定今夜三更採取行動，現在你先去年舉岳的家中走一趟，暗中勘察他們宅內的情形。」

麥飛龍一愕道：「我怎麼能去？」

美人幫主微笑道：「聽勝雪紅說，年舉岳對你甚有好感，你可以以朋友的姿態去拜訪他。」

麥飛龍道：「他會起疑的。」

美人幫主道：「不怕他起疑！」

麥飛龍道：「也不怕打草驚蛇？」

美人幫主道：「不怕，如果他們警覺不妙而將那金身怪人帶出長安城，那對咱們更有利，在城外動手更容易得手。」

麥飛龍思忖片刻，點頭道：「好，我去。」

美人幫主道：「你一定要誘使年舉岳帶你入宅內各處看看，暗中觀察他們囚禁金身怪人的可能地點。」

麥飛龍道：「是。」

美人幫主道：「千萬不能洩漏我們已到長安的消息。」

麥飛龍一笑道：「當然。」

美人幫主道：「好，你去吧！」

× × ×

麥飛龍又來到了「年佑昌字畫舖」的門口。一眼望入，只見年舉岳的父親年佑昌仍坐在櫃枱後面，優閒的抽着桿烟。

麥飛龍走入一揖，道：「年老伯，小可來打擾了。」

年佑昌臉上掠過一片驚疑之色，立時起身陪笑道：「麥少俠別客氣，還有甚麼事麼？」

麥飛龍道：「小可方才寫了一信想託令郎送去終南，剛剛想起忘了提一件事，所以想來加進去——令郎還在裏面吧？」

年佑昌親切的笑道：「在！在！你請坐一下，待老漢去喊他出來。」

話未完，已拔步急急入宅而去。

麥飛龍微微一笑，便在櫃前坐下等候。

不久，年舉岳隨着他父親出來了，他向麥飛龍一抬手，朗笑道：「麥兄，小弟正在房中打點行裝——家父說你要在信上加幾個字？」

麥飛龍起立道：「是的，臨時想起一事，所以又來麻煩年兄，眞是抱歉。」

年舉岳笑道：「說那裏話，麥兄要在這裏寫還是到裏面來寫？」

麥飛龍道：「還是到裏面去吧。」

年舉岳道：「好，請進來。」

於是，兩人又進入宅中的客廳上。

年舉岳又將文房四寶取出放到桌上，接着摸出信還給麥飛龍，說道：「麥兄請寫吧。」

麥飛龍接過信，立即將它撕成碎片，再揉成一團，扔到壁角下。

年舉岳面色一變道：「怎麼了？」

麥飛龍微笑道：「小弟改變主意，不打算麻煩年兄了！」

年舉岳詫異道：「爲甚麼？」

麥飛龍道：「年兄很忙，小弟不敢勞動年兄跑那麼遠的路。」

年舉岳道：「我不忙呀！」

麥飛龍道：「不，年兄的師父師母剛到，你該陪着他們。」

年舉岳神色遽變，跳起叫道：「你說甚麼？」

麥飛龍微微一笑道：「年兄若還把小弟當作朋友，就不要再隱瞞了！」

年舉岳一張臉登時陰沉下來，雙目充滿敵意，眈眈注視麥飛龍良久之後，才開口道：「你怎麼知道的？」

麥飛龍道：「說來一言難盡，年兄請先引領小弟拜見令師，再容小弟詳細奉告如何？」

年舉岳沉容未答，在麥飛龍面前走來走去，似在考慮問題，但不時的向麥飛龍瞥上一眼，神色陰晴不定，又似有突起發難一舉殺斃麥飛龍之意。

麥飛龍端坐未動，鎭靜一笑道：「年兄請不要妄動，否則會把事情弄得不可收拾！」

年舉岳劍眉一揚，笑道：「眞的麼？」

麥飛龍道：「眞的。」

年舉岳道：「有件事情，你大概還不知道，我參加兵器對搏，若有意贏取金碗，可說易如探囊取物！」

麥飛龍道：「我知道，你是故意輸給我的，你參加競技大會的目的，只想和我結交，贏得我對你的好感，以便將來經常接近我。」

年舉岳嘿嘿笑道：「不錯！而現在，我如要殺你的話，你能逃得了麼？」

麥飛龍語氣平靜地道：「也許逃不了，但小弟相信年兄絕不會動手的。」

年舉岳面露殺氣笑道：「你怎敢說我絕不會動手？」

麥飛龍道：「因爲狗咬人不响，你已經說出來了，就表示你不會動手了。」

年舉岳冷冷的望着他，臉上布滿詭笑！

麥飛龍也一眼不瞬的逼視着他，面上始終掛着和悅的微笑，畧無一絲懼色。

廳上的氣氛漸漸不對，雙方雖然沒有伸手去握劍柄，但情況實已到了劍拔弓張一觸卽發之勢！

就在這時，忽聽裏面有人朗聲一笑，說道：「舉岳，不要動手！」

話聲落處，門帘一揚，只見獨臂劍神與病美人手挽手走入廳上來了！

麥飛龍起立抱拳行禮，道：「小可參見萬老前輩及水大娘。」

獨臂劍神哈哈大笑，道：「別客氣，麥世兄請坐！」

病美人水香蘭却以「痛心」的表情望着麥飛龍，失聲道：「你稱呼奴家甚麼呀？」

麥飛龍知她外貌雖然年輕，實際年齡已在四旬以上，故覺稱呼她一聲「大娘」並無不對之處，當下拱手道：「小可稱呼您爲大娘。」

病美人氣得粉臉變色，跺足道：「你瞎說！奴家那……那裏像個大娘呀？」

麥飛龍心中暗笑，再拱手道：「很抱歉，小可對您的稱呼如有不當，敬請指教。」

病美人道：「你不能叫我大娘，叫大娘難聽死了，我可還沒老呢！」

麥飛龍忍住笑道：「是……」

病美人噘噘唇道：「稱呼『萬夫人』，還差不多！」

麥飛龍恭謹地道：「是，萬夫人。」

病美人這才嫣然一笑道：「你這孩子還算懂得禮貌，坐呀！」

麥飛龍道謝坐下。

獨臂劍神扶着病美人坐下之後，自己才在一旁坐下，笑道：「麥世兄怎知我們來了？」

麥飛龍道：「美人帮主說的。」

獨臂劍神面色微變，目放精光道：「哦，她在跟踪老夫麼？」

麥飛龍道：「是的。」

獨臂劍神打量着他，不解的問道：「你來幹甚麼？」

麥飛龍道：「奉美人帮主之命，前來踩探年兄家中的情形，以便今夜三更採取行動，刼走被你們捕獲的金身怪人。」

獨臂劍神大感意外，怔了半晌，才詫聲道：「你……何以直言無隱？」

麥飛龍道：「因爲小可不喜歡和她們合作。」

獨臂劍神問道：「甚麼原因？」

麥飛龍道：「萬老前輩對美人帮主的爲人應極了解，何必再問原因。」

獨臂劍神面作沉思之狀，道：「但是，你和她們合作，可以名正言順的接收武林金獅，跟老夫合作，只怕……」

麥飛龍道：「老前輩若認爲武林金獅的價值重於您老的名譽，取去可也！」

獨臂劍神面色一紅，笑道：「老夫倒不想侵佔那隻武林金獅，而是要取得蘊藏在它身上的一個秘密，你若同意老夫取得那個秘密咱們便可合作。」

麥飛龍道：「不！」

獨臂劍神一怔，說道：「那麼，麥世兄的意思是……」

麥飛龍道：「現在暫時不談武林金獅，小可只希望老前輩能將美人帮主除去，至於你我雙方爲敵爲友，以後再講！」

獨臂劍神訝笑，說道：「你要老夫除去美人帮主？」

麥飛龍道：「是。」

獨臂劍神道：「爲甚麼？」

麥飛龍道：「因爲她不是個正派的女人，一年半後若讓她接任武林盟主，天下必將大亂。」

獨臂劍神忽然哈哈大笑道：「老夫明白了，你們不願讓美人帮分去一半權利，因此要假老夫之手除去她們，對不對？」

麥飛龍道：「不，敝派無任何野心，一年半後，如美人帮已不復存在，我們也不再繼續行使武林盟主的權力。」

獨臂劍神笑道：「這麼說，你要剷除美人帮，完全是基於維護武林的安寧了？」

麥飛龍點頭道：「是。」

獨臂劍神低頭沉吟了片刻，道：「要老夫替你除去美人帮主亦可，但須有代價……」

麥飛龍道：「小可已經付出代價了。」

獨臂劍神一楞道：「怎麼說？」

麥飛龍道：「小可現在來通知你們防範美人帮

今夜所將進行的突襲，便是給您的一種代價！」

獨臂劍神失笑道：「哈，這算甚麼代價？難道我沒有你的通知老夫便會栽在美人帮的手裏麼？」

麥飛龍道：「老前輩武功蓋世，自然不致被美人帮主所挫敗，但包括小可在內，今夜將有十一人入宅突擊，您能保其他人能無損麼？」

獨臂劍神聳聳肩道：「拙荊及小徒也不致被她們挫敗啊！」

麥飛龍道：「但還有令徒的父母等人！」

獨臂劍神說道：「老夫可以事先請他們避去別處。」

麥飛龍冷笑道：「對啊！但如無小可的通知，您能未卜先知而請他們避去別處麼？」

年舉岳接口道：「師父，他說的對，咱們不能不領他這個人情。」

獨臂劍神站起負手踱步，考慮了一會，住足道：「好吧，你說她們今夜三更要來？」

麥飛龍道：「是的。」

獨臂劍神道：「一共十一人？」

麥飛龍道：「是，美人帮主及七女之外，還有兩個護花使者。」

獨臂劍神目光一凝，說道：「兩個護花使者是誰？」

麥飛龍道：「不知道，小可還沒見過他們，美人帮主說他們正在附近監視此宅。」

獨臂劍神一哦，問道：「到時候，你要出手協助我們麼？」

麥飛龍道：「不，由於某種原因，小可還不能正式與她們決裂，所以到時候小可仍要站在她們一方，不過小可儘可能不參戰就是了。」

獨臂劍神皺皺眉道：「老夫雖有把握擊斃美人帮主，但雙方人數懸殊，只怕不大容易取勝。」

麥飛龍道：「她們闖入宅中後，會分出一些人去搜索被你們囚禁的金身怪人，所以老前輩很有得手之望。」

獨臂劍神道：「先下手爲强，後下手遭殃，我看不如先去客棧攻她們一個不備——」

麥飛龍道：「不成！」

獨臂劍神道：「爲甚麼？」

麥飛龍道：「那樣一來，美人帮主就知是小可走漏消息的了。」

獨臂劍神道：「老夫但能殺死她，就是讓那些姑娘知道又有何妨？」

麥飛龍搖頭道：「不成，萬一不成，小可就難作人了。」

病美人水香蘭忽然啓口道：「你爲何對她這般顧忌？」

麥飛龍支吾道：「很抱歉，小可不能把原因說出來……」

病美人脆笑道：「是不是有甚麼把柄落在她手裏？」

麥飛龍忙的搖頭道：「沒有！沒有！」

病美人不信，咭咭笑道：「魚玄霞這個女人我最清楚，她控制男人很有一套，你是不是上了她甚麼惡當，有苦說不出？」

麥飛龍現在才知美人帮主名叫「玄霞」，忍不住道：「萬夫人可否告訴小可，她的前夫是誰？」

病美人搖首笑道：「不，我說出她前夫的姓名，也等於洩了我自己的底，這怎麼成呀！」

麥飛龍見她不說，便轉對獨臂劍神說道：「好了，咱們就這樣決定，希望老前輩爲武林做一件好事，小可告辭了。」

語畢，站起抱拳。

獨臂劍神道：「等一下，老夫還有一個問題要問你，你怎知有個金身怪人落入我們手中？」

麥飛龍一笑道：「小可與花姑娘在前來長安途中，遭遇六個金身怪人的攻擊，後來我們失手被擒，他們把我們帶去一處山中樹林內，迫令花姑娘說出武林金獅蘊藏的秘密，花姑娘正要說出之際，突有武林人在附近出現，其中那個叫『老三』的金身怪人追去察看，結果一去不返，分明是被那武林人刼去，小可本不知那武林人卽是令高足年舉岳兄，但方才聽說老前輩及尊夫人投入此宅，一切便不難猜想出來了。」

獨臂劍神笑道：「你不想知道他是誰麼？」

麥飛龍道：「小可當然很想知道，不過老前輩不說，小可絕不勉强。」

獨臂劍神道：「老夫可以告訴你，只要你答應讓我們取得那個秘密！」

麥飛龍道：「不，武林金獅乃是公有之物，小可無權答應。」

獨臂劍神道：「我們要的是那個秘密，不是武林金獅，老夫取出那『秘密』之後，保證還給你們一隻分毫無損的武林金獅。」

麥飛龍搖頭道：「那對不起小可不能答應。」

獨臂劍神笑道：「你不答應，我們仍然能夠取得那『秘密』啊！」

麥飛龍道：「那樣的話，情形便不同了。」

獨臂劍神哈哈笑道：「那樣的話，你我便是敵對之人，是不是？」

麥飛龍點頭道：「正是，老前輩乃是名滿天下的武林高人，一向深受武林同道的崇敬，今後爲正爲邪，全在老前輩的抉擇。」

獨臂劍神看了病美人一眼，含笑道：「老夫從來不敢以正人君子自居，你對老夫的期望，不要太高！」

麥飛龍笑笑道：「當然，誰也無權阻止老前輩自甘墮落。」

獨臂劍神仰頭一笑道：「好啦！就照你所說，咱們暫時不談武林金獅，你去吧！」

麥飛龍向他和病美人一抱拳，即轉對年舉岳笑道：「年兄，你該送小弟到門口才不致被美人帮主起疑。」

年舉岳一伸手道：「請！」

× × ×

麥飛龍回到狀元客棧，推開自己和花鳳同住的房間的門，一見房中只有花鳳一人在，不由一怔道：「她們那裏去了？」

花鳳笑道：「走了！」

麥飛龍大愕道：「走了？」

花鳳俏皮的笑道：「是的，帮主認爲宿在這家客棧不大安全……」

麥飛龍迷惑道：「怎說不安全？」

花鳳走去把房門關好，才低聲道：「帮主怕獨臂劍神會尾隨你而至！」

麥飛龍恍然道：「哦，眞機警，她們轉投那家客棧？」

花鳳道：「這事你別管，今夜三更一到，我帶你去與大家會合就是了。」

麥飛龍道：「帮主要我勘察他們囚禁金身怪人的可能地點，如今不想知道了麼？」

花鳳拉着他在床邊坐下，笑道：「當然想知道，你現在告訴我吧。」

麥飛龍道：「我沒查探出來。」

花鳳道：「怎麼了？」

麥飛龍道：「我一再誇讚他的住宅很華美，他只是謙遜，不肯帶我去宅中各處走走，我有甚麼辦法呢？」

花鳳道：「有沒有見到『獨臂劍神萬勁松』和『病美人水香蘭』？」

麥飛龍搖頭道：「沒有。」

花鳳道：「對你的造訪，有沒有表現懷疑？」

麥飛龍點頭道：「當然有些懷疑了，不過他似乎不敢斷定我是有所爲而去的。」

花鳳道：「他問你甚麼沒有？」

麥飛龍道：「有的，他問我有沒有找到武林金獅等等問題。」

花鳳道：「你怎麼回答？」

麥飛龍道：「我把可以說的說給他聽。」

花鳳道：「你有沒有透露房德聲被殺害事？」

麥飛龍道：「沒有。」

花鳳道：「你和他在那裏談話？」

麥飛龍道：「在宅內一間客廳中。」

花鳳道：「有無旁人在場？」

麥飛龍道：「沒有。」

花鳳道：「他家中約有多少人？」

麥飛龍道：「不知道，我只見到他父親和一個夥計，他家中的人必是都在後院。」

花鳳嘟嘟嘴道：「你走這一趟，可說毫無所得嘛！」

麥飛龍道：「這是意料中事，他心懷鬼胎，對我的造訪自然處處提防，謹愼應付，我又不能公然指出他是『獨臂劍神』之徒，能有何作爲呢？」

花鳳問道：「你可曾透露我跟你來到長安？」

麥飛龍道：「有的，他問我勝雪紅怎麼沒來，我告訴他這次跟我來的是妳。」

語聲一頓，又道：「我覺得這一點應該據實告訴他，因爲他如是刦去金身怪人之人，自然已知妳跟我在一起，我若說謊，反會使他生疑。」

花鳳點點頭道：「對。」

她接着站起身子，說道：「你坐坐，我出去一下，馬上回來。」

說畢，出房而去。

麥飛龍知她要把「消息」託人轉告美人帮主，心中暗暗得意，忖道：「等着瞧吧，今夜美人帮主魚玄霞一死，看妳們這些丫頭還能成甚麼氣候！」

他和衣往床上一倒，開始想着一些即將發生的事情的後果。

美人帮主一死，帮中姑娘將會怎樣？瓦解星散？或者再推選出一位帮主來？

自己已佔有了花鳳的身子，要不要負起責任娶她爲妻？

不，她們是用不正當的手段誘我上當的，我沒有對她負責的必要！

但是，入帮誓書和婚約書握在她們手裏，我要怎樣才能擺脫她們的要脅呢？

唔，一定要設法把入帮誓書和婚約書奪回來銷毀才行……

思忖間，只見房門一開，花鳳回來了。

她把房門閂好，隨即開始寬衣解帶，一面笑道：「距行動時候尚有一個半時辰，咱們先來睡一覺吧。」

麥飛龍一見她在解衣，登時緊張起來，連忙跳下床道：「妳先睡吧，我睡不着。」

花鳳有些惱着，板起玉靨道：「怎麼，你討厭我？不願跟我同床睡覺？」

麥飛龍面上發熱，吶吶地道：「至少咱們還不到同床睡覺的時候……」

花鳳氣憤的一跺足，道：「這表示你沒有眞心愛我，我……我告訴帮主去！」

麥飛龍道：「咱們尚未正式完婚，帮主也不能强迫我跟妳睡覺吧？」

花鳳恨聲道：「不管怎樣，你不願跟我同睡一房，表示你沒有誠意娶我爲妻！而且……這些天你對我總是冷冷淡淡愛理不理，我受够了！我不願再看你的白眼！走！咱們去見帮主評個明白！」

說着，上前一把揪住麥飛龍的胸襟，往房門扯去。

麥飛龍覺得自己已有希望擺脫她們的控制，犯不着在這時候跟她鬧翻，於是決定暫時與她「虛與委蛇」一番，乃換上一副笑臉道：「好了！好了！妳別生氣，有話好說，有話好說嘛。」

花鳳叫道：「沒甚麼可說的，今天我要澈底解決一下，你要喜歡我，就得跟我同床睡覺，不然大家拉倒！」

麥飛龍見她嗓門越拉越高，怕被其他住客聽見，忙道：「好好，我跟妳睡，我跟妳睡，這可行了吧？」

花鳳一扭身子，悻悻然道：「你不用假心假意，我才不稀罕！」

麥飛龍暗罵道：「不要臉的淫婦，給妳三分顏色，妳就開起染坊來了！」

心中在罵，嘴上却不得不獻殷懃，笑道：「不要生氣，來日方長，咱們多互相瞭解之後，也許可以和好相處的，妳說是不是？」

花鳳轉怒爲喜，玉指輕輕在他額上一戳，笑道：「你這個人哪，眞是叫人摸不透，一會冷冷冰冰，一會嬉皮笑臉，哼！」

麥飛龍强笑着。

花鳳偎入他胸懷，羞笑道：「其實你該知道，我是眞心喜歡你的，只要你對我好，我願做你忠實的妻子……」

麥飛龍含糊以應，想起了至今下落不明的孟凡，心頭陣陣絞痛。

花鳳輕聲道：「來，咱們上床去說話，我有件事情要告訴你呢。」

於是，兩人解衣上床，並頭躺下，麥飛龍不敢碰她的身子，好像一具屍體，僵硬的躺着。

花鳳却步步進逼，不停的施展出各種挑逗的姿態，吃吃輕笑道：「告訴我，你以前沒和姑娘相好過麼？」

麥飛龍道：「沒有。」

花鳳笑道：「你太老實了。」

麥飛龍道：「唔……」

花鳳道：「是不是令師管得你很嚴？」

麥飛龍道：「不……」

花鳳道：「不然，是爲甚麼？」

麥飛龍閉上眼睛道：「睡吧，不要再說話，今夜三更可能有一場惡鬥咱們應該養足精神體力。」

花鳳嬌嗔的輕輕擰了他一下，道：「你怎麼攪的嘛！」

麥飛龍道：「有何不對？」

花鳳挪動嬌軀擠擠他的身子，道：「別躺得像個死人似的！」

麥飛龍道：「妳要我上床睡覺，現在我已照辦了，還有甚麼不對？」

花鳳生氣道：「哼，看來你還是不喜歡我！」

麥飛龍道：「我很累，想好好睡一覺，妳也快睡吧。」

花鳳忽然眼眶一紅，湧出兩行珠淚，道：「你不喜歡我不要緊，但你非娶我不可了，因爲我……已經有身孕了！」

麥飛龍大吃一驚，霍然坐起道：「眞的？」

花鳳掩面哭泣道：「當然是眞的，這件事還能騙人麼？」

麥飛龍張目發愣，心頭震着，失聲道：「不！不！這不可能……」

花鳳突然坐起，滿臉悲憤道：「你這是甚麼意思？」

麥飛龍渾身陣陣發冷，顫聲道：「這……這……這怎麼辦？」

花鳳冷笑道：「你說該怎麼辦呢？」

麥飛龍恨不得立刻死去，激動地道：「帮主知不知道？」

花鳳道：「知道，我告訴她了。」

麥飛龍面上抽搐不止的問道：「她怎麼說？」

花鳳道：「她說尋獲武林金獅之後，立刻爲我們籌辦喜事。」

麥飛龍垂下了頭。

花鳳瞪望他冷冷道：「你不願意？」

麥飛龍搖搖頭。

花鳳道：「你快要做父親，應該高興才對！」

麥飛龍沒作聲。

他感到自己快要發瘋了。

自從獲自己的「酒後亂性」純是她們預先布下的陷阱時，他就決定不該守信諾娶她爲妻，打算奪回婚約書之後，便要給她一個反悔不認帳，但是她竟然懷孕了，這樣一來，情形便大不相同，自己可以不認她做妻子，却不能不承認她懷的是自己的親

骨肉！

「老天，這該如何是好？」

他突然雙手往頭上一抱，痛苦的叫道：「不！不！不……」

花鳳臉色一變道：「你說甚麼？」

麥飛龍雙目發呆，一臉激動地道：「妳……確信已經……有孕了麼？」

花鳳點頭道：「不錯！」

麥飛龍全身癱瘓的倒了下去，長嘆一聲道：「罷了，罷了，我……我娶妳爲妻就是了！」

花鳳知道他說的是眞心話，心中大喜，情不自禁的撲落他身上，在他面上親了一下笑道：「我要爲你生個白白胖胖的兒子，只要你眞心喜歡我！」

麥飛龍把頭轉到一旁，道：「別急，慢慢來，我願意試試——我的天哪！」

× × ×

三更將近。

花鳳揭被而起，低聲道：「咱們該去了！」

麥飛龍懶洋洋地道：「我可以不去麼？」

花鳳道：「不行，你是我們的一個主力，帮主打算派你對付年舉岳，豈可不去！」

麥飛龍無可奈何的起身道：「那就走吧！」

兩人下床穿衣，裝束停當，即推開房窗，一掠而出，越牆出了客棧。

花鳳低聲道：「跟我來！」

嬌軀一騰，領路奔去。

一路潛行，奔過一段大街，轉入一條黑暗無燈的小巷，行入數十步，赫然發現巷中有九個人倚立於一道牆之下。

這九個人，正是美人帮主及林、卓、杜、蘇、師、勝六女，另外還有兩個面貌英俊的青年！

麥飛龍心知他們便是美人帮的護花使者，覺得他們很面善，心中暗暗稱奇，忖道：「奇怪，這兩個護花使者我好像在那裏見過他們……」

美人帮主一見他和花鳳到了，立刻招手叫他到面前，低聲道：「麥飛龍，我給你們介紹一下，這兩位便是本帮的護花使者……」

她先指指一個穿藍衣的青年，道：「他叫謝玉基，曾參加本屆掌力競技。」

接着指指另一個穿黑衣的青年道：「他叫盧金輝，亦曾參加暗器一項——你大概還記得吧？」

麥飛龍弄不淸他們是在參加競技之前就加入美人帮或在參加競技之後才被收羅的，但覺不便動問，當下向他們抱拳道：「幸會。」

謝玉基和盧金輝連忙還禮，道：「麥兄請多指教。」

美人帮主介紹過後，立刻說道：「麥飛龍，你再把晚間拜訪年舉岳的經過，簡要的說一遍給我聽聽。」

麥飛龍道：「是，他見到小可時，神色甚是驚訝，又好像很高興，立刻請我入宅中一間客廳坐下，問我何時到的，我說剛到，又問我跟誰來，我說跟花鳳來，然後便問起追查武林金獅的情形，我便把可以說的向他說了。」

美人帮主道：「由舖子進去，經過些什麼才到客廳？」

麥飛龍道：「只經過一爿天井。」

美人帮主道：「天井大不大？」

麥飛龍道：「不小，鋪磚的地面，約兩丈寬三丈長，兩邊擺着一些盆景。」

美人帮主道：「客廳是通入內宅之路？」

麥飛龍道：「是的。」

美人帮主道：「照你看，他的內宅是不是有很多房子？」

麥飛龍道：「我想大概不少吧。」

美人帮主道：「他對你的拜訪，有無現出不安之色？」

麥飛龍道：「沒有，但言談十分謹愼，每一句話都似經過一番斟酌才說出來的。」

美人帮主沉吟有頃，又問道：「你有沒有問他是不是『獨臂劍神萬勁松』的徒弟？」

麥飛龍道：「沒有，我只表示很樂意結交他這個朋友，並表示很想知道他的師承，他聽了顧左右而言他。」

美人帮主點點螓首，又一指謝玉基和盧金輝道：「他們自入夜監視迄今，均未見『獨臂劍神』或『病美人』現身，看情形必是在宅中盤問那個金身怪人……」

麥飛龍問道：「年舉岳呢？」

美人帮主道：「他也沒出過大門。」

麥飛龍道：「那麼，我們開始行動吧。」

美人帮主道：「好，我們今夜的行動，最大目的在於將那金身怪人刧擄過來，消滅敵人則爲次要之事。現在你們注意聽我說，等下闖入宅中後，以能不驚動對方爲佳，若是被對方發覺了，那麼我對付『獨臂劍神』一人，謝、盧二人合力對付『病美人』，麥飛龍則對付年舉岳，再留花鳳一個在場協助，其餘的卓明珠、林馥、杜鵑花、蘇雪蓮、師圓圓，勝雪紅，你們六人負責搜索那金身怪人，得手之後，立即撤退，若情勢發展到無法將那金身怪人刦走時，則下手擊殺可也！」

她說到這裏，環望衆人一遍，問道：「大家明白了沒有？」

衆人一齊點頭。

「好，開始行動！」

嬌軀一縱而起，悄無聲息的躍上民房，施展上乘輕功，向前縱去。

麥飛龍、謝玉基、盧金輝以及花鳳七女隨後跟上。

轉眼工夫，已到了「年佑昌字畫舖」的後院牆外，美人帮主趨近牆門，側耳凝聽一會，聽不出院內有人走動之聲，於是向衆人一招手，首先一飄身，迅捷的横越過牆頭輕飄飄的落到院內。

衆人亦紛紛越牆而入。

院中，燈光不多，只有幾間房子透射出昏黃的燈光，整個院子呈現出深夜的寧靜，看樣子屋中人均已進入夢鄉之中。

美人帮主舉目打量一番，掉頭向蹲在身後的衆人傳音說道：「太安靜了，這不是好現象，可能對方已有準備，等下你們進行搜索時，要份外小心，注意黑暗的地方，提防伏擊。」

衆人點點頭。

美人帮主接着向麥飛龍說道：「麥飛龍，你先過去窺探一下！」

麥飛龍點頭應諾，立時彎身向前疾竄過去。

只見他竄至一堵屋壁角下，探頭向內窺視一眼，然後閃身轉入，瞬即不見。

過了片刻之後，才見他又由屋角轉出，向大家招招手，示意衆人可以過去了。

美人帮主由懷中摸出一條長長的黃綾帶，捲在手腕上，然後才彎身疾行過去。

謝玉基、盧金輝和花鳳七女亦各自撤出武器，分兩路挺進。

十一人步步提防，小心翼翼的潛入院中，才在美人帮主的一個手勢之下，分開搜索起來。

悠忽之間，十一人已全沒入黑暗中，不見了踪影！

一會之後——

「啊哎！」

驀地，一聲驚叫打破了沉寂的半夜！

聽聲音，似是杜鵑花！

美人帮主正在窺視一間屋子，聞聲一驚，連忙循聲飛縱過去。

奔到一間廂房後面，只見杜鵑花正在一排窗下掙扎，她的頸部，正被一雙破窗而出的手掌扼住！

那情形十分可笑！

可想而知，她是在欺近窗前向房中窺視之際，冷不提防被人從房中探出一雙手來，而扼住了她的頸部的。

此刻，她的身子已被房中人提離地面，恰似一隻被人抓住頸子的鴨子，正在拚命掙扎着，却無法掙脫敵人的手掌！

美人帮主一見大驚，飛撲疾上，右手一揚，捲在手腕上的黃綾帶「呼！」的一聲，如蛇射出。

別看那是一條軟綿綿的綾帶，這時由她手上發出，竟如一條鐵鍊，勁道奇強無比，只聽「劈拍！」一响，破窗而入，捲向房中人的一雙手腕！

「哈哈哈！」

大笑聲中，房中人雙手十指一鬆，放開杜鵑花，縮了進去。

杜鵑花已被扼得半死，房中人的手掌一鬆，她也立時軟倒於地。

美人帮主方待趨前探視，忽聽數丈外的一間房頂上又傳來一聲驚呼，抬頭一望，只見師圓圓正骨碌碌的由房上滾下來，不禁又是一驚，頓足疾起，搶前撲救。

她身形去勢如電，居然適時接住了墮下的師圓圓，急問道：「圓圓，妳怎麼了？」

師圓圓臉色蒼白，斷斷續續道：「我……我被年……年舉岳打……了一掌……」

語畢，螓首一垂，昏死過去。

就在這時，身後已响起一片低沉的乾笑，旋聞「獨臂劍神萬勁松」說道：「魚大姐，妳是堂堂的一帮之主，怎麼幹起窃賊的勾當來了！」

美人帮主聞聲右飄數尺，放下師圓圓，返身一抖玉手，黃綾帶又如怪蟒吐出，叱道：「萬勁松，你若不想身敗名裂，快將金身怪人交出！」

話語未了，黃綾帶已去到獨臂劍神萬勁松的脚下！

獨臂劍神哈哈一笑，跳脚避開，獨臂暴探而出，猛向她右腕抓來，叫道：「勝得了老夫一招半式，老夫便交出金身怪人！」

他有劍而不用，竟空手要與美人帮主對搏，顯然不把美人帮主放在眼裏。

美人帮主冷笑一聲，擰身錯步，黃綾帶飛舞而回，改向獨臂劍神的腰上捲去。

獨臂劍神一抓落空，不禁讚道：「好功夫！妳這『困仙綾』可是跟『雪山姥姥』學的？」

美人帮主不答，緊接着變招再攻，雙手一掄，本是軟綿綿的黃綾帶竟一變而其硬如棍，往獨臂劍神的左耳打去。

獨臂劍神空手接了她數招，已看出她的武功比自己料想的要强上數倍，故不敢再存輕敵，覓隙拔出長劍，全力迎戰起來。

這時，年舉岳已由房上躍落，揮劍攻上趕過來的花鳳和卓明珠。

花鳳大叫道：「麥飛龍，你還不快來！」

麥飛龍由屋角下轉出，仗劍縱上，大喝了一聲，道：「姓年的，你不要欺負女子，咱們來鬥一鬥吧！」

話聲中，一劍劈出！

年舉岳只得丟開二女，與他鬥了起來。

忽然，另一處角落也响起一片金鐵交鳴之聲，旋見病美人舞動一柄玉如意，將謝玉基和盧金輝攻逼出來。

謝、盧二人，前者使一條七節鞭，後者使一把細刀，兩人身手均極不凡，但却擋不住病美人的一柄長不及一尺的玉如意，被攻得節節後退。

雖然落了下風，倒無一絲敗象。

花鳳，卓明珠，林馨，蘇雪蓮：勝雪紅五女在場觀戰片刻，看出己方不致很快落敗，便照原定計劃行事，除花鳳留下支援之外，餘四女立卽闖入宅中各處，搜索金身怪人被囚禁之處。

其實，金身怪人正被囚禁在後院一間柴房內的地窖中，距雙方搏鬥之處，不過兩丈之遠，但卓，林，蘇，勝四女却捨近求遠，一齊闖入宅中。

花鳳見麥飛龍似敵不住年舉岳的攻勢，不禁着急，叫道：「喂！麥飛龍，你是金碗得主，可不要輸給銀碗得主呀！」

年舉岳聽了哈哈大笑道：「對，麥兄，你若輸了，可得把金碗送我！」

麥飛龍不作聲，只是沉着應戰，他仍然希望獨臂劍神能殺死美人帮主，故無取勝之心。

雙方搏鬥中，忽聽美人帮主叫道：「鳳丫頭，妳先把鵑花和圓圓帶出去！」

花鳳應了一聲，上前攬起師圓圓，再跳去窗下攬起杜鵑花，向後院奔去。

獨臂劍神似甚關心病美人，一邊打一邊注意她的情況，看見她始終打不倒謝、盧二人，忍不住開聲道：「香蘭，妳能支持麼？」

病美人水香蘭笑道：「你放心，妾身有把握收拾這兩個兔崽子！」

雙方又戰了一刻多時，仍未有人分出勝負。

卓明珠忽由屋脊上跳下，報告道：「帮主，宅中沒有一個人影，也找不到那金身怪人。」

美人帮主喝道：「再找！」

卓明珠應了一聲，又縱身上屋，繼續往內宅搜索去了。

獨臂劍神突然發動猛攻，劍氣「嘶嘶」銳响，攻得美人帮主倉皇倒退，大笑道：「魚玄霞，妳立刻下令撤退，不然老夫要對妳不客氣了！」

美人帮主「哼！」的冷笑一聲，也奮勇攻上，黃綾帶如龍翻騰，綿綿而出，道：「姓萬的，你有多大本事只管使出來，別空口亂叫！」

獨臂劍神濃眉一揚道：「好，老夫讓妳見見厲害！」

劍光如電閃動兩下，驀聞「嗤」的一聲輕响，美人帮主的黃綾帶突地一分爲二，被斬斷了好大一截，飄飛跌落地上！

美人帮主臉色一變，慌忙頓足縱退。

獨臂劍神長笑一聲，如影隨形緊躡而上，又一劍劈出，斬斷了她的髮髻，然後第二劍攻向她粉頸，暴聲道：「三招之內，取妳性命！」

美人帮主髮髻一斷，頓成披頭散髮之婦，但她臨危不亂，立時斜身掠開，同時一抖玉手，打出一蓬閃閃發光的暗器。

那是數十支細如銀絲的針！

獨臂劍神一見之下，連忙滑步蹲下，同時舞劍打下一部分細針，失聲道：「好賤人，妳連『千手師唐堯』的獨門秘技『仙女散花』也學到了！」

美人帮主又打出一蓬細針，叱道：「不錯，本帮主身懷十二絕藝，今天有你受的了！」

獨臂劍神乃是當今武林數一數二的人物，幾十年來未曾遇着勁敵，今夜鬥上美人帮主，發覺她果然功夫很雜，頗不易對付，心中很是驚奇，但也因而激起一股好勝之心，大笑一聲道：「好！妳一一施展出來，讓老夫領教領教！」

長劍一揚，勁氣隨出，震開了她打到的一蓬細針，立時又揮劍攻上。

美人帮主扔下半截黃綾帶，嬌軀一縱，凌空三丈，空中一折身，忽然手上多了一條長鞭，運腕下擊，鞭梢發出「叭！」的一聲，對準獨臂劍神捲了下去！

那長鞭長約丈二，通體烏黑，不知何物所製成，但揮舞起來，竟較黃綾帶靈活兇猛！

獨臂劍神一見之下，神色一怔，又失聲叫道：「咦，這不是『蛇郎君左龍』的獨門武器『千里勾魂鞭』麼？」

美人帮主一招凌空下擊未曾得手，立時「叭！叭！」揮出二鞭，口中格格脆笑道：「對了！『蛇郎君左龍』在生之日是你的死對頭，他臨終之時傳我『千里勾魂鞭』，遺命要我取你老命！」

獨臂劍神身形左飄右閃，避開了她二鞭，隨亦揮劍攻出兩招，哈哈大笑道：「好極了！妳果然不含糊，居然學會了當代幾位武林奇人的絕藝，但妳憑這幾手玩藝兒與老夫對敵，恐怕爲時尙早呢！」

於是，兩人又展開另一場惡鬥，而交手數十招之後，還是獨臂劍神佔了上風……

另一邊，麥飛龍和年舉岳仍然打得難分難解，

兩人出手有眞有假，麥飛龍無意擊敗對方，却不願爲對方所擊敗，年舉岳頗想擊敗麥飛龍，以便轉去攻那些姑娘，但又不敢施出殺手，怕眞的殺了麥飛龍……

再另一邊，病美人和謝、盧二人的搏鬥，也還沒分出勝負。謝、盧二人雖未在競技大會上獲勝，但打鬥的本事却眞不劣，始終能够纏住病美人……

忽然，勝雪紅出現了，她大聲報告道：「帮主，我們已找遍全宅，沒有任何發現！」

美人帮主喝道：「找找後院這邊！」

勝雪紅應了一聲「是」，掠身飛向後院牆邊的那間柴房，轉眼就闖入柴房裏去了。

獨臂劍神一見勝雪紅進入柴房，心中暗急，突然劍法一變，只攻不守，殺手連施。

美人帮主頓感招架不住，連連後退，但還是抵擋不住對方凌厲的攻勢，幾處衣裳先後中劍，破衣片片飛揚，情況危岌而狼狽。

她一連退出十幾步，突然嬌叱一聲，手中的「千里勾魂鞭」使了個怪招，一下纏上了獨臂劍神的右腕和長劍。

宛似一條長蛇，緊緊的纏住！

獨臂劍神先是一怔，繼之仰天大笑，右臂運出內家眞力向上一振，纏在手腕和長劍上面的「千里勾魂鞭」登時斷爲數截，紛紛掉下！

美人帮主大吃一驚，鬆掉鞭柄，倒縱疾退。

獨臂劍神厲聲笑道：「那裏走！」

劍出如電，倏地抵上了她的心窩！

美人帮主還想再退時，背部已撞上一面牆壁，一看對方的劍尖已抵上自己心窩，嚇得花容失色，急叫道：「且慢！」

獨臂劍神本欲一劍刺死她，聽她急叫，不覺收住去勢，哈哈笑道：「妳還有甚麼話要說？」

美人帮主道：「本帮主業經武林競技大會承認，爲後一年半的武林盟主，你敢殺我這位武林盟主麼？」

獨臂劍神大笑道：「怎麼不敢？妳縱是王母娘娘，老夫照殺不誤！」

花鳳忽然由黑暗中撲出，一劍向獨臂劍神的背心猛刺過去。

獨臂劍神背上似長着眼睛，眼看花鳳劍尖已將刺入他的背部，突見他身形一側，左足一抬，「拍！」的一聲，一脚踢中花鳳的劍身，將她踢得「登登」顚退數步！

而就在這時，附近忽有一人發出一聲慘叫！

發出慘叫的是謝玉基。

他被病美人的玉如意切中咽喉，登時鮮血飛濺，仰身倒了下去。

濺出的鮮血，正好洒上病美人的臉部！

病美人驚叫一聲，嬌軀一軟，立時暈倒地上。

她受傷了麼？

沒有！

她只是受了驚，她是個嬌滴滴的女人，一向受不得一點點的驚嚇，見到一條蛇，一隻老鼠，或見到鮮血，都會立刻暈倒。

現在，謝玉基的血濺滿她一臉，自然更不在話下，而使她立刻暈倒了。

獨臂劍神一見大驚，高叫道：「香蘭，妳怎麼啦？」

美人帮主乘他分神之際，突起一掌拍開他抵在自己心上的長劍，並乘勢欺上，颼然一掌拍上他胸膛。

「砰！」

獨臂劍神如中巨杵，應聲直顚出去。

年舉岳睹狀大駭，連忙丟下麥飛龍，疾撲而至，扶住他的身子問道：「師父，您覺得怎樣？」

獨臂劍神張口吐出一口鮮血，接着將年舉岳推開，暴聲道：「沒事，你站開去，看爲師宰了這賤婦！」

語畢，神情嚴肅的舉步向美人帮主迫去。

他的一對環目，射出無比銳利的寒光，狠狠的瞪視着美人帮主，似乎已下定決心要將她擊殺！

美人帮主爲其氣勢所奪，渾身毛髮悚然，不覺步步後退……

花鳳忽然大叫道：「萬勁松，你看這裏！」

她一步跳到病美人水香蘭的身傍，用劍抵上水香蘭的心口，嬌叱道：「你再動一下，我一劍刺死你的妻子！」

年舉岳也大喝一聲，仗劍撲去。

花鳳柳眉倒豎，杏目一瞪，尖叱道：「站住！你不要你師母的命了？」

年舉岳果然被她唬住，刹住撲勢，不敢再上。

麥飛龍一看情勢改變，不禁暗暗着急，忖道：「糟糕，怎麼變成這個樣子？那病美人眞是莫名其妙，殺了人自己也跟着暈倒……」

心中儘管着急却不敢動手帮助獨臂劍神一方。

美人帮主看到己方反敗爲勝，心中大喜，急喝道：「鳳丫頭，把她帶下去！」

花鳳應了一聲，伸手抓起暈絕不省人事的病美人，將她拖到後面去。

獨臂劍神驚怒交迸，倏地欺上一步，吼叫道：「魚玄霞，妳待怎樣？」

美人帮主格格脆笑道：「很簡單，看你是要武林金獅或是要保全你妻子之命！」（未完待續）

新派武俠長篇

曹若冰・文
董培新・圖

絕情拾三郎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天香谷主愛女銀旗令主梁挹芬面對拾三郎除下蒙面輕紗，以示對拾三郎付托終身之意，拾三郎婉拒所請，梁挹芬爲表眞心，竟欲以匕首自栽，幸梁鐵漢及時來到，離遠驚呼，使得拾三郎聞聲驚覺，予以制阻，唯是對於梁挹芬的摯情，拾三郎似是以自慚形穢爲詞，掉首而去。拾三郎返回城中，踽踽獨行，腦海中正在思忖着黑飛燕趙玉倩堅要聘他任西席及梁挹芬的一見鍾情，究竟如何？正沉思間，驀地有五大漢現身攔路相阻，說奉命請他往與彼等主人一見，拾三郎藝高胆大，毅然隨之前往——

荒林遭暗算　市井遇奇人

樹林中，二十餘名黑衣人環立四週，一位錦袍中年人威儀凛凛的岸然傲立，雙眸精光灼灼，氣度沉穩，混身散發着一股懾人的威勢之氣！

進入林中，那個爲首的黑衣大漢立卽疾行幾步，朝錦袍中年人躬身說道：「稟告門主，姓拾的帶到了。」

拾三郎健步冷然凝立在錦袍中年人對面丈外之處，入耳「門主」這聲稱呼，他心中明白錦袍中年人是什麼人了。

錦袍中年微一擺手，道：「很好，着記大功一次。」

黑衣大漢的身形再次一躬道：「謝謝門主。」

話落，立卽和那四個黑衣大漢退向了一旁。

錦袍中年人雙目倏如兩道冷電般逼視着拾三郎問道：「閣下半月前接連兩次光臨本門，並且出手傷人，是爲了什麼？」

原來這錦袍中年人，竟是當今武林五大家之一的「黑鷹門」門主——「毒鷹爪」褚武强。

拾三郎神色冷漠毫無表情地道：「你就是『黑鷹門主』褚武强麼？」

「毒鷹爪」褚武强冷然一點頭道：「不錯，閣下兩次光臨本門，莫非是找我的麼？」

拾三郎道：「你說對了，『黑鷹門』中除了你褚武强之外，還沒有一個値得我一找之人！」

此語一出，環立四週的「黑鷹門」高手，立時個個臉上變色，紛紛冷哼出聲。

一名豹頭灰髯老者突然嘿嘿一聲冷笑，喝道：

「拾小子，你說此狂話，也不怕夜風閃了你的舌頭麼?」

拾三郎星目寒芒一閃，道：「你算是什麼東西，也敢插口多話，你先接我一掌試試!」

話落，倏然抬手一掌遙遙拍了過去。

他隨手一掌拍出，看似輕飄飄的並無驚人威勢，但是豹頭灰髯老者却已感到暗勁山湧般地撞來，心頭不禁駭然大驚，連忙雙掌疾抬，一聲大喝，吐氣開聲，以十成功力迎上!

只聽「砰!」的一聲巨响，勁氣狂飈激捲中，豹頭灰髯老者口中一聲悶哼，立時震得身形踉蹌連退五步，忍不住張口噴出一大口鮮血，兩腿一軟，仆倒地上當場昏死了過去!

豹頭灰髯老者姓紀名登，爲「黑鷹門」十大高手之一，外號人稱「開碑手」，素以掌力雄渾剛猛著稱。

然而，他以雙掌之力竟接不下拾三郎那輕飄飄的一掌，這情形，立刻震懾住了「黑鷹門」的一衆高手，個個心頭駭凜非常!

的確，拾三郎這等功力掌力，實在太驚人，太駭人了!

「黑鷹門主」褚武强目睹此狀，心中也不禁駭然一凜!但，他到底是一門領袖，威鎭當代的梟雄，心中雖然駭凜，臉上神色却是絲毫未變，氣態仍是一派沉穩地，目射寒電地道：「拾閣下，你好狠辣的掌力!」

拾三郎臉上依舊毫無表情地，冷漠地道：「這是他口出不遜的懲戒，焉能怪我!」

褚武强嘿嘿一聲陰笑，話題倏地一變，問道：「閣下與我有仇麼?」

拾三郎淡淡地道：「難道非得與你有仇才可以找你麼?」

褚武强目光閃動地道：「那麼，閣下找我是爲了?……」

拾三郎道：「我要向門主借樣東西。」

褚武强雙目一凝道：「閣下要借什麼東西?」

拾三郎道：「請問門主，人生於世，以什麼東西最寶貴?」

褚武强神情愕然一怔!心念電閃間，倏有所悟地臉色不禁勃然地一變，旋而揚聲哈哈一陣大笑道：「拾閣下，褚某創『黑鷹門』，縱橫江湖二十多年，敢向褚某說這等話的，你尚是第一人!」

拾三郎冷冷地說道：「這麼說，門主是不肯借了?」

褚武强嘿嘿一笑道：「拾閣下，一個人只有一條命，褚某既不會孫悟空那七十二變，也沒有兩條命，借給了你，我玩什麼，閣下想要，可以憑本領拿去，言借，褚某無法從命!」

拾三郎冷然地一笑，沒有接話，但是一雙星目中却突然射出了兩道懾人心顫，奪人神魄的煞芒!

褚武强也立卽目射灼灼精芒地瞪視着拾三郎，雙肩微聳，沉神靜氣，抱元守一。

兩人相對峙立，四隻眼睛，凝視着對方，情勢已是如拉滿了的弓弦，蓄勢待發!

驀地，一個無限甜美的聲音起自五丈以外一片濃密暗黑的樹影中，輕柔地說：「喂!你不能隨便欺人，知道麼?」

一位白衣少女，自那片暗黑的樹影中輕盈婀娜地現身走了出來。

拾三郎星目略一掠瞥，神情不由微微一呆，剎時，他心底的一股殺意消失了，目中那兩道凜人心顫，奪人神魄的煞芒也倏而斂去。

她秀髮披肩，鵝蛋型的臉兒，美目，瑤鼻，檀口，長長的睫毛，一雙烏黑明亮的眸珠子，猶如天空兩顆晶亮的星星。

她那純潔而顯得稚氣的氣質，她那淸秀美麗的嬌靨上掛着的柔和的淺笑，足以消弭去任何一個兇惡之人胸中所蘊蓄着殘酷殺意，化暴戾爲祥和!

她是那麼的美，那麼的純潔，美得令人無法形容，那些「人間絕色」，「傾國傾城」的字眼，對她簡直是一種污辱!

她果眞要用什麼字眼來形容她的話，那只有兩個字——聖女。

白衣少女蓮步輕盈地走近拾三郎的身前五尺之處停了步，美眸光采柔和地望着拾三郎，語音更輕柔地說道：「喂!我的話你聽見了麼?」

拾三郎暗暗深吸了口氣，點點頭道：「姑娘，我聽見了。」

白衣少女閃眨着烏黑晶亮的眸珠子，淺笑地道：「那你爲什麼還站在這裏，還不走呢?」

拾三郎突然發覺白衣少女那雙烏黑晶亮的眸珠子裏，有着令他心悸，令他不忍拂逆的光輝。

因此，他連忙逃避地移開了自己的目光，不去與白衣少女的眸光接觸。

可是，當他的目光一接到那「黑鷹門主」褚武强時，他心底的殺意陡又升起，臉上的冷傲之色倏又掠現!再次暗暗深吸了口氣，搖頭道：「姑娘，我不能走!」

白衣少女問道：「爲什麼?難道你一定要欺負人，要殺人麼?」

拾三郎道：「我並不是一定要欺負人要殺人，我只是要懲罰那些心腸險惡無恥，卑鄙的人!」

「哦!」白衣少女美眸閃漾着智慧的光采，道

：「你憑什麼要懲罰人?」

拾三郎濃眉微微一揚，道：「憑我的一身所學，憑我的力量!」

白衣少女道：「你雖然有一身很高的武學，有力量，但是你未必有資格，有權利懲罰別人!」

拾三郎冷冷地道：「姑娘，我不允許別人干涉我的事情!」

白衣少女淺笑地道：「你這憑恃一身所學，憑恃力量，憑自己的好惡懲罰別人，那難道不是干涉別人的事情麼?」

她說話時語音甜美而輕柔，語氣雖然含有着教訓的意味，但是却令人有着不忍對她發怒之感。

拾三郎臉上神情有點尷尬，突然反手一掌拍向身後三丈開外的一棵大樹!

「砰!克察!」連聲巨响中，那棵水桶般粗的大樹，立時被他的掌力劈斷，折倒了下去!

顯然，他在神情尷尬，怒無處可洩之下，拿那棵樹作了洩怒的對象，那棵大樹算是倒了霉!

「好强勁的劈空掌力!」白衣少女含笑的讚了一句，接着說道：「以武力欺壓人那是暴力，並不能令人衷心欽服，你知道麼?」

這話是至理，以暴力欺壓人，那畢竟是霸者的行爲，是絕對無法令人心服的。

拾三郎不禁啞口無語以對。

這情形如在往常，這些話，要是出自別的人之口，他一定會高傲的予以駁斥，然後神色冷漠地將那人斃殺掌下!

可是，面對着這位絕美，純潔得有如「聖女」般地白衣少女，狠不下心腸，好像喪失了一切能力，失去了他往常那股令人凜慄的倨傲與冷漠!

於是，他緩緩地吁了口氣，緩緩地轉過了身軀，正欲舉步飄然走去。

倏地，一聲嘿嘿陰笑聲中夾着一縷勁風襲向他的背心，他本能地身形一側，抬手一掌封出!

那知出於他意外地，他那一掌，竟然未能封住襲來的那縷勁風，竟然穿透他的掌力擊中了他的掌心!

他只感掌心一陣劇疼，接着是一片痲木。他知道遭了，自己一時大意，中了褚武强稱絕武林的「毒鷹指」力。

他驀地猛提一口丹田眞氣，身形電掠騰起，直撲褚武强，口中沉聲喝道：「褚武强，你太卑鄙無恥!」

沉喝聲中，左手蛟皮袋交與了負傷痲木的右手，身懸半空，左掌已閃電般地拍出!

褚武强意想不到拾三郎在中了他稱絕武林的「毒鷹指」力之後，仍有這等功力身手，微一怔神間，胸脯上已被拾三郎掌力拍中。

騰身，疾撲，出掌，其動作之快，絕倫無比，直如一口氣呵成。

拾三郎這一掌是含怒拍出，其力道自是十分威猛驚人非常!

一聲慘叫，褚武强立時張口噴出一大口鮮血，身形被震得連退三步，與那豹頭灰髯老者遭了同樣的命運，當場昏死了過去!

這還是由於拾三郎中了他的「毒鷹指」力，功力已經打了折扣，否則在這含怒拍出的一掌之下，焉有倖理，只怕已經魂斷頃刻，縱是大羅神仙也救不了他了!

筆下寫來實在太慢，就在拾三郎騰身疾撲出掌，褚武强慘叫吐血倒地，「黑鷹門」一衆高手齊都駭然失色，白衣少女嬌靨變色驚呼，快如電光石火的剎那，拾三郎身形已是一落卽起，朗聲傲然長笑中，電射掠空而去!

驀地，一陣暴喝之聲倏起，五條黑衣人影騰空飛射，疾朝拾三郎去向追去!

白衣少女秀眉微微一皺，急朝一位身形飄落褚武强身旁，正要俯身檢視褚武强傷勢情形的方臉老者說道：「秦伯伯，快傳令要他們別追了!」

方臉老者秦仁甲，外號武林人稱「追風劍」，爲「黑鷹門」總護法。

秦仁甲聞言，連忙揚聲喊道：「崔化泉，你們都回來，別追了!」

崔化泉等五人聞喊，身形立時一頓倒掠而回，落地目視秦仁甲。

秦仁甲似乎明白崔化泉等五個望着他的心意，口中冷冷地說道：「你們別望着老夫，這是姑娘的意思。」

說罷，便自俯身低頭檢視褚武强的傷勢。

崔化泉等五個一聽是白衣少女的意思，目光立卽轉望向白衣少女，白衣少女臉色神情肅穆，語音却仍然輕柔柔地道：「他武學功力兩皆奇高，你們五個追上他也是徒然。」

崔化泉心中有點不服地道：「他功力雖高，但是已經中了門主的『毒鷹指』力!」

白衣少女淺淺一笑道：「他雖然中了『毒鷹指』力，可是以他的一身所學修爲而言，在六個時辰之內，你們仍然奈何不了他!」

語聲一頓，美眸轉向秦仁甲問道：「秦伯伯，我爹的傷勢怎樣?很嚴重麼?」

白衣少女原來是褚武强的女兒——褚薇薇。

秦仁甲臉色凝重地道：「傷得很是不輕，姑娘，還是妳自己替門主診斷吧!」

褚薇薇沒有說話，默默地走到她爹的身旁，蹲下身子，伸出一隻賽雪欺霜的玉手，輕輕地按在褚武强的左腕脈門上，靜靜地，凝神地診斷着脈息的跳動情況。

× × ×

拾三郎身形飛射，離開了樹林，他本想回轉「大酒棚」去，但是右掌毒傷已漸形嚴重，一條右臂已逐漸腫大，毒傷且在繼續蔓延。

他深通醫理，知道這毒傷必須從速治療，時間過久了，他這條右臂就得報廢！

何況他是個性高傲倔强之人，他不願讓人看到知道他中毒負傷的情形，換句話說，他不願讓人幫忙他，替他抓藥療傷，或是同情他！

於是，他仰首望了望天色，距離天亮還有一個多更次的時光，有這段時光，足够他運功將毒迫聚一處，暫時的遏阻住毒勢的蔓延！

於是，他決定暫時不回「大酒棚」，而撲奔向「琉璃塔」，騰身掠上了「琉璃塔」的頂層。

當他行功完畢，將毒勢迫聚在「氣海」穴之時，天色，已經大亮，絢爛的朝陽，已從東方升起了老高。

他看看右臂，右臂是仍然腫着，掌心中那一塊銅錢般大的黑斑雖然仍和原先一樣，整條右臂仍然一片麻木，但是，目前已經不碍事了！

他輕輕地吁了口氣，緩緩長身站起，舉步瀟洒地下了「琉璃塔」。

這時，辰光正是巳初時分。

拾三郎緩步瀟洒地在大街上走着，在一家「蘇記」藥舖門前停步望了望，隨即跨步走了進去。

跨進藥舖，櫃枱內一位駝背老人迎着拾三郎語音溫和地問道：「公子要買什麼藥？」

拾三郎神色平靜地道：「老先生，請先借紙筆一用。」

駝背老人沒有說話，轉身從賬桌上拿過了硯台紙筆放在櫃枱上。

拾三郎說了聲「謝謝。」抬起左手，拿起筆，沾墨開好了藥方之後，望着駝背老人問道：「老先生，這十一味藥，貴號都齊全嗎？」

駝背老人早已看清楚了拾三郎開出的藥方，這十一味藥雖都齊全，但是由於內中有兩味藥極其珍貴，他有點不便做主。

因此，駝背老人沒有開口答話，却把藥方遞給了靜坐在賬桌上的一位白髮蒼蒼，神色帶着憂悒的老人。

白髮老人接過藥方，仔細地看過之後，那帶着憂悒神色的臉上，突然泛現出異樣神情地目注拾三郎問道：「公子上姓高名？」

拾三郎抬首冷冷地說道：「老人家，這有必要的麼？」

白髮老人微微一笑道：「公子自己開出的藥方，當知其中有兩味藥乃是極其貴重的珍品。」

拾三郎道：「請老人家回答我，這十一味藥，貴號齊全不？」

白髮老人點點頭道：「如不齊全，老朽便不會請問公子的高姓大名了。」

拾三郎道：「在下如不說出姓名，老人家便不把這藥賣給在下了，是不是？」

白髮老人搖頭道：「那倒不一定。」

語鋒微微一頓，又問道：「公子買這藥是替什麼人治病？」

拾三郎道：「在下自己。」

白髮老人雙目微睜，現露着懷疑不信之色地道：「公子自己？」

拾三郎道：「老人家難道不信？」

白髮老人搖頭道：「老朽確是有點不信！」

面容倏然一正，接着說道：「老朽昔年曾苦心研習過扁鵲懸壺之術，對醫道雖無大成却頗有小就，以公子所開之藥方，分明是解治身中陰毒之用，而公子……呵！」

他說至此處，心頭突然一凛地發出了一聲驚「呵」，住口不言，老臉上儘是一片驚愕之色！

原來拾三郎此際竟抬起了他那隻腫大的右臂，擱在櫃枱上，攤開了右掌心。

拾三郎冷冷地道：「老人家可看清楚了？」

白髮老人點了點頭道：「公子好高絕精純的內功！」

他雙目飛閃地由衷地讚嘆着。

拾三郎淡淡地道：「老人家誇獎。」

語聲一頓，星目倏地一凝，問道：「老人家也是武林中人麼？」

白髮老人神色忽地一黯，道：「過去是，現在已經不是了。」

拾三郎緩緩地垂下了擱在櫃上的右臂，星目眨動地問道：「這話怎麼說？」

白髮老人搖搖頭，神色黯然地輕嘆了口氣，道：「此事稍時再爲奉告好了。」

語聲一頓又起，緩緩接道：「老朽如果沒有看錯的話，公子這右掌該是被『毒鷹指』力所傷，對不對？」

拾三郎點頭道：「老人家法眼高明，在下正是被『黑鷹門主』褚老魔『毒鷹指』所傷！」

白髮老人雙目眨動了一下，問道：「公子與褚魔有仇麼？」

拾三郎搖頭道：「無仇。」

白髮老人道：「那麼公子爲了什麼事情和褚老魔動手的？」

拾三郎道：「什麼事情也不爲。」

白髮老人又問道：「是偶然路過，一言不合的麼？」

「不是。」拾三郎又一搖頭道：「是老魔帶着屬下高手找在下的。」

白髮老人奇怪地問道：「他爲何要去找公子的呢？」

拾三郎道：「因爲在下曾去過他『黑鷹門』總壇找過他兩次，都沒有找着他。」

「哦……」白髮老人更感奇怪詫異地又問道：「那麼公子又爲何找他呢？」

拾三郎道：「他爲惡江湖，罪大惡極！」

白髮老人雙目突現異采歡聲地說道：「這麼說，公子找他的原因，是本着俠義心腸，爲江湖除害了麼？」

拾三郎道：「在下只是想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給予那些罪大惡極的魔徒，以應得的懲罰報應！」

白髮老人肅容點點頭，說道：「公子說的是，惡魔應該得到應得的懲罰報應，也才顯得天道是有憑！」

語鋒一頓，倏地轉向默立在一旁的駝背老人說道：「商四，去後面把那兩味珍藥拿出來。」

駝背老人商四答應了一聲，老態龍鍾的往後面走了進去。

拾三郎目視駝背老人的背影入內之後，心念忽地微微一動，凝望着白髮老人問道：「老人家，那位商老人家他是？……」

白髮老人道：「他是昔年跟隨先父之人，與老朽情同手足。」

拾三郎道：「老人家，在下如果沒有看錯的話，他該有一身頗爲不俗的武功！」

白髮老人點頭一笑，道：「公子法眼高明，以他一身所學功力，該是允稱當今武林一流而無愧，不過，如與公子比那就差遠了。」

拾三郎淡然一笑道：「老人家太高抬誇獎在下了。」

語鋒微頓，星目倏又一凝，問道：「那他爲何要裝着一副老態龍鍾的樣子，怕什麼？」

白髮老人黯然地輕聲吁了口氣，道：「這是不得已，也是爲了老朽！」

說話間，駝背老人商四已雙手捧着一隻長方型的檀木盒子走了出來，輕輕地放在拾三郎面前櫃枱上，揭開盒蓋，說道：「公子請看看，這『紫血竭』和『何首烏』的品質如何？」

拾三郎目光一瞥，即已看出這兩味解毒補元靈藥，都是百年以上的珍品，遂即點頭輕「嗯」了一聲，道：「不錯，果然都是上好的純品。」

語聲一頓，問道：「老人家，價值若干？」

白髮老人含笑說道：「公子乃是識貨的大行家，當知這兩味靈藥之珍貴，雖千金亦難買得！」

他話聲未落，拾三郎左手已經一伸，掌心中托着一顆龍眼般大，光華流轉，照人奪目的明珠，說道：「老人家看看這顆珠子如何？」

白髮老人點頭讚道：「好貨色，這等明珠該是稀世罕見之物。」

拾三郎說道：「以你老人家估計，它該值得多少？」

白髮老人雙目眨動地問道：「公子之意可是要用它換購『紫血竭』和『何首烏』？」

拾三郎微一點頭道：「够麼？」

白髮老人道：「這顆明珠價值當在三千金以上，儘够有餘。」

拾三郎道：「如此，老人家請收下它。」

說罷，將明珠輕輕放在櫃枱上。

百年以上的「紫血竭」「何首烏」，雖是極其珍貴的靈藥，但這顆稀世明珠更爲珍貴，其價值超過三倍以上，拾三郎用它換購靈藥，這在做生意的立場而言，該是大喜過望，千載難逢的一筆好「生意」！

然而，白髮老人却突然抬手一搖，道：「公子請將明珠收起。」

拾三郎神情微微一怔，道：「老人家可是不願將這兩味靈藥賣給在下麼？」

「不是。」白髮老人搖頭道：「老朽要是不願賣，就不會得將它拿出來了。」

拾三郎星目一凝，說道：「那麼，老人家究竟爲何——」

白髮老人道：「這顆明珠價值太以珍貴，老朽有點不便也不敢收它。」

拾三郎道：「老人家可是怕它來歷不明，收下它會惹上麻煩？」

「那倒不是。」白髮老人微一搖頭道：「老朽願將這兩味靈藥奉贈。」

拾三郎微感意外地一怔！搖頭道：「俗話說得，『無功不受祿』，謝謝老人家的好意，在下不願憑白受人恩惠！」

白髮老人雙目異采飛閃地微微一笑，道：「公子錯會意了，老朽雖言『奉贈』，可也不是憑白奉贈呢！」

（未完待續）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劉婉蓉劃出牧羊圖圖形，給予宇文敬參考，宇文敬參悟良久，指出該圖所顯示地方，是嵩山少林寺達摩下院，劉婉蓉隨與藍小月易釵而弁，偕宇文敬，鐵夢秋逕向嵩山趕去，不日到達少林寺，發現寺中僧人戒備森嚴，唯是劉婉蓉等此行，志在探查寶藏，不達目的，怎肯放棄偵查，乃不顧一切，直往達摩下院而去，抵達院中，驀見二十四名僧人，分作八堆，擺成一種合擊陣勢，宇文敬婉言遊寺一遍便卽離去，但為首僧人堅決拒絕，鐵夢秋冷然發話，說是終必要訴諸武力，則不必枉費口舌——

合力傳功拒羅漢　慧心窺秘獲寶圖

宇文敬輕輕咳了一聲，道：「老朽顧前，劉，藍兩位請護兩翼，鐵兄弟請斷後。」

劉婉蓉搶了右翼，低聲說道：「可要用兵刃防守麼？」

宇文敬道：「照老朽的看法，這些大師父，都帶有兵刃在交錯連續的攻勢之中，咱們必要爭取很短的一瞬時光，諸位也拔出兵刃吧！」

劉婉蓉，藍小月，鐵夢秋，唰的一聲，抽出長劍。

宇文敬對那灰衣僧，揮揮手道：「大師，我們確然是意在觀賞達摩下院，大師是否肯罷手，由大師決定了。」

四個人，佈成了一個小形的方陣，慢步向前行去。

那灰衣老僧合掌唸了一聲阿彌陀佛，道：「諸位施主再向前走，休怪老衲無禮了。」

舉手一揮，分站在八處的僧侶，突然開始緩步移動。

宇文敬暗自吸了一口氣，道：「大師，佛門慈悲為懷，何苦定要兵刃相見。」

灰衣老僧道：「除了施主自行退出之外，老衲已到了別無選擇之途。」

宇文敬還想再行說服，瞥見人影一閃，三個中年僧侶，已然攔在前面。

宇文敬已瞧出這分成八組的二十四位僧侶，三個人為一個對敵組合，攻守同盟，定然精於合搏之術。

果然，三個僧侶攔路之後同時攻出一掌。

三人三掌，在同一瞬間，攻擊出手。

宇文敬雙掌並出，接下了三人掌力。

那是一股力道極為強猛的掌力，三人組合，結成一體。

宇文敬雖然把三掌接下，但前進之勢，却受到了阻碍。

少林羣僧，未亮兵刃，因此，劉婉蓉，藍小月，雖然一探長劍，就能幫助宇文敬的攻勢，但却一直沒有出手。

出手一擋宇文敬等攻勢的三個少林僧侶，一擊之下，立時向後退去。

另外三個少林僧侶，却迅快的遞補了三人留下位置，呼的一掌，攻了出來。

宇文敬一皺眉頭，雙掌一揚，又接下了三僧的攻勢。

掌力觸接之下，響起了一聲砰然大震，宇文敬仍未能向前行進一步。

三僧迅快退開，另三僧又遞補了原位。

但那灰衣老僧的一組，一直站在原地不動。

宇文敬神情肅穆，冷厲的說道：「大師，這等車輪阻敵的戰法，不怕有損少林的威名麼？」

灰衣老僧答非所問的緩緩地道：「四位施主如肯退出達摩下院，還來得及。」

宇文敬冷冷道：「大師，不要逼迫我施下毒手，那可能造成流血的事，使人無法挽回。」

灰衣老僧歎息一聲，道：「老衲已奉勸諸位很多次了，諸位應該退回去的。」

守在兩翼的劉婉蓉和藍小月，都是女兒之身，女孩子先天體質所限，大都不練掌力，所以，兩人雖能援手，却又無法援手。

除非，在少林僧侶未亮兵刃之前，劉婉蓉，藍小月先亮兵刃搶攻。

另一個辦法是，劉婉蓉，藍小月等換上鐵夢秋，由他和宇文敬聯手拒敵。

這是武林中，從未有過的奇怪打法。

三個僧侶，有如層起不絕的波浪一樣，一波接一波，連綿不絕的攻來，他們移身換位的熟練無比，每人在攻出一掌之後，就閃身而退，後面三人的掌力，却在那前面僧人離開的瞬間，及時而至，使得無暇反擊。

宇文敬却有着深厚的功力，獨自支撐了羣僧十二波的攻襲。

劉婉蓉目光微轉，發覺宇文敬雙足已然深陷地下三寸多深。

心中忽然一動，低聲說道：「老前輩，能够借力麼？」

宇文敬在羣僧連綿不絕的掌力迫攻之下，已然不便開口說話，只是微微的點一下頭。

劉婉蓉，藍小月，劍交左手，同時伸出右手，按在宇文敬的背心之下。

鐵夢秋踏上兩步，右手執劍，左手按在了宇文敬的後背。

三人的內力綿綿而出。

宇文敬已有疲累難支之感，但在三人的內力貫輸之下，頓然大發神威。

忽的吐氣出聲，雙掌疾出，迎向一波三僧合擊的掌力。

一聲蓬然大震，三僧身受巨創，氣血翻湧，竟無法再飛躍而起。

第二波僧侶的攻勢，連接而至。

但前面三僧無法讓避，後面三僧却又無法收出攻勢。

一股強烈的掌力，正撞在前面兩個僧人的後背之上。

一聲悶哼，兩個僧侶在前撞後擊之下，吐出了兩大口鮮血，倒摔在地上。

另一個僧侶，雖逃過後擊的掌力，但却是宇文敬掌力擊傷最重的一個，只見他身子搖了兩搖，倒摔在地上。

這一來，少林僧侶整個的連環攻勢，頓然停頓下來。

宇文敬一抱拳，對那灰衣老僧，道：「大師，已然有人受了傷亡，大師也該改變心意了。」

不知是宇文敬的誠懇之心，感動了那灰衣老僧，還是那灰衣老僧看出了這四人的武功高強，不願再和四人動手，當下說道：「你們只是參觀一下達摩下院。」

宇文敬道：「不錯……」

劉婉蓉接道：「有一點我想先說明白，我們觀查的十分仔細。」

灰衣老僧，道：「很仔細，可是找尋什麼東西麼？」

劉婉蓉答道：「實不相瞞大師，我們確然想在達摩下院中找尋一些東西。」

灰衣老僧沉吟了一陣，道：「聽四位的口氣，看四位的形貌，都不似什麼壞人？」

宇文敬道：「老禪師好眼光。」

灰衣老僧道：「不過，你們要解下身上佩帶的兵刃，由老僧帶你們參觀。」

劉婉蓉先把長劍遞了過去，鐵夢秋，藍小月紛紛交出兵刃。

灰衣老僧一面接過兵刃，交給門下弟子，一面下令把傷者抬入室內療治，選了八個僧侶，道：「諸位施主，由老衲親率八位弟子，和諸位同行，諸位盡管看，但諸位要是有所舉動，必須先得老衲同意。」

劉婉蓉道：「那是自然。」

灰衣老僧道：「可要老衲替諸位帶路？」

劉婉蓉道：「那到不用了，我們信步而行：自由瞧瞧，但如大師能有一幅達摩下院的全景圖，那就更好了。」

灰衣老僧沉吟了一陣，道：「好！老衲幫忙就幫忙到底。」

立遣一僧，奔往主持室，取來了達摩下院的全圖。

這是一幅寫景圖，達摩下院中的亭臺樓閣，都畫的很清楚。

劉婉蓉一面觀圖，一面舉步而行。

藍小月，鐵夢秋很自然的走在她的兩側，宇文敬走在最後。

隱隱間含有保護之意。

灰衣老僧帶着八個僧侶，距離四人八尺左右，遠遠的監視着。

藍小月低聲說道：「姊姊，這些和尚用心只怕不是單純的監視咱們。」

劉婉蓉笑一笑，道：「是的！他們也想瞧瞧，咱們在找什麼？」

藍小月道：「難道他們眞的是不知道藏寶的事麼？」

劉婉蓉微笑答道：「看情形，他們是眞的不知道。」

藍小月低聲說道：「這麼說來，咱們就算找到了那批藏寶，也不能動手取了。」

劉婉蓉道：「未到這達摩下院之前，我還充滿着信心，但此刻，我却是有些懷疑了。」

藍小月道：「姊姊可是覺着這達摩下院中，不可能有藏寶麼？」

劉婉蓉回答一面看着手中的全圖，一面說道：「看這幅圖達摩下院中却無藏寶的地方，但我研究這幅圖，也愈和那牧羊圖上脗合，這中間充滿着無法理解的矛盾。」

藍小月道：「姊姊，咱們這次來，會不會有點收穫？」

劉婉蓉答道：「我想會的，咱們至少可以找出一點蛛絲馬迹。」

藍小月不再多問，却緊緊皺起了眉頭，追在劉婉蓉的身側。

劉婉蓉似乎是很用心，一面走，一面看，而且看的很仔細。

她的臉上，是一片嚴肅之色，顯然，她的心情十分沉重。

突然間，劉婉蓉停了下來，沉重的臉上，泛起了一片淡淡的笑容。

藍小月抬頭看去，只見劉蓉婉停身在一座大殿的前面。

大殿前有一座很高大的鐵鼎。

劉婉蓉雙目盯住在那鐵鼎之上，苦苦思索。

突然間，劉婉蓉蹲下了身子，順着那鐵鼎向大殿內看去。

藍小月，鐵夢秋，宇文敬，佈成了一個半圓形，環圍着劉婉蓉。

灰衣老僧帶着八個僧侶，也遠遠的站在七八尺外，又對三個人佈成了合圍之勢。

劉婉蓉原本是往裏面看，但看了一陣之後，突然坐了下來。閉上雙目。

這一來，藍小月，宇文敬，鐵夢秋等楞住了，八個和尚和那灰衣老僧也楞住了。

沒有人能够想出一個理由解釋出劉婉蓉何以會突然在鐵鼎前坐了下來，而且閉上雙目，大有長久坐下去的用心。

足足過了一頓飯工夫之久，劉婉蓉突然站了起來，道：「小月，你們在門口等我，我到殿中去瞧瞧。」

舉步越過鐵鼎，步入殿內。

那灰衣僧侶突然快步行了過來，但却被鐵夢秋橫身攔住。

鐵夢秋神情很平和，笑一笑道：「大師，準備那裏去？」

灰衣老僧道：「老衲要去瞧瞧那位施主。」

鐵夢秋笑笑道：「我看不用了，她很快就會出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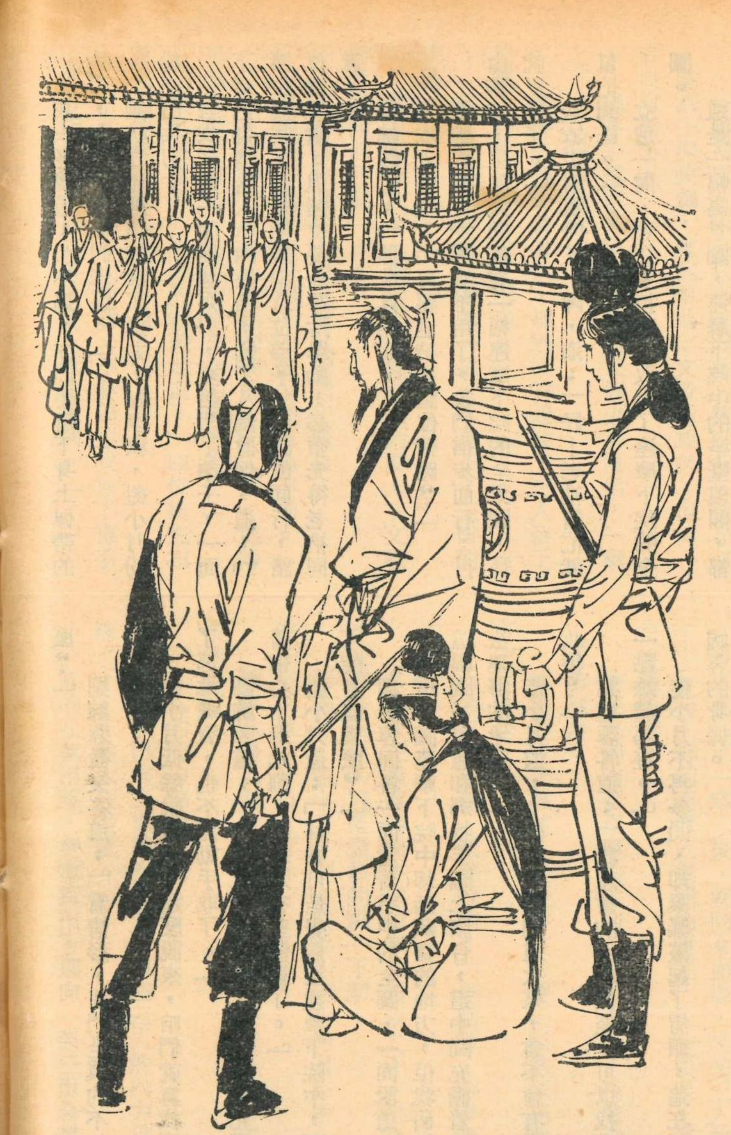
灰衣老僧道：「大殿中放置之物，老衲有保護之責。」

鐵夢秋道：「大師，那大殿中，可有什麼寶貴之物。」

灰衣老僧沉聲道：「那倒沒有，大殿中都是佛像。」

鐵夢秋道：「我們總不會抱一尊佛像離去，是麼？」

灰衣老僧怔了一怔道，道：「施主，你說的也



是。」

談話之間，劉婉蓉已緩步行了出來。

灰衣老僧雙目盯住在劉婉蓉身上瞧了一陣，道：「施主，找到了麼？」

劉婉蓉拍拍雙手，道：「大師請進入殿中檢查一下，有沒遺失什麼？」

她不正面答覆，頓使灰衣老僧，心中大為動疑，沉吟了一陣，道：「諸位稍候片刻。」舉步行入殿中。

片刻之後，行了出來，道：「諸位施主，還要參觀何處？」

劉婉蓉笑一笑，道：「大師對我們一直不太放心，在下的遊興大減，我們想告辭了。」

灰衣老僧聽得一怔，道：「諸位要走了。」

劉婉蓉道：「是的，我們想告別了。」

灰衣老僧沉吟了一陣，道：「這樣看來施主已取得尋找之物了。」

劉婉蓉笑一笑，道：「大師查點過達摩殿中之物，可有損失？」

灰衣老僧道：「損失定然有，可惜的是老衲還未找出。」

劉婉蓉緩緩道：「大師的意思是，要搜查我們的。」

灰衣老僧合掌當胸，喧了一聲佛號，道：「希望那不是少林寺中原有之物，老衲話先說明，如是日後證明了，施主取走了達摩殿中之物，不論天涯海角，老衲也要把失物追回。」

劉婉蓉笑道：「大師目光如炬，是位有道高僧，大約已瞧出我等不是奸詐小人了。」

灰衣老僧道：「老衲恭送諸位離開。」

劉婉蓉道：「那就有勞大師了。」當先向外行去。

在鐵夢秋的想像之中，這達摩院乃是少林僧侶習武之地，高手雲集，難免會一場激戰，想不到就這樣輕鬆的退了出去。

行到達摩院門口之時，灰衣老僧交還了四人的兵刃。

劉婉蓉一抱拳，告辭出寺。

藍小月，鐵夢秋固然是不明所以，連那老於世故的宇文敬，也不知道那劉婉蓉葫蘆裏賣的是什麼藥。

三人都忍着心中之疑，直待行出了少林寺，宇文敬才緩緩說道：「劉姑娘，找到了麼？」

劉婉蓉點點頭，道：「找到了。」

鐵夢秋道：「找到藏寶？」

劉婉蓉道：「找到了指示圖。」

宇文敬一怔道：「指示圖？姑娘可否拿出來瞧瞧。」

劉婉蓉道：「自然，要給諸位瞧看，不過，咱們得小心一些，找一處安全地方再看。」

藍小月回顧了一眼，說道：「妳是說有人會搶走。」

劉婉蓉道：「咱們搶先了一步走出來，我已經發覺了一羣可疑的人，那些人混入香客之中，準備向少林寺中混，但少林僧人却也發覺疑徵，盡量在

設法攔阻，咱們能發覺別人，別人也能發覺咱們，再說少林寺中人，也不甘心不解開這個啞謎，因此，在下的想法，他們很可以遣人追來，再說，那些可疑人物，如是紫天君的屬下，大都經過易容，咱們瞧不出他們的身份，他們可能會瞧出咱們，因此，也可能追踪而至。」

宇文敬笑一笑，道：「姑娘很細心，那些人正是紫天君的手下，不過，丐幫中人，也趕到了，目下，少林寺大門外面，情勢十分複雜，不過，少林僧侶似乎是決心不讓他們混進去了，說不定就在少林寺大門口處，衆多的香客之中，可能會引發起一場衝突。」

兩人口中談話，腳下未停。

這時，正來到一片平廣的草地之上。這是，山峯下一片草原，最近的山坡，也在三十丈外。

劉婉蓉停下了腳步，道：「這地方很好，三十丈內無處可以掩藏身子，也是一片很好的高手決命的所在。」

探手從懷中，取出一塊發黃的織絹，攤在草地上。宇文敬道：「老夫什麼都想到了，覺着這達摩下院，不可能是藏寶所在，竟然未想出，竟是放一幅指示圖。」

劉婉蓉道：「晚輩進入少林寺後，也有同感，這座規模宏大的名刹，已經屹立了千數百年，決無人能在這座寺院之內，埋藏了大批寶藏，而不會被僧侶發覺……」

語聲微頓一頓，接道：「進入達摩下院之後，晚輩更是失望，因為，我瞧到了那下院建築，雖經多次修正，但仍有不少唐瓦宋磚，那證明了達摩下院，亦非近百年內所建，後來，我看到了殿前那個鐵鼎，在西斜照下的倒影，有些像那趕羊的牧鞭，這才啓發了我，咳！如是咱們來的時刻不對，也沒有收穫了，所以，一件事的成敗，幸運佔了很大的原因。」

宇文敬道：「如若沒有姑娘這麼慎密的想，有圖也等於無圖。」

劉婉蓉道：「我順着那鐵鼎兩個洞望去，正好對住一座達摩祖師的坐像，那是整個大殿的中心，也是這座達摩下院的主要奉像……」

鐵夢秋道：「這一幅圖，可是就藏在那達摩神像中麼？」

劉婉蓉搖搖頭道：「不是……」

鐵夢秋呆了一呆，接道：「那妳又從何處，取得這方示寶圖呢？」

劉婉蓉道：「那幅牧羊圖，七轉八折的指出達摩院，達摩院中，却藏着這幅示寶圖，這證明了那繪圖人，是一位善用心機，精通繪畫，而且極為瞭解人性的人物！」

藍小月道：「姊姊說的太曲折了，可否多解說一下？」

劉婉蓉道：「那牧羊圖指示出少林寺達摩下院，別說那圖上含意深刻，叫人很難明白，就算是明白，也會和咱們一樣，不相信那會是藏寶的地方，如是聲名太壞的人知道了這個地方，就不敢再動妄念了。」

宇文敬哈哈一笑，道：「達摩院本無藏寶，如是久走江湖的老人決不會相信達摩院中，會是藏寶之地，那就可能產生了兩個後果……」語聲微微一頓接道：「第一是，不相信這件事情，達摩下院，也不可能是藏寶的地方，附之一笑，第二件事，很可能有人在氣怒之下，一把火燒了那幅牧羊圖。」

藍小月突然接口道：「姊姊，這幅圖畫的很明白，但它又是什麼地方呢？」

劉婉蓉道：「所以咱們要仔細研究一下……」目光轉到鐵夢秋的臉上，接道：「你記得那牧羊鞭梢，隨風飄動時，落在何處？」

鐵夢秋道：「好像在一隻角之下。」

劉婉蓉道：「是的，那鐵鼎極斜的角度中瞧看，可見一隻佛腳，角腳同意，啓發了我的靈感，在那金剛腳下，被瞧出了一塊活磚，沒有費很大事，就揭開那活磚，取出這幅圖案。」

鐵夢秋道：「這麼說來，師父並未取到這幅圖，那他老人家又到了何處呢？」

劉婉蓉道：「小妹也是這麼想法，可能的是，師父瞧過了這幅圖後，又放回原處……」

宇文敬接道：「這個不太可能，令師既然存心取到這份藏寶，就不會再給別人機會，老朽雖然不知令師是何許人物，但他是一位極了不起的人物，決然不錯，也許他可能就是我們苦苦追尋難見的鏢旗主人。」

劉婉蓉，鐵夢秋，相覷一眼，默不作聲。

不作聲，那就無疑承認了這件事。

宇文敬輕輕咳了一聲，接道：「如若果真到了此地，定然會留給只有你們能夠解得的暗記，姑娘何不找找看。」

藍小月一怔，道：「老前輩，這麼說來，這幅圖也是假的了。」

宇文敬道：「不錯，真的早就被取走了，如若這圖是真的，上面必會有清楚明白的記述，不致再打啞謎。」

（未完待續）

小啓：「天殺星」作者因事，續稿未到，暫停一時，下期繼續刊出。

新派武俠長篇連載

殘梅俠影

高皐·文
培新·圖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英羽偕沈妙容離開齊州，繼續前往洛陽，追查諫笑姑下落，此際兵荒馬亂，安祿山的叛軍到處肆虐，幸英羽持有安慶緒的手令，得以通行無阻，那日英羽與沈妙容行至一座樹林，被人埋伏硫礦硝石，爆炸聲中，沈妙容首當其衝，致爲所傷，幸沈妙容輕功絕世，乃能死裏逃生，但也衣衫破碎，外傷不輕，英羽只好抱她往一處尼庵調養，詎那座尼庵，並非禮佛善地，爲沈妙容窺破其中詭詐，庵主現身，沈妙容與敵，只一招便把其長劍擊落，唯也在此時已失英羽所在，一自稱吸血羅刹在突地現身——

陷奇陣　鴛鴦同命

這位吸血羅刹，果然兇狠無比，她發覺沈妙容不是想像的那麼簡單，更激發了她的兇性，雙臂揮舞，十指斷風，每出一招，必會湧起一股窒人的壓力。

沈妙容雖已獲得孤烟門的眞傳，但以火候不够，功力尚淺，加上她身上有幾處創傷，行動之時，大大的受到影响，面對這麼一個黑道巨魔，就難免手忙脚亂，而處處受制了。

所幸幻影迷踪步法，實在神妙無方，它是以後天八卦配合正反五行研創而成的，逢奇生偶，遇偶變奇，不管吸血羅刹的招式如何凌厲，沈妙容依然有驚無險，在驚濤駭浪中安然渡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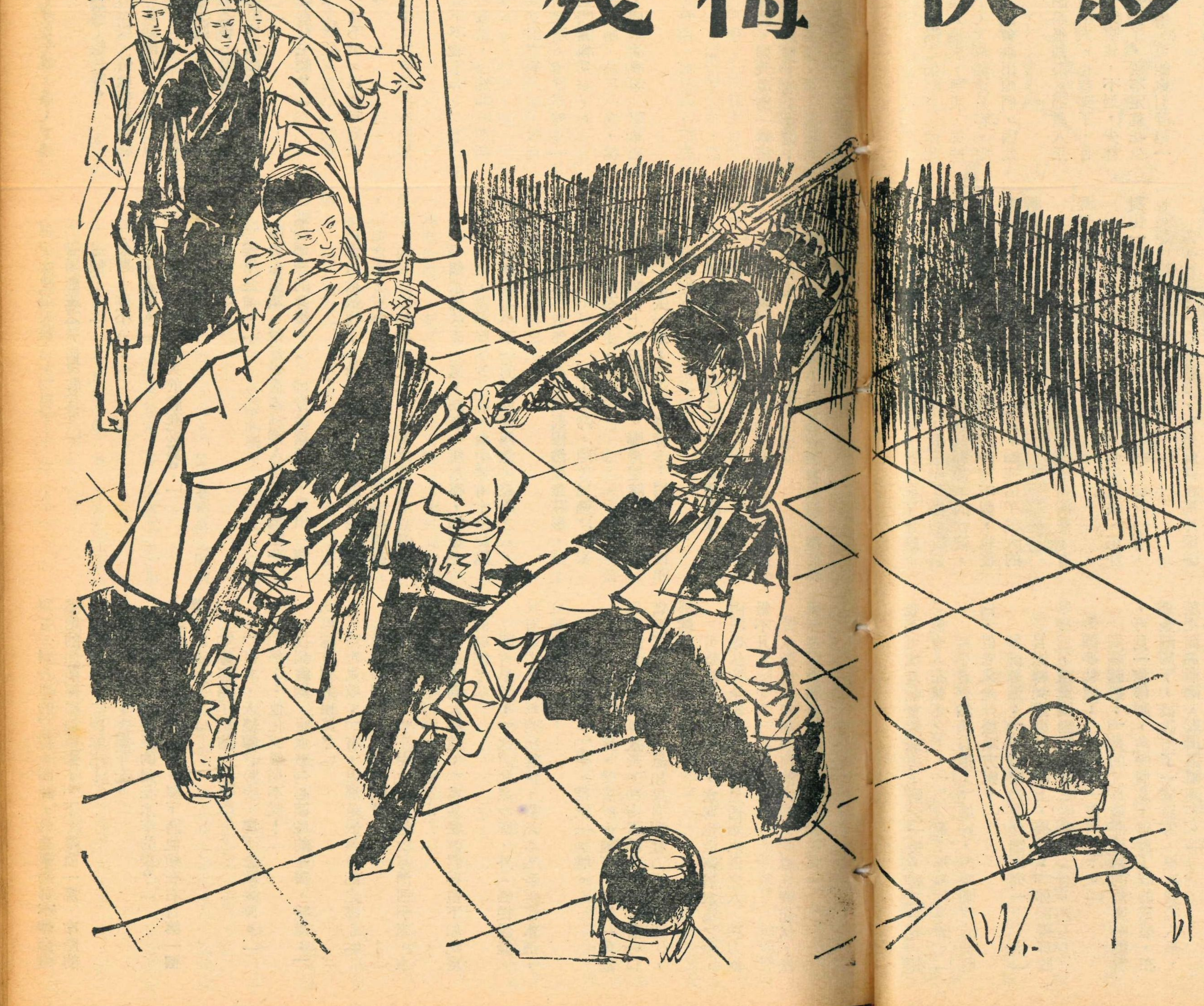
不過，這樣下去仍非善策。因爲吸血羅刹的功力實在太過驚人了，她那像冷箭似的指風，使沈妙容吃了不少苦頭，她的傷勢在惡化，身法也逐漸的遲滯下來，時間一久，她必然難逃過吸血羅刹的毒手。

留得青山在，不怕沒柴燒，現在既無法援救英羽，只有暫時逃出尼庵再作後計。

心意既决，她撮口發出清嘯，掌中鐵棍一顫，斷然化身長虹，那嬌小的身軀像風送輕烟一般，一閃之間，便已倏然而逝。

這一招孤烟躡雲，是獨步武林的無雙絕藝，以吸血羅刹這一代巨魔，仍震駭得目瞪口呆，半晌做聲不得。

良久，吸血羅刹殘眉一挑，冷冷說道：「馬舵主……」



適才假冒庵主的中年女郎身形一震，道：「屬下在。」

吸血羅刹道：「妳對他們說了些什麼？」

原來這位中年女郎名叫馬玉奴，是她們那神秘帮會的一個舵主，吸血羅刹是前庭總管，對舵主以下有生殺之權。

聽口吻，吸血羅刹是責馬玉奴言語不愼。但馬玉奴自信沒有說甚麼不利本帮之事，因而平靜的恭身一禮道：「屬下適才只是勸阻他們離開，並未損害本帮的尊嚴。」

吸血羅刹一哼道：「妳提過帮主麼？」

馬玉奴神色一呆，面頰上立變死灰之色，接着雙膝一屈，道：「屬下確實言語不愼，但當時絕未想到那女的會逃出手去的！」

吸血羅刹煞溢眉宇，冷冷道：「妳是說本座無能，致被她逃出手去了！」

馬玉奴心神一顫道：「屬下不敢！」

吸血羅刹道：「洩露本帮機密，已然罪在不赦，衝撞本座，更是饒妳不得！」

枯爪疾伸，馬玉奴的喉間立即噗的一响，吸血羅刹右手五指已全部揷入她的喉際，這位馬舵主一聲未出，便已香消玉殞，到鬼門關報到去了。

但吸血羅刹並不就此放過於她，枯爪一撈，提起她的身體，張開血盆大口，向她的喉際一陣陣狂吸。

吸血羅刹現出了她本來的面目，她猙獰可怖的吸血行爲，使得所有門下弟子，全如待屠之羊，觳觫得面無人色。

半晌，她拋掉馬玉奴的屍體，仰天發出一陣格格怪笑，笑聲一歇，瞅着一名年約雙十的少女道：

「陳菁兒……」

那少女身形一震道：「屬下……在……」

「瞧陽舵主之職由妳暫代。」

「這個……」

「怎麼，妳不肯？」

「屬下怎敢。」

「諒妳也不敢，姓英的關在那裏？」

「在水牢。」

「帶路。」

「屬下遵命。」

陳菁兒領頭，帶着吸血羅刹奔入後殿，她在一座彌勒佛像的身後一按，佛像緩緩旁移，現出一個洞。

由洞口拾級而下，是一條向下延伸的長長甬道，甬道之上，五步一崗，十步一哨，立着一些懷抱長刀，面目森冷的黑衣大漢，戒備之嚴，有如鐵桶一般。

在一個水聲淙淙之處，設有一座水牢，那是一片縱橫五丈，深過腰部的水池，池中置有十餘根鐵椿，上面附着大小不一的鐵環及鐵鍊，被囚之人，可能就繫於那鐵椿之上。

但整個水牢空無一人，英羽固然毫無踪影，連守牢的大漢也不見到一個，顯然，陳菁兒適才的報告就有點不盡不實了。

這位剛剛當上舵主的姑娘，嚇得雙膝一軟，噗的一聲跪了下去，道：「……總管……屬下……沒……沒有騙妳！」

吸血羅刹濃哼一聲，說道：「不要窩囊像，起來。」

也許她喝飽了血，胃腸無法再容納了，陳菁兒終於死裏逃生，獲得她的皇恩大赦。

然而，這不能算完，英羽爲什麼會失踪，她必須有一個合理的交待，因此，吸血羅刹那不帶絲毫感情的面頰輕輕地牽動了一下，殘眉一挑，冷酷的哼了一聲道：「陳舵主！」

陳菁兒道：「屬下在。」

「妳當眞把姓英的關在水牢的麼？」

陳菁兒道：「是的，屬下將他鎖在右首第一個鐵椿之上，……」

「妳解開了她的穴道？」

「沒有，未經總管吩咐，屬下怎敢妄動。」

「那……他化成輕烟不成！」

提到輕烟，吸血羅刹心頭猛的一震，接道：「此處還有別的出路？」

陳菁兒道：「有，但那是決無可能之事！」

吸血羅刹道：「怎麼說？」

陳菁兒道：「牢中之水，是由惠濟河引來，水道入口頗寬，可容一人通過……」

吸血羅刹大怒道：「爲甚麼妳們要留下如此重大的破綻？」

陳菁兒道：「水道深藏池底，外人無從發覺，且有軋刀及水弩兩項埋伏，縱然被人發現了水道，也難以安然通過……」

吸血羅刹道：「走，帶我去瞧瞧。」

陳菁兒應了一聲，帶着吸血羅刹由水牢一角進入水道，水道不算太長，功力深厚之人，屏着一口氣就可以脫困而出，但如果遇到軋刀水弩等埋伏，那就當別論了。

可是軋刀已然被毀，水弩也散落於水道之中，兩項埋伏竟全被破壞，可見通過水道之人，功力極爲不凡。

水道出口在惠濟河的西岸，此處丘陵起伏，沃野千里，算得是黃河南岸的富庶之區。

可惜春寒料峭，田野一片枯黃，除了潺潺流水落霞映波，留給人們的觀感，只是無限的淒凉。

更令人觸目驚心的，是河岸荒草之間，還躺着一具屍體，羅衣委地，翠袖蒙塵，是誰辣手摧花，心腸竟如此的狠毒！

吸血羅刹向那屍體瞥了一眼，冷冷道：「是肖雲？」

陳菁兒頷首一嘆道：「是肖雲姊姊，不知被什麼人以重手法擊斃！」

吸血羅刹道：「可能她行經此處，碰到姓英的從水道中逃出……不過……姓英的被我點傷陰橋大穴，他縱能逃出水道，也難有擊斃肖雲之能。」

陳菁兒道：「如果那蒙面女子找來此地，肖雲姊姊就難逃毒手了！」

吸血羅刹面色一變道：「今日之事，不得稍有洩漏！」

陳菁兒道：「屬下遵命。」

吸血羅刹不再言語，幌身一躍，去勢如電，逕向西北疾馳而去。

× × ×

黯黃的燈光，淅瀝的夜雨，像一個落魄江湖之人，在如訴如泣的縈懷往事一般。

這是一間陋室，在陋室一角的木榻之上，確有一個悲傷往事，發着深深嘆息的少年。

他是英羽，菩提庵僥倖漏網之人。

目前的環境他是陌生的，他想不出何以會置身在這陋室的木榻之上。

他在回味着往事，記得在菩提庵曾經被一些假尼姑圍攻，沈妙容並替他奪來一柄長劍。此後他感到頭腦一陣暈眩，也就忘乎所以。

他想撐起身形，找人問一個明白，但骨軟筋酥，全身提不起半點勁力，掙扎半晌，只是發出一聲長嘆。

驀地，房門輕輕一响，進來一個桃腮杏眼，綽約多姿的麗人，英羽舉目一瞥，不由得神色一怔。

那麗人嫣然一笑，道：「你終於醒來了，但毒傷未除，你還不能隨便移動！」

英羽道：「在下得以不死，必是鈕姑娘相救的了？」

她確是鈕柔兒，年餘分別，鈕柔兒顯得消瘦幾分。

她咳了一聲道：「這不過機緣巧合罷了，公子千萬不要放在心上。」

英羽咳了一聲道：「妳說我毒傷未除？」

鈕柔兒道：「吸血羅刹的十指之中，藏有極端邪惡的桃花毒，她點了你陰橋穴道之時，劇毒也送入你的體內，現在，穴道雖已解開，劇毒却尚未消除。」

英羽呆了一呆，道：「生死禍福，數由前定，鈕姑娘不必爲在下担憂。」

鈕柔兒幽幽一嘆道：「這麼說公子還是將我當做外人了！」

英羽道：「英某怎能那麼不知好歹，不過在下落拓江湖，時乖命舛，連帶與在下相善之人，也受到噩運的播弄，因……」

鈕柔兒微微一笑，說道：「公子是相信命運的了？」

英羽道：「天道雖然無常，在下仍然不敢不相信。」

鈕柔兒道：「那是說一飲一食，莫非前定了，公子焉知咱們的相處，不是上蒼的安排？」

英羽一怔道：「這個……」

鈕柔兒柔聲道：「天心就是人心，絲毫勉強不得，依小妹相勸，你還是隨遇而安吧。」

英羽長長一吁，他不便再說甚麼了，但他雙目流轉，却在不斷的打量鈕柔兒。

這位名震黑道的紅粉羅刹，以心狠手辣聞名江湖，不過，她畢竟是一個女人，一個嫵媚之中具有英武氣質的美麗女人。

她沒有江采蘋文弱，比敬珍珍活潑而嬌媚，在英羽相識的女人之中，她似乎包羅萬有，涵蓋所長，江湖中人要物色伴侶，當以鈕柔兒爲最理想的對象。

她發覺英羽那雙目烱烱，一臉饞相神態，不由忸怩一笑，伸出纖纖玉手，爲他塞好被頭，那份溫柔，如同妻子伺候丈夫一般。

英羽伸手握着她的柔荑長長的一嘆道：「現在我才知道錯了，妳還怪我麼？」

鈕柔兒一笑道：「你說錯什麼了？我怎麼一丁點兒也不記得！」

英羽道：「妳忘記了麼？那敢情好，其實我也有點記不清楚了。」

鈕柔兒櫻唇一撇，道：「眞的麼？要不要我提妳一點兒？」

英羽哈哈一陣大笑道：「不要生氣，妹子！我在石城縣隱廬所說，就算是胡說八道好了。」

鈕柔兒一哼道：「要不是你毒傷未愈，看我饒不饒你！」

英羽微微一笑，忽又面色一肅道：「妳怎樣救我的？說給我聽聽。」

鈕柔兒道：「咱們自贛江東岸萬安一別，我就帶着弱水雙奇一直跟在你的身後……」

英羽啊了一聲道：「那日在暑牌妳替我解了邊

令誠之圍，我還以爲偶然相遇呢，但此後爲什麼就見妳不到了？」

鈕柔兒哼了一聲道：「你英公子當上了散官大人，也做了虢國夫人的入幕之賓，靑雲得路，榮寵集於一身，還要我跟着做什麼！」

英羽面色一紅道：「英某豈是貪圖榮華富貴之人，實在是情非得已……」

鈕柔兒道：「我知道，江采蘋國色天香，文采風流，她的處境，又是那麼值得同情，這些……我不怪你，不過，英德公主李龍姑，已面告明皇，要招你去當駙馬，當你離開洛陽之後，她也在江湖中找你去了，如果她知道你的妻子是她爺爺的愛妃之時，咳，她只怕會因愛成恨，大唐皇朝也會放你不過了……」

英羽神色一呆，半晌作聲不得，爲了江采蘋，他不在乎開罪天下之人，却萬萬想不到李龍姑會到江湖之上尋找於他的。

他不在乎李龍姑因愛成恨，但却憚於那位不講理的宮主給他帶來難以想像的困擾。

最後，他咳了一聲，道：「咱們說到那兒去了！妹子，我是問妳如何拯救於我。」

鈕柔兒道：「後來我也到了齊州，但一步去遲，你竟在天香書寓落入陷阱……」

英羽道：「妳知道拙荊敬珍珍的下落麼？」

鈕柔兒道：「關西大豪商大俠似乎對海天禍水的行動得到了可靠的綫索，海天禍水離開了齊州，他們也追到洛陽去了。」

英羽道：「妳是什麼時候來到菩提庵的。」

鈕柔兒道：「當你們赴菩提庵療傷之時，我已經趕到了。可惜距離過遠，無法向你提出警告，待你那位紅粉知己逃出尼庵，我知道你必然着了道兒，於是我就由水道進去，總算將你救了出來。」

英羽道：「謝謝妳了，妹子。」

鈕柔兒道：「謝我不敢當，我殺死了你一個心上人，只要你不責怪我就心滿意足了。」

英羽愕然道：「妳殺死沈妙容了？」

鈕柔兒道：「沈姑娘與我無怨無仇，我爲甚麼要殺她，何況，連吸血羅刹都對她無可奈何，我又能將她怎樣！」

英羽道：「那究竟是誰？」

鈕柔兒撇撇嘴道：「我知道你的心上人十分之多，叫你猜，你八成是猜不出來的，告訴你吧，我殺的是肖雲。」

英羽說道：「什麼，肖雲？她怎會跑到菩提庵來的？」

鈕柔兒道：「菩提庵是諫笑姑的瞧陽分舵，她自然能够來了。不過，我與她相遇是在水道之外，她威脅我要將你交給她，我不死殺她，咱們就脫身不得。」

英羽一嘆道：「這是她咎由自取，我又怎能怪罪於妳，咳，妹子！我中的桃花瘴毒，妳有沒有辦法醫治？」

鈕柔兒道：「我可以使毒傷不致惡化，却沒有解除桃花瘴毒之能，不過，你不必担憂，我已經派年橋夫婦去尋找解毒的藥物去了，最多一月，他們必會回來。」

英羽一驚道：「一個月？妳要我在床上睡一個月？」

鈕柔兒道：「那倒不必，我想一兩天之內，你就可恢復行動了，只是瘴毒未除，無法運用眞力而已。」

英羽道：「這兒是什麼地方？」

鈕柔兒道：「這裏是通許縣城。」

英羽道：「爲什麼要住到縣城之內呢？城裏耳目如此之多，妳不怕走漏了行藏？」

鈕柔兒道：「放心吧，對咱們掩蔽行跡之事，我已作萬全安排。再說，城裏比較方便，對你的調養是有裨益的。」

一夕長談，他們彼此間的距離拉近了許多，紅粉羅刹鈕柔兒居然收拾起她的野性，像一個賢良的妻子，給予英羽體貼入微的照拂。

幾天以後，英羽果然已能行動自如，除了無法提聚眞力，與常人沒有什麼兩樣。

在一個月上柳梢頭的黃昏時分，英羽與鈕柔兒並坐在後園的凉亭之內，他向那頗具規模園庭瞥了一眼道：「我當眞成了腰纏萬貫的膏粱子弟了，這兒居停主人是誰？」

鈕柔兒說道：「姓唐名祖蔭，官居本朝的員外郞。」

英羽道：「哦，妳怎麼認識的？」

鈕柔兒道：「有一次他被黑道朋友洗劫，被我碰上救了他，住在此等人家，道上的朋友就不會注意咱們了。」

她的話還在嘴邊，忽地神色一怔，說道：「奇怪……」

英羽道：「什麼事？」

鈕柔兒道：「有人來了。」

英羽道：「是衝着咱們來的麼？」

鈕柔兒雙眉一揚，道：「也許有人活得不耐煩了……」

她語音未落，兩條人影已然越牆而入，他們一前一後，逕向鈕柔兒居住之處撲去。

鈕柔兒已瞧出來人是弱水雙奇，不由大喜道：

「年大叔！咱們在這兒。」

他們果然是年橋夫婦，一聽鈕柔兒招呼，便雙雙奔了過來，年橋向英羽及鈕柔兒雙拳一抱道：「見過公子姑娘！」

鈕柔兒雙目炯炯，向年橋夫婦逼視着道：「出了什麼事？年大叔。」

年橋一咳道：「愚夫婦無能……」

鈕柔兒一凜道：「究竟怎樣？快說。」

陶光一嘆道：「咱們被武林獨夫尙霸天，鐵莊莊主鐵異星率領數十名黑道高手追殺……」

鈕柔兒道：「我知道習大先生不會放過咱們的，解藥呢？拿到了沒有？」

年橋道：「咱們到達之時，藥婆婆的居處已是一片灰燼，藥婆婆本人也生死不明……」

鈕柔兒嬌軀一震，道：「你們沒有在附近詢問一下？」

年橋道：「老朽夫婦正想詢問，尙霸天等却將咱們圍了起來……」

陶光截口道：「愚夫婦未能達成姑娘的使命，內心十分不安……」

鈕柔兒道：「這不是你們的錯，只是……」

陶光道：「尙霸天可能會找來此處，姑娘須及早決定對策！」

鈕柔兒略作沉思道：「陶大嬸快去拾奪一下，咱們不能連累唐家。」

陶光應聲奔去，片刻之後，携來兩個包裹，道：「姑娘：我已留字向唐員外告辭，咱們是不是立刻就走？」

鈕柔兒螓首微頷道：「年大叔請到馬廐挑選四匹良駒，咱們以儘快離開爲宜。」

陶光幫助年橋牽出四匹駿馬，借用唐員外的名義叫開城門，鈕柔兒一馬當先，向尉氏縣境揮鞭狂馳。

約莫一個更次，到達一座山口，遠遠瞧去，山口人影浮動，情形似乎不太平常，鈕柔兒掌中轡繩一緊，道：「年大叔！你去瞧瞧前面是那條道上的朋友。」

年橋應聲奔近山口，見橫阻去路的，是伏牛山區的一夥賊人，爲首的名叫黑心狼魯森，在當代武林之中，只能算二三流角色，他敢於在太歲頭上動土，必然有所仗恃了。

距山口八尺之處，年橋雙拳一抱道：「原來是魯當家的，小老兒這廂有禮了。」

魯森哈哈一笑道：「不敢當，年大俠深夜前來，可是有什麼指教？」

年橋道：「咱們要通過山口，想請魯當家的行個方便。」

魯森道：「行，行，就只年大俠一個人要過去麼？」

年橋道：「除了年某夫婦之外，還有年某的主人，……」

魯森啊了一聲道：「弱水雙奇，名滿江湖，居然還有主人，這倒是一樁稀罕之事！」

年橋一哼道：「這是年某個人之事，勿勞閣下關懷。」

魯森道：「年大俠說的是，在下不過說說罷了，貴主人是那一位前輩高人？在下希望能够拜識一下。」

年橋道：「敝主人姓鈕名柔兒，閣下八成也有過耳聞。」

魯森道：「紅粉羅刹？果然是够得上份量的人物，還有一個是誰？」

年橋道：「是敝主人的朋友……」

魯森道：「紅粉羅刹的朋友，必然也是一個知名之士了。」

年橋道：「你猜錯了，敝主人的朋友，並不是江湖中人。」

魯森道：「紅粉羅刹的摯友，竟不是江湖中人！嘿嘿！」

年橋面色一沉，冷聲道：「老夫之言，你可是不信！」

魯森道：「信，信，年大俠說說他的姓名總該可以吧！」

年橋冷冷道：「他是一個讀書之人，說出來你也不會知道，咱們何必多此一舉！」

魯森說道：「好理由，但，年大俠說說又有何妨！」

年橋怒哼一聲道：「此處不是伏牛山區，閣下不嫌管的太多了！」

魯森哈哈一笑道：「年大俠責備的是，但在下是奉命而行，身不由己……」

年橋道：「閣下奉誰之命？」

魯森道：「黑道盟主習大先生，嘿嘿，年大俠明白了吧。」

年橋一哼道：「原來如此，你叫習孝侯出來，待老夫與他當面理論。」

魯森搖搖頭道：「盟主的脾氣大俠應該知道，沒有招喚，魯森可沒有去見他的胆量。」

年橋道：「這麼說你是想留下咱們了！」

魯森道：「在下怎敢對弱水雙奇留難，只要留下貴主人的那位朋友，年大俠儘管請便。」

此時陶光縱馳奔來，這位老婆婆的火氣可比年橋大的多了，她怒叱一聲道：「你算甚麼東西！老

婆子先給你一點教訓！」二句話不說，抖手一鞭，逕向魯森抽了過去。

魯森點足一彈，向一旁橫躍八尺，道：「弱水雙奇名頭够响，可是……嘿嘿，要跟黑道盟主作對，只怕還差了一點。」

陶光一鞭抽空，立即由馬上躍了下來，此時一言不發，抖腕一鞭，再度掃了過去。

弱水雙奇的一對蟒鞭，功力何等深厚，這一鞭陶光是蓄勢而發，只見鞭影瀰空，聲如雷鳴，魯森一連幾個懶驢打滾，才險堪堪的逃了過去。

這位伏牛山的黑道巨魁，果然另有伏筆，他身形剛剛躍起，便揮手向空中一擲，一道紅光火燄，立即衝霄而起，弱水雙奇明知他在以信號求援，却已攔阻不及。

陶光扭頭向年橋道：「老頭子，咱們要爭取時間，不能再慈悲了！」

年橋道：「說的是，殺！」

雙鞭怒捲，勁風如潮，淒厲的哀聲此起彼落，摔向山石上的屍體，不斷的傳來噗噗之聲。

連黑心狼魯森在內，伏牛山的十幾名賊人，沒有一個能够漏網，而山口之前，慘烈得令人不忍卒睹。

年橋夫婦，以極端敏捷的手法，清除了前面的阻碍，但一陣驚天動地的馬蹄聲，已由來路迅速地傳來。

鈕柔兒與英羽急奔山口，道：「年大叔！你們快上馬，咱們得緊趕一程。」

年橋道：「姑娘與英公子快逃，咱們夫婦先在山口抵擋一陣。」

鈕柔兒道：「不成，他們人數太多，咱們不能硬來！」

年橋道：「一夫當關，萬衆莫開，咱們守着山口，他們就難以越過，姑娘與英公子快走，晚了就不及啦。」

鈕柔兒略一遲疑，終於取出一粒陰燐搜魂彈遞給年橋道：「年大叔只要嚇阻來敵頓飯時間就成，咱們在去洛陽的途中相候。」

離開山口，鈕柔兒即領先疾馳，她沿途留下暗記，以便弱水雙奇前來會合。

直到夜色闌珊，四更向盡之際，他們還在馬不停蹄的奔馳。

他們是否已經逃離了敵人的魔掌，還在未知之數，但整夜不停不休，却為他們帶來了難以忍受的飢疲。

尤以英羽不能提運眞力，他的體力與常人沒有差異，這一夜逃亡，他已有無法支持的感覺。

現在他們到達賈魯河畔的渡船碼頭，但以夜深人寂，並無擺渡之人，要過河，勢必要坐待天明不可。

鈕柔兒攏住韁繩，向英羽那疲乏的面頰瞥了一眼，道：「大哥！還撐得住麼？」

英羽淡淡一笑，說道：「不必担憂，我還撐得住。」

鈕柔兒道：「現在沒有渡船，咱們先歇一會兒吧。」

歇一會兒，自然再好不過，可是河風勁急，夜涼如水，縱目環視，連一個避風之處也沒有。在如此情形之下坐待天明，將是一件十分難過之事，因此，英羽雖已躍下坐騎，却忍不住像篩糠一般在不停的戰抖。

鈕柔兒拴好馬匹，緩緩走到英羽的身前，她握住了英羽冷冰冰的雙手，以溫暖的軀體向他靠了過去。

他們坐在河岸之上依偎着，擁抱着，無言勝有言，他們兩顆心，已如乳水交融一般，再也分不開來了。

良久，英羽長長一吁道：「估不到失去武功之後，竟是如此的虛弱……」

鈕柔兒道：「在這等寒夜之中終宵奔馳，一般常人是難以忍受的，你毒傷未除，能這樣已經算是不錯的了。」

英羽道：「妳說我還能有復元之望麼？」

鈕柔兒道：「有的，不過……」

英羽道：「說嘛，妹子！咱們之間，還能有什麼顧慮。」

鈕柔兒道：「不是顧慮，是說出來只是徒亂人意，倒不如不說的好。」

英羽道：「有這麼嚴重麼？」

鈕柔兒道：「是的。」

英羽道：「不要緊，妳說吧，還有什麼比殺父之仇，奪妻之恨更甚呢？我想任何打擊，我都承受得了的。」

鈕柔兒幽幽一嘆道：「人生追逐的是功名利祿，但所得到的却時常是一枚苦果，假如能與一知心之人，笑傲山林，將功名富貴視作烟雲過眼，我相信咱們就不會碰到這許多煩惱了！」

英羽道：「這就是妳要說的麼？」

鈕柔兒一嘆道：「我知道你不會同意的，所以……唉……」

英羽道：「這麼說來，我的毒傷是無法治愈的了。」

鈕柔兒道：「天地之間，唯一治愈桃花瘴毒的，只有鹿活草一種藥物，此草生長於南海深山之中

，出產極為稀少，傳說武林之中，只有藥婆婆存有一株鹿活草……」

英羽道：「連吸血羅剎也沒有麼？她是怎樣尅制瘴毒的？」

鈕柔兒道：「只要服食一株鹿活草，便終身有尅制桃花瘴毒之能，吸血羅剎服食過鹿活草，她就變作唯一不懼桃花瘴毒之人了。」

英羽道：「那麼，吸血羅剎對桃花瘴毒是沒有解藥的了？」

鈕柔兒說道：「是的，不過，你不必太過失望，我能使瘴毒不再發作，除了不能提聚眞氣，並不影响常人的生活。而且，咱們可以去南海，碰碰運氣……。」

這如同一記的晴天霹靂，英羽忍不住心神猛地一顫。

棄功名如糞土，視富貴如浮雲，這也是他一貫作風。

他可以作當朝駙馬，也曾經是虢國夫人的夢裏情人，一代封疆大吏，甚至新興的大燕帝國，他都可以作他們座上的貴賓。

他受盡了人間的坎坷，但功名富貴却可以隨手拈來，此種處境實在太過奇特，好像命運之神在對他故意播弄似的，回憶往昔，難免有一種啼笑皆非之感。

良久，他嘆息一聲道：「能够與妹子妳這麼一個紅粉知己携手併肩，笑傲風月，英羽總算是不虛此生了……」

鈕柔兒嚀嚶一聲，一雙粉臂像蛇一般的向他緊緊的纏了過去，暖酥酥的嬌軀緊迫着他雄健的胸膛，他似乎想化作烟，變作水，擠進了他身體之中似的。

她吹氣如蘭，兩片熱辣辣的櫻唇，堵着了他的海口，丁香乍吐，舌底生津，使他四肢百骸，都騰沸着一股暖流。

夜色還是那麼黯晦，寒風依然那麼無情，但它畢竟還是春天，這荒凉的野渡，終於滋長出一股迷人的春意。

久久地……

「妹子……」

英羽吁出了一口長氣，發出一聲親切而沉重的呼喚。

「什麼事？大哥。」

「妳認為值得麼？」

「你指的是什麼？」

「紅粉羅剎縱橫江湖，名震當道……」

「一個江湖盜匪罷了，還能與當朝駙馬爺相提併論！」

「妳當眞絲毫不珍惜妳已往的成就？」

「為了你，任何犧牲都無所愛惜。」

「唉……」

「怎麼啦？大哥！你不喜歡我？」

「不，我是對我的命運有點懷疑。」

「你懷疑什麼？」

「我多年落難江湖，就從來沒有碰到過一件稱心如意之事，妳縱然願意為我犧牲一切，造物者只怕不會放過咱們！」

「不要這麼說，大哥！二人同心，其利斷金，只要咱們心志堅定，海枯石爛，也不能使咱們分離的……」

「好志氣，可惜只是痴人說夢罷了……」

聽語氣，這段諷刺之言，自然不會是英羽所說，而且聲如蚊蚋，像十分遙遠，又好像來自幽冥地府一般。

鈕柔兒聞聲知警，如响斯應的縱身而起，但她依然以左臂攬着英羽，面臨强敵，她要對他担負保護之責。

然後，她雙目烱烱，向四週作了一番視察，櫻唇一撇，瞅着十丈外的蘆葦冷冷一哼道：「出來吧，閣下！不必裝神弄鬼了，讓姑奶奶瞧瞧你是什麼變的。」

呼的一聲，蘆葦之中扔出了一塊黑忽忽的石頭，落地之處，正在鈕柔兒身前一丈以外。

鈕柔兒自然要瞧瞧那人扔出來的到底是什麼玩意，當她向那黑忽忽的石塊一瞥，美麗的嬌靨之上，立變一片慘白。

原來那是一隻烏龜，龜殼是黑色的，頭部及四爪却是碧綠之色，兩隻龜目色是晶紅，在月光照射下泛出奪目的光輝。

最令人訝異的並不是烏龜的長像，它置身的方式却有點不太尋常。

它尾部揷入泥土之中，龜頭朝天的直立着，這自然是那扔擲之人的手法高明，但龜尾能够揷入泥土，以它來保持沉重軀體的直立，這隻烏龜也不是常龜可比的了。

這還不算出奇，更令人駭異的是那人仍在不斷的扔擲，落地之處也分毫不差，下面的烏龜含着上面的龜尾，轉瞬之間高出一丈，像平地之上湧出一條怪鞭似的。

這等怪異之事，實在是罕見罕聞，英羽忍不住詢問道：「妹子！這是怎麼一回事？」英羽這一詢問，似乎為鈕柔兒帶來不少勇氣，她的粉頰由白轉紅，還帶着一副迷人的嬌羞道：「是個耍烏龜的，這些烏龜就是他的兵刃。」

（未完）

紙刀



新派武俠長篇連載

高庸•文

培新•圖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旋風十八騎首領霍宇寰，率領百變書生羅永湘，鐵蓮姑及孟宗元，林雪貞師兄妹，僞作鬼眼金冲拜把兄弟，前往金家弔唁，羅永湘體察形勢，猜忖那金冲實是假死避禍，遂用計迫其現身相會，金冲聽闖對方是名聞遐邇的旋風十八騎霍宇寰，遂把金刀許武在萬寶會中，把隨身兵刃押給賀員外，以高價收購一幅由關外商人陸逢春出售的百鯉圖，事後，參與其事者先後被殺，金冲心忖自身也是暗殺者的對象，遂擬假死以圖避禍，羅永湘聽罷，遂向林雪貞查問其師當時情形——

燭映靈堂淒　午夜刺客兇

羅永湘點點頭，道：「這麼說，你們一定也沒有見過那幅『百鯉圖』了？」

林雪貞道：「的確沒有見到過。」

羅永湘道：「令師不惜質押心愛的兵双，以鉅金購那幅『百鯉圖』，當然有重大的理由，圖畫到手，心情必然無法平靜，你們仔細回想一下，他由蘭州返家之後，有什麼反常的舉動嗎？」

林雪貞想了想，道：「很反常的舉動倒沒有。我祇記得師父回來的時候，神色顯得比平時沉重，一連兩三天，自己把自己反鎖在書房裏，不許任何人打擾，說是想靜靜地參悟一種玄奧的武功……」

羅永湘眼中一亮，道：「一種武功？」

林雪貞道：「是的。但他老人家沒有告訴我們是什麼武功？也沒有提起『百鯉圖』的事。」

羅永湘興奮地道：「果然不出我所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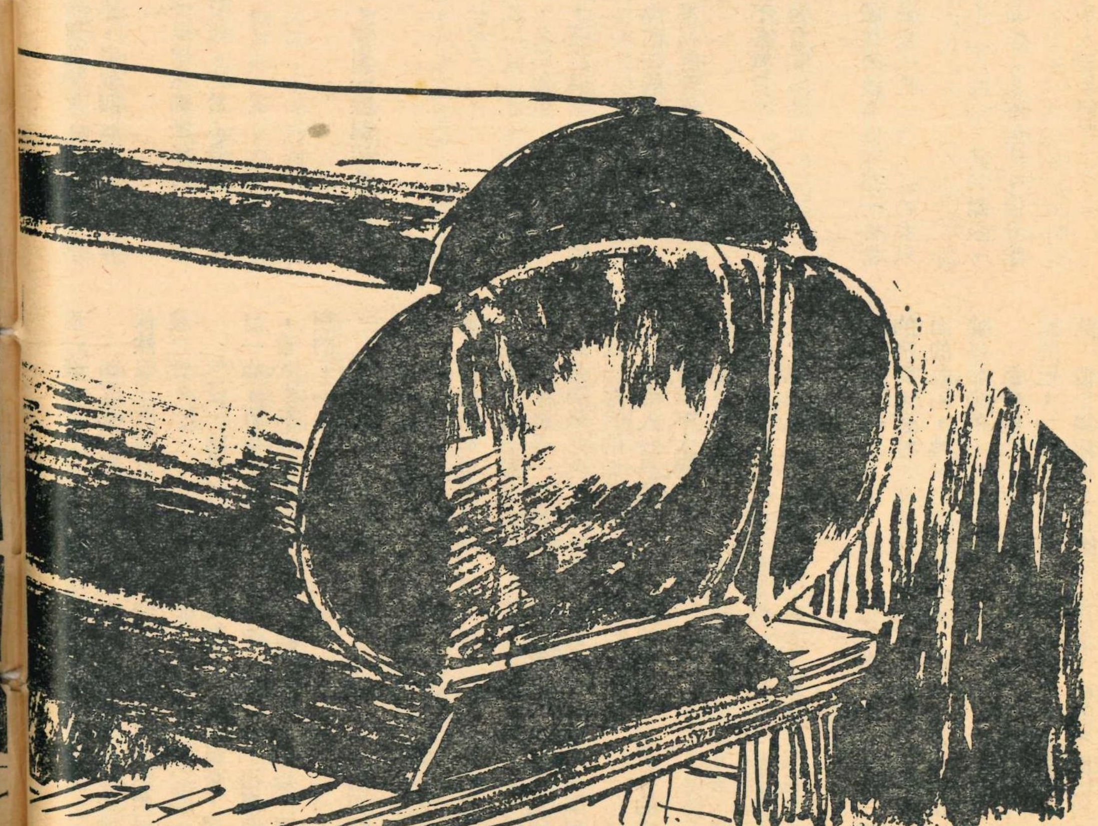
接着，長長吁了一口氣，又道：「事情已經越來越明朗，『百鯉圖』與一種奇奧的武功有關，令師的遇害，顯然是因『百鯉圖』而起。祇不知那幅圖畫是否被兇手奪去了？」

孟宗玉道：「果眞如羅兄所料，小弟以爲那圖畫可能還未被兇手得去。」

羅永湘道：「怎見得？」

孟宗玉道：「因爲『百鯉圖』既然如此珍貴，家師必定會謹愼收藏，那天發生變故，房中並無凌亂情形，這說明兇手暗算家師時，並沒有絕對的把握，事後也沒有充裕的時間搜尋藏圖。」

羅永湘點點頭，道：「這話很有道理。無論如



何，咱們有必要去令師府上，仔細搜尋一遍。」

孟宗玉道：「事不宜遲，咱們要在什麼時候動身？……」

羅永湘道：「令師去世已有一個多月，尋圖的事，不必急於一時，倒是此地還有許多重要事情待辦，孟兄請忍耐三數日，先料理好幾件緊要事務再說。」

回頭又問道：「金兄錄寫的名單已好了嗎？」

鬼眼金沖雙手捧上一張紙箋，說道：「我所知道的，都寫在這兒了，請羅兄過目，看看還有什麼要補充的？」

羅永湘接過紙箋，並不先看，却雙手交給了霍宇寰。

霍宇寰看罷，濃眉微皺，道：「這些資料已算很詳盡了。只是有一點令人不解。」

鬼眼金沖忙道：「請霍大俠明示。」

霍宇寰緩緩道：「根據這些資料，當天在座的三位目睹者之中，凌雲堡主與馬長空和單家牧場場主單綸，都是武林人物，只有萬源錢莊那位賀居仁員外是生意人，對嗎？」

鬼眼金沖點頭道：「是的。」

霍宇寰道：「以情而論，當時許大俠欲將寶刀抵押借欵，理當與同道中人商議才對，怎麼會跟一個不相干的商人打上交道呢？難道那賀員外識貨，姓馬和姓單的反都不識貨？」

這番話，竟問得鬼眼金沖瞠目無詞以對。

金沖楞了好一會，才苦笑着道：「或許許大俠不願將自己成名的兵刄，抵押在同道手中，所以才選了一位不相干的商人……」

霍宇寰道：「那他就應該向你這做主人的情商，莫非你們的交情，竟不如那位賀員外？」

鬼眼金沖吶吶道：「這……這個……」

霍宇寰道：「是你不願意借給他？」

鬼眼金沖急道：「不是我不願意借，而是大家都認為他出價太高，都勸他多加考慮……可是許大俠却有些迫不及待，决心要購下那幅百鯉圖……」

霍宇寰道：「如果當時無人出價競購，他怎會迫不及待？怎會一開價就是七千兩両鉅欵？」

鬼眼金沖忽然輕哦了一聲，說道：「不錯，霍大俠這一提，我倒想起來了，當時的確有人也出過價——」

霍宇寰沉聲道：「誰？」

鬼眼金沖道：「單家牧場場主單綸，曾經出價七十兩——不過，我想單場主並不是眞想買那幅圖，他祇是故意跟許大俠開開玩笑罷了，想不到許大俠竟當了眞，一口氣加了百倍高價。」

霍宇寰目光閃動，冷笑一聲，將紙箋仍舊交還給羅永湘，叮囑道：「這是很重要的線索，千萬不可忽畧了。」

羅永湘一面應諾，一面提筆在箋上加註了幾行字，然後放好，交給了鐵蓮姑，低聲道：「九妹辛苦一趟，快去快回，最遲在明晚子夜之前，我要回音。」

鐵蓮姑一句話也沒說，點點頭站起身來，下樓而去。

羅永湘又對鬼眼金沖道：「從明天起，靈堂內外的武師全部撤走，嫂夫人去靈後答禮時，也不用携帶丫環侍女，只由這位林姑娘陪伴就行了，一概接待事務，有我和孟兄負責，霍大哥留在密室跟金兄作伴，李管事專任內外聯絡，莊中武師一律派往河邊，監視浮橋兩端，如有變故，立刻扼守住橋頭，任何人都不許過橋。」

鬼眼金沖驚詫地道：「羅兄如此佈置，莫非莊裏會發生什麼變故嗎？」

羅永湘點頭道：「如果我沒有料錯，不出三天，兇手一定會到嘯月山莊來。」

鬼眼金沖駭然道：「當眞？」

羅永湘道：「咱們不相信他已經死了，他也不會相信你是眞死。至少，他會來來探探虛實的。」

鬼眼金沖惶恐地道：「羅兄懷疑誰是兇手？」

羅永湘道：「目前還不能肯定，但根據種種蛛絲馬跡推測，總不外是剛才那張紙箋上三個中的一個，這就要看咱們的運氣如何了。」

說到這裏，忽然露齒一笑，喃喃道：「兇手不僅武功高强，智計當然也非弱者，他很可能自己不露面，另派一個副手來試探虛實——但咱們只要能捉住他的尾巴，就不怕他不現身了。」

鬼眼金沖口中唯唯諾諾，肚裏提心吊胆，臉上雖然在笑，却跟哭沒有什麼兩樣。

× × ×

次日——也就是嘯月山莊開弔的第三天。

靈堂內外的佈置，已按照羅永湘的吩咐安排妥當。

林雪貞伴隨着金三奶奶在靈後答禮，羅永湘和孟宗玉分別以「管事」的身份，負責接待賓客，原來散佈在靈堂四週的護莊武師，全部出莊，扼守浮橋。

從清晨開始，弔祭的客人便絡繹而至，一批去了，一批又到，盛況絲毫不減。

羅永湘暗中注意那些弔客，發現其中絕大多數都是來混吃混喝的無賴漢，並無特別的岔眼人物。

這些人接連趕了三天熱鬧，彼此厮混熟了，見面時居然呼朋引類，談笑生風，直把個豪華的嘯月

山莊，當作了不化錢的酒樓飯店。

傍午時分，羅永湘正在納悶，忽然眼前一亮，靈堂中出現了幾張熟面孔。

為首一人儒生打扮，正是神算子柳元，後面兩人腰懸長劍，乃是雙龍鏢局的龍氏兄弟。

這三人一進靈堂，六道目光便不停地四下轉動，臉上全都流露狐疑之色。

羅永湘心裏暗驚，想廻避已經來不及了，索性硬着頭皮上前施禮道：「兩位局主什麼時候到蘭州來的？這眞是太不敢當了。」

龍伯濤似乎有些詫異，拱拱手道：「閣下何人？怎會認識咱們兄弟？」

羅永湘笑道：「局主貴人多忘，不記得小的了麼？小的有個親戚，在太原府大北街轉角巷口開酒店，離雙龍鏢局不遠，大前年小的去太原作客，還替貴局達官爺送過酒，見過了兩位局主的金面。」

龍伯濤雖然記不起是否有那麼一家酒店，但太原府中酒店甚多，却也不能說人家是胡謅的，輕哦一聲，道：「你貴姓？現在金府是任什麼職位？」

羅永湘恭敬地答道：「小的姓古，現在莊裏任管事，已經將近三年了。」

龍伯濤欣然說道：「原來是古管事，幸會！幸會！」

羅永湘道：「二位局主與敝莊主是舊識麼？」

龍伯濤道：「曾有一面之雅，此次專程來訪，想不到故人竟已作古了。」

羅永湘忙道：「小的替局主上香，待行過禮再奉茶叙話。」

於是，提高嗓門叫道：「太原府雙龍鏢局二位局主上祭。動樂！」

哀樂聲中，龍伯濤兄弟倆和神算子柳元在靈位前行禮致祭。羅永湘却暗地向孟宗玉遞了個眼色。

孟宗玉會意，急急抽身而去。

祭畢，羅永湘又殷勤招待三人到客廳靜室，茶水侍奉，十分巴結。

龍伯濤對神算子柳元道：「咱們雖然來的不湊巧，幸喜莊中有古管事這位熟人，不難打聽一些消息。」

柳元點點頭，凝目向羅永湘上下打量了一陣，問道：「這位古兄，看來頗為面善，彷彿曾在什麼地方見過？」

羅永湘笑道：「在下也覺得彼此有些面熟，只是記不起來了。」

龍伯濤道：「這位就是名滿武林的神算子柳元柳大俠。」

羅永湘忙道：「原來是柳大俠。在下沒有練過武功，也未在江湖中走動，孤陋寡聞，多有怠慢，還請柳大俠包涵。」

柳元微微一笑，道：「好說，單憑古兄這份口才，若說不是老江湖，委實令人難以置信。」

羅永湘道：「在下說的都是實話，將來若有機會，還望柳大俠多多提携。」

柳元聳聳肩道：「就算是實話吧！咱們有幾件事想請教，也盼古兄能句句實言。」

羅永湘笑道：「請教可不敢當。如有能為諸位効力之處，敢不盡心。」

「那就好！」柳元點了點頭，忽然收斂笑容，正色道：「恕我冒昧動問：『旋風十八騎』這名號，古兄可曾聽到過？」

羅永湘心裏「蓬」地一跳，連忙搖頭道：「沒有聽說過。」

柳元冷笑道：「古兄請再仔細想一想，『旋風十八騎』這份名號，可比我那『神算子』三字要响亮多了。」

羅永湘果然皺眉想了又想，最後仍舊搖頭道：「在下讀書不多，好像祇聽說過『十八相送』，『十八摸』的，從未聽說過什麼『十八騎』。」

柳元臉上掠過一抹困惑之色，說道：「我可以告訴你，那『旋風十八騎』，是一批無惡不作的强盜。」

羅永湘故作吃驚之狀，失聲道：「呀！是强盜？柳大俠怎會認識那些强盜？」

柳元不悅道：「誰說我認識那些强盜？咱們此來，就為了要追緝『旋風十八騎』……」

羅永湘道：「啊！我明白了，原來柳大俠是六扇門的捕快，奉命要來抓那些强盜歸案，是麼？」

龍伯濤見他夾纏不清，接口道：「不，你弄錯了，咱們要找旋風十八騎，並非為了公事。」

羅永湘道：「那是為了什麼？」

龍伯濤道：「不瞞你說，那旋風十八騎最近刦去咱們雙龍鏢局所保的一票重鏢。」

羅永湘一呆，道：「局主是說笑話？雙龍鏢局名滿天下，那旋風十八騎吃了熊心豹胆，居然敢動雙龍鏢局的鏢貨？」

龍伯濤長嘆了一口氣，道：「說來實是慚愧，好在古兄不是外人，咱們就老實告訴了你呢吧。」

於是，便將在黃河渡口中計失鏢的經過，詳詳細細述說了一遍。

羅永湘一面聽，一面跌足嘆息，時而表示無限同情，時而又表示無比憤慨……

聽完之後，却詫異地問道：「他們既然將鏢貨刦去，必然已經遠走高飛了，諸位不趕快追尋失鏢，却來嘯月山莊則甚呢？」

龍伯濤道：「實不相瞞，咱們專程趕來蘭州，正是爲了追尋失鏢。」

羅永湘道：「莫非那旋風十八騎也到蘭州來了麼？」

龍伯濤點頭道：「咱們已經料定了，旋風十八騎不僅要來蘭州，而且，一定會到嘯月山莊來。」

羅永湘駭然道：「爲什麼？」

龍伯濤道：「因爲此次所失鏢貨，幾乎全部是古玩珍品，這些東西雖然價值連城，却不易脫手，旋風十八騎除非不想脫手求現，否則，他們一定要利用蘭州『萬寶大會』，一定會來嘯月山莊探尋出路。」

羅永湘道：「可是，如今敝莊莊主已經故世了，他們還會來麼？」

龍伯濤肯定地道：「會來的。金莊主雖已亡故，還有金三奶奶健在，『萬寶大會』上，仍然可以一言九鼎，所以……」

說到這裏，忽然取出一錠五十兩重的金元寶，含笑塞在羅永湘手中。

羅永湘忙道：「局主，這是做什麼？」

龍伯濤笑道：「咱們有件小事悉托，區區微意，古兄請收下，咱們才好啓齒。」

羅永湘道：「局主有話儘管吩咐就是，這厚賞却萬萬不敢領受。」

口裏在推辭，手裏却握着金元寶，却沒有奉還的意思。

龍伯濤正色道：「彼此原是舊識，古兄如再客套，就是看不起我龍某人了。」

羅永湘裝作無可奈何的收了金元寶，笑道：「既然局主這麼說，在下只得遵命拜領了。但不知有什麼事，能爲局主効勞？」

龍伯濤低聲道：「咱們就住在城裏三福客棧，古兄若發現可疑人物來莊中探詢門路，或是求售珍貴古玩，務必請即時知會一聲。」

羅永湘道：「原來是這點小事，局主儘管放心吧，除非他們不來，若來時，我會一面虛與委蛇，一面派人飛報局主。」

龍伯濤大喜道：「這件事，咱們就重托古兄了，承情之處，容當後謝。」

說完起身，拱手告辭。

羅永湘道：「局主是難得請到的貴客，廚下已經備了薄酒，飯後再走也不遲呀！」

龍伯濤笑道：「自己人，何須客氣，我等留此恐有不便，還是先回城中恭候佳音較好。」

羅永湘道：「這——豈非太簡慢了。」

龍伯濤親切地拍拍他的肩頭，道：「三奶奶面前，請替咱們致意，所托之事，愼勿洩漏。」

羅永湘連聲應諾，親自送到莊門外。

臨別時，神算子柳元縱目打量巍峨的莊院高垣，似有意，似無意的冷笑說道：「嘯月山莊能網羅到像古兄這般人才，想必快要興旺了。」

羅永湘長揖笑道：「果眞有那一天，也是拜領柳大俠今日金口所賜。」

彼此一笑，拱手而別。

羅永湘剛轉身回到靈堂，却見孟宗玉和李順正滿面焦急地站在席棚下等候着。

兩人望見羅永湘，急步迎了過來，嗄聲道：「不好了，靈堂裏出事了。」

羅永湘一愣，道：「出了什麼事？」

孟宗玉似乎沒有時間再行詳細解釋，祇低聲催促道：「霍大哥在靈幔後停柩處立等，請羅兄快些進去……」

羅永湘見靈堂內人湧如潮，哀樂之聲未綴，看不出發生了什麼意外。心下狐疑，也來不及細問，連忙由側門匆匆轉入靈堂後屋。

一脚跨進去，果然看見霍宇寰，林雪貞和金三奶奶，都圍在棺木旁邊，三人臉上，都流露着驚駭之色。

霍宇寰手裏拿着一件東西——駭然竟是一柄紙刀。

羅永湘心頭暗震，忙問道：「大哥，這是在什麼地方發現的？」

霍宇寰沒有回答，只將「紙刀」遞給他，又用手指了指棺木左側。

羅永湘一低頭，這才發現棺木側有一個清晰的掌印。

那是一隻右手的掌印，位置在棺木左側略微偏下地方，外層油漆絲毫未損，掌痕却指節宛然，就像一隻手按在軟泥地上。

再看那紙刀，形式大小和金刀許武屍體上發現的一柄完全相同，刀柄處也有一行簪花小字，寫的是——

人在見人，人死見屍。

羅永湘皺眉道：「發現多久了？」

霍宇寰道：「我在後莊接到了孟少俠飛報，便匆匆趕來，準備應付龍氏兄弟，因見你已經將他們引在隔室，就在此地等候，無意間，發現棺木上的掌印，再仔細搜查，又在外面供桌上，找到了這柄紙刀。」

羅永湘道：「這麼說，兇手是在龍氏兄弟祭奠以後，才趁虛混入靈堂的了？」

霍宇寰點點頭，道：「正是如此。」

羅永湘轉顧林雪貞道：「這段時間，你和金三

嫂有沒有離開過？」

林雪貞道：「我們一直都守在這兒，寸步未離，絕沒有看見任何人到靈幔後來，也沒聽到任何聲音。」

羅永湘沉吟道：「一個內功精湛的高手，在靈幔外隔空發掌，倒也不是難事。奇怪的是，他怎麼知道靈堂中已經有人監視，偏偏等到咱們分身的時候才下手？」

孟宗玉道：「羅兄請想想，雙龍鏢局的人是否來得太湊巧？他們會不會跟兇手暗中有默契呢？」

羅永湘搖頭道：「這不太可能。雙龍鏢局是爲了追尋失鏢而來，如果他們發覺金兄之死有可疑的地方，就不肯這麼輕易離開了。」

李順接口道：「好在事情發生還不太久，要不要通知橋頭的武師們，先截斷浮橋，仔細搜查？」

羅永湘想了想，道：「不必了。兇手既然留下紙刀，聲言：人在見人，人死見屍。我想他一定還會再來的。」

金三奶奶惶然道：「他什麼時候還會再來？若仍像今天這樣，豈不是防不勝防麼？」

羅永湘聳肩，道：「他若不來，急也無用，他若要來，怕也無益。事情演變到現在，咱們只有耐心的等待了。不過——」

他微微一頓，接道：「兇手雖然向棺木打了一掌，迄今並不能確定金兄是否眞正的死了？這個謎底不揭開，他會比咱們更急。或許，時間就在今天夜晚……」

金三奶奶失聲道：「就在今夜？」

羅永湘點了點頭，似乎胸有成竹地道：「這一次，不會再讓他這麼方便了。」

× × ×

夜，是寧靜安詳的時刻。

夜，也是孕育罪惡的溫床。

當黑夜來臨的時候，正常活動停頓了，奸宄之徒却趁機而起，世上許許多多醜事惡行，莫不藉黑暗的掩蔽而發生。

今夜的嘯月山莊，正是外表寧靜，內蘊殺機。尤其靈堂附近一帶，早已佈下天羅地網，專等兇手現身。

羅永湘算定兇手一定會再來，是以從傍晚時分，便將莊外巡夜的武師全部撤回，靈堂內誦經的僧侶也提前結束佛事，打發了齋飯，遣送出莊，甚至將原來住宿的莊丁們，也一律遷入後莊安歇。

因爲他情知兇手的武功驚人，一旦照面，很可能發生血戰，留下那些莊丁非但沒有幫助，反而徒增困擾，枉送性命。

至于鬼眼金沖所僱聘的護院武師，大部份派去後莊保護金沖夫婦，只挑選出十名身手比較矯健的，隨同霍宇寰待命接應。

靈堂前後，共有三道門戶，前面兩道角門，分別由孟宗玉和林雪貞負責，後面側門可通西跨院，由李順負責把守——李順的武功雖然平常，但西跨院內有霍宇寰率同十名武師接應，不愁兇手由側門逃走。

羅永湘自己却挑了一處最隱密的地方藏身而待——那就是棺木的底座下。

一副考究的棺木，下面都有半尺多高的空隙，棺木下又有凳架承托，羅永湘在棺底加了一條方木樑，携帶着兵刃暗器，舒舒服服躺在木樑上，對靈堂內的動靜，儘可一覽無遺。

除了他，連孟宗玉等都遠遠匿伏在席棚外面，靈堂周圍五十丈內，再也沒有第三個人。

偌大一座靈堂，靜悄悄的聽不到半點聲音，祇有夜風拂動神案前的素燭和棺木後的「長命燈」，搖曳的燈火燭燄，映着滿屋慘淡的白色靈幔，越發襯托得這屋子一片陰森寂寥。

時間漸漸接近午夜，遠處更鼓，正敲着三更。

突然，一陣風過，靈堂左角門口，忽然出現一條人影……

羅永湘在棺木底下，雖然看不見靈幔外的情形，已被風聲驚動，心裏暗喜道：「好小子，你終於來啦？」

一念未已，緊接着，風聲再度入耳，右角門口也出現了一條人影。

咦！妙事成雙，居然一來就是兩個？

羅永湘有些感到意外，也微微有些緊張起來！——如果對方兩人武功同樣精湛，自己一個人祇怕要吃眼前虧。

想到這裏，輕輕轉動了一下身子，探手入囊，扣了一支「七巧黃蜂針筒」。

「黃蜂針筒」是旋風十八騎中老四「巧手」韓文生，利用四川唐門的「奪命連環弩」改製而成，一筒藏針七枚，可以單放，也可以連發，確是以寡敵衆時的最佳武器。

他剛將針筒準備好，靈幔外面兩個人已開始低聲交談起來。

只聽其中一人道：「這老騙子早不死，晚不死，偏偏在這節骨眼上死了，未免令人可疑。」

另一人道：「誰說不是？咱們大老遠趕來，總不能空跑一趟呀！」

「對！人死見屍。好歹咱們得親眼瞧見，才能相信，回去也好有個交待。」

「既然如此，那就早些動手。」（未完待續）

七十二將相

無毒丈夫續篇

孫玉鑫·文
董培新·圖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屈老西俟知機子離開三寸老人後，現身向三寸老人勸喻，要他放棄參與費大娘的行動，三寸老人不聽，逕自離去。三寸老人走後不久，屈老西爲二幪面人夾擊，幸得仇靜在暗中傳音指示，把二幪面人擊退。仇靜與屈老西返回住處途中，爲人跟踪，仇靜警覺，乃引追踪者至荒郊，一擊將其摔傷，追踪者狼狽遁去。翌日，費大娘開設的老坤記酒店，一大早上來了一大夥人，一公子在責問店伙沒有好茶，却怎麼要賣一兩銀子一壺，隣座的不空僧似欲借事生端，口出粗言向那公子喝罵——

掌刀雖銳利　龍擒更威猛

三寸老人旁觀者清，他和不空和尚有殺友之恨，祇惜目下碍於費大娘的面子，翻不得臉，如今有了機會，立刻火上加油道：「不空，把眼珠子擦擦，放亮點！」

這句話使不空和尚一凛，可惜，剛才人家公子回顧時，自己沒能仔細看看，不過，三寸老人既然這樣說，人家公子必非等閒，要是無緣無故的在辦大事以前惹上厲害寃家，不大上算，於是，接話道：「不勞費心，和尚早就看出來了，是有心攀交才會故意……」

公子頭都不回接口道：「很聰明不空，祇是你的狗嘴太髒，等着，本公子把早定的約會事辦好，就該你了。」

適時三名醜陋老者中，那位馬臉的站起身來，緩步踱到公子身旁，冷冷地說道：「少年人，老夫兄弟楊旁素箋，可是你留的？」

公子頷首道：「不錯，請坐下來談！」

馬臉老者一搖頭道：「不，請道其由！」

公子道：「在下和貴屬是偶而相識，起因在貴屬左手中指所戴的那枚戒環……」

馬臉老者不耐煩的說道：「老夫祇問他如今焉在？」

「死了！他死的很慘！」

馬臉老者伸五指就要抓向公子後頸，那吊眼狗鼻的老者，急忙喝道：「老四，別動手！」

話到人到，好快的身法，一閃一幌到了公子身後。

公子這時哈哈一陣大笑，說道：「究竟還是三



爺高。」

狗鼻老者行三，聞言嘻嘻兩聲道：「這是朋友你捧我老頭子，朋友，請教有關敝屬的下文！」

公子示意，狗鼻老者躬身低頭，公子在他耳邊悄語連連，狗鼻老者神色一變，道：「公子，這是實話？」

公子正色說道：「你想我犯的着騙三位尋開心嗎？」

狗鼻老者沉思着，公子接着又說道：「要不，你請動手，封我一處穴道，等事態弄個水落石出後再……」

狗鼻老者擺了擺手，說道：「笑話，朋友若沒有騙我兄弟，就是有恩於我兄弟的好朋友，祇請你等下去……」

公子似是已知其意，點頭道：「放心，事不了我不會離開的！」

狗鼻老者向公子一抱拳道：「謝了，等事情弄明白之後，小哥兒，我敬你三杯！」

公子笑了，道：「我擾你，怕祇怕……」

狗鼻老者哈哈笑道：「我懂，放過今日不還有明天嗎？哈哈……」

他大笑聲中，轉身而行，大踏步走向通往後樓的門戶，那裏，李化在旁看似倚立，其實是在把守着，這時伸臂相攔道：「客官，這是通往後宅去的門戶……」

馬臉老者好快，右手一翻已抓住了李化的腕脈，一刁一扯，道：「伙計沒拏着賣命的錢，你站遠些！」

以「天山毒蛟掌中刀」的功力，比這馬臉老者祇高不低，可是目下他是李化，任何委屈都得吃，否則露出馬脚，前功盡棄事小，費大娘有這多死黨在座，能否平安逃脫都是問題，於是他祇好借勢前搶，直搶撲向了公子背後。

李化刁陰狠毒，借此機會還想試試這公子的來路。

他碰上了扎手貨，人已撲到，雙掌已將按於公子後心，公子倏忽雙肩一移，右手閃電般探出，早他一步按在他丹田之上，公子笑道：「當心呀伙計，這能要了命！」

李化死穴被制，動不敢動，公子一語雙關，他不是聽不出來，祇好哀求道：「你高抬手，小的是身不由己撞了過來，大人不見小人過……」

公子一笑，以極低的聲音道：「我會放你，你可知道爲什麼？」

李化祇是微一搖頭，人多眼雜，他不敢有絲毫大意。

公子噗哧一笑，聲調更低了，道：「因爲你祇是在試探，沒有施展『掌中刀』！」

李化嚇得臉上變了顏色，楞楞地看着公子，答不得話，公子又微微一笑，道：「讓我索興幫你一個忙吧！」

話聲突然高揚，道：「你是往那裏撲？滾！」

一聲「滾」，李化整個的人都起了空，砰地一聲摔在硬地上，祇震的樓都幌動，但是僅僅換來大家的一瞥，祇因現在所有人的眼神，全盯在了通往內宅的門前！

門前，不空和尚和黑金剛已站在原先李化的位置上，將馬臉、狗鼻二老者的去路阻住，雙方正互不相讓！

另外的那位，始終沒有起座的麻面老者，這時霍地站起，對狗鼻老者說道：「三哥，非到後面不可？」

狗鼻老者道：「人死在了後面，不去行嗎？」

麻面老者道：「不會錯？」

公子這時摔出去李化，接口道：「本公子頂上人頭作賭，不會錯！」

「好！」麻面老者喊一聲好後，目射煞光一掃不空和尚及黑金剛道：「不空，莊勇，說句痛快話，你們是不是抱定了費大娘的騷腿？」

不空和尚罵道：「入娘賊，就算是，你們兩淮五梟能咬老子的鳥去！」

麻面老者道：「三眼賊狗你聽淸楚，五梟幫有人被暗殺在裏面，寃有頭債有主，別認爲你三眼賊不含乎，再不讓路就是先拿你開刀！」

不空和尚狂笑連聲，說道：「來來來，試試，試試！」

麻面老者一聲獰哼，閃步而前，天鼠古不留身形一滑攔住進路，一笑道：「抱歉五爺，我古不留和此間主人是道義交，對於五爺貴兄弟所指責的事，不能相信，不是麼？兩淮五梟幫和費大娘向無寃怨，井河水，費大娘又不是閑着沒事幹了，好好的，宰掉貴屬作甚麼？我看這裏面，透着另有文章，嘿嘿！」

嘿嘿聲中，他嘴巴向公子的背影一呶，又道：「懂了吧五爺，這叫作『一石二鳥』，咱們怎能上這種當！」

麻面老者有些意動，公子仍沒回頭，却一字字如同春雷般道：「本公子要想動手，古不留，一根小指頭也能擠出你的『天鼠』來，要是沒作虧心事，何不閃開那道門戶，叫人家五梟哥兒們六隻眼去瞧瞧？哼！」

麻面老者首先點頭道：「對，人家小哥平空造的那門子謠，古不留，給五爺我站開些！」

三寸老人始終若無其事的喝着茶，對卽將變作搏戰的雙方，視如無睹，可是心裏却在打着主意，他沒摸淸這公子的來路，所以絕不輕舉妄動。

古不留成名江湖四十年了，會被麻面老者唬動身形，嘿嘿一笑道：「我說五爺，依我看……」

「古不留，你再在五爺面前嘮叨，五爺就打發了你！」

「呸！好個給臉不要臉的麻面賊梟，姓英的，古太爺出道的時候，你還穿他娘的開襠褲呢，憑你就想打發了古太爺，作你的大頭夢！」

麻面梟英魄，在五梟中人雖最小，功力却是最高，牙一咬，手一揮，向側方坐着的十名背劍漢子道：「圍！殺！」

一聲，「圍」，倏忽間古不留已被五名漢子困到中間，麻面梟一聲冷哼，大步奔向馬臉梟常足和三爺狗頭梟於成而去。

古不留才待挪身追上，五柄寒光閃閃的寶劍，已分五處指向自己前後五處死穴，古不留怎能忍耐，身形一轉雙掌拍下，可是五名劍士竟比他還快一步，洒出千百金花暴然斬下！

古不留一聲輕叱，在千百金花當頭前的刹那，一閃出困，雙掌看似祇拍了一下，但却攻出十五招之多，將五名劍士迫退數尺！

他迅捷移步，飄向麻面梟，寒光再閃，另外五名劍士劍化光幕阻在身前，身後一片光輪已飛旋而至！

三寸老人不能再不出手了，他並非要救古不留，而是目下不能容許任何人來傷了古不留，因爲據說龍宮藏珍是在一座奇特的「風磨銅」櫃內，除古不留外，天下難以找到第二個開啓此櫃的人，所以三寸老人無奈何的出手接應。

三寸老人身形乍動，有意思，天殺手和顛和尚一閃到了他的面前，好快，一個高唱「彌陀佛」，一個揚呼「無量佛」，話是一樣，道：「老施主請借一步講話！」

祇這刹那的延誤，劍華光輪中，已傳出古不留的一聲慘號，和另外兩聲厲吼，三寸老人自顛和尚天殺手雙肩空隙處看時，一顆心頓時跌沉到底，古不留那伙以成名的一雙手，都齊腕斷落地上，而十劍士中的兩名，也倒於地上肚腹洞開死去！

顛和尚與天殺手，此時又互相唸一聲佛，顛和尚並合十道：「我佛慈悲，可怕，可怕！」

三寸老人怒目瞪着顛和尚及天殺手，恨聲道：「老夫和你們兩個東西沒有完！」

顛和尚成竹在胸，一笑道：「施主，古不留虛有其名，能比得上那『賊祖宗』！」

三寸老人一楞，才待開口說話，天殺手聲調一低，說道：「今夜三更，請移玉石佛寺，可會『賊祖宗』。」

話罷他倆悄然飄身而去，竟未遭到阻攔。

三寸老人若是出手，顛和尚及天殺手以二敵一雖然不會落敗，但想如此安然而去却不容易，三寸老人不出手的原因，全是爲了「今夜三更可會賊祖宗」的這句話，由此可見，三寸老人和費大娘，僅僅是爲寶藏而聯手，並非道義之交。

古不留斷腕昏死，二劍士破腹喪命，血腥沾上了座中每一個的心頭，於是狗頭梟一聲斷喝道：「劍煞聽令，殺！」

一聲「殺」，另外十名劍士，和尚餘八人的同伴，呼嘯出聲，千劍齊出攻向莊勇和不空和尚！

莊勇一聲冷嗤，雙掌舞輪，身前勁風狂飆迭起，透傳「金剛重手」，十八名劍煞功力雖高劍術雖精，竟然被他掌風所制，攻不進八尺以內。

不空和尚牛吼一聲，全身暴起撲向狗頭、馬臉、麻面三梟，以一敵三，一上來就施展出看家本領的「寒魄化魂掌」，並時時以「極陰寒冰神功」交替攻敵！

五梟所習，也是一種陰寒歹毒的功力，並各有所長，祇因功力火候和毒寒威煞方面，差不空一籌，因之難以獲勝，可是，不空以一敵三，想贏却也不易。

莊勇雖勇，所習外門至剛的金剛功力已到化境，但像現在這樣一掌接一掌的劈卦削剟，時間一久眞力難繼，已被十八名劍煞進攻二尺，相距僅有三步了！

適時那通往內宅的朱紅門戶，呀然洞開，費大娘一身紫衣騷媚入骨的現身而出，目光一掃樓頭，黛眉微微一蹙，喲了一聲道：「請先停手，有什麼事什麼話，我費大娘要是不能還出公道之後，再談殺啦打呀的好不？」

不空此時全力攻出掌，逼得三梟閃退兩步，喘着粗氣開了腔，道：「大娘，和這羣東西有什好談的，全宰了自然天下太平！」

費大娘的脚步不知怎麼的往前一邁，到了莊勇身前，對十八劍煞嬌甜的一笑，怪道，十八劍煞似是恐怕刺傷了佳人般，不約而同收劍退後三步。

十八劍煞一停，費大娘才接上不空和尚的話道：「大和尚你這可不是佛門中人該說的慈悲話，打打殺殺有多血腥氣，再說我費大娘既敢開這家江湖生意，就敢擔當一切的事情，大和尚，你是好人，能給個面子給我，先退一步？」

不空哈哈大笑，道：「有大娘一句話，咱當然退。」

他退後八尺，三梟見了費大娘，自是不能再和外人動手，有理沒理和費大娘見過眞章之後才能論及其他。

於是樓頭上的一場血戰，被費大娘三言五句給止住了。

她媚眼兒瞟着樓上的人，看到了背對自己的公子，黛眉蹙動刹那，祗因未能看到模樣，心裏想的事祗好暫置一旁，又看到了三寸老人，她似無意實有心的埋怨道：「眞是的『城主』，既然你老的金身大駕在樓上，可怎麼說就任憑他們雙方打起來了，難道你老也願意看我費大娘的笑話？唉！這可是怎麼說的？」

她不容三寸老人答話，目光移向昏死的古不留和已死的二劍煞，故現驚容道：「哎喲，全流血啦，我說李化，你是幹麼吃的，還不快扶受傷的到後面上藥，給已死的去買棺材，快呀！」

李化自從被公子出手的功力和驚心的言語所震，楞在一旁動不敢動，早已恨不得能遠離是非之地才好，聞言迭聲應是，和另外伙計們抬死醫活弄乾淨了樓頭，他也索興躲到裏邊，來個「眼不見心不顚」，靜待變化。

費大娘搓着一雙柔荑，滿臉帶笑，正往三梟立處走，不用說，是要直接和三梟談談發生的事情，那知目光瞥到那白髮婆婆和瞎殘老者一桌時，面色突變，脚步不由因猶疑而一停，瞎老頭巧在此時鼻子冲天連連嗅着說道：「白頭婆，這茶樓上那來的一股子狐狸騷味兒呀！」

白髮婆婆也嗅了嗅道：「不錯，奇怪啦。」

瞎老頭哼了一聲道：「如假包換，還是條『九尾玉面狐』，有點道行！」

白髮婆婆噗哧一聲笑了，道：「若眞是一隻九尾玉面狐，老娘就活捉地來，肉餵狗，皮給你做身短襖。」

瞎老頭迭聲道：「免啦免啦，我消受不了她那九條尾巴上的騷氣！」

費大娘一張吹彈得破的臉，此時突然變的灰中泛煞，雙目光暴然射出來寒人心胆的威芒，停步瞎老頭一桌前面，身軀顫抖不已，終於以強力克制住了無邊的憤怒，嘴角掀起一絲殘酷的冷笑，移步走向狗頭梟。

自費大娘出現，動手的人停下以後，整個樓中幾乎是鴉雀無聲，瞎老頭和白髮婆婆的答對，誰全能聽得淸楚，再看到費大娘突變的神色，無不會心，咸認費大娘定將起而發難，詎料費大娘竟忍下了這口窩囊氣。

費大娘忍了，不空「狗捉耗子」多管上了閑事，厲聲喝道：「瞎老狗，老乞婆，閉上你們那兩張老臭騷的嘴巴，看看地方瞧瞧人，別跟自己吃飯的伙計過不去！」

瞎老頭一雙白菓眼猛地一翻，道：「我說白頭婆，這是那裏來的『草騾』叫？」

白髮婆婆呸了一聲道：「到底是眼瞎了差事，這不是眞的純種草騾叫，是騾、馬配生的『騾子』，雜禿！」

不空怎能忍耐得下，才待撲將上去，瞎老頭又開了口，道：「聽妳這麼說，八成是那個在黃河上下無惡不作貪淫好貨的賊禿不空，哈哈，這次他可跑不了啦！」

白髮婆婆咦了一聲道：「這次？難道從前你放他跑過一次？」

瞎老頭道：「那還有錯，是兩年前，那條龍接我去遊黃河，是五月五，我拿黃河當了汨羅江，哀傷屈大夫死的屈，巧啦，不遠地方正有人叫起屈來，管了吧，據那條龍說是不空賊禿淫人刦貨，三桿子就點了他的重穴，事主好心，奔出艙來磕頭，船一歪，賊禿下了水，我想想算了，沒有追，這難道不算是放他一次？」

白髮婆婆還沒有接話，不空和尚那天地不怕的猙獰神色，倏忽消失了個乾淨，頭一低，閃過馬臉梟身後，悄沒聲的蹿向公子的窗下，那意是要三十六着走爲上策！

俗話說，作賊的心虛，若是瞎老頭在無的放矢，以不空和尚那種跋扈的習性來說，他將暴怒撲上，如今不空非祗忍在心中，更悄然欲遁，事實怎樣不問可知。

不空別看目空一切，眼睛却亮，他見那公子所佔座頭的窗戶，是事急下的精確判斷，祗有公子所佔座旁大窗平安，那知當他已將飄身卽出茶樓的時候，瞎老頭竟和明眼人一樣的淸楚，狂聲道：「不空，你祗要認爲先走二里地，瞎爺爺就追不上你的話，你就跑！」

不空一楞，接着身形暴起射出窗外！

他想通了，就算能追的上，就算活不了，寧死在人少的地方，也比躺在這樓中光棍，何況現在是大白天，自己是在逃命，可以不必顧忌驚世駭俗，他不信瞎老頭也能像他這個樣，豁出去幹！

那知在他認爲是能快到誰也阻止不住他逃遁之下，身形剛剛要閃出窗口，那公子突然咦了一聲道：「這是怎麼說的，竟在我頭頂上跳躍，賠我的點心！」

話快却比手慢許多，公子却已抓住了不空的左腿，不空一身罕絕的功力，在人家一抓之下竟眞氣難提，別說傷敵而去，連掙扎都辦不到，這才知道

走，背時運，拿老虎當成了睡貓！

公子的手快，還有一位的手也不慢，香風吹襲，公子背後已傳來費大娘的嬌甜話聲道：「好公子您鬆手，這點心賤妾賠啦。」

話是好聽話，她那右手，看似打情罵俏般推向公子的後頸，但却切合「三絕指」，直叩公子爺的「玉枕穴」！

她是黃雀，公子成了螳螂，不空是那隻蟬，哈哈，瞎老頭却是獵人，一支赤紅細如人指的長竿，僅差半寸到了費大娘的「脊心」死穴！

竿風發出嘯响，柔荑巧合殺手，公子爺適時沉聲道：「紅姬，妳好大的胆！」

字音入耳，費大娘頓時如同痴狂般驚嚇的全身直抖，公子話罷仍未回頭，抓着不空的手微微一抖，道：「老英雄，這賊禿交給您了，稍待在下還要在他身上追問十七條人命的事！」

隨着語聲，不空被拋向瞎老頭身側，瞎老頭竟比有眼的人還靈，左手一探巧將不空的後頸揑住，揚聲道：「白頭婆，接着！」

不空又飛向白髮婆婆，白髮婆婆動也沒動，直等不空翻滾着凌空到了身旁時，沒看淸她用的是何手法，祗見掌一翻腕一伸，不空已直挺挺跪在她的身前，怪異是的不空竟然半點都不掙扎。

此時，公子緩緩回顧費大娘，費大娘看淸公子的模樣後，頭中如雷轟擊般猛地一震，畏懼至極的瞪着那雙業已失神的媚眼，顫抖着向後直退。

公子輕輕的哼了一聲，接着含笑對瞎老頭道：「前輩關懷之情，在下十分感激。」

話聲一頓，不待瞎老頭接話，神色突轉威厲的向費大娘喝道：「很好，在這裏能够見到妳，眞是太好了！」

費大娘驀地飛身而起，門都沒有時間開了，一撞而碎，閃得兩閃逃沒了影子，公子却哈哈大笑着拍手而起大步而去，在行經瞎老頭面前時，突然悄聲道：「夜三更，石佛寺。」

當瞎老頭要問時，公子也到了白髮婆婆旁邊，手一探，人影已失，而地上直挺挺跪着的不空和尚，也已無踪。

人走了，樓中却傳來淸响的話聲說道：「姑念五梟幫近無大惡，網開一面，速至後樓擒那李化，則知胡雁下場！」

於成聞聲卽動，立率馬臉，痲皮二梟及一干劍煞撲向後樓，莊勇目睹一切，勇氣頓失，側讓一旁悄悄離去，三寸老人也走了，沒人看淸他是什麼時候走的！

狗頭梟於成和四五二梟，遍搜樓，終於在一間下房裏找到了李化，李化所以仍然矯飾茶樓伙計，頂多是皮肉受些小苦頭，要不了命，並且，他非常淸楚，費大娘還要回來，因爲她有非回來不可的理由。

三梟找到李化，李化是有問必答，於是很容易發現那間秘室，和翻板活床的消息，進而在五丈深的刀坑中，找出已被毒虫嚙的祗剩骨骼的胡雁，坑中白骨無數，若非胡雁腕上有精鋼所鑄的「梟頭」信牌，祗怕死後連個葬處都沒有。

刀坑內藏毒虫，除了費大娘和另一位至今尚未露面的人物外，別無人知，「掌中刀」陰化雨矯飾李化，是有所圖謀而來，毒虫事自瞞不過他，費大娘在驚懼至極下，倉徨而遁，自是無暇顧到毒虫，而毒虫如今却一隻不見，內中當然有了蹺蹊。

於成等三梟，成名江湖已久，自刀坑中那些祗剩枯骨的死者身上，看出特殊之事，雖仍不知內藏毒虫，却皆存疑於心。

他兄弟再三逼問李化內情，李化答對的毫無破綻，追來問去咸信李化祗是僱用的伙計，三梟再狠，也不會殺個手無縛鷄之力的店伙，遂吩咐手下取出胡雁枯骨後離去。

老坤記茶樓中，客人祗剩了白髮婆婆和瞎老頭四位，主人祗有李化一個，另外兩名本地僱用的伙計，早已嚇得逃沒了影子。

李化走出後樓到了前堂，苦笑着問瞎老頭這一桌的四個人道：「客官您老要多躭待，小店被迫非關門不可了，您老請高昇一步。」

瞎老頭沒開口，白髮婆婆笑嘻嘻地答話道：「我們就走，祗爲等你問句閒話。」

李化嘆息一聲道：「老人家賢明，小的祗是個伙計，剛才那些位兇煞樣兒的大爺，問過很多了，小的實在是什麼也不知道……」

話沒說完，老婆婆已接口說道：「你貴姓，府上是……」

「小的姓李叫李化，是孤兒，自幼跟着別人東流西蕩，那還知道是什麼地方的人。」

「伙計，你到是推得乾淨！」

「老人家妳老這可誤會了，小的是有什麼說什麼。」

「你眞是老坤記的伙計？」

「您老不信可以打聽。」

「既然是伙計，別的伙計全都跑了，你怎麼不走？」

「唉！您老請想，別人有家有業，不跑何待，小的孤身一人，又往那裏跑呢？跑到那裏還不是一樣？」

瞎老頭接了口，道：「對，再說此地主人業已

扔下這片產業逃了，你若能守下去，說不定就成了掌櫃……」

李化急忙分辯道：「這眞罪過，小的怎敢存這種心。」

白髮婆婆面色一寒，道：「你眞叫李化？」

李化心中暗罵，但表面上却從容的答道：「這沒有錯。」

白髮婆婆一聲冷笑道：「我老婆子是有什麼說什麼，心裏不信你是個伙計，所以，也就不信你叫李化，也許你平常掩飾的好，不過今天你却露了眞相，……」

李化越發心驚，作出哭笑不得的神情道：「老人家是太多疑了，小的……」

白髮婆婆一聲冷哼道：「適才你阻人進入後樓被人一扯扔出，上半身儘管看似無根般向着那公子身後搶撲，但雙足不現絲毫失穩，這是一，再就是你撲臨那公子身後時，掌指刀豎，竟想暗算那位公子，結果，被公子所制，那公子並會含笑低語幾句，你面色大變，嘿嘿……，李化，你當我老婆子可欺？」

李化一楞，焦急下有了主意，說道：「小的並沒有心想騙那個，老人家聖明，小的自幼東西流浪，南北飄零，自是有些防身的笨功夫，這難道不應該？」

瞎老頭哈哈一笑道：「好啦，我老瞎子看不見你的模樣，不能亂來，我祗是問你兩句話，盼你實答，然後去你的陽關道，老瞎子去摸自己的獨木橋，聽清楚朋友，是『實答』，要不，若再相逢，怕有不便！」

李化心中暗笑，再相逢他李化並不怕誰，「掌中刀」奇技蓋世，罕有匹敵，不過現在他仍以店伙身份答對，於是頷首道：「小的明白，小的有問必答。」

瞎老頭道：「費大娘逃了，逃向何處？」

李化已有成竹，道：「逃向何處您老請想，小的怎可能預知？不過，小的聽說費大娘和本城首富的尙家，素有往來，她在事急之下，也許會前往投奔。」

瞎老頭一笑道：「謝謝你，另一句是請你判斷一下，費大娘還會不會回來。」

李化再作苦笑道：「這可難說了，她走的匆忙，什麼全沒帶，也許可能回來，不過也祗是小的個人的想法，究竟怎樣小的不敢負責。」

瞎老頭嗯了一聲站起道：「很好，朋友，山不轉路轉，人生相逢難亦易，老頭子向你告辭。」

說着，他們一行四人下樓而去，李化由窗口直送四人遠去，冷哼一聲自語道：「姓吳的，別當老子怕你，不錯，山不轉路轉，人生相逢難亦易，走着瞧，再相逢時看老子會如何對你這老皃！」

話聲中，生氣的猛將窗戶關閉，一轉身，他傻了，呆楞當地，心跳加疾，不用說，臉上顏色也變了！

就在離他身後不足五尺的座頭上，端然坐着那本樓主人費大娘，費大娘身旁，坐着一位道貌岸然黑髯威嚴的老者，老者雙目神光直逼李化臉上，李化竟不敢以目光相對！

費大娘適時冷冷地說道：「李化，你是眞人不露相呀？」

李化遲疑的答道：「大娘這是什麼意思？」

費大娘冷笑一聲道：「套一句吳瞎子剛才問過的話，你究竟是誰？姓什麼？那裏人氏呀？」

李化立時靜下心來，道：「大娘怎麼會有此問，小的李化，姓李名化，幼失雙親隨人漂泊……」

費大娘突然怒叱道：「住口，你也當老娘是好欺的，說，你是誰，矯作下人有何企圖？」

李化長嘆一聲道：「算了，算我走上了背肘運，大娘，我這片忠心既然不被人信，事情簡單，捲行李走。」

說着大步走過費大娘身側，去往後樓，那意思是取他自己的行李滾蛋，走未過丈，費大娘沉聲道：「你給我回來！」

李化祗是停步不前，却未回頭，道：「不啦大娘，做苦活兒到那裏全能混個兩飽一宿，不必聽人家喝來呼去的，賣力氣又不是賣人，這犯不着。」

費大娘厲聲道：「你當老娘會還留下你，在身邊弄隻『白眼狼』？哼！老娘是有話問你！」

李化業已明白做成不了之局，早已有備，闊言嘿嘿一笑道：「大娘錯了、李某話已說的够明白啦，就算大娘這還有心留我，我也無心再留，大娘，先前妳待我不錯，可我也是用一片誠心對妳，現在我要去了，請大娘結算一下我的工錢，並請檢看一下我的行囊。」

費大娘咯咯連聲笑着道：「眞像，你矯作的可眞像，工錢？哼，老娘不知道該給你多少才好，至於行李，用不着檢看了，幾千隻毒虫那行李裏面放不下的！」

李化，如今應該恢復他的本來姓名陰化雨「掌中刀」了，他故作不解的轉身面對着費大娘道：「大娘這又算什麼？工錢說好了的每月十兩，就算大娘嫌多反悔了，至少也得給我個三两五两吧，至於什麼虫啦龍啦的，大娘，我全聽不懂！」

費大娘虎的一聲站起道：「你可是想非吃罰酒不可？」

掌中刀哈哈一笑道：「費大娘，我若是發狠不吃，難道祗憑大娘妳，還能奈何我怎樣不成？」

費大娘沒答話，却回顧身側老者，老者冷冷地陰森的一點頭，費大娘疾逾電掣撲向了掌中刀！

掌中刀目注費大娘撲到的身法，當接近已在二尺之內時，掌中刀緩緩一提左掌，如道士稽首，掌沿豎立向外，捷如毒蛇嚙人般劃向費大娘，口中吐聲道：「妳過份了！」

費大娘人在空中，輕嗤一聲，全身猛地一提，翻向掌中刀左側，右手五指箕張暴然抓下！

適時右足尖閃電般踢到掌中刀左腕，道：「給老娘躺下！」

掌中刀一掌削空，身形倏轉，避過一抓一足，右手化掌橫裏掃去，這是他成名天下的「掌刀斷天」一招，武林之中罕有能避過他這雷霆一擊的人！

費大娘左腕一翻，擊向掌中刀的左腕脈門，座中老者驀地沉喝一聲道：「紅姬速退！」

話聲雖快，却比他飛轉射而到的身形還慢上剎那，掌中刀祗覺得面前人影一閃，費大娘突失蹤跡，接着在自己千百掌影中，倏忽透過一隻乳玉般的細手，於是右腕如被鉗鎖，無法挪動，猛力掙脫，竟眞力難繼，頓時失色，始知老者身懷絕頂功力，可惜已遲。

老者冷若寒冰的面對着他，雙目射出令人心悚的煞芒，森然說道：「原來你是陰化雨，很好，掌中刀果有三分功夫，可惜在老夫面前施展，太不量力了！」

說着，老者牽握着他的手腕，如父領子祖牽孫般踱向坐處，陰化雨心中有一千個一萬個不願意，但他眞力已失，除隨老者步履而行外，再無他策。

老者到達處坐，五指一鬆，一指已點在掌中刀軟麻穴上，掌中刀一聲痛吭，跌坐地下。

老者坐好，對費大娘道：「此人被稱爲『天山毒蛟掌中刀』，姓陰字化雨，水性爲當代武林第三，練外門奇功『掌中刀』力，雙掌已至水火不侵刀劍難傷的地步，算得是號人物，妳竟打他富作普通人看，可見顯蒙顯頃已到頂點，若非因妳尚有苦勞，哼？」

這聲哼，竟嚇得費大娘全身猛抖神色雙變，掌中刀却已聽出老者的身份，雖自担心，但也暗喜。

這時，老者話鋒一頓，轉問掌中刀道：「自己起來！」

掌中刀苦笑道：「軟麻二穴受制，在下沒有那高的功力，起不來。」

老者冷冷一笑，轉對費大娘道：「攜他從後面去。」

說着，老者已起座大踏步當先而行，費大娘恨極了掌中刀，伸手抓向掌中刀軟肋時，竟忽出中指封了啞穴，接着一把抓住了掌中刀的軟肋，提着走向後樓。

費大娘這一手，幾乎要了掌中刀的四十七年的性命，掌中刀祗覺得奇疼入骨，本因穴道被封難以提聚眞氣，幾乎爲費大娘這一抓一提而散盡，啞穴已閉，有口難言，疼得他頭上青筋繃起老高，一張臉漲成了紫茄子般，祗有出去的氣，沒有進來的氣，眼見就要疼昏過去，頭前大步而行的老者，此時竟沉哼一聲，道：「够了，提他的腰帶，拍開他的啞穴！」

費大娘不敢不聽，叭叭兩聲，以三成眞力拍開了掌中刀的啞穴，掌中刀這才哎喲出聲，但肋骨肺腹及適才所受兩掌的地方，仍在火辣辣的漲痛着，他有牙長在了口中，心裏有數，好歹今朝若能不死，今後，哼！

他但暗自發狠，暗中在哼，老者竟似他肚中蛔虫，陰森的說道：「陰化雨，你也許不致於喪命，甚至老夫若認爲你還有可取時，會收爲門下，但是今天你所身受的一切，那時却必須忘掉，要有半點意圖報復的舉動，祗怕這人間百苦，將是爲你所備了！」

掌中刀空自慣恨，空有一身罕奇本領，在業已跌落人手，身處矮簷之下的現在，也祗有逆來順受了。

這後樓，老者熟極，不進任何門戶，竟直對着迎面的厚牆而去，掌中刀正覺奇怪時，厚牆却倏忽分裂爲二，將他和費大娘及老者吞了進去。

厚牆重合，費大娘放掌中刀於地，掌中刀這才看清四外，竟是一間十分狹長的怪室，他目光掃時已知這是夾壁牆中的空隙地方，他越發心中有數，投靠甚久，自認業已摸清一切，詎料事到臨頭，才明白自己仍是所知不多。

狹室中除頂頭一張軟椅，可供臥睡外，僅有兩把太師椅和一隻小茶几，老者坐於軟椅上，吩咐費大娘道：「拍開他的穴道。」

費大娘又解開了掌中刀的軟麻穴，坐於上首太師椅上，老者手一揮，道：「陰化雨，你坐下來講話。」

掌中刀一笑，忍着痛落座，耳朵在聽老者的談話，暗中却是提動眞氣串行各穴，一試曾否因受制而礙及本身的功力，發覺尚無大碍，遂放下心來。

恰好老者剛剛目光移對着他，開口道：「你聽明白，老夫行事一向不容人抗，現在我先問你一個問題，據實回答，老夫當諒爾往非，若有一言虛搪，立將處死！」

（未完）

新派武俠長篇連載

流星·蝴蝶·劍

文·古龍
圖·新培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孟星魂在前往阻止老伯一支秘密手下襲擊飛鵬堡的途中，遇到石羣，據說是奉高大老之命在此等候他，要他隨往見高老大，孟星魂爲了友情，雖在百忙中也隨同他前往，抵達後，律香川突出現，並着兩名漢子用刀抵在孫小蝶頸上，脅迫孟星魂說出老伯下落，孟星魂正感爲難間，忽得石羣之助，把小蝶救走，孟星魂也忙衝出屋外，與石羣、小蝶會合，孟星魂正欲携同小蝶逃走，突睹鳳鳳出現，孟星魂立着小蝶跟隨石羣逃亡，他却去追趕鳳鳳，這時屋門已被律香川的暗器擊開——

一着之差全盤墨

現在鳳鳳距離這門至少還有三丈。

她腿上的功夫雖不弱，但從馬家村到這裏來的一段路也並不近。

何況男人的衣服穿在女人身上，總難免會有點拖拖拉拉的。

孟星魂算準自己一定可以在她到達那門之前，先趕過去。

他算遲了。

因爲**他**算的只是自己這一份力量，却忘了估計別的。

他掠過花叢，脚尖點地，再掠起。

就在這時，脚下的土地忽然裂開露出個洞穴。

四個人並排躺在那裏，手裏的匣弩同時向上抬，弩箭就暴雨般向孟星魂射了過去。

孟星魂也不知避過多少次比這些箭更狠毒，更意外的暗器。

他閃避暗器的動作快而準確。

但這次**他**却不够快。

因爲**他**的全心全意都已放在鳳鳳身上。

他身子掠過最後一排菊花時，淡黃的菊花上就多了串鮮紅的血珠。

一枚短箭正射在**他**左腿上。箭已完全沒入肉裏。**他**甚至已可感覺到尖銳的箭在磨擦着**他**的骨骼。

可是**他**並沒有停下來。

他不能停。

現在正是決定生死的一刹那，只要**他**一停，就不知有多少人要因此而死！



鳳鳳的黑髮就在他面前飛舞着。但在他眼中看來，却彷彿忽然變得很遙遠。

腿上刺着的痛苦，不但影响了他的判斷力，也影响了他的速度。

痛苦也正如其他許多事一樣，有它完全相反的兩面——有時它能令人極端清醒，有時它却能令人暈眩。

孟星魂只覺得這刺痛似已突然傳入骨髓，全身的肌肉立刻失去控制。

他知道自己再也無法支持，但它却還是用出最後一分力量，向她撲過去，中指指節凸起，揮拳直擊她腰下氣血海穴。

這是致命的死穴，一擊就足以致命。

他揮拳擊出後，痛苦已刺入腦海，像尖針般刺了進去。

接着，就是一陣絕望的麻痺。

在這一瞬間，他還能感覺到自己凸起的指節，觸及了一個溫暖的肉體。

他想將全身力量都集中在這一節手指上，但這時他已暈了過去。

× × ×

滿天星光如夢，微風輕拂着海水。

他們手牽着手，漫步在星空下的海岸上，遠處隱隱有漁歌傳來，淒婉而美麗。

他將她拉到身邊，輕吻着她被風吹亂的髮絲，她眼中的情意深遠如海……

孟星魂忽然張開眼，所有的美夢立刻破滅了。

沒有星光，沒有海，也沒有他在夢中都無法忘記的人。

他是伏在剛才倒下去的地方，腿上痛楚反似比剛才更劇烈。

「我並沒有死。」

這是他想到的第一件事。

可是這件事並不重要，重要的是，鳳鳳是否還活着？

他絕不能讓她活着說出老伯的秘密。

有人在笑。

孟星魂掙扎着抬起頭，就看到律香川的眼睛。

律香川的眼睛裏發着光，但笑的並不是他。

笑的是鳳鳳。

她笑得好開心，好得意。

孟星魂全身突然僵硬，就好像突然被滿池寒水凍住，連痛苦都已麻痺。

鳳鳳走過來，看着他，連目中都充滿了笑意。

無論誰都不能不承認她是個非常美的女孩子。

有毒的罌粟豈非也很美麗？

孟星魂舐了舐乾燥的嘴唇，啞聲道：「你……你說出來了？」

鳳鳳笑聲中帶着種可怕的譏誚之意，顯然覺得他這句話問得實在多餘。

她笑得就像是剛從糞坑出來的母狗，吃吃的笑着道：「我當然說出來了，你以爲我是來幹什麼的？小媳婦回門來替女婿說好話麼？」

孟星魂看着她，只覺得全身都已軟癱，連憤怒的力氣都已消蝕。

鳳鳳道：「你想不到會在這裏見着我，是不是？你想不到那老頭子會讓我走的，是不是？」

她大笑，又道：「好，我告訴你，我雖然沒別的本事，但從十三歲的時候，就已學會怎麼去騙老頭子了，幹我們這行的若吃不住老頭子，還能夠吃誰？」

孟星魂在看着，聽着。

鳳鳳媚笑道：「其實你也不能怪我，我還年青，總不能將終生交託給那個老頭子，他不但快死了，而且死了後連一文都不會留下來給我。」

孟星魂突然轉過頭，轉向律香川。

他神情忽然變得出奇地平靜，緩緩道：「你過來。」

律香川道：「你有話對我說！」

孟星魂道：「你聽不聽！」

律香川笑了笑，道：「有些人說的話，總是值得聽的，你就是那種人。」

他果然走了過來，但目中的警戒之色却並未消除。

虎豹就算已經落入陷阱，還一樣可以傷人的。

律香川走到七尺外就停下，道：「現在無論你說什麼，我都可以聽得清楚了。」

孟星魂道：「我想問你要一樣東西。」

律香川道：「要什麼？」

孟星魂道：「這女人，我要你把她交給我。」

律香川又笑了，道：「你看上了她？」

孟星魂道：「我想要她的命。」

律香川沒有笑，鳳鳳却笑了。

她好像突然聽到了天下最滑稽的事，笑得彎下了腰，指着孟星魂笑道：「我本來以爲他這人還不太笨，誰知道他却是個呆子，而且還有些瘋病。」

她又指着律香川，道：「他怎麼會把我交給你呢，你憑什麼要我的命？你以爲自己是什麼人？」

律香川等她說完了，笑完了，突然一把揪住她的頭髮，將她拉到孟星魂面前，淡淡道：「你要的是不是這個女人？」

孟星魂道：「是。」

律香川慢慢的點了點頭，目光移向鳳鳳的臉。

鳳鳳目中已露出恐懼之色，勉强笑道：「你當然不會把我交給他的，是不是？我爲你做了那麼多事，又爲你找出了那姓孫的……」

律香川臉上全無表情，冷哼道：「但這些事你全都已做完了，是不是？」

鳳鳳臉色已發白，顫聲道：「以後我還可以爲你做別的事，無論要我做什麼，我都願意。」

律香川伸手輕撫她的臉，手掌慢慢的滑下，突然一把撕開了她的衣襟。

她完美的胴體立刻暴露在日光下。

律香川却連看都沒有看一眼。

他已經在看着孟星魂，微笑道：「我知道你見過很多女人。」

孟星魂道：「我見過。」

律香川道：「你看這女人怎麼樣？」

孟星魂道：「還不錯。」

律香川道：「我爲什麼要平白將這麼樣一個女人交給你，我自己難道不能用她？」

孟星魂道：「你能，但你也有不能做的事。」

律香川道：「哦。」

孟星魂道：「現在你已知道老伯在那裏。」

律香川道：「女人總比較細心些，她已說得夠清楚。」

孟星魂道：「我知道你一定能找到老伯，但你是不是能到那井底的秘室中去？」

律香川道：「不能……現在還不能。」

沒有必要的時，他從不說謊——所以他說的謊才特別有效。

孟星魂道：「現在有誰能去割他的首級呢？」

律香川道：「沒有人。」

他忽又笑了笑，道：「但我可以將那口井封死，將他悶死在井底。」

孟星魂道：「你能等那麼久。」

律香川沉吟着，道：「也許能……我耐性一向不錯。」

孟星魂道：「你怎知他一定被悶死？」

律香川凝視着他，過了很久，才一字字道：「你是說，你可以到井底去爲我殺他？」

孟星魂閉上眼睛，緩緩道：「只要你將這女人交給我，我就替你去殺他！」

他閉上眼睛，熱淚已奪眶而出。

沒有人能想像他此刻心情之恐懼痛苦，沒有人能想到他會這麼做。

可是他不能不這麼做。

律香川眼睛裏已發出了光，盯着他，道：「我又怎知你說的話是否算數？」

鳳鳳一直在旁邊聽着，身子已開始發抖，突然嘶聲道：「不要聽他的話，他絕不會殺老伯，這一定又是他的詭計。」

律香川突然反手一巴掌摑在她臉上。

她蒼白的臉立刻紅腫，鮮血沿着嘴角淌落，被打落的牙齒却已吞下肚裏。

她全身痙攣，已無法控制自己咽喉的肌肉。

孟星魂也連看都沒有看她一眼，冷冷道：「我說的話，從沒有人懷疑過。」

律香川道：「你爲什麼要做這種事？」

孟星魂道：「因爲我非做不可。」

律香川道：「沒有人逼你去殺他，也沒有人能逼你去殺他！」

孟星魂咬緊牙關，道：「他既是非死不可，誰殺他豈非都一樣。」

律香川道：「與其讓別人去殺他，倒不如由你去殺他，與其慢慢的死，倒不如死得快些，因爲等死比死更痛苦。」

孟星魂道：「不錯。」

律香川忽然長長吐出口氣，道：「我現在總算已明白你的意思了。」

孟星魂道：「只明白沒有用。」

律香川微笑道：「你以爲我會不答應？」

鳳鳳還在抹着嘴角的血，身子突然躍起，飛起兩腿踢向律香川的胸膛。

律香川連眼角都沒有看她，但手掌已切在她足踝上。

她立刻就憑空跌在地上，完美和纖秀的足踝已彎曲，就像是一個惡作劇的孩子扭斷了脚的玩偶。

律香川還是沒有看她，淡淡道：「她已經完全是你的，你若沒有特別好的法子對付她，我倒可以給你幾個很好的建議。」

鳳鳳看着自己彎曲折斷的足踝，淚流滿面，咬着牙道：「你這個畜牲，你不是人，不得好死的，我只後悔怎麼把你當做人。」

孟星魂已掙扎着站起，冷冷的看着她，等她罵完了，才冷冷道：「你只後悔認錯了他？你自己做的事呢？」

鳳鳳哽聲道：「我做了什麼？……我有什麼好後悔的？」

孟星魂道：「你沒有？」

鳳鳳流着淚道：「我是個女人，每個女人都有權選擇自己喜歡的男人，我爲什麼沒有？你憑什麼一定要我將終生交給那半死的老頭子。」

她瞪着孟星魂，大聲道：「若有人要你一生去陪個半死的老太婆，你會怎麼樣？」

孟星魂的眼角又開始跳動，但目中的仇恨與殺

氣却已少了。

鳳鳳掙扎着爬起，又跌倒，嘶聲道：「你說，我做錯了什麼?你若是個人，就應該爲我說句公道話。」

孟星魂握緊雙拳，道：「這件事一開始你就不該做的！」

鳳鳳道：「你以爲我喜歡做，喜歡來陪一個可以做我祖父的老頭子睡覺。」

孟星魂道：「你爲什麼要做?」

鳳鳳道：「我有什麼法子，十歲的時候我就已經被賣給高老大，她就算要我去陪條狗睡覺，我也沒法子反抗的。」

孟星魂道：「可是你……」

鳳鳳大聲打斷了他的話，道：「你難道沒有爲高老大殺過人，你難道沒有爲她做過違背自己良心的事?……不錯，我是個不要臉的女人，可是你呢?你又能比我强多少?」

她突伏倒在地，失聲痛哭，道：「爹，娘——你們爲什麼要生下我，爲什麼要把我送給火坑，我也是十月懷胎出來的，爲什麼要比別人苦命。」

孟星魂臉色蒼白，目中已露出痛苦之色。

他忽然發覺她說的話並不是完全沒有道理。

她也是人，也有權活着，有權選擇自己所愛的人，跟這人渡過一生，生自己的孩子，再將他們養育成人。

這本是人的基本權利。

沒有人能剝奪她這種權利。

她雖然出賣了老伯，可是她自己的一生，豈非也已同樣被人出賣。

孟星魂忽然發覺她也有值得同情的一面。

她欺騙別人，只不過是爲了保護自己，只不過是爲了要活下去。

一個人若是爲了要保護自己的生命，無論做什麼事，都應該是可以原諒的。

你絕不能只看她那可恨可惡的一面——只可惜世人偏偏只懂得看到人可惡的那一面，却將自己可惡的一面隱藏起來。

人們若懂得像寬恕自己一樣去寬恕別人，這世界一定更可愛得多。

× × ×

鳳鳳的痛哭已漸漸變爲抽泣，然後慢慢的拾起鞋，凝視着孟星魂，嘎聲道：「你豈非要殺我?現在爲什麼還不動手。」

孟星魂的臉也因痛苦而扭曲。

他本來的確是一心想殺死這女人爲老伯復仇，但現在已無法下手。

因爲他忽然發覺自己根本無權殺她。

任何人的生命都是同樣可貴的，誰也沒有殺死別人的權力。

律香川正笑着看他們，彷彿覺得這兩個人的情況很有趣。

孟星魂在心裏長長嘆息了一聲，慢慢轉過身。

孟星魂忽然道：「我們走吧。」

律香川道：「那裏去?」

孟星魂道：「老伯那裏。」

律香川眨眨眼，道：「這女人呢?你不想殺死她了?」

孟星魂咬緊牙關，冷冷道：「比她更該殺的人，活着的還有很多。」

律香川忽然笑了，悠然笑道：「高老大說的果然不錯。」

孟星魂沉下臉，道：「她說了什麼?」

律香川道：「她早就知道你不忍下手殺這女人的，你自己根本就沒法子爲自己殺人，她却可以要你去殺人。」

孟星魂道：「哦。」

律香川微笑道：「因爲你的心腸根本就不够硬，也不够狠，所以你永遠只配做一個被人利用的刺客。」

孟星魂只覺得自己的胃在收縮，怒火已燃燒至咽喉。

律香川是在笑着，笑得就像一把刀。

孟星魂咬了咬牙，忽又道：「她的人呢?」

律香川道：「你想見她?」

他不讓孟星魂說話，接道又說道：「你見到她，又有什麼用?難道你敢反抗她?難道你敢殺了她?——你若眞的敢，我甚至可以綁住她的手來交給你。」他大笑，又道：「但我知道你絕不敢的，因爲她是你的恩人，是你的老大，你欠她的情，一輩子也休想還得清的！」

孟星魂站在那裏，忽然間已汗流滿面。

律香川悠然道：「所以我看你還是乖乖的跟我去吧。」

孟星魂茫然道：「走?——」

律香川道：「我已經將這女人交給你了，你殺不殺她，是你的事。」

孟星魂點點頭，道：「我明白。」

律香川道：「所以你對我說的話也得算數。」

孟星魂又點點頭。

鳳鳳忽然掙扎着爬過來，拉住孟星魂的衣角，嘶聲道：「不要去，千萬不要替這畜牲做任何事，否則你只有死得更快。」

孟星魂臉上又變得全無表情，淡淡道：「我說

過的話一定算數。」

鳳鳳道：「他說的話都是放屁，你又何必一定要守信?」

孟星魂道：「因爲我不是他。」

鳳鳳看着他，目中的神情很奇特，好像很驚訝，又好像很疑惑。

她實在不能相信，世上竟有這樣的呆子。

她從未見過。

直到現在，她才眞正看到人性中最高貴的一面，才懂得人的尊嚴。

律香川忽然招了招手，花叢中立刻就有人飛步而來。

現在律香川的命令已和昔日的老伯同樣有效。

律香川冷冷道：「將這女人送到飛鵬堡去，我知道屠堡主很需要一個這樣的女人。」

他的屬下立刻應聲道：「是！」

立刻就有兩個人過來，從地上拖起了鳳鳳。

鳳鳳眼淚又流下，却連掙扎都沒有掙扎——一個在火坑中長大的女人，都早已逆來順受。

只要能活着，什麼都可以忍受。

孟星魂突然道：「等一等。」

律香川道：「難道你也想要她?」

他微笑着，又道：「那也行，只要你能提着老伯的頭顱送來給我，你要什麼都行。」

孟星魂沉着臉，道：「我只問你，你剛才說的是屠堡主?」

律香川道：「不錯，屠堡主，屠大鵬。」

孟星魂道：「萬鵬王呢?」

律香川又笑了，悠然道：「江湖中的事，變化通常都很多，你又何必問得太清楚。」

孟星魂沒有再說，這件事他已瞭解得够多。

萬鵬王想必也和老伯一樣，被他們最信任的朋友和最得力的助手出賣了。

律香川當然早已和屠大鵬秘密勾結，這陰謀必已計劃了很久，武老刀的事件正是他們等待已久的機會。

他們藉着這機會讓老伯和萬鵬王衝突，幾次血戰不但使老伯和萬鵬王的力量都大爲削弱，也使得他們心上的壓力一天天加重。

等到這壓力變得不能忍受時，他們只有作孤注一擲的火併決鬥。

律香川當然早已算準，到了這時老伯就一定會將全部權力交給他。

因爲這時老伯已別無可以信任的人。

這也正是他陰謀中最重要的一環。到了這時，他就已可將老伯一脚踢開。

這陰謀複雜却完美，簡直無懈可擊。就連孟星魂却不能不佩服。

律香川凝視着，忽又笑道：「現在你不必再問，想必也已明白我們演的是齣什麼戲了。」

孟星魂道：「我只有一件事不明白。」

律香川道：「哦！」

孟星魂道：「我在這齣戲裏演的，究竟是個什麼樣的角色?」

律香川想了想，道：「本來只不過是個很小很小的角色。」

孟星魂道：「小角色?」

律香川道：「我本來只不過想利用你加重老伯的壓力，利用你使他更信任我，但後來……」

孟星魂道：「後來怎麼樣?」

律香川嘆了口氣，道：「想不到後來你却使自己這角色的戲加重了，我幾乎已有些後悔，根本就不該讓你這角色上場的。」

他的確後悔過，因爲他一直低估了這無名的刺客。

孟星魂沉默了很久，忽又問道：「高老大呢?她又是個什麼樣的角色?」

律香川道：「她是個女人。」

孟星魂道：「你的意思是說……」

律香川道：「我的意思就是說她是個女人，誰也不能改變這件事，她自己也不能。」

孟星魂道：「女人在一齣戲裏扮的通常都是很重的角色。」

律香川道：「我這齣戲不是。」

他又笑了笑，道：「在我這齣戲，只有一個主角，就是我。」

孟星魂道：「這主角的收場呢?」

律香川道：「主角當然是好收場。」

孟星魂道：「你能確定?」

律香川道：「當然能確定，這齣戲裏每個角色的收場，都只有我才能決定，因爲我扮的角色本就是神，本就決定一切人的生死和命運！」

× × ×

世上的確有種人總要將自己當做神。

這種人當然是天才，但也是瘋子。

瘋子的收場通常都很悲慘。

只可惜這齣戲現在已接近尾聲，每個角色的生死和命運似已都被安排好了，已沒有人能改變。

到最後台上剩下的，也許只有律香川一個人，和滿台死屍。

除非有奇蹟出現，這結局已無法改變。

但奇蹟是很少會出現的。

很少，但却不是絕對沒有。

（未完）

新派俠情中篇連載

金猱神劍

冷如水・文
培新・圖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凌雲蔚獨闖少林羅漢陣，劇鬥間，天外天宮四使者突至，闖入羅漢陣中，一陣刺劈，立把羅漢陣破去，少林方丈百慧大師聞警趕至，與四使者之首拚鬥，百慧大師內腑受傷，仍擬拚鬥，爲隱身暗中的武當歸虛子傳音勸止，凌雲蔚向四使者挑戰，四使者約在一個時辰後在山下決鬥，凌雲蔚在四使者走後，把此行任務及身份向百慧大師說出，隨即趕赴四使者之約。四使者實爲易釵而弁的女子，爲首者名瓊仙，見凌雲蔚依約到來，但只見他空手赴約，遂向凌雲蔚詢問因何不攜劍刃——

大意初受創　寬容縱虎歸

凌雲蔚道：「還給人家了。」

瓊仙道：「那支劍不是你的？」

「唔。」

「什麼人的？」

「借的。」

「少林和尚的？」

「唔。」凌雲蔚點點頭。

他因爲不想和**他**們多解釋，是以便隨便的點點頭，「唔」了一聲。

瓊仙微一沉吟，道：「你沒有劍，怎能和我們動手，領敎劍法呢？」

凌雲蔚微微一笑，倏地長身躍起，自一棵大樹上折下一根三尺七八寸來長的樹枝，飄然落地，抖了抖樹枝，說道：「小生就用它代劍好了。」

瓊仙忽然哈哈一聲朗笑，道：「你有多大的功力火候，竟敢如此目中無人，以樹枝代劍……」語聲一頓，音調驟轉冷峻的說道：「看來你大概是不想活了！」

凌雲蔚劍眉霍然一軒，朗聲喝道：「少廢話，趕快亮劍動手吧！」

瓊仙口中一聲冷笑，右手握住腰間的劍把，拇指一捺靶簧，「嗆」的一聲輕響，一柄寒光閃閃的百煉精鋼長劍已經出鞘。

她長劍甫才撤出，舜芬在旁忽然說道：「對付**他**們須大哥親自動手，讓小弟來好了。」

話聲中，足下微移，跨前一步擋在瓊仙的身前，右手一探，也已將懸在腰際的佩劍撤出。

瓊仙一見舜芬要搶着出手，且已攔在身前，只得納劍歸鞘，低聲說道：「四弟小心。」

說畢，便與惜玉、碧蓉三人一齊飄身後退丈外而立。

舜芬右手握劍，左手食中二指揑着劍訣，歛氣凝神，雙目精光灼灼的透過蒙面黑巾，注視凌雲蔚的俊臉緩緩說道：「凌少俠請。」

凌雲蔚一見他這種一派名家風範氣度的架勢，心中不由立時加深了一分警惕，同時也就不多作客套的道了聲：「有僭！」

暗中猛吸一口丹田眞氣，潛運「九合神功」，功行右臂，內家眞力貫透樹枝枝身，陡然一聲朗喝道：「接招！」

聲落招發，疾如電閃般的攻向舜芬胸腹大穴。

舜芬口中一聲淸叱，身形微偏，揮右臂，劍如驚虹暴起，迅快無倫的迎着攻來的樹枝枝身削去。

樹枝在凌雲蔚內家眞力神功的貫注之下，雖然不啻是一根精鋼打鑄的棍杖，決非一般普通兵刃所能損傷削斷的，但，凌雲蔚因旨在領教其劍術招數，故而不願與其長劍硬接，讓其削上。

是以，他一見對方劍若驚虹暴起，迅快無倫的往樹枝上削來，立時挫腕變招，極其巧妙的避過劍鋒，攻向對方左肩「肩井」穴。

舜芬口中一聲冷「哼」，甩左肩，偏身形，手中長劍招變「浮光掠影」，反攻凌雲蔚腰脅。

凌雲蔚足下微移，偏身避劍，手中樹枝斜敲舜芬右腕腕脈穴。

舜芬意想不到凌雲蔚避招還攻竟是如此俐落快捷，而且攻擊的部位又大出她意料之外，心頭不禁悚然一驚，急切間已來不及變招換式以攻化攻，只得急急挫腕沉劍，飄身後退。

但，她一退之後，口中陡發一聲淸叱，立卽揮劍疾攻而上。

她再次揮劍攻上，已展開「天外天宮」劍法精華絕學，頓見寒光閃灼，劍虹暴長，劍夾嘯風之聲，劍勢連綿，招式詭異狠辣無比！

凌雲蔚自是不敢怠慢，立時一揮手中三尺多長的樹枝，展開「九幻劍法」相迎。

須知這「九幻劍法」乃上古奇學，施展開來，勢若長江大河傾瀉，招招連環，式式相應，發勢磅礴中而又玄奧絕倫，最奇的是劍式發出，似虛似幻，使人目眩神迷，有無從封架之感，若非在劍術上有着精湛的造詣火候之人，極易被其眩惑，於三五招之內卽傷在劍下！

舜芬自幼苦練劍術，造詣火候雖很精深，但三十招過後，便已相形見拙，被迫得守多攻少，節節往後倒退。

瓊仙、惜玉、碧蓉三人眼見這種形勢，心中都不禁大爲驚訝震駭不已，她們雖是早已知道凌雲蔚劍術造詣頗高，却再未想到竟如此超絕神奇！

惜玉眼見舜芬已呈不支現象，落敗在卽，立時一聲朗喝，撒劍飛身躍出，振腕抖劍，一招「乘龍引鳳」，直刺凌雲蔚前胸！

凌雲蔚身形右移，手中樹枝攻向舜芬的招式原式不變，左掌虛推，湧出一股內家眞力暗勁，撞向劍身。

惜玉長劍刺出，劍身被這股暗勁一撞，立往斜裏盪了開去，心頭不禁一凜！趕急運力穩住劍勢，待要出劍再攻時，凌雲蔚却已撤招捨却對舜芬的迫攻，突然飄身退出八尺以外，一聲朗朗大笑，道：「『天外天宮』的劍法，也只不過如此，小生領教了……」

話落，倏地昂首仰天發出一聲龍吟般的淸越長嘯，同時身形彈起，疾如電射般穿越出樹林飛馳而去。

他嘯聲方起，立聞西邊山右數里外的一座樹林內也响起一聲猿嘯般的長嘯，和他的嘯聲，遙相呼應。

不用說，這遙相呼應的嘯聲，當然是那披髮金猱「小金」所發。

凌雲蔚如此突然一走，四人均不由得甚感意外的微微一怔……

惜玉一怔之後，回首望着瓊仙道：「大姐，我們追他。」

瓊仙微一搖頭，緩緩的輕吁了口氣，說道：「不用了，憑他的輕功身法，我們决追不上，而且他的武功招式超絕神奧，縱然追到，只怕也無法奈何得了他……」

語聲微微一頓，接道：「何況那和他以嘯聲遙相呼應之人，分明是一個功力深厚絕高內家高手，也是他的同伴無疑。」

碧蓉在旁接着說道：「大姐說得不錯，憑他一個人就已經够我們費力的了，如再加上一個內家高手，或者是他手中有了枝眞劍，則我們便毫無一點勝望了！」

惜玉心中仍然很不服氣的道：「我就不相信，憑我們姊妹四人四劍聯手，會勝不了他。」

碧蓉咯咯一聲嬌笑道：「二姐，我看妳這種不服氣的脾氣永遠改不了啦，我們姊妹四人四劍聯手，雖然能够勝得了他，但是……」

她話未說完，瓊仙已攔阻地向她搖搖手，說道：「好了，三妹，不要說了。」說着轉望着已經收劍入鞘默然靜立，似乎正在想着什麼的舜芬，關懷

的問道：「四妹，妳很累了吧，要不要就在這裏休息一會兒？」

舜芬心不在焉的搖搖頭道：「我不累。」

瓊仙誤以爲她因受挫而心中難過，便安慰她說道：「別爲這種小挫折難過了，四妹，我們現在走吧。」

說罷，伸手挽起舜芬的玉手，併肩領先掠身躍出樹枝，朝官道方向疾奔而去。

轉眼工夫，四人已奔離樹林數十丈之外。

這時，天色已經暮黑。

四人走後，隱身在一棵合抱大樹背後屏息窺視的百慧大師，和歸虛子道長二人這才現身出來，不禁同時喟然發出了一聲長嘆！

百慧大師道：「眞想不到這四個劍術高深的蒙面使者，竟全是少女喬妝的。」

歸虛子道長道：「照此看來，那個什麼『天外天宮』的宮主，定然也是個女人了……」

百慧大師頷首說道：「確實很有可能。」

歸虛子道長心中忽然想起什麼的，目視百慧大師問道：「掌門人可曾注意到和凌少俠相應的那聲嘯聲，可能是什麼人所發？」

百慧大師搖搖頭道：「沒有，那嘯聲內力充沛雄渾無倫，不但在你我之上卽連凌少俠似乎也要畧遜一籌……」語聲微頓，畧一沉吟，接道：「舉目當今武林，除『海天四友』而外，恐怕再無別人能有這等精純深厚的內家功力了！」

歸虛子道長點頭道：「掌門人說的不錯，貧道也是這等想法，那嘯聲很可能便是『西掌』齊老前輩所發。」

百慧大師點了點頭，沒有再說什麼。

於是，二人身形齊動，邁步往山上走去。

凌雲蔚帶着「披髮金猱」小金，縱馬離開了嵩山，當晚在登封城外旅邸落店投宿。

夜裏，他躺在床上，睜着兩隻眼睛望着帳頂在想——

他實在意想不到，此行嵩山竟是如此的順利，百慧大師和歸虛子道長不但極爲讚同他的「聯盟之議」，並且願意全力支持助他這種拯挽浩刦狂瀾，除魔衞道的俠懷壯舉……

想到那四個自稱來自「天外天宮」的「使者」的蒙面人，他不禁有點後悔，沒有在動手的時候，乘機用樹枝挑去對方的蒙面黑巾，揭開其眞面目，看看究竟是何許樣的人物？……

於是，他心底便暗暗發狠：「下次碰上時，我一定要揭掉他們的蒙面黑巾！」

腦子裏面想着這些事情，心底情緒有點兒興奮，也有點後悔……直到夜深丑時過後，方始睏倦矇矓睡去。

一覺醒來，已是日上三竿的時分。

他起床梳洗畢，吃過早點，結淸店賬後，便卽帶着「小金」出店上馬，取道西行，經洛陽，新安，沿着官道直奔陝西華山。

這天，行徑閿鄉縣內，正是日影微斜，午未將交時光。

凌雲蔚在一家門外掛着「嘉賓樓」金字招牌的飯館前，勒韁下了馬背，將馬交與店夥牽去上料，便卽邁步入店登樓，「披髮金猱」小金則跟隨在他的身後。

他登上二樓，選了個淸靜的座位坐下，立有店夥過來送上茶水，他卽順便向店夥點了飯菜。

因爲「披髮金猱」一身金光，光澤熠亮，形狀似猿非猿，似猴非猴，一雙金睛火眼，光灼灼，有若兩道電芒，甚爲引人好奇注目。

爲此，他甫一步入店堂內，便立刻吸引了很多客人的目光，投射在他和「披髮金猱」的身上。

就在他點好菜飯，店夥計轉身下樓，他伸手端起桌上的茶杯喝茶時，忽聞左邊有人輕「咦」了一聲，道：「原來是他，那個書呆子。」

這說話之人聲音雖是極低，但，凌雲蔚身負上乘內功，聽力何等靈聰，不但聽的十分清楚，並且覺着這聲音還似乎有點耳熟。

當下他心中微微一動，立時轉目循聲望去。

其時，恰恰也正有一對淸澈烏亮的明眸朝他望來，他目光和那雙明眸甫一接觸，心中不禁「卜」地一跳，趕緊一歛目光，避開那雙明眸，移望向別處。

但是，心念却在暗暗的忖想道：「我要不要就在今天一雪當日之辱？還是……」

他正心念暗轉忖想之間，那雙明眸的主人已自座位上盈盈立起，蓮步輕移，姍姍的走了過來，明眸含情脈脈，微笑的望着他嬌聲說道：「凌相公，數月不見，別後好麼？」

凌雲蔚無法再裝作未見不理，只得起身離座，朝着這位姍姍走過來，向他寒暄問好的少女拱拱手道：「多謝姑娘，姑娘……」

他話才說了一半，便被一個朗朗的聲音阻斷，道：「哈！書呆子，你學會了武功沒有？」

這句話乍聽起來似乎極爲普通，但，實際上却是隱含着輕蔑，調侃與嘲諷之意。

何況，凌雲蔚又是聽者有心之人，又豈能不知呢？……

原來說這句話之人，乃本書開首所述，在鄱陽湖畔出言不遜，詆譏讀書人，侮辱過凌雲蔚的少年

，也就是少女宇文慧的同門師弟范啓明。

凌雲蔚心中本就在考慮忖想今天要不要給他一點懲戒，以雪當日鄱陽湖畔之辱？此刻，一聽他竟又出言不遜，語含嘲諷，心中不由有氣，立時雙眼一睜，星目朗朗的望着范啓明問道：「學會了便怎樣？沒有學會又怎樣？」

范啓明似乎沒有料到凌雲蔚會這樣的反問他，不由微微一怔！但，他乃是個生性深沉機智之人，旋即哈哈一笑，道：「學會了的話，我們便找處地方較量較量，讓我看看你學會了些什麼樣的武功，……」話聲微微一頓，輕輕陰笑了笑，又道：「你只管放心，我決不會欺侮一個手無縛鷄之力的書呆子的！」說罷，竟又輕聲陰陰一笑。

凌雲蔚劍眉微微一軒，正要開口發話時，却見宇文慧已粉臉通紅，嗔怒於形的向范啓明喝叱道：「師弟！你怎可如此出言不遜，放肆無禮！」

范啓明被宇文慧這麼一喝叱，內心裏雖然極感不是味道，但，對於這位同門相處多年，心底情愫已暗生的美麗的師姊，他可不敢出言頂撞得罪她。

因此，他內心裏雖然極感不是味道，却是絲毫不敢顯露於形色的，朝宇文慧訕訕笑了笑，說道：「師姊！妳請別生氣，小弟只不過是逗着他玩的，難道還和他當眞不成！」他口裏如此說着，但是一雙眼睛却含着恨意的瞪視了凌雲蔚一眼。

凌雲蔚一見他這種眼神，心中不由一動，暗忖道：「我與此人，並無深仇大恨，他爲何要這等恨我？……」

他心中思來想去，不禁甚感茫然，實在想不通是爲了什麼？是什麼道理？

宇文慧聽范啓明這麼一說，這才臉色稍霽的「哼」了一聲道：「下次再不可如此。」

說罷便即轉向凌雲蔚嫣然微笑的，歉意地嬌聲說道：「凌相公，范師弟素向喜歡開玩笑，言語上如有得罪之處，尚望相公大度原諒，不要生氣。」說時還彎腰朝凌雲蔚微福了福，算作代其師弟賠禮致歉之意。

凌雲蔚心中雖然極是氣怒范啓明的無禮，對范啓明的印象也已惡劣透頂，但在這等情形之下，既不便發作，又不便說什麼，只得忍耐住心底怒氣，含笑地向宇文慧拱手微揖還禮，道：「不敢當！姑娘快請不要如此客氣多禮。」

宇文慧朝他含情盈盈一笑，明眸向他身旁，瞪着兩隻火眼金睛望着她的「披髮金猱」瞥視了一眼，說道：「這隻猿猴的一身金毛眞漂亮可愛，牠是你豢養的麼？」

「嗯。」凌雲蔚點了點頭。

他本想向她解釋這不是「猿猴」的，但是一轉念間，却又覺得似乎並無必要，因此這才點頭「嗯」了一聲，沒有解釋。

宇文慧問道：「牠叫什麼名字？」

凌雲蔚道：「小金。」

正值此際，忽聞樓梯一陣「蹬蹬」聲響，上來二人。

前面一人乃是身材高大，灰白鬚髮，紫膛臉，雙目精光灼灼如電，年約六旬上下的老者。後面之人却是個濃眉大眼，四方臉，二十五六歲年紀的少年，也就是宇文慧和范啓明的師兄石瑜。

范啓明一見二人登上樓來，便急忙起身離座，搶前兩步朝紫膛臉老者躬身行了一禮，恭敬地喊了聲「師叔」和「師兄」後，側身垂手而立。

同時間，宇文慧也跑過去嬌喊了聲「師叔」和「師兄」，埋怨地說道：「師叔，您和師兄怎麼到現在才來，可眞把我和師弟等得心急死了！」說完，還撒嬌地高高的噘起了小嘴兒。

這紫膛臉老者，便是宇文慧在鄱陽湖畔，曾向凌雲蔚提說過，要介紹給凌雲蔚做師父，江湖人稱「鐵背蒼龍」的萬兆飛。

石瑜等師兄妹三人，乃華山派當代掌門「梅花劍客」俞正浩的嫡傳弟子，「鐵背蒼龍」萬兆飛雖不是華山弟子，但與「梅花劍客」俞正浩却是二十多年的莫逆知交，是以，石瑜等師兄妹三人皆以師叔呼之，並且敬若本門尊長，親切非常。

「鐵背蒼龍」一見宇文慧那噘嘴撒嬌的模樣神情，不由哈哈一笑，轉向身旁的石瑜望了一眼，得意的說道：「怎麼樣？瑜兒，師叔猜料的，沒有錯吧！」

石瑜點頭含笑答道：「師叔所料，確是一絲不差。」

宇文慧聞言，不禁甚感惑然不解地眨着一雙大眼睛，望着師兄石瑜問道：「什麼事？師兄。」

石瑜只是朝她笑了笑，並未置答。

宇文慧人本聰明絕頂，眸珠兒微微一轉，便立刻恍然有所悟地，轉向「鐵背蒼龍」萬兆飛問道：「師叔，一定又是您和師兄說了我些什麼事了，是不是？」

「鐵背蒼龍」萬兆飛又是哈哈一笑，道：「慧丫頭，妳眞是個鬼靈精……」

說話中已邁步走到范啓明原先坐的座位上坐了下來，石瑜，范啓明和宇文慧便都跟着各佔一方坐下。

店夥連忙上前侍候，添上兩隻茶杯，換上一壺熱茶，然後掛着滿臉的諂笑，哈着腰問道：「四位是吃酒？還是吃飯？」

「鐵背蒼龍」道：「先來上兩壺陳年老酒，配上幾樣下酒的鮮味好菜送來再說吧。」

店夥口中不住應「是」連連，轉身急急下樓關照去了。

宇文慧因爲師叔適才並未說出，他和師兄究竟說了她些什麼？遂又接着追問道：「師叔，您和師兄說我什麼了？」

「鐵背蒼龍」端起茶杯喝了口熱茶，抬手捋了捋頦下的灰白鬍鬚，望着宇文慧笑了笑道：「叫妳師兄告訴妳好了。」

宇文慧轉向石瑜道：「告訴我，師兄。」

石瑜含笑說道：「師叔說，我們到遲了，妳一定要噘嘴，撒嬌，埋怨的說『等得心急死了。』結果絲毫不差的全都應驗了……。」

石瑜話聲未落，宇文慧已又噘起小嘴，含嗔撒嬌說道：「我不來了，師叔專門欺侮我，在背後說我的……。」

她話未說完，忽然一眼瞥見凌雲蔚已用完飯，正起身離座舉步往樓下走去，語聲不由立刻一頓，喊道：「凌相公！」

凌雲蔚停步回身問道：「姑娘有何指教？」

宇文慧站起嬌軀，盈盈一笑，道：「你要走了麼？」

「唔。」凌雲蔚微點了點頭。

宇文慧問道：「要去那裏？」

凌雲蔚道：「陝西。」

宇文慧的粉臉上忽地掠過一絲喜悅，嬌笑地道：「眞巧極了，正好和我們同路。來，我替你們介紹介紹。」說罷，也不待凌雲蔚開口，便即指着「鐵背蒼龍」萬兆飛和石瑜介紹道：「這是我萬師叔。這是我師兄石瑜。」然後又向「鐵背蒼龍」和石瑜道：「他名叫凌雲蔚。」

在如此情形下，凌雲蔚自是不便有失禮儀風度，只得向「鐵脅蒼龍」和石瑜二人拱手爲禮，朗聲說道：「久仰萬大俠英名，不意今日於此得瞻儀采，眞是有幸的很。」

「鐵背蒼龍」萬兆飛自上樓之後，便即因凌雲蔚身邊帶着一隻「披髮金猱」，而對凌雲蔚甚是留心注意，他闖蕩江湖數十年，見聞甚是廣博，深知這種「披髮金猱」乃是一種罕世少見的深山異獸，其性兇猛靈慧非常，凡馴養此類異獸之人，大都必爲武林奇士異人，深山隱逸者流……。

因此，他一見「披髮金猱」，心中便對牠的主人起了懷疑，認爲這位劍眉星目，面如冠玉的俊美少年書生，可能是位身懷絕世武學功力的武林奇士，否則，起碼也必是個大有來歷之人……。

可是，他暗中留心注意凌雲蔚的神情舉動久久，覺得其除了神清氣朗，隱隱另有一股似乎異於一般普通文士書生的超然氣質外，並無其他奇異之處，更無一點身懷武功的樣子跡象。

他雖然未能看出一點跡象，但是，心中仍有頗多的疑問。是以，凌雲蔚話聲一落，他已站起身子抱拳爲禮的哈哈一笑，道：「凌相公如此說法，老朽實感慚愧汗顏的很。」語聲微微一頓，接道：「相公如不嫌棄老朽等山野武夫，便請過來坐下談談，同飲幾杯淡酒，然後一起動身同行如何！」

說罷，便即離座跨出一步，側身舉手，讓客入座。

這時，石瑜和宇文慧也跟着起身離座讓客，那范啓明心中雖然甚不願意凌雲蔚加入他們中間，和他們同行，但在師叔和師兄的面前，他可不敢說什麼，何況這相邀凌雲蔚同行之人，又是他素向敬畏的師叔呢！

因此，他只得默默地站起身來跟着石瑜和宇文慧離座，不過，他心裏却在暗暗的恨恨咒罵着：「哼！小爺遲早必定要找個機會，好好的整治整治你這書呆子；要你知道小爺的手段，厲害……。」

他心裏正在暗暗咒罵，却已聽得凌雲蔚朗聲笑說道：「萬大俠如此謙虛客氣，小生實在不敢當之至！」語聲略頓，接道：「承蒙萬大俠看得起小生，本應遵命隨行，並藉以聆教武林掌故軼事，而增聽聞，惟因目前有點小事待辦，是以無法追隨左右同行，有負大俠一片厚愛雅意，失禮之處，尚望原諒是幸！」

「鐵背蒼龍」哈哈一笑，道：「相公既然有事待辦，無法和老朽等結伴同行……」他剛說至此處，恰巧店夥送上酒菜，於是，語聲便微微一頓，立又接着道：「何妨略坐片刻、稍飲兩杯淡酒再去辦事怎樣？」

凌雲蔚正要婉言推辭時，却聽宇文慧已接着嬌聲說道：「凌相公別客氣了，請坐吧。你要再客氣推辭，便就是瞧不起我們了。」

宇文慧這樣一說、凌雲蔚便再也不好開口推辭了，只得點頭含笑地朗聲說道：「既承萬大俠和宇文姑娘如此厚愛，小生只好恭敬不如從命了！」語落，也就不再多作客套的走過去在客位上坐下。

「鐵背蒼龍」見狀，不由哈哈一笑道：「這才夠爽快！」

說罷，便和石瑜，宇文慧，范啓明等分別依次歸座。

石瑜立刻招呼店夥添上一副杯筷。

宇文慧淺笑盈盈的站起嬌軀，皓腕輕舒，纖纖玉手握起酒壺先爲凌雲蔚斟酒，凌雲蔚連忙伸手作

扶杯狀，欠身說道：「多謝姑娘。」

宇文慧淺笑地道：「別客氣，凌相公請坐。」說着便依次的替「鐵背蒼龍」，石瑜，范啓明以及她自己，滿滿的斟上一杯，這才放下酒壺坐下。

「鐵背蒼龍」端起酒杯，朝凌雲蔚微微一舉，朗聲說道：「四海之內皆兄弟也，既有緣相逢便當是朋友，凌相公如不見棄老朽等係山野草莽，便請同乾一杯，算作我等今日定交之禮如何！」

凌雲蔚道：「萬大俠如此說法，豈不慚愧煞小生……」語音畧頓，朗聲接道：「承蒙盛情，折節下交，小生敢不從命！」

話落，立即端起酒杯，朝「鐵背蒼龍」一舉，口中道了聲：「請！」二人同時仰首一飲而乾。

范啓明眼看着師叔竟然自甘折節和凌雲蔚論交，心中不禁更加的又妒又恨，恨的牙癢癢的，恨不得立刻揮手狠摑凌雲蔚兩個大嘴巴，摔碎凌雲蔚面前的酒杯，方能稍洩胸中的妒火，恨氣！

但是，他又不敢！也沒有這種胆量……。

凌雲蔚和「鐵背蒼龍」放下空酒杯，宇文慧便又連忙站起身，執壺替二人各斟滿一杯酒後，放下酒壺，目視凌雲蔚，鸝聲問道：「相公此行是回家去麼？」

凌雲蔚不由一怔！道：「回家？……」

宇文慧道：「怎麼？相公不是陝西人氏麼？」她目視凌雲蔚的神情，芳心裏，不禁有些意外與詫異。

凌雲蔚有些迷惑不解的望着宇文慧的嬌靨，問道：「小生正是陝西人氏，姑娘何以知道？」

宇文慧俏皮地一笑，道：「從你的口音上知道的呵。」

「呵！」凌雲蔚這才恍然明白。

宇文慧接着又問道：「你的家，不住在陝西的麼？」

「正是。」提起家，凌雲蔚的心中不禁黯然一慘。

「那麼你是回家了！」

「不是。」凌雲蔚搖搖頭，忽地沉重的嘆了口氣，慘然地說道：「寒舍雖然住在陝西，但是莊院房屋，目前已經成了兩堆新墳，一片瓦礫！」

「啊！」宇文慧芳心不禁驟然一緊，難過地急問道：「是失火燒的？」

「不是！」凌雲蔚微搖着頭說。

「是被人殺害的？」

「是的。」

「仇人是誰？」

「不知道。」

「令尊令堂都遭了不幸？」

凌雲蔚深吸了口氣，說道：「惡徒們先殺人後放火，除了小生和一書僮因遊學在外，得以倖免死難外，全家一十三人，連鷄犬也沒有逃得活命！」

他說時臉色神情悲戚，一雙俊目火赤，顯出了他內心底慘痛與哀傷！

宇文慧聞聽至此，芳心不禁難過得眼圈兒發紅，大有泫然欲淚之勢……。

這是她再也意想不到的事，凌雲蔚竟然是個身負血海奇仇之人。

她星眸諦視着凌雲蔚俊臉上一片悲戚慘痛的神色，芳心底不禁泛生起無限的後悔與歉意，她很後悔不該問起他的家，而觸動他心底哀傷與悲痛！

她芳心底雖有着無限的後悔與歉意，也有着深深的同情和關切，也很想安慰他幾句，但是，一時却又覺得無話可以安慰他，不知道要如何安慰他才好……。

「鐵背蒼龍」萬兆飛本因他身邊帶着一隻「披髮金猱」，而心生懷疑，猜料他可能是位什麼武林奇人之後，至此，他已斷定自己的「懷疑」，大致差離不遠，於是，便接着問道：「令尊是武林中人麼？」

凌雲蔚目注「鐵背蒼龍」的臉色，沉吟稍頃之後，這才微一點首，道：「先嚴江湖人稱『無影劍客』。」

「呵！原來你是凌大俠的公子，老朽與令尊雖然並無交往，却和令尊的拜兄頗有點交情。」

語聲微微一頓，接道：「令尊令堂已是不問江湖是非，歸隱多年之人，這次竟也遭了惡魔們的毒手，眞是意想不到的事……唉！……」語至此處，不禁發出了一聲深長的嘆息。

凌雲蔚強忍着心底哀傷的望着「鐵背蒼龍」，問道：「萬大俠說的可是我伯父『聖手先生』？」

「鐵背蒼龍」點頭道：「不錯，正是他。當年老朽一時失愼，中了『幽靈鬼女』的淬毒『幽靈金針』，若不是幸遇令伯大施聖手，起針療毒，老朽的這把老骨頭，恐怕早就化成灰土了！」說罷，喟然輕嘆了口氣，意下似乎甚爲感慨。

凌雲蔚心中忽然一動，問道：「萬大俠近幾年來可曾見到過我伯父？」

「鐵背蒼龍」搖搖頭道：「老朽已經有七八年沒有見過他了。賢侄……老朽喊你一聲賢侄，你不會得見怪吧？」

凌雲蔚搖頭道：「萬大俠既與家伯父是朋友，便理應如此稱呼。」

「鐵背蒼龍」遂接道：「賢侄難道也有多年沒有見到令伯了麼？」

凌雲蔚道：「家伯父自從六年前遠赴苗疆蠻荒採藥去後，就一直未返。」

「鐵背蒼龍」問道：「也沒有信息？」

凌雲蔚道：「先父曾二度前往苗疆尋訪，均皆頽然悵惘而歸！」

「鐵背蒼龍」默然稍頃，忽又目注凌雲蔚問道：「賢侄此行陝西欲往何處？可否告知老朽！」

凌雲蔚微一沉吟，目光瞥視了范啓明一眼，道：「華山。」

他這「華山」二字一出口，「鐵背蒼龍」和石瑜師兄妹三人全都不由微微一怔！八道目光齊皆露着詫異之色的望着他的俊臉，似乎要從他的臉上得到他爲何要上「華山」的解答。

他們當然是失望的，凌雲蔚的俊臉上神情自若依然，沒有一絲可供他們猜料判斷的異樣……。

「鐵背蒼龍」問道：「有事情麼？」

凌雲蔚道：「是的。」

「什麼事情？」

「拜會華山掌門。」

宇文慧忽地嬌笑的接道：「想拜在華山門下爲徒，是不是？」

凌雲蔚搖搖頭，淡淡地道：「不是。」

宇文慧道：「是另有事情？」

「唔。」

「什麼事？」

「不便說。」

「爲什麼？」

「事關重大。」

范啓明忍不住忽然發出一聲冷「哼」，聲調甚不友善的說道：「閣下可知道我師兄妹是那一派門下？」

凌雲蔚微微一怔，心念忽地一動，問道：「你們是華山弟子？」

范啓明冷冷的說道：「不錯，我師兄妹三人正是華山門下，掌門人的嫡傳弟子！」他說時神情甚爲倨傲，令人頗感難堪。

凌雲蔚不由劍眉微微一軒，忽然發出一聲哈哈朗笑，道：「哦！閣下原來竟是華山掌門的嫡傳弟子，小生倒眞是失敬了。」

范啓明傲然地一聲冷「哼」，道：「你要見我的恩師有什麼事情，現在便說出來吧。」

凌雲蔚微微一笑道：「對不起，你雖是華山掌門的嫡傳弟子，但是，什麼事情，你還不够資格需要知道。」

范啓明雙眉陡地一挑，道：「你是瞧不起我們師兄妹麼？」

凌雲蔚一聽，故意驚慌的做出一副惶恐的樣子，說道：「啊呀！閣下休要誤會了小生的意思，小生只不過是依照事實直說而已。」

「哼！諒你也不敢瞧不起我們！」語聲微頓，冷笑了笑，語氣却是一轉，接道：「你可要弄明白了，我這完全是一番好意，是什麼事情，你告訴了我們，我們回去可以代你轉禀掌門恩師，免去你一番跋涉之苦。」

凌雲蔚不住的點點頭道：「是的，是的，不過，因爲事情關係太過重大，一定非得要面見貴掌門詳爲長談不可，是以……」

范啓明見凌雲蔚仍然不肯直說，心底除却妒恨外，不由更加上了一層氣怒，因此不待凌雲蔚的話說完，已忍不住的接着說道：「如果不面見我掌門恩師，便不說了麼？」

凌雲蔚道：「此事非貴掌門無人能够做主！」

范啓明一聲冷笑，道：「你此去有把握必能見到我掌門恩師麼？」

凌雲蔚道：「閣下以爲呢？」

范啓明道：「你見不到！」

凌雲蔚道：「小生却自信一定見得到！」

范啓明冷冷地道：「我斷定你不但見不到，並且連華山都不上去！」

「爲什麼？」

「到時你自會知道。」

凌雲蔚淡然一笑，道：「閣下是不是要在山下攔截小生，不讓小生上山？」

范啓明冷然一哂，道：「憑你還不配要我出手攔截你！」

凌雲蔚笑笑，道：「只要閣下不攔截小生上山就好，其實，小生也不過是受人之託，忠人之事，非得已耳！」

石瑜和宇文慧在旁見師弟對凌雲蔚這等無禮，言語之間甚不客氣，神情倨傲，令人頗爲難堪，心中很是不悅，尤其是宇文慧的芳心對范啓明更是不滿，二人都幾次的想開口喝止范啓明，岔開話題，但是却皆被「鐵背蒼龍」萬兆飛暗中以眼色阻止住，而未開口。

他二人雖然不明白萬師叔爲何要阻止他們開口喝止師弟，任由師弟如此放肆失禮，但是心中却知道萬師叔必然另有用意……

只是，是什麼用意？用意何在？他二人可無法猜料得到。

凌雲蔚這一說出此行華山乃是受人之託，范啓明才待要開口追問時，宇文慧已搶先一步的接着嬌聲問道：「是受什麼人之託？」

凌雲蔚道：「一位老人家。」

宇文慧道：「他叫什麼名字？」

凌雲蔚搖了搖頭，道：「不知道。」

「你沒有問他？」

「他不肯說。」

宇文慧道：「他連姓名都不肯告訴你，你還要替他跑很遠的路辦事，你也未免太忠厚，太好說話了！」

凌雲蔚微微一笑，道：「但是並沒有什麼不對吧？」

「鐵背蒼龍」心中忽然微微一動，問道：「那人有多大年紀？」

凌雲蔚道：「看樣子有七八十歲上下，其實却是不止。」

「鐵背蒼龍」微一沉吟，說道：「什麼樣的像貌？」

凌雲蔚道：「滿頭白髮皤皤如銀，顎下却是光禿無髭，臉孔紅紅的胖胖的，長眉細眼，厚嘴唇，朝天鼻子，樣子雖然很難看却甚滑稽。」

「鐵背蒼龍」想了想，問道：「身材怎樣？」

凌雲蔚道：「普通身材，甚是肥胖，令人看來有臃腫之感。」

「鐵背蒼龍」聽後，不禁皺起雙眉，思索的暗忖道：「這是誰呢？……」

他心中正自思索暗想，凌雲蔚心念却已在一陣電轉之後，暗暗下了決定，於是便就向「鐵背蒼龍」微笑的說道：「萬大俠大可不必多費心思去想他是誰了，因爲……縱是想上三日三夜，恐怕也不會得到頭緒，想的出來！」

「鐵背蒼龍」雙目精光灼灼的望着凌雲蔚問道：「爲什麼？是因爲他不是武林中人？……」

凌雲蔚搖搖頭，笑道：「不！這位老人家倒是一位不折不扣的武林前輩，只是因爲他歸隱太久，足跡未履江湖已有五十多年……」

語聲微微一頓，目光掠視了范啓明一眼，斂容肅然的朗聲接道：「他便是當年威名滿寰宇，五十年前在泰山日觀峯頂，惡戰『黑獄屍魔』七晝夜的『海天四友』之一的『西掌』齊老前輩！」

「呵！」

「呵！」

「鐵背蒼龍」和石瑜師兄妹三人等，雖然都從未見過「海天四友」，却曾聞聽師長們談過的「海天四友」的武學功力高深絕倫，與及當年在泰山觀日峯頂惡戰「黑獄屍魔」的事跡。

是以，四人聞言之後，全都不禁立時發出一聲驚「呵」。

他們怎樣也料想不到，託請凌雲蔚前往華山辦事的人，竟是這位歸隱五十多年，再未聞說在江湖上一現俠踪的武林老前輩，也由此可知，凌雲蔚此行華山要辦的事情，確然非常重大無疑！

「鐵背蒼龍」脫口發出一聲驚「呵」之後，立即雙目精光暴射如電，滿臉驚容的望着凌雲蔚問道：「賢侄可是已拜在他老人家的門下了？」

凌雲蔚道：「沒有。」

「鐵背蒼龍」道：「賢侄難道不想習武？」

凌雲蔚道：「先父母在世時，雖因感於江湖風險太大，太過狡詐，乃不欲小侄在江湖中爭强鬥狠，禁止小侄習練武事……」

語聲微微一頓，接道：「但是，寒家遭此巨變之後，小侄已立誓要習成蓋世武功絕學，手刃惡魔，以報先父母之血仇……」

宇文慧忽然說道：「那你爲什麼竟錯過這種難得的機緣，不請求他老人家收你爲徒呢！」言下頗有替凌雲蔚惋惜之意。

凌雲蔚微微一笑，道：「姑娘說的不錯，錯過了這種難得的機緣，確是可惜的很，但是，因爲小生在未和齊老前輩相遇之前，已經拜在另一位武林前輩的門下了。」

「鐵背蒼龍」問道：「是那一位老前輩？」

凌雲蔚道：「目前還不便說。」

宇文慧道：「爲什麼？」

凌雲蔚道：「時間未至。」

宇文慧問道：「武功很高麼？」

凌雲蔚點點頭道：「很高很高！」

宇文慧道：「比齊老前輩怎樣？」

凌雲蔚微一沉吟，道：「只高不低！」

范啓明突然哂然輕聲一笑，道：「這等說來，閣下在這將近半年的時間中，定必進步神速，學成了幾手不凡的武功絕藝了！」

凌雲蔚傲然地微微一笑，道：「怎麼樣？閣下是不是想見識見識！」

范啓明道：「當然。」

凌雲蔚劍眉一軒，朗聲說道：「好，這裏不是地方，等會我們到城外去。」

「鐵背蒼龍」萬兆飛意想不到二人一言不合，竟然要動手較量起來，當下不由眉頭微微一皺，道：「這是怎麼回事？你二人怎麼像是寃家仇人似的，難道有什麼過節不成？……」說時雙目神光灼灼的望望凌雲蔚，又望望范啓明。

凌雲蔚俊臉神色冷然的說道：「有什麼過節萬大俠此時最好別問。」

他因石瑜師兄妹三人皆稱呼「鐵背蒼龍」爲師叔，乃誤以爲「鐵背蒼龍」也是華山派門下，是以言語神色之間，突然變得極其冷漠難看。

「鐵背蒼龍」不由一怔！他闖蕩江湖一生，乃是個老於世故，修養頗深之人，旋卽想到凌雲蔚心中此刻正是有氣之時，因此他雖碰了個釘子，却是並不介意，也毫不生氣的目視凌雲蔚微微一笑，道：「賢侄！老朽又沒有得罪你，你和老朽生的什麼氣呢！」

凌雲蔚口中冷「哼」了一聲，站起身子向范啓明冷漠地說道：「小生在本城孔廟中敬候閣下，以一個時辰爲限，希望閣下守時赴約！」

范啓明雙眉一挑，「嘿嘿」一聲冷笑，道：「好！本少俠一定準時前往，咱們是不見不散！」

凌雲蔚冷然一笑，離座抱拳，朝「鐵背蒼龍」和石瑜，宇文慧等三人微微一拱，說道：「小生就此失陪。」

話落，便卽轉身邁步向樓梯口走去。

宇文慧突然嬌聲喊道：「凌相公！請留步。」

凌雲蔚在樓梯口停住脚步，冷漠地道：「做什麼？」

他雖然停住脚步，但是却背着身子，連頭都未回轉一下。

宇文慧幽幽地道：「你眞要和范師弟動手較量麼？」

「嗯！」

「不能原諒他麼？」

凌雲蔚冷冷地道：「姑娘可還記得小生當日在鄱陽湖畔所說之言？」

宇文慧眉頭微微一皺，道：「你自信你五個多月的成就，能够高過范師弟的十載苦練麼！」

在她芳心裏認爲，凌雲蔚之前，縱然是一位武學功力冠絕蓋世的當代奇人，但是凌雲蔚拜師習藝，只不過才五個多月的時間。

五個多月的時間是何等的短促，任憑其師如何的傾囊傳授，悉心調教，也任憑凌雲蔚怎樣埋首奮力苦練，縱是進步神速驚人，頗有成就，但也決不能高過已深得華山絕學眞傳的范啓明，是范啓明之敵！

她因對凌雲蔚有着極端的好感，自鄱陽湖畔相遇的那時起，芳心便已情愫暗生，她旣認爲凌雲蔚決不是范啓明之敵，自是不願任由凌雲蔚不知高低的和范啓明動手，吃范啓明的虧。

范啓明狂傲無禮，欺人，她芳心裏雖然非常的氣憤不滿，但因爲范啓明是她的同門師弟，她實又不便說什麼公然顯示對凌雲蔚的關切與偏袒之心，何況又是當着大師兄和「鐵背蒼龍」之前呢……

是以，她眉頭微微一皺之後，乃才用心良深的想藉這兩句話來提醒凌雲蔚，希望凌雲蔚及時警覺她的心意而忍耐！

那知，凌雲蔚看似聰明俊逸之人，却令她失望的很，竟未警覺她的用心，依然冷冷的說道：「小生的成就如何，到時自知，現在空說無益！」

宇文慧嘴唇微動，還待要再說什麼時，范啓明忽然朗聲一笑的說道：「師姊，妳何必和這種不知天高地厚的酸儒說那麼多，多費唇舌作什……」語聲微頓，音調驟轉冷峻的接道：「姓凌的，你請便罷，一個時辰之內本少俠必到孔廟見識見識你有多高的成就，學了點什麼玩藝！」

凌雲蔚口中冷笑了一聲，頭也不回的帶着「披髮金猱」下樓而去。

宇文慧默默地望着凌雲蔚的背影下樓去後，不由移轉目光恨恨的瞪視了范啓明一眼，旋又似乎無可奈何的發出了一聲幽幽的輕嘆。

「鐵背蒼龍」萬兆飛雖然仍不知道范啓明和凌雲蔚有什麼過節，但從宇文慧的口氣中，他已經聽出了這「過節」的發生，不但是在凌雲蔚還未曾習武之前，且有咎錯也必在范啓明無疑！

因此，宇文慧輕嘆之聲一落，他便忍不住望着宇文慧問道：「是明侄得罪了他麼？」

宇文慧默然不語的點了點螓首。

石瑜目光灼灼的望着范啓明問道：「師弟，你是怎麼得罪他了？」

范啓明目光微轉，掠視了師姊宇文慧一眼，便把當日在鄱陽湖畔的經過情形，約畧的說了一遍。

當日的事實經過，宇文慧乃親眼目見之人，當着師姊宇文慧的面前，范啓明雖然不便扯謊，所說的也大都是實情，但却說的很簡單平淡，在言詞上也很技巧的隱蔽了自己的咎錯，推却了這場「過節」的起因責任，似乎應該由凌雲蔚負責。

不過，石瑜和他同門習藝，日夕相處十多年，他的個性爲人如何？了解的十分清楚透澈，因此他言詞說來雖然很是技巧，而石瑜心中却仍是疑信參半，認爲事實決不會得眞的這般簡單……

何況凌雲蔚乃是個飽讀聖賢詩書的書生，當時又値尙未習武，手無縛鷄之力之時，縱然年靑氣盛，心高氣傲，也不可能如此爲了一點兒些微小事，而與人發生爭執，結下怨嫌……

對於范啓明所言，石瑜心中雖是疑信參半，認爲事實情形決不會得眞是這般單純，其中定然另有細節？但是，爲了顧及師兄弟間的感情，爲了免得損傷及范啓明的自尊，却又不便明擺出不信任的神色，或者詳細追問下去。

因此，他聽完范啓明的述說，心中微一沉吟之後，便卽警惕含蓄的說道：「此事的過錯雖然不在師弟，但稍停赴約之時，尙望師弟善爲處理，儘可

能的和平了結，當此武林禍亂劫難，隱隱醞釀將起之際，千萬不要過分逞强，太使對方難堪，替師門招惹無謂的麻煩是非！」

范啓明微微一笑，道：「師兄但請放心，只要他能自承過錯，不太張狂無禮過甚，小弟決不會得太難爲他的。」

× × ×

申正時分。

「鐵背蒼龍」萬兆飛和石瑜，宇文慧，范啓明等一行四人四騎來到孔廟門前，只見東邊的旗竿上拴着一匹渾身毛色雪白的健馬，馬背上正蹲着凌雲蔚的那隻「披髮金猱」，一見四人四騎來到，口中立時發出一聲輕嘯，瞪着兩隻金睛火眼，精芒熠熠的敵視着范啓明。

范啓明一見「披髮金猱」滿懷敵意的目光，心頭不由頓時怒火上衝，陡地一聲怒喝道：「孽畜竟也敢無禮欺人！」

怒喝聲中，右臂忽抬，單掌推出一股勁風掌力，威猛的直朝蹲坐在馬背上的「披髮金猱」擊去。

他心中極恨凌雲蔚，是以連帶的也恨上了這隻「披髮金猱」，這一掌竟用上了七成眞力，意欲擊斃「披髮金猱」，以稍洩心中的氣憤！

「鐵背蒼龍」萬兆飛見他突然發掌擊向「披髮金猱」，心中不由霍然大驚！急忙洪聲喝阻道：「明侄！不得魯莽！」

「鐵背蒼龍」雖是急忙發聲阻止，但仍嫌慢了一步，何况范啓明的內家功力尚未達到收發由心的爐火純青境地，縱有聞聲收止發出的掌力之心，也是力所難逮，不能辦的到！

說來實在太慢，正當范啓明的掌力擊出，「鐵背蒼龍」的一句「不得魯莽」，甫才出口的同時，驀見眼前金光耀眼，「披髮金猱」竟已自馬背上彈身射起，穿過了范啓明擊出的掌力勁風，撲向范啓明。

范啓明雖然年靑功淺，內功修爲火候不高，但這一掌擊出的力量，起碼也有二三百斤左右。他再也料想不到，「披髮金猱」竟然不畏懼他的掌力，不但不閃不避，反而射身朝他撲至。

「披髮金猱」行動快速如飄風閃電，范啓明甫才發覺金光耀眼向他撲至，竟連躍身閃躲都未來得及，只聽得「叭！」的一聲脆響，左頰上已經着了一記大巴掌。

這一記巴掌，在「披髮金猱」言，乃是並未用力，范啓明却已被打的眼冒金星，頭腦暈昏，身形搖幌，幾乎摔落馬下。

而「披髮金猱」在一掌擊中之後，便卽折身躍回馬背上蹲坐着，眞是行動如風，快速如電。

范啓明挨了一記巴掌，心中不禁怒火更熾，猛然一聲吼喝，自馬背上騰身縱起，抬手反探，撤出背後的精鋼長劍，飛撲「披髮金猱」。

「鐵背蒼龍」見狀，急地大喝道：「明侄，趕快住手！」大喝聲中，單掌急推出一股內家暗勁，硬將范啓明飛撲的身形阻止落地。

范啓明身形被阻落地，心中不禁又氣又惱！

驀然，一聲朗朗長笑聲中，凌雲蔚儒衫飄飄，神情氣度瀟洒從容的自孔廟內緩步踱出，身後隨着七八個均是儒巾儒服的文士書生。

這些書生文士隨在凌雲蔚身後步步出廟門便卽齊皆止步站住，凌雲蔚却依然緩步前行，直走至距離范啓明丈餘遠地方，方始停步朗聲說道：「閣下師出名門，何竟如此沒有修養，金猱與你何仇何怨，竟然動劍要將牠置諸死地！」

范啓明雙眉上挑，嘿嘿一聲冷笑，道：「姓凌的！少逞口舌之利，本少俠已經如時前來赴約，趕快亮兵刃動手，施展你這幾個月來所學成的絕藝，一決高下勝負！」

凌雲蔚劍眉微微一軒，道：「好，閣下便請發招動手吧！」

范啓明喝道：「速亮出你的兵双來！」

凌雲蔚冷然道：「和你動手焉須要兵双。」

范啓明怒道：「你敢是瞧不起我華山劍法？」

凌雲蔚朗聲一笑，道：「華山劍法雖也名震當今武林，威力頗爲不凡，但是憑你的火候造詣，尙還不配要小生使用兵双相搏！」

范啓明不禁氣怒至極，圓睜雙目的大喝道：「你有多大的功力成就，竟敢如此狂妄無狀，目中無人！」

凌雲蔚一聲冷笑，道：「你既說小生狂妄無狀，目中無人，小生便索性狂妄到底，讓你見識見識好了……」語聲略頓，接道：「你可以盡量施展你華山劍法的絕學精華，在二十招之內小生絕不還手，只要你能沾着小生一片衣角，小生卽便認敗，二十招一過，小生立卽還手，並且要在三招之內奪下你手上的長劍！」

凌雲蔚這種話實在太狂妄了，不僅范啓明心中暗罵他不知天高地厚，自取其辱，卽「鐵背蒼龍」萬兆飛和石瑜，宇文慧等三人聽的心中也不禁大生反感，咸認爲凌雲蔚太已狂妄過甚了！

他們又怎知道，凌雲蔚的一身武學功力已臻返璞歸眞，神光內蘊，歛藏不露的內家登峯造極極境，縱是華山掌門與其動手相搏，亦難支持得住三五十招不敗！

范啓明嘿嘿一聲冷笑，道：「這話可是你自己

說的。」

凌雲蔚朗聲道：「小生說話從來沒有不算的，你儘管發招動手吧！」

范啓明道：「你小心了！」

聲落，霍地一劍刺出，勢疾如電的直刺凌雲蔚胸窩！

凌雲蔚哂然一聲輕笑，足下微挪，朝左跨出半步，便已不慌不忙，極其從容地恰到好處的側身躲過。

范啓明陡地一聲喝叱，挫腕變式，長劍揮洒之間，劍勢立變，已自展開華山梅花劍法精絕之學。

頃刻間，頓見寒光飛洒，劍芒如雨，結成一片緊密非常的劍幕，裹罩着凌雲蔚的身形。

華山梅花劍法果不同凡響，施展開來，招式變化威勢確是驚人！

凌雲蔚雖然身負奇學絕藝，武功高深，但見范啓明的劍術造詣火候頗爲不弱，當下自也不敢大意怠慢，口中發出一聲朗朗長笑，展開「九九迷踪身法」，儒衫飄飄，身形飄忽的在寒光劍芒飛洒如雨般地劍幕中遊走起來。

這時，「鐵背蒼龍」萬兆飛和石瑜宇文慧姑娘等都已下了馬，連同范啓明的馬匹一起繫拴在西邊的旗竿上，三人併肩站立一丈餘外地方，凝神注目的望着鬥場中的形勢。

只見劍光寒芒如電，范啓明已將梅花劍法施展至頂巔，長劍揮洒，越來越疾，招招嚴緊，式式綿密。

而凌雲蔚的身形却是愈走愈快，愈形飄忽，快至極處，竟恍似一縷淡淡的輕烟，在范啓明那風雨難透的緊嚴綿密的劍幕中，倏前倏後，忽左忽右，宛如鬼魅似地令人莫測，捉摸不定！

「鐵背蒼龍」等三人目睹這等情勢，凌雲蔚的這種身法，心中都不禁又驚又奇，看得目瞪口呆，同時也這才知道凌雲蔚所言，並非狂妄之語……

轉眼工夫，二十招之數已屆。

范啓明本以爲這場較量搏鬥必是穩操勝券，那知僅只短短的數月工夫，這手無縛雞之力，不解武事的文弱書生，竟然練成了如是超絕的武功身手，實在是他做夢也意想不到的事！

此刻，他心中已然明白有數，凌雲蔚的武功身手高出他實在太多，今天的這場較量搏鬥，勝望已是極少極少……

他心中方始明白勝望微少之時，突聞凌雲蔚語聲朗朗的喝道：「現在二十招已到，請小心留神，小生要還手奪你手內的劍了！」

范啓明雖已明白今天這場較量搏鬥勝望是微少，但嘴裏却仍强硬地嘿嘿一聲冷笑，道：「你有什麼絕學本領儘管使出來好了，只要你眞能在三招內奪下本少俠手中之劍，本少俠卽便認敗，嘿嘿！只怕你不能！」

他嘴裏說着話，手上更不稍慢，長劍揮舞更緊更疾，呼呼生風，招勢也更形綿密，顯然他已盡出全力所能，意圖支持過凌雲蔚的三招還擊，保住他手上的長劍不被凌雲蔚奪去！

只聽凌雲蔚朗聲哈哈一笑，喝道：「這是第一招『神龍現爪』！」

喝聲中，身形倏已欺近范啓明身側，左手忽伸，疾朝范啓明右臂臂肘抓去。

「神龍現爪」雖然是一種很普通的擒拿手法，但在他手上施展出來，却威勢迥異，頗令人有窒息之感！

范啓明武學功力與他相差雖是甚遠，但也是藝出名門弟子，一見他這招「神龍現爪」的出手威勢，心中不禁悚然一驚，忙不迭地沉肘挫腕，劍化「攔江截斗」，快如驚電地斬削凌雲蔚的手腕！

那知凌雲蔚這招「神龍現爪」的威勢，雖頗令人有窒息之感，却乃是一招虛招，范啓明的劍才變，凌雲蔚招式已撤，一聲冷笑道：「再看這第二招『縛虎擒龍』！」

仍是一隻左手，快速而又神妙的扣拿向范啓明的右腕脈門穴。

此際，范啓明的劍招「攔江截斗」甫才使出，急切間要想挫腕掣劍變式封擋，以攻化攻已是無及，只得急仰身形，倒退六尺躲避。

凌雲蔚既已誇下海口要在三招內奪取他手中的長劍，焉能容他躲開。

他身形倒退，尙未站穩，凌雲蔚已如影附形般的跟踪撲到，一聲朗喝道：「撤手！」

范啓明只覺得眼前人影一花，右臂微微一麻，精鋼長劍已然脫手被奪，定睛看時，凌雲蔚却是神定氣閒，臉含傲笑的卓立在距離八尺開外地方，雙目神光湛湛，瀟洒俊逸中，另有一股懾人的英挺之氣！

凌雲蔚手中倒提着奪自他手上的精鋼長劍，朗朗說道：「閣下認不認敗？」

范啓明冷哼了一聲，道：「你要怎樣？」

凌雲蔚劍眉微微一軒，道：「請閣下進入廟內跪在孔聖神像面前，自承詆譭斯文之罪，發誓從今而後決不輕侮讀書人！」

范啓明道：「如果不呢？」

凌雲蔚陡地仰首縱聲發出一陣哈哈狂笑……

狂笑聲落，凌雲蔚臉色頓時凝寒如冰的沉聲說道：「閣下如眞敢不遵照小生所言去做，便就怨不

得小生要對閣下不客氣了！」

范啓明一聲嘿嘿冷笑，說道：「不客氣便又怎樣？」

凌雲蔚冷冷道：「你是想要逼使小生出手用强麼！」

范啓明道：「我雖然技不如你，但是骨氣還硬，尙不是受人威脅嚇唬之輩！」

凌雲蔚一聲冷笑道：「好！小生便就看看你的骨氣到底有多硬？」

話聲中右手陡揚，頓見一道寒光疾如電射地，直朝三丈開外遠處的一株合抱大樹樹身射去！

只聽得「篤」的一聲輕響，范啓明的那柄長劍，三尺來長的劍身竟全部沒入樹中，只剩下劍靶露在外面。

這手功勁着實驚人，若非內家功力已臻達爐火純青上乘之境，焉能在如是遠的距離下，擲劍直入樹身！

「鐵背蒼龍」萬兆飛和石瑜師兄妹二人，看的心中全都不由一震！

他們目覩凌雲蔚和范啓明動手時的那種飄忽身法，與及奪劍時的招式，制敵先機的譎詭神速，雖已驚奇得瞠目咋舌，但未料到內家功力竟也這等深厚高絕！

此際，宇文慧芳心中有說不出的驚奇，也有說不出的担憂，驚喜的是在短短的數月中，凌雲蔚竟然神奇的學成了一身高不可測的武功絕藝。担憂的是范師弟和他的這場過節，不知將如何了結？……

石瑜身爲大師兄，他目覩師弟落敗受挫，心中除驚震於凌雲蔚的武功身手高絕之外，却是又氣又急，非常的難過，他很想挺身而出，但因碍着「鐵背蒼龍」萬兆飛在旁甚爲不便！

說來太慢，凌雲蔚揚手擲劍入樹，緊跟着身形微長，快逾飄風地疾朝范啓明撲去。

范啓明武功身手雖然差他頗多，但是也非弱者，一見凌雲蔚長身撲來，立時一聲喝叱，雙掌齊出，擊出兩股强勁的掌力，撞向凌雲蔚撲來的身形，同時足下挪移，飄身橫跨七尺。

凌雲蔚口中一聲朗喝，左手儒袖揮拂，內家勁氣隨之湧出，蕩開范啓明的掌力，身形半轉，絲毫不停的仍向范啓明撲去！

范啓明身手雖頗不弱，應變也極快速，但凌雲蔚更比他更快！

他飄身橫跨七尺，才待再度發掌吐力擊向凌雲蔚時，驀覺微風颯然，眼前人影一閃，右臂肘間突地一麻，竟已被凌雲蔚左手三指拏住！

雖然只是三隻指頭，却有如三根鐵箝般箝着他的臂肘，絲毫掙動不得！

右臂被拏，左手可是仍如常無碍，心中毒念陡起，悶聲不响的左掌突出，飛快無倫地猛朝凌雲蔚胸窩擊去！

掌出突然，凌雲蔚武功身手雖然高絕，畢竟對敵經驗不足，一時疏忽大意，在毫無提防下，竟被實實地擊中在胸脯上。

只聽得「砰」的一聲，凌雲蔚的身形不由幌了幌，忍不住張口吐出一口鮮血，左手手指一鬆，范啓明便立卽乘機脫身退出丈外。

「鐵背蒼龍」萬兆飛和石瑜師兄妹見狀，頓時齊都不禁大驚失色，發出了一聲驚「呵！」三人幾乎是同時的彈身躍起撲出，縱向凌雲蔚站立之處。

說時慢，也就在三人聲發驚「呵」，彈身躍起撲出的同時，驀聞一聲怒吼，一道金影快逾脫弦箭矢般地疾朝范啓明射去！

范啓明一掌擊得凌雲蔚口吐鮮血，心中正自暗暗得意之際，驀見金影電疾撲射而到，知是那隻「披髮金猱」，不禁駭然大驚，急地雙掌齊推，發出强勁的內家掌力，迎着「披髮金猱」的身形撞去。同時急疾彈身向後暴退！

他雖然明知「披髮金猱」並不畏懼他的掌力，但仍希望能藉此畧予阻擋一下其撲射之勢！

然而，他擊傷凌雲蔚，「披髮金猱」忠心護主，焉肯饒他，口中突然一聲吼嘯，兩隻長臂毛掌揮處，勁力狂飈直若潮湧般地猛朝范啓明擊了過去！

凌雲蔚在一時疏忽無防之下，雖被范啓明一掌擊得口吐鮮血，但傷勢並無大碍，何況他內功深厚，只要靜坐運功調息一週天，卽可痊癒無事。

他見「披髮金猱」突然聲發吼嘯，揮動長臂毛掌，發出勁力狂飈，猛朝范啓明擊去，心中不禁大驚！

他深知「披髮金猱」掌力雄渾剛猛，內力不在他自己之下，范啓明決難禁受得起其一掌之力，否則，縱不致絕命當場，也必骨斷筋折，落個殘廢終身！

他對范啓明雖然毫無好感，且已看出其人心地狡兇狠毒，但因其係華山派掌門嫡傳弟子，傷了其性命頗多不便。……

是以，他心中大驚之下，便也就顧不得自己的傷勢，急急大聲喊道：「小金！趕快住手，不可傷他性命！」

他這一發聲大喊，立時牽動了內腑的傷勢，只覺得喉頭一甜，忍不住又張口吐出了一口鮮血，眼睛一陣發黑，身子搖幌了幌，便往後倒去，幸而宇文慧等三人適時縱身躍到，玉腕疾伸，扶住了他的身子，始未倒地。

「披髮金猱」本因范啓明擊傷了牠的主人，急怒之下乃才彈身疾撲范啓明，發出剛猛强勁的掌力，一聽凌雲蔚大聲叫喊「住手」，自是不敢違命，便卽一收掌力，返身射落凌雲蔚身傍。

凌雲蔚一時大意，突被范啓明一掌擊傷，「鐵背蒼龍」等三人大驚縱身躍落凌雲蔚身側，「披髮金猱」彈身射撲范啓明，擊出剛猛無儔的勁風掌力，凌雲蔚大聲喊叫阻止「金猱」等等……

這些事情的發生，在筆下寫來雖然極慢，而當時的實際情形，却是快如電石火般地快速無倫，使人有眼花繚亂，難分先後之感！

「披髮金猱」返身射落凌雲蔚身傍，一見凌雲蔚雙眸緊閉，臉色蒼白，身形搖幌，幸經宇文慧伸手扶住始未倒地，心頭不由大急，口中發出一聲短促的低嘯，兩隻長臂突伸，抱起凌雲蔚的身子，彈身躍起疾如電射地直朝孔廟內躍了進去！

「鐵背蒼龍」萬兆飛等三人見狀，此時已顧不得去叱責范啓明的狠辣不是，連忙同時縱身跟着進入孔廟之內。

站立在廟門外作壁上觀的七個書生文士，都是當地的讀書擧子，也都是凌雲蔚往昔遊學時所交的朋友，被凌雲蔚邀請來看熱鬧的。

這些手無縛鷄之力的書生文士，幾曾見過武林人物動手搏鬥的陣仗，他們雖然不懂武功，但是眼見凌雲蔚身形飄忽，恍如一縷淡烟似地在對方劍光繚繞的劍幕飛轉疾走，任憑對方將一枝劍舞得怎樣嚴密，風雨不透，却依然碰不着凌雲蔚絲毫毛髮！

他們目覩這等驚心動魄的場面情形，心中都大爲讚佩凌雲蔚的武功身手之高，暗暗喝采不止，與奮非常！

尤其是凌雲蔚空手奪下范啓明手上的長劍的剎那，他們雖然沒有看清楚凌雲蔚是怎樣從對方的手裏奪取下來的，但却全都不禁興奮若狂的跳了起來，大聲喝采連連！

此刻，凌雲蔚在他們的心目中，已成了一個古代神話故事裏的，飛仙劍俠一類的人物……

那料，事情竟然使他們樂極生悲！

就當他們興奮若狂之際，凌雲蔚突遭意外，被范啓明驟出不意的一掌擊中胸窩，吐血受傷，心中全都不禁駭然大驚失色！

「披髮金猱」抱着凌雲蔚的身子投射入廟，「鐵背蒼龍」萬兆飛等三人跟着縱身入內，他們便也立卽一齊轉身急步跟了進去，只剩下范啓明一人，孤單單的怔然木立在原處。

范啓明眼看着衆人全都進入孔廟內去，連他的師兄石瑜，師姊宇文慧和「鐵背蒼龍」萬兆飛，都爲對方的受傷而急，似乎忘記了他的存在，心中不禁突然生起了一種有如被人遺棄了般的孤單與落寞感！

他本是個生性桀傲陰沉之人，雖然自幼生長華山，一直受着華山掌門的陶冶敎誨，但是，「江山易改，秉性難移」。十多年的敎誨陶冶，並未能改掉他與生俱來的劣質性情！

由此可見，一個人與生俱來的劣根性，如非經受極大的變故——苦難與敎訓，是很難改過的！

他心中念頭飛快的一陣轉動，突地發出一聲「嘿嘿」冷笑，猛然跺了跺脚，拔腿奔近旗竿，解下馬韁繩，縱身躍上馬背，兩腿猛地一夾馬肚，抖韁轡，縱馬絕塵疾馳而去，片刻工夫之後，便已去得不見踪影。

「披髮金猱」將凌雲蔚抱入孔廟大殿中，在孔子聖像神案下的拜墊上平放下仰着臉，毛掌探入凌雲蔚懷中取出一隻長方型的小碧玉盒，打開盒蓋。

這時，「鐵背蒼龍」等三人均站立在大殿外，距離一丈五六尺遠之處，靜靜的看視着「披髮金猱」的擧止動作。

盒蓋打開，雖遠距一丈五六尺之外，三人仍然聞到一股沁人心肺的淸香，令人神情氣爽！

只見「披髮金猱」由玉盒中取出一顆色作碧綠，約有拇指大小狀如蓮子的果實，揑開凌雲蔚的牙關，納入凌雲蔚的口內。

宇文慧見狀，忍不住低聲問道：「師叔，你知道這是什麼藥嗎？這麼香，不知能治得他的傷勢不？……」她說時憂慮關切之情溢於言表。

「鐵背蒼龍」乃見聞廣博之人，心中微一沉吟之後，說道：「看形狀似武林中傳說的療傷聖品『雪蓮實』。」

「呵！」宇文慧不禁臉露喜容的說道：「如此說來，他的傷勢一定馬上就可以痊癒了。」

「鐵背蒼龍」點點頭地「嗯」了一聲。

二人說話之間，「披髮金猱」已將凌雲蔚的牙關托上闔攏，兩隻毛掌分按在凌雲蔚的胸腹上，輕輕地按摸推拏起來。

牠兩隻毛掌一面不停地在凌雲蔚的胸腹按摸推拏，兩隻火眼金睛却意含戒備的，不時的射視着「鐵背蒼龍」和石瑜師兄妹，以防三人的突襲暗算。

「鐵背蒼龍」一見「披髮金猱」的這種神情，立時明白了牠的心意，心中微微一動，便向牠說道：「老朽等與你主人素無仇怨，決不會得對你主人有什麼不利意圖的，你只管安心的替你主人療治傷勢好了。」

他已看出「披髮金猱」是一隻理解人言，深曉武功的通靈神獸，是以才對牠說話，使牠安心替凌

雲蔚療傷。

宇文慧聞言，立刻也接着向「金猱」柔聲說道：「小金！萬師叔說的不錯，你只管安心替你主人療傷好了，我和你主人是朋友，自會替你戒備護法的！」

「披髮金猱」雙睛精光灼灼如電的射視着三人稍頃之後，這才點頭「吱」叫了一聲，專心專意的替凌雲蔚按摩推拏起來。

「披髮金猱」雖然只是個獸類，並不懂得醫道岐黃之術，但因「雪蓮實」靈藥的功效，加上牠又運起了本身的內功眞元，兩隻毛掌火燙的在凌雲蔚胸腹間不休不停的按摩推拏……

經過約有半盞茶辰光，凌雲蔚便已自昏迷中漸漸地醒了過來。

凌雲蔚一醒過來，立卽覺得胸腹間有兩團火熱的東西在緩緩蠕動，遂卽徐徐睜開星眸，見是「金猱」的兩隻毛掌，已知道是怎麼回事，心中不由極是感激的望着「金猱」說道：「小金！謝謝你給我療傷，我已經無碍了，你休息休息吧！」說時語音低弱非常，顯然眞氣體力均尚未恢復。

小金見他已經醒轉過來，睜開眼睛說話，不由高與得咧嘴「吱吱」直叫，歡愉非常。

但是一雙毛掌，却更毫不稍停，更加加緊地在他胸腹上按摩推拏，一面並不住的搖着頭，那意思好似在說：「你的傷勢還未完全好呢，不要多說話，且讓我替你多推拏一會兒，馬上便就可以完全痊癒復原了。」

凌雲蔚雖然不能完全明白牠搖頭的意思，但却能够猜料到個概畧，同時，他也自感體力仍弱，眞氣未復，胸口還有點隱隱微痛，尚須再休息治療一陣，才能靜坐運氣行功，自己調息。

於是，他也就不再多說什麼的，重又閉上星眸，任由「金猱」那兩隻火燙灼熱的毛掌，繼續替他按摩推拏。

又過了將近有半盞熱茶辰光，凌雲蔚已覺得體力眞氣漸復，胸口隱隱微痛也已消逝，遂便又睜開星眸，朝金猱含笑說道：「小金！我已經完全好了，只要再運氣行功調息一陣，便就可以復原了，謝謝你，你也可以停止推拏休息了。」

說罷，便卽挺身坐起，盤膝趺坐在拜墊上，眼觀鼻，鼻觀心，沉神靜氣，垂簾內視，心無旁騖的運氣行功調息起來。

氣納丹田，血返血海，循經脈，緩緩環繞全身，通過奇經八脈，任督總綱，直上十二重樓，人天與會。

片刻工夫之後，凌雲蔚已進入渾然忘我之境，頭頂上慢慢地升起了一團淡烟薄霧似的氣體，凝而不散的聚在其頭頂三尺空間，並且還越聚越多，愈聚愈濃……

「鐵背蒼龍」萬兆飛覩狀，心頭不禁大爲震駭非常的忖道：「這分明是內功已臻上乘極境，五府朝元，三花聚頂的現象，但是，內功修達如此境地，非兩三甲子以上的功候苦練絕對不能，然而，凌雲蔚的年紀只不過弱冠上下，內功火候竟能練成如斯上乘極境，這是怎樣練法的？實在是一件匪夷所思，令人大感迷惑不解之事？……」

就在他心中大爲震駭暗忖之際，凌雲蔚已是氣歸經，血歸脈，功行一週天完畢，張口微微一吸，頭頂上空凝結着的一大團濃霧般地氣體，立如蒼龍入海似的投射入凌雲蔚口內，頃刻消逝殆盡！

只見凌雲蔚睜開星眸，自拜墊上長身站起，雙目驀如兩股寒電霜刃般的掃視了「鐵背蒼龍」和石瑜師兄妹一眼，旋便轉向站立在三人左邊五六尺遠處，他特意邀請來看熱鬧的那七個書生文士，拱手一個長揖，朗聲說道：「小弟一時大意，致遭狼子突襲受傷，乃使諸兄爲小弟担心受驚，小弟心中實感抱愧汗顏至甚！」

七個書生文士連忙紛紛拱手還禮說道：「那裏！那裏！凌兄太客氣謙虛了。兄弟等不諳武功，未能協助凌兄擒此侮辱斯文的狼子服罪受罰，兄弟等才眞正的深感抱愧汗顏呢！」

語聲甫落，其中一個計姓中年文士，忽又接着語音琅琅的說道：「兄弟等雖與凌兄相識三載餘，竟然不知凌兄身懷武功，凌兄更是深藏不露，瞞得我們緊緊的，從未洩漏過一絲口風……」語聲微微一頓，復又接道：「凌兄武功高深奇絕，足堪媲美古代飛仙劍俠虬髯，黃衫客者流，實令兄弟等欽羨也！」

說罷，哈哈一陣大笑。

凌雲蔚聞言，也不由的也朗聲哈哈一陣大笑，道：「許兄把小弟未免捧得太高了，小弟這麼一點微末薄技，焉堪媲美古代飛仙劍俠，更不堪與虬髯，黃衫客者流相提並論……」

說至此處，語聲微頓，俊臉忽轉冷峻之色的目視「鐵背蒼龍」萬兆飛問道：「萬大俠！令師姪怎地不見，現在何處？」

萬兆飛見他詞色極是不善，心中不禁暗暗一懍！知他此刻正値盛怒之際，范啓明此時如被他看見撞上，定然是一場吃不了兜着走的禍事！

他乃江湖閱歷練達之人，心中最在暗懍，但腦子裏念頭却已如電光石火般地飛閃而過，答道：「老朽等入廟時他雖然還在外面，這半天未見進來，只怕已經先走了。」

凌雲蔚聞言，立卽轉向金猱說道：「小金！你去廟外看看，是不是眞的已經走了。」

金猱應聲電射出廟，眨眼間後又電射而回，口中聲發「吱」叫的朝凌雲蔚打了個手勢後，便卽躍身上凌雲蔚身後的神案上蹲立着。

凌雲蔚望着「鐵背蒼龍」萬兆飛道：「果然已經走了。」

語聲畧頓，問道：「萬大俠可知他去何往？」

萬兆飛微一沉吟，道：「除了返回華山一途之外，老朽便不得而知了！」

凌雲蔚目光如電的轉望着石瑜和宇文慧二人問道：「石兄和宇文姑娘知道麼？」

石瑜搖搖頭道：「石某和萬師叔一樣。」

宇文慧忽地聲若黃鸝的嬌喊了一聲：「凌相公……」神情却是一副欲言又止的樣子。

凌雲蔚道：「姑娘有什麼話要說？」

宇文慧道：「凌相公，你能不能饒了我范師弟的無知冒犯！」

凌雲蔚微微一笑，道：「姑娘但請放心，小生不會得傷害他性命的，只要他能遵從小生的意思服受罪罰，更不會得損傷他一根毛髮！」

宇文慧道：「如果他一定不肯遵從相公的意思呢？」

凌雲蔚道：「那就怪不得小生，要給苦頭他吃了！」

宇文慧眨了眨大眼睛，問道：「給他吃什麼樣的苦頭呢？」

凌雲蔚道：「這便要到時候，再看情形而論定了！」

宇文慧忽地輕嘆了口氣，幽幽地說道：「我知道范師弟對你實在太狂妄無禮了，也難怪你心裏氣恨他，一定要報復雪辱！不過……」

語聲畧頓了頓，接道：「我仍希望相公能看在我們相識的情份上，大度寬恕一些，手下對他多多留情！」

凌雲蔚星目睇視着宇文慧那嬌靨滿含幽怨懇求的神情稍頓，終於有些動容，微覺不忍地點了點頭，道：「姑娘請放心吧，小生當記着姑娘今日之言就是！」說吧，便朝「鐵背蒼龍」萬兆飛和石瑜二人微一拱手，朗聲話道：「小生就此別過，容當華山再見！」

話落，復轉向那七個書生文士道：「今天當由小弟作東，與諸兄暢叙別後，並乘機共謀一醉！」

七個書生文士齊聲說道：「凌兄太客氣了！今天該由兄弟作東共請凌兄，稍盡地主之誼才是。」

凌雲蔚朗聲哈哈一笑，走下大殿，儒衫飄飄，率先大步往廟門外走去。

夕陽西下，時正酉初。

「鐵背蒼龍」萬兆飛和石瑜，宇文慧三人邁步走出孔廟，站在廟門前一齊舉目望去；只見凌雲蔚和那七個書生文士在前，「披髮金猱」牽着白馬隨後，漸去漸遠，直到人影糢糊之後，萬兆飛方始長長吁了口氣，緩緩說道：「這眞是匪夷所思，令人想不到之事！若非親眼目睹之人，誰也不會相信這麼一個年僅弱冠，外形看來不着一點跡象的文弱書生，竟然是身懷罕絕奇學，武功深不可測的內家絕世高手……由此可知，俗語所謂『人不可貌相』之謂，確實是句絲毫不差的至理名言！」

石瑜道：「小侄曾聞家師言及，內家高手調息行功之鋒，頭頂空間，如有一如雲似霧般的氣體，凝而不散的現象，其修爲功候便是已到達武家經笈中記載的『三花聖頂，五府朝元』。的內家至高化境……」語聲畧頓，轉望着萬兆飛問道：「師叔！適才他調息行功時的現象，不知是不是便是那所謂『三花聚頂』？」

「鐵背蒼龍」微點了點頭，道：「賢侄說的不錯，那正是所謂內家功候的至高化境，『三花聚頂』的現象，內功修爲至此境，體內眞力便就有如海洋之水，生生不息，不虞竭盡！」

石瑜道：「但是，據說練武之人，往往窮數十年精力苦修，也只能練到奇經八脈暢通，上達關元之竅的境界，如欲再求精進，便就極難極難，並且非有兩甲子以上的潛心苦修，决無成就之望……」說至此處，語聲微頓了頓，繼續接道：「他年紀只不過二十上下，半年前宇文師妹和范師弟與他相遇時，尚還是個絲毫不諳武功之人，如今，時隔半年，不但已練成一身絕學，內功修爲竟也深達如斯，這實在大違悖常理，也實在太使人奇怪！太使人想不通了！」

「鐵背蒼龍」微一沉吟，忽地目視宇文慧問道：「妳半年前和他初遇時，他確實是一點武功都不會嗎？」

宇文慧回憶着當日所表露的舉動神情，語氣等等，螓首微點地答道：「是的。那時他確實還是個不懂一點武功的文弱書生。」語聲微頓，忽地「唉」聲輕嘆了口氣，道：「范師弟實在太不應該了，當時，范師弟若不是太張狂，太……」說至此處，突然警覺失言的止住，閉口不語。

在「嘉賓樓」上，石瑜對范啓明所述「過節」發生的經過，心中卽已暗生懷疑，認爲事實絕不會得那般單純，當時因爲顧及范啓明的顏面，師兄弟間的感情，乃才沒有追問詳細，免得其謊言被穿後而難堪……

（未完待續）



兩期完俠情小說

石蓮女俠（上）

冷楓·文
培新·圖

慷慨赴死約　英勇感同倫

夜，靜悄悄的。

月亮從東邊山頭升了起來，光澈大地，南華山雄偉的山峯，像一個巨人似的傲視着蒼穹。

南華山下是一座禪林，紅墻綠瓦，飛簷流丹，星月之下，但見山門橫楣大書「石蓮閣」三個黑底金字，字跡蒼勁有力，益增這座寶剎尼菴的莊嚴氣派。

「噹」的一聲鐘响從廟裏傳了出來，敲破了四週的沉寂，餘音嫋嫋，繼之又是一陣沉重的鼓聲响起，木魚之聲「卜卜」，一片梵音已低迴唱出。

大殿之中燈火通明，檀香縈繞，妙法菴主升坐法台，身後肅立着四名護法弟子，其餘弟子排列兩旁，從大殿延伸而出，直達山門之外，從這種情景看來，「石蓮閣」今夜顯然有非常事故發生了。

鐘鼓之聲一陣接着一陣响起，妙法菴主神情肅穆的注視着跪在面前一名黃衣弟子，「石蓮閣」中都是女尼，獨有那黃衣弟子沒有落髮，燈火映照之下，那張嬌美的面龐上充滿了自信和堅毅神色。

妙法菴主沒有說話，但她的眼神已代表一切，她雙手合什，喃喃的像是在替那名黃衣弟子祈禱，從她虔誠的態度上可以看出，她又像是在祈禱一個一去不返的人，祝她早登極樂，兩旁女尼個個面色悲戚，淚水凄然欲滴。

鐘鼓之聲更緊了，終於，有人忍不住這種窒息氣氛的重壓，悲聲道：「慈安師姊，香琴此去當真沒有命了麼？」

說話的是站在山門外一名年青女尼，她所站的位置也排列在最後，她雖遁入空門，看來稚氣未脫，別人俱忍住心中悲痛隱忍不發，獨有她開口說出話來。

那叫慈安的女尼聞言嘆道：「慈惠師妹，妳有所不知，數十年前，九陰鬼母陰獨紅原是本門弟子，只因她不守清規，被祖師婆逐出門墻，她一怒之下還了俗，當時聲言，有朝一日她稱雄武林，必要本門差一俗家弟子前往赴約一較武功，否則屠盡本門，以鬼母今日武功之高，勢力之大，梅師妹此去那有命在？」

慈惠道：「香琴師妹一人不行，難道合本門之力仍不能與她一搏麼？」

慈安搖頭道：「鬼母勢力如日中天，武功之高，連少林、武當也不致輕攖其鋒，本門接獲鬼母『招魂令』之事，天下皆知，師妹可曾見有誰上門說

過一句相助的話？衆人懼鬼母如此，縱算窮盡本門之力與之一搏，勝算固無望，一個弄不好，甚至還會遭到滅門之禍，菴主逼於無奈，只好差遣梅香琴師妹前往一試，這也是不得已之事。」

慈惠道：「照師姊這樣說，梅師妹此去當眞有死無還了！」

慈安道：「那也不見得。」

慈惠怔道：「難道梅師妹眞有能力與鬼母一戰麼？」

慈安肅容道：「數十年前鬼母被逐出門墻時，祖師婆以神卦卜之，已預知有今日之禍，坐化之日嚴囑菴主，務必覓一資質稟賦俱超人一等的俗家弟子授以神功，預爲今日之備，梅師妹入門雖較妳我爲晚，實際上武學已盡得本門眞傳，此行是福是禍，只有日後才知分曉了。」

慈惠長長吁了口氣，道：「阿彌陀佛，但望梅師妹不辱使命。」

慈安嘆道：「話雖這樣說，但是鬼母『震天七十二拐』天下無敵，就是菴主親身前往應約，也未必能在鬼母手下走上百招，香琴師妹究竟年幼，能擋五十招已算不錯了。」

慈惠心頭一沉，道：「風蕭蕭兮易水寒，壯士一去兮不回還，願我佛保佑香琴師妹，弟子虔誠以禱了。」

說着，雙手合什跪了下去。

就在這時，但聽鐘鼓之聲大作，梅香琴在兩旁女尼簇擁下走了出來。

她神情堅毅的一一與衆師姊妹作別，但是別人都知道，她此去有死無還，外表故作堅強，只怕心裏實感痛楚，此情此景，當眞是生離死別，有的女尼竟忍不住掩面涕泣。

鐘鼓聲中，一陣梵音高唱而起：「山青水秀石蓮閣，無涯禪林靜中坐，參透玄機悟妙諦，捨却軀殼登極樂。」

梵音繞耳不絕，梅香琴的身形已漸去漸遠，終於慢慢消失在沉沉夜色中。

× × ×

時當黃梅季節，天空中飄着霏霏細雨，從「鎭篁鎭」東行，百里地面都是叢山峻嶺，尤其雨中策騎，倍覺艱辛。

梅香琴自離開「石蓮閣」後，她心中只有一個信念，那就是縱死也不能辱沒本門聲譽，她憑着堅定的信心和無比的毅力策騎而行，在途中已走了一天一夜。

這天黃昏，由於山道崎嶇泥濘難行，她不得不跳下馬來，遙望前路，一片糢糊的山影中，只見三里之外有一座叢林，梅香琴心想，不管那裏有沒有人家？先趕到林子裏躲躲雨再說。

她拉着馬兒慢慢前行，這時天色已黑了下來。

山中靜寂，但是偶而也傳來一兩聲令人心悸的夜鳥悲鳴聲，風助雨勢，細細的雨點落在樹葉上，發出「的的打打」聲響，遠處有狼嗥之聲傳來，梅香琴的馬兒一聲長嘶，突然像是受了驚恐的停足不前。

梅香琴面孔繃得緊緊的，一手拉馬，一手扶劍，游目四顧，却連什麼也沒看見，但她知道駿馬長嘶不前，絕非爲了狼嗥和夜鳥的鳴聲，其中必有原故。

她全神戒備，伸手在馬背上拍了兩拍，道：「馬兒走吧，有我在這裏，不會有人敢欺侮你的。」

拉馬向前，那馬吃力的走了兩步，旋又停了下來，梅香琴心裏正覺奇怪，突聞一陣鈴聲從前面林中傳出，不久之後，遠處已現出一串黑影。

這串黑影從樹林中慢慢轉出，前面走着一個道士，那道士搖着法器，「鈴鈴」之聲便從他右手發出，左手拿着一盞紙糊燈籠，燈籠上畫着朱筆符咒，道士後面跟着四名黑衣人，慘白臉上都貼着一層紙錢，他們僵硬的隨着那道士移動，後面還跟了一名道士，手上拿着一根長長「鎭魂旛」押後。

梅香琴乍睹這一行列出現，不由「玉面」大變，山路崎嶇，後退無路，前行已然遭到忌諱，正自焦急萬狀，只見那馬鬃毛豎立，前蹄掀起，一聲驚嘶，竟然死命掙斷了梅香琴手上韁繩，猛向山間竄去。

山雨路滑，那馬四足剛剛着地，突然前蹄一軟，龐大身子已倒向山間。

梅香琴大驚，飛身掠了過去，目光一掃，只見那馬前蹄深陷污泥，後蹄被樹枝一絆，然後翻跌山間，四肢俱已斷去。

梅香琴長長吁了口氣，心想這樣也好，雖然犧牲一匹馬，總算避過那邪門玩意了，正想伸手去解馬上包袱，突聽「吱」的一聲從身後響起，她頓覺根根汗毛豎立，回頭一望，一具殭屍已伸出如鈎利甲向她抓來。

梅香琴這一驚非同小可，嬌軀一閃，雖然躲過那殭屍一抓，却已駭的面無人色。

她目光一掃，只見那兩個道士已聚在一起，一個搖着銅鈴，一個展動手上「鎭魂旛」，嘴裏唸唸有詞，那四具殭屍就像受了催眠似的一蹦一跳向梅香琴直撲過去。

天上細雨未停，山路又泥濘不堪，那四具殭屍居然毫不困難的涉高履低向梅香琴撲去，梅香琴不問可知，這裏面一定透着奇怪了。

要知她出生「鎭篁鎭」，這個鎭的位置正是在湖南最西陲，趕屍這一行，她自幼聽聞甚多，從不曾聽過殭屍能從高躍低的，尤其那道士搖着「收魂鈴」的聲響奇異，三停三起，時斷時續，那像是「收魂」，簡直是在「催魂」了。

在此時此地，錯非像梅香琴這種具有超人異稟的人，才能體察入微，如是換了旁人，只怕嚇都嚇死了。

那四具殭屍越欺越近，突把身子停在十步之外，山徑高低不平，他們停身之地自然也有高有低，梅香琴嬌軀恰好面對着一具站在低窪處的殭屍。

那殭屍身材矮胖，面孔慘白，兩眼呆呆瞪着梅香琴，嘴裏直噓着氣，梅香琴心頭一寒，眞氣滿佈全身，隨時準備應付眼前四具殭屍猝然一擊。

突聽「吱」的一聲，一股陰風已從身後襲至，梅香琴嬌軀一矮，旋身閃過一邊，身後殭屍一擊不中，半空之中一個倒翻，頭下脚上，如鈎十指猛然抓下。

梅香琴大駭，要知殭屍襲人雖不算新聞，但一個殭屍居然能在半空之中變招襲敵，那可是曠古未聞之事，梅香琴有備無患，輕輕一縱，人已落在襲擊她那具殭屍剛才所站之處，那具殭屍兩擊不中，正好落在梅香琴停身之地，兩人剛好調換了一個位置。

梅香琴居高臨下，只見那四具殭屍嘴裏「吱吱」怪叫不已，那兩名道士也不管地上如何泥濘，相對坐在山道中，一個幌着「鎭魂旛」，一個搖動「招魂鈴」，兩人動作越快，那四具殭屍的叫聲也越發來的凄厲，聲震山谷，使人聽了不寒而慄。

驀地，「啾啾」兩聲怪叫響起，左右兩具殭屍閃電般向梅香琴撲去，剛才向梅香琴攻擊那具殭屍風車似的打了一轉，出手如電，向梅香琴身後「靈台穴」戳下，前面那具殭屍也以快得不能再快的身法，對準梅香琴的胸口猛插過去。

四具殭屍的動作雖然有先有後，但是看來恰是一氣呵成，行動如風，招式齊發，梅香琴只覺眼睛一花，八條手臂四十隻利甲已從不同方位向她不同穴道猛戳狠抓而至。

直到此刻，梅香琴還沒聽見那兩名道士說過一句話，如說這是屍變，那兩名道士似乎早該出手相助她了，但是那兩名道士非但沒有出手相助，反而用法器和咒語催動四具殭屍向梅香琴加緊攻擊，梅香琴就是再笨，也知眼前是怎麼回事了？

她呼呼劈出兩掌，嬌叱道：「你們是鬼母手下什麼人？」

那兩名道士根本不理，四名殭屍自然更無法答話，反之，那「鎭魂旛」和「收魂鈴」展響更急，四十隻利甲幻起滿天指影，距離梅香琴重穴要害已不及五分！

「嗆啷」一聲，一泓碧如秋水的寒光繞體飛起，梅香琴振腕出劍，銀虹乍現，劍氣暴射，那四具殭屍一聲怪叫，抓出的手指暴然撤了回去！

兩名道士睹狀霍然立起，一持旛，一搖鈴，一步一步向前走進。

那手持長旛的道士突然道：「阿歐不迷人，猪窮一咬骨！」

長旛一引，四具殭屍閃動如飛，山徑高低不平，但那四具殭屍行動却毫不受影响，蹦跳之間，四具殭屍已轉成一道黑綫。

梅香琴抱劍而立，俏目中射出奪人的異采，驀聽鈴聲暴然而作，那手搖「收魂鈴」的道士舌綻春雷似的一聲大喝道：「死的去，活的來，死的去，活的來……」

他嘴裏唸個不停，疾轉中的殭屍突然一手飛出，向梅香琴面門抓去。

這突來的一手也不知是那具殭屍攻出的？因爲四具殭屍轉動太快，快的幾乎使肉眼無法分辨，那一手飛出之後，千百條慘白的手掌也同時攻向梅香琴，在一瞬之間，那四具殭屍掌指堪堪封住了梅香琴所有穴道！

那四具殭屍也不知究竟是死人還是活人？居然能在兩名道士催咒之下施出這種罕絕天下的武功，當眞出人意料之外。

梅香琴玉面沉凝，寶劍橫推，她的招式幷未用實，每推一次，嬌軀便跟着一動，那四具殭屍轉動的甚快，她的嬌軀也不慢，人快，自然出劍也快，層層劍氣有如波浪似的湧出，每一波每一浪都迎向那一掌一指，劍幕大張，有如萬頃波濤似的一瀉千里。

兩名道士睹狀神色慘然一變，第二個念頭猶未及興起，那萬頃波濤已合而爲一，嗤嗤之聲不絕於耳，細雨中的黑影倏然一分！

兩名道士睜大了眼睛望去，只見四具殭屍胸口各中一劍，傷口相同，流出來的也是紫黑色的淤血，身子一幌，先後滾下山坡去。

兩名道士相互一望，搖鈴的道士恨聲道：「五十里再見！」身形一起，雙雙向前路飛掠而去！

梅香琴哼了一聲，望着兩條遠去的人影，也不追趕，心想鬼母好不陰險，既知我此行前往應約，爲何又派人在途中加以攔截？那道士臨走說五十里再見，想必後面還有好戲好瞧，我倒要看看他們又搗什麼鬼？

她雖斃四具殭屍，面容之上却無絲毫得色，

情知在後的道路越走越難險，心事沉重的走到那馬跌下之處，馬兒由於受創甚重，已然死去。

梅香琴從馬背上解下自己包袱，望了望天色，這時細雨已停，半鈎新月正從雲端裏探出頭來，已是初更時分，她毫不猶疑的大步向前走去！

× × ×

這一帶山路好不難走，梅香琴足足走了兩個更次，才邁入平坦之途，這時天色也已大亮。

前行之中，她好似覺得後面有一個人若即若離的釘着自己，當她停身張望之時，那人却把整個身子都側轉過去，只見他一襲青衫，却無法看清他的面貌。

梅香琴皺了皺眉頭，暗想這人如是鬼母手下，似乎早該對我動手了，他這樣釘着我，莫非是怕我不到雪峯山「九陰教」總舵去赴約麼？哼哼，我倒要看看他是什麼來路。

梅香琴再度舉步前行，後面那人好似已知梅香琴對他起了懷疑，步子已經放慢，梅香琴轉過山口，趕緊貼身往山邊一藏。

鬼母爲人奸詐，既要「石蓮閣」派人赴約，暗中又差遣鬼使在中途加以攔截，假如剛才那人眞是鬼母派出監視之人，那麼梅香琴此刻反應幷不算慢，她準備先擒住那人問個清楚。

誰知她等了一會，那人竟久久沒有出現，梅香琴等的不耐，飛身掠到山頭上一望，那人已踪跡不見。

梅香琴暗暗稱怪，由於重命在身，無法久留，只得繼續上路，走了不久，前面已出現一座市鎮。

這市鎮地處兩山夾縫之中，住戶依山而建，整個鎭上只有横貫一條街道，商店不多，走遍大街，也只有街尾一家客棧。

這家客棧名叫「龍和順」，住宿兼賣點酒菜，時值正午，客棧裏坐了寥寥三數人在那裏慢吞吞的喝着酒，一個跑堂的茶房肩上搭了條手巾，懶懶坐在門口，兩眼望着街口，帳房先生百無聊賴的伏在櫃枱上打盹。

就在這時，梅香琴一步一望走了過來，大凡跑堂的茶房眼光都很銳利，看見梅香琴那副樣子，就知主顧上門，不由眼睛一亮，叫道：「來啦！」

帳房一驚而醒，正要問話，梅香琴已走到門口，茶房忙堆着笑臉道：「姑娘，住店還是……」

梅香琴不待茶房說下去，接口道：「來四两白干，有什麼好吃的菜弄兩樣來。」

她好像餓極，說過之後，人已跨了進去。

茶房連聲應是，帶梅香琴到一副座頭坐下，送過茶水向帳房打了個手式，自去料理酒菜去了。

帳房端了端架在鼻樑上的眼鏡，對這位英氣迫人的大姑娘好似感到有點驚奇，在同一個時候，三個吃酒的客人也把眼睛向梅香琴這邊望來，臉上也微現驚色。

梅香琴若無其事的坐在那裏，整整兩天下來，她還沒有像現在這麼舒服坐過，喝了口茶，頗有種輕鬆感覺。

帳房起身向後走去，那三個客人竊竊私議了一會，又低頭喝起酒來，只不過動作上已不像剛才那麼慢吞吞的，輕快了許多。

就在這時，「嘶」的一聲，一縷白光直向梅香琴襲去，梅香琴伸手一抄，心中微微一動，那三個客人適時警覺的抬起頭，見沒有什麼動靜，相互一望，又低頭喝酒。

梅香琴右手拿起茶杯，從從容容喝了一口，左手乘勢一捏，打開紙團，只見上面十分潦草的寫了四個字：「愼防暗算！」

梅香琴暗暗吸了口氣，外表不動聲色的低頭喝着茶，只是心中却想，我此行並不認識什麼人，那投字示警的人又是誰？順手把紙條撕碎，輕輕拋過一邊。

茶房把酒菜端了上來，四兩白干，一盤黃炆鴨，一盤鹵牛肉，香氣四溢，正是上好的下酒菜，茶房替梅香琴斟了一杯，哈着腰退了下去。

梅香琴挾了一塊鹵牛肉，往嘴裏送去，意頗欣賞，然後拿起鴨腿咬了一口，點點頭道：「嗯，不錯！」

端起酒杯，輕輕啜了一口，不大一會工夫，一隻鴨腿吃完，酒也喝了三杯。

那茶房雖然裝模做樣站在門邊，但是兩眼從未片刻離開過梅香琴，見梅香琴酒菜已然下肚，這才走了過去，嘻嘻笑道：「姑娘，小棧的酒菜還可口吧？」

梅香琴道：「手法的確高明！」

話中帶刺，茶房那裏聽的出來，又道：「味道不錯，姑娘請多用一些，往後從此路過，還請姑娘多多照顧！」

梅香琴輕輕「嗯」了一聲，接連兩塊牛肉又下了肚，剛剛要咬第二隻鴨腿，突然臉色一變，雙手捫住頭，吃力的站了起來，指着茶房，道：「你們這酒……」

話未說完，但覺一陣天旋地轉向後倒去。

茶房叫道：「倒也，倒也。」

帳房先生一陣風似的閃了出來，那三個喝酒的「客人」也不喝酒了，其中一人大步搶上，把梅香琴往肩上一搭，三個「客人」同時向後面閃去。

帳房先生朝那茶房揮揮手道：「老石，沒事啦

！」茶房點了點頭，動手檢拾東西，帳房先生懶懶打了個呵欠，伏在櫃枱上又打起盹來，「龍和順」客棧就像沒有發生過任何事情一樣。

× × ×

「龍和順」客棧從外表看來，和街上別的房子沒有兩樣，實際上裏面却大不相同。

客棧後面用一堵土牆隔死，打開土牆的便門，眼前是一座院落，院落很大，兩邊種植了些花草，院落中間鋪設了一條碎石路，沿路直進，迎面是一座氣象森嚴的大廳堂。

廳堂當中擺着一張虎頭靠椅，兩旁各有四張紅頭套椅，正中一塊匾額，上面大書「九陰教麻陽分堂」七字，兩邊一幅對聯，左邊是「威行天下」，右邊「唯我獨尊」，口氣之大，刺人眼目。

這個極像盜魁巢穴的廳堂中，兩旁早已環立着二十多名勁裝漢子，四張紅頭套椅上各坐了一人，四人腰間佩着同樣一柄長短的腰刀，這種短刀在江湖上並不多見，因爲它長度僅及一尺，用爲匕首尚可，如用來却敵那就太短了。

虎頭椅上坐了一人，此人年過五旬，白淨面皮，手中輕輕揮動着一柄摺扇，他年紀已是不少，偏生又作文士打扮，看來有點不倫不類，如非他兩眼煞氣太重，很難使人相信他是一個江湖人物。

那三名喝酒「客人」適時一閃而入，把梅香琴放在地上，打了一躬，然後肅然退過一邊。

那文士打扮的老者威芒一掃，突然哈哈笑道：「洪道長和錢道長帶着鬼使吃了鱉，想不到這妮子却讓老夫手到擒來，易祺，着速穿了她琵琶骨，老夫要親自押她到雪峯山去！」

左首紅椅套上一人應道：「遵命！」

一名漢子拿着一條牛筋繩子走了過來，易祺掣出腰刀，正想動手，突然一個念頭飛過腦際，向後退了一步。

那文士打扮的老者見狀，忙問道：「易祺，你怎麼啦？」

易祺寒着臉孔道：「禀舵主，大凡喝了『滴滴醉』的人，都該有種象徵是麼？」

那文士打扮老者道：「不錯，喝了『滴滴醉』，口吐……」

下面的話猶未出口，突見梅香琴一躍而起，笑道：「我這不是吐了麼？」

把口一張，一股洒香肉臭齊向易祺噴去，易祺猝不提防，大叫一聲，掩面退了五六步。

變起突然，廳堂之人無不大吃一驚！

那文士打扮的老者臉色一變，大喝道：「攔住她！」

那二十多名漢子暴喝聲中，掄動刀劍，瘋狂般向梅香琴攻去。

梅香琴哂然一笑，嬌軀閃動，指東打西，不消片刻工夫，那二十多名漢子都被梅香琴打的鼻青臉腫，跌在地上爬不起來。

那文士打扮老者，霍然而起，嘿嘿的冷笑道：「怪不得教主這樣看重妳，老夫大意之下，險些被妳弄了個灰頭灰腦，現在叫妳嚐嚐天南修羅扇文子樸的厲害！」

摺扇一張，大步欺了過去。

梅香琴叱道：「文子樸，你在天南過得好好的，想不到竟甘居人下做一名分舵主，本姑娘實在替你不值！」

文子樸冷然道：「燕雀焉知鴻鵠之志，小賤人，妳認命！」

「刷」地一聲，摺扇已攻了過去，招出如電，連點梅香琴胸前「風府」，「分水」，「玄璣」三大要穴。

梅香琴嬌軀一幌，輕輕巧巧滑向一邊，玉腕反搭，春葱般五指竟以後發先至的速度向文子樸摺扇抓去。

文子樸哼了一聲，扇法急變，接連攻了三招。

他三招都向左側搶攻，因爲現在還有三個人沒有出手，那三人都是易祺同門師兄弟，前面那人叫趙鈞，後面那人叫陳先，右面那人叫孫健，他們和易祺在江湖上向有「飛刀四太保」之稱，梅香琴傷了易祺，三人志切報仇，早已拔刀在手，他們刀柄都繫着一根套繩，可長可短，文子樸從左搶攻，另外三面正好讓給他們，只見三刀連環飛出，刹時廳堂之中盡是呼呼刀影。

梅香琴俏目中射出懾人的異采，雙掌一旋，趙鈞和陳先兩根套繩已被她抓個正着，刀勢驟然一緩，文子樸和孫健睹狀大驚，招法一緊，一刀一扇已貼身攻去。

他兩人見梅香琴雙手都抓着一根刀繩，雙手不空，故此乘隙而進，自忖這一擊萬無不中之理。

那知他兩這種打算大錯而特錯，要知梅香琴雙手既握着刀繩，自然以繩使刀，驀見白光一閃，梅香琴借力使力，雙刀左右飛出，文子樸和孫建招式尚未近身，胸口已各中一刀，仰天跌在地上。

趙鈞和陳先大吃一驚，說時遲，那時快，梅香琴已飛身而起，雙掌齊出，陳，趙兩人連第二個念頭都來不及閃起，萬鈞重力已壓體而至，一聲慘叫，先後倒下地去！

梅香琴在轉眼之間挑了九陰教的麻陽分堂，除了傷勢較重的還躺在地上無法逃走外，受傷較輕的都一溜烟逃了出去，當梅香琴回到「龍和順客棧」

時，帳房先生和茶房早已不知去向。

梅香琴冷然一笑，大步走了出去。

她沿着大路前行，腦中猶自轉念那寫字示警之人，暗想若非那人相助，我早已中了暗算，此人如是友非敵，爲何又不現身相見？

她一面走一面想，不覺已是金烏西墜的黃昏，但見彩霞滿天，前面有一條彎路，就在彎路盡處，赫然豎立着一塊刺眼的木牌，牌上大書「五十里」三字。

「五十里」自然不是地名，梅香琴暗暗吸了口氣，她此行既把生死置之度外，目光一瞥之後，毫不猶疑的朝前走去。

走了不久，前面半山之中現出一座廟宇，梅香琴來到山下，只見廟中燈火輝煌，石級沿山而下，就在第一級石階前面又豎立着一塊木牌，上面寫的仍是「五十里」三字，牌上墨跡未乾，顯見是不久前才經人插在此地的。

梅香琴游目四顧，四週並無響動，正要舉步上山，突聽一陣轔轔車聲由遠而近，心中一動，立刻往草叢深處一閃，時間不大，一輛雙套馬車已駛到山下，停在石階前面。

趕車的是個年青壯漢，朝山上望了一望，道：

「夫人，到了！」

車裏一個中年女人「嗯」了一聲，趕車的漢子連忙跳下車去，掀開車簾，只見從裏面走出一個婦人，那婦人滿身珠翠，在夜色中閃閃發亮，梅香琴心想那婦人舉止妖嬈，一身珠光寶氣，這時來到荒山野廟，想必不會是什麼好來頭。

那婦人下車之後，嬌慵無力的道：「黑子，你知道麼？如非這裏天王菩薩靈的很，我也不會半夜深更跑到這裏來啦。」

那叫黑子的漢子道：「夫人，我知道。」

那婦人懶慵慵的走了兩三級石階，道：「有一年，咱們這裏鬧神兵，官軍把他們無可奈何，多虧天王爺手下周倉將軍把他們殺退，才保了一境安寧，要不然哪……」

她又往上走了兩三級，她素來嬌生慣養，只說了幾句，已然上氣不接下氣，嬌喘吁吁起來。

黑子跟上兩步，道：「夫人，那一次不是聽說天王爺的馬伕也出動了麼？」

他嘴裏說着，目睹那婦人嬌喘喘走不動了，却不敢伸手去扶，相傳這廟有個迷信，爲了對天王爺表示敬意，便是七八十歲老太婆上山，也得一步步走上去，如要人牽扶，所求之事便不靈了。

梅香琴自幼在「鎭箪」長大，對於天王廟的神奇，多少有個耳聞，只是一個妖嬈婦人夜深由一個大男人陪着去求神，她還是今夜才見到。

那婦人和黑子一面說一面走，聲音漸去漸小，兩人越爬越高，不久之後，終於在山腰中消失。

梅香琴從暗處走出，暗想天王廟是善男信女崇拜的聖地，想不到那兩名道士竟把自己約到此地，只怕這座廟宇已在九陰敎掌握之中，那婦人和那車伕輕身到此，難道眞是爲了酬神麼？

她心念電閃，暗想我既應約而來，如從暗處上山？豈不有辱「石蓮閣」聲名？當下也按着石階拾級而上。

她每走一步，心裏便暗自數了一下，直數到五百級時，才來到頭一道山門，山門旁邊搭建了一間茅草房，房門虛掩，裏面沒有燈光，也許時間太晚，看守山門的人早已進入夢鄉了。

別人也許不會注意到這種微小細節，梅香琴却是一步一望，她的眞力早已蓄滿，只要有些風吹草動，她一擊之力足可洞穿山石。

但是眼下並沒有什麼動靜，和那中年婦人一樣，當她逐級踏登石階之時，除了沉沉夜色展示出險惡的獰迎面谷外，她幾乎連一個人也沒看到。

梅香琴不動聲色，再度拾級而登，這一次她只數到一百，石級右側已出現一間馬檻。

微弱的燈光閃動着，這間馬檻背靠山壁，其他三面都是由一根根鐵條槓織而成，檻中一個黑衣神像牽着一匹烏騅馬，人馬都栩栩如生，黑夜中看來，好像人馬躍躍欲破檻而出似的。

梅香琴再度拾級而上，剛好百級，眼前出現第二間馬檻，建造式樣依舊，不同的是，檻中的人馬都是白色。

梅香琴暗道：「下面是周倉的坐騎和馬伕，這裏該是關公的坐騎和馬伕了，一個人死後竟連馬伕和坐騎都能享受人間供奉，其死事之不朽，已概可想見。」

她心裏想着，足步並未停下，又過百級，檻中供的是赤兔馬和一個紅衣馬伕，梅香琴心想，關壯繆以忠義名傑古今，後世之人除武穆鄂王之外，似此耿耿忠義之士已不多見，我今捨生赴義，欲效先賢於萬一唯恐不及，又何所而瞻顧？

一念及此，不由勇氣大增，原本是一級級步數石階而行的，此時一展嬌軀，人便已到達第二道山門。

她嬌軀甫停，一名中年道士已迎門而立，稽首道：「無量佛，現在天色已晚，女檀樾明日再拈香吧！」

那道士只道梅香琴是拈香客，言詞間頗有見却之意，梅香琴冷笑道：「道士你錯了，本姑娘乃是應約而來！」

那中年道士道：「召約有定，明日正是吉期，女檀樾又何必急在一時？」

他竟把住山門不讓，目光閃動，一連在梅香琴身上打了好幾轉。

梅香琴哼道：「木牌上墨跡未乾，我只道你們早已有了準備，爲什麼又要等到明天？」

那中年道士道：「本廟之事，請恕貧道未便宣洩，女檀樾明天來時便知端的。」

說着，就要把大門關上，梅香琴哂道：「你們把本姑娘看成何等樣人？召之卽來，揮之便去，哼哼，本姑娘既入寶山，焉能空手而回！」

「蹬」的一聲，一脚跨了進去！

那中年道士臉色微變，突聽一個蒼老聲音道：

「清風不可放肆，肅客！」

打從門後走出一人，此人鬚髮俱銀，身穿黃巾葛布道袍，面如滿月，一派仙風道骨，梅香琴一看，暗叫一聲可惜，像這樣一個道士，竟也淪爲九陰敎徒，造物弄人，未免有失公允！

清風道：「師叔，剛才……」

那老道揮手道：「清風，我叫你肅客，別的話不必說！」

清風稽首道：「是，弟子這便肅客入內！」嘴裏這樣說，面上却有不豫之色，朝梅香琴瞪了一眼道：「女檀樾請！」

一轉身，大步向廟裏走去。

梅香琴朝那老者一拱手，那老道還禮說道：「請。」

梅香琴跨進山門，迎面又是五十級石階，走完石階，目光一亮，不遠處顯現出一座巍峨大殿，大殿兩側是一列廂房，廂房後面林木映現，屋瓦依稀，想必還有不少房子，天王廟氣派之大，竟出乎她想像之外。

大殿之中燈火明滅，兩邊廂房却一片沉寂，暗影中似有不少雙像野獸般眼睛向這邊射來，梅香琴提功戒備，隨時準備迎接猝然而來的襲擊。

清風一直沒有說話，面色冷漠的有點怕人，走到右邊最後一間廂房，一名年青道士迎了上來，清風道：「玄修，請客人到裏面休息吧！」

說過之後，邪惡的朝梅香琴望了一眼，連招呼也不打，竟自揚長走了。

那叫玄修的年青道士推開房門，正要點燈，梅香琴道：「我睏的很，不用點燈了！」

玄修朝梅香琴一望，神色詭異的走了出去。

× × ×

夜，越來越深了。

天王廟中除了大殿還有燈火閃耀外，四週一片靜寂，卽使是風動落葉之聲也清晰可聞。

梅香琴躺在房中，無時不在全神戒備着，但是兩個時辰過去，天王廟的道士並沒有找她生事，這不能不令她感到意外。

她暗想這也許是大風暴前的沉靜，但是這種沉靜顯得有點反常，那趕屍道士既然說出「五十里再見」的話，那麼到了「五十里」地頭，他們爲什麼又不動手？

也許對方正在選擇時間，說不定是現在，也說不定就是稍後不久，清風所說明天之言，她相信那是騙人的。

就在她陷於沉思之際，走廊上響起一陣細碎的脚步聲。

那脚步聲很輕很低，如非梅香琴身臥虎穴，而又特別小心的話，根本就聽不出來。

來的好像不止一人，脚步聲在距離梅香琴房間一丈之處停住，梅香琴心想他們大可大舉來犯，爲何只來兩三人？

她猜的不錯，來的果是三人，其中之一正是清風，另外兩人却是那兩個趕屍道士，他們一身黑衣，身上斜背着寶劍，停了一會，沒聽到梅香琴房中有聲響發出，足步之聲再起，到了梅香琴房門口一齊停住。

清風滿臉獰笑，手掌按在房門上，另外兩名道士手扶劍柄，清風一推，原來房門沒上鎖，另外兩名道士已閃身而入。

敢情他們事先早已協調商好，一人按門，另外兩人便以迅電不及掩耳手段殺人，那兩名道士閃了進去，只見床上鼓鼓的，黑暗中只道梅香琴已經熟，雙劍猛洒而出。

那知他兩劍式甫出，突覺身後一緊，連哼也沒哼一聲，便站在那裏動彈不得。

門外的清風見兩人進去之後沒有聲息，忍不住問道：「得手了麼？」

裏面沒有回應，清風神色一緊，反手一劍向房中撩去，身子一幌，人也跟着搶了進去！

清風用劍開路，自忖房裏就算有人，他也不會有太大危險。

豈知一劍洒出，只見兩個同伴儼然而立，情知不妙，欲待撤劍後退時，忽然頸子一凉，一柄寒氣森森的寶劍已橫架過來。

清風大吃一驚，身後響起梅香琴冰冷話聲道：「只你們三個前來，本姑娘未免感到意外！」

清風哼道：「有什麼好意外的，只怪咱們時運不濟罷了。」

梅香琴冷笑道：「按理來說，你們應該大舉來犯才對，是不是你們的主兒又改變了主意？」

清風道：「這只是咱們想宰妳，貪個頭功，根本不關什麼主兒主子的事！」

梅香琴格格笑道：「這就奇了，本姑娘是你們相約之人，你們竟能容我虎榻旁睡，告訴我，這不會沒有原因吧？」

清風大聲道：「不知道！」

梅香琴玉腕一緊，清風頸上已然見血，他身子一顫，只聽梅香琴威嚴的道：「你再大聲一點，頭掉下來可不要怪我！」

清風寒聲道：「妳打算怎麼樣？」

梅香琴道：「把今夜實情告訴我！」

清風嘿嘿的道：「別做夢，妳就是殺了我，我也不會吐露片言隻句！」

他個性倒硬紮的很，梅香琴不禁大怒，正待一劍送清風歸陰，那知就在這時，一陣沉重脚步聲由走道盡頭傳了過來。

梅香琴不暇多想，連忙點了清風穴道，然後把他們往隱暗之處一放，側耳細聽，那足步聲却已轉向另外一個地方而去。

梅香琴暗想，今夜的事透着奇怪，他們原可在我進入第二道山門時，便出手阻殺我，他們不但不這樣做，反而讓我在房中躺上一晚，莫非這裏發生重大事故，要不他們怎會輕棄我於不顧？

她越想越覺得事有蹊蹺，當下悄悄掩了房門，走到外面一望，大殿燈火依舊，四週一片漆黑，梅香琴抄了一條近路，小心翼翼向大殿後面撲去！

奔出不遠，眼前一堵紅牆擋路，梅香琴揣度了一下方位，這裏該是大殿後面的偏院了，她毫不猶疑的翻飛過牆，目光一掃，迎面一座閣樓，樓中燈火輝煌，正好右側有一株高與樓齊的大樹，一提眞氣，人已飛掠而上。

她的行動小心之至，上了大樹之後，連忙用濃密樹葉遮掩住身子，朝四週望了一眼，並無人發現自己行藏，這才向樓中望去。

樓中總共只有三人，梅香琴入目之際，不覺芳心大震。

原來在她停身的大樹正面站着一個氣派頗爲不凡的老道，那老道上首坐着一個婦人，那婦人正是梅香琴在山下所見之人，那叫黑子的漢子肅立身後，此時此地，老道站着，婦人坐着，從神態上看，正如長官之對部屬，梅香琴又焉能不驚？

那中年婦人左手托着香腮，好像在思考什麼似的？隔了一會，才聽得她問道：「玄風，數目共有多少？」

玄風想必就是老道的法號，從外表看去，老道起碼比中年婦人要大上二十多歲，但那婦人竟出口直呼其名，那麼她輩份之高，當也不問可知了。

梅香琴心中懍駭自然更不在話下，她幾乎連大氣也不敢出一口。

玄風肅容道：「共是六十四人。」

中年婦人道：「都成氣候了麼？」

玄風躬身道：「隨時都可派上用場。」

中年婦人點了點頭，道：「這件事本來用不着我親自來問，只因我最近聽到一個消息，八大門派各派了一名高手向雪峯山而去，他們目的無他，無非是受『石蓮閣』那妮子果敢行動的刺激，也想與本教一搏，我想這樣也好，一舉能把他們懾服，也不怕他們不奉我爲武林盟主，這裏六十四個『人』我正有大用場，後天晚上趕他們上路，應該沒有問題吧？」

聽中年婦人說話口氣，隱藏在樹中的梅香琴險些驚叫出聲，她做夢也想不到眼前的中年婦人就是名頃天下的九陰鬼母陰獨紅，更使她驚奇的是，原來畏縮不前的八大門派，由於受了自己此次捨身赴約的刺激，竟也派了高手欲與鬼母一搏，自己此行，原是抱着必死之志，不想此刻突然展現了一綫生機。

玄風道：「教主請放心，後天一落黑，屬下當親自趕着他們上路，不過姓梅的丫頭現住東廂，今夜眞不去動她了麼？」

九陰鬼母陰笑道：「我原來是想在半途中把她擱下，現在八派門人既然出了面，我倒想留下她這個活口，讓她到雪峯山去，到時我自有用處。」

就在這時，只見一名道士匆匆急奔上樓，不知對玄風說了些什麼？玄風一聲冷笑道：「不可驚動，釘牢就行了。」

那道士應了一聲，轉身奔下樓去。

九陰鬼母道：「是不是出了毛病？」

玄風躬身道：「教主料事如神，不過還不要緊，人並未脫出掌握。」

九陰鬼母獰聲道：「很好！」

突然把頭一抬，大喝道：「朋友，你也看够了吧？」

梅香琴大驚，她剛才見那道士上樓，就知道自己行跡已露，正想撤身而退，那知就在這時，情況忽然起了意想不到的變化！

原來就在九陰鬼母喝聲出口之時，她已從樓上翻腕出掌，一股冲天氣流擊向左邊屋脊，一條人影跟着閃身飛起！

梅香琴一見，不由暗叫一聲慚愧，接着只見玄風從樓中飛出，他只慢了一步，那人身法好快，幌眼已踪跡不見。

梅香琴暗暗吸了口氣，心想那人是誰？他夜探天王廟的目的又何在？

心念轉動，只見玄風已向前面搜去，就在這時，不遠之處出現了一條人影，玄風大喝道：「什麼人？」

前面那人道：「師兄，我是玄玄！」

那人一閃而至，袍袖飄飄，竟是梅香琴在第二道山門所見那個氣質頗爲不凡的老道。

梅香琴心中一動，只聽玄風道：「師弟，你什麼時候來的？」

玄玄道：「小弟方才在那邊巡邏，剛剛過偏殿，遠看見這邊有一條黑影飛起，那知趕了過來却是師兄，師兄，這裏發生了什麼？」

玄風暗暗奇怪，當下也不說明，揮手道：「沒事了，你回去吧！」

玄玄道：「是。」

稽首一禮，轉身而去。

玄風望着玄玄的背影在黑暗中消失，不由疑念大起，暗想本廟四週高手密佈，剛才那黑影如是外人，縱能逃過我的耳目，伏伺暗處的人也會發現，直到此刻外面尙無警號，清風常對我說，玄玄師弟近來有些異樣，從今夜情形看來，他倒眞有點可疑了。

他面上掠過一道陰森笑意，緩步走了回去，樓上，不知何時，九陰鬼母和那叫黑子的漢子已不知去向。

梅香琴從樹上悄悄溜了下來，她仍沿着剛才來路走，翻過紅牆，剛剛走了幾步，忽聽一人低叫道：「姑娘請往這邊來。」

梅香琴一驚，極目望去，黑暗中只見一人正向她招手，梅香琴道：「閣下是誰？」

那人道：「姑娘不必多問，請到這邊來就知道了。」

那人話中並無惡意，但在此時此地，梅香琴不得不格外小心，慢慢走了過去，抬頭一望，不由驚道：「原來是你！」

那人正是玄玄，她做夢也想不到玄玄會在一瞬之間又轉了過來，打從進入二道山門那時起，梅香琴對玄玄就一直沒有惡感，尤其剛才發生那一幕，她更知道玄玄表面是天王廟中的一名道士，實際却是出污泥而不染，說不定他在進行着某件大事也未可知。

玄玄道：「姑娘想不到吧？」

梅香琴道：「我雖有點意外，不過……」

玄玄低壓着聲音道：「姑娘有話慢慢再說，現在請隨我來。」

身子一伏，從草叢掠向左側，然後轉入山邊樹林，梅香琴見他行動小心，自也不敢大意，依樣畫葫蘆，跟到了樹林。

玄玄沒有說話，盡往林中暗處走，好不容易穿過樹林，來到山邊，玄玄仍未停下，又沿着山路走了一會，眼前出現一座石洞，玄玄才長長吁了口氣，道：「現在好了，姑娘請進來吧！」

梅香琴跟着走了進去，那洞不大，堪堪只容一人通行，加之洞中漆黑，兩人一前一後而行，除了足步聲外，梅香琴簡直無法辨出玄玄究竟相隔自己多遠。

梅香琴突把步子一停，道：「道長有什麼話，現在總可以說了吧？」

玄玄道：「貧道知道姑娘心中不能釋疑，實不相瞞，這裏雖然安全，咱們仍沒脫離險地，需知他們四面都有埋伏，我們剛才行動雖極小心，貧道仍怕有百密一疏之虞，如是走到後面，那就萬無一失了。」

梅香琴道：「這裏既是山洞，難道後面就不是山洞麼？」

玄玄點點頭道：「不錯，後面也是山洞。」

梅香琴道：「既然都在此洞之中，裏面和外面應該沒有兩樣，道長如有見教，敢請在此明示。」

玄玄嘆道：「梅姑娘，妳的疑心我不怪妳，貧道身上本來預備了四隻火摺，此刻大可派上用場，但貧道生怕此時應用，往後需要急用時，沒有火摺，咱們困難就大了。」

梅香琴一怔道：「道長這話是什麼意思？」

玄玄道：「剛才在閣樓時，姑娘不是聽見鬼母和玄風說的話了麼？」

梅香琴道：「聽是聽見了，想必那條人影就是道長無疑。」

玄玄道：「那是貧道有意現身的，其實鬼母早知妳我在暗中偷聽，她之所以最後要對貧道發出一掌，那不過表明她的話已說完而已。」

梅香琴不解的道：「鬼母既知你我在暗中偷聽，她爲何還把不該說的說出？」

玄玄道：「鬼母自恃武功蓋世，她相信就是咱們把話偷聽去，對她也無大妨碍，尤其對姑娘，她不是說的更明白麼？」

梅香琴道：「不錯，她說她原本想在途中把我擱下，現在改變主意，反想利用我，哼哼，好大的口氣！」

玄玄道：「姑娘，她的話並沒說錯，要知姑娘代表『石蓮閣』前往應約，天下盡知，武林八大門派原本不想招惹鬼母，現在受姑娘大義激勵，他們都把畏縮不前之心除去，人人振奮，甘願爲姑娘後盾。」

（未完待續）

新派俠義奇情長篇連載

梅龍毒鳳

王復古・文
董培新・圖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司馬玉龍在華山派議事堂中，與三色老妖硬拚一掌，雖受重傷，但他有堅强意志支撑着，仍然屹立不倒，三色老妖果然遵守諾言，率領手下逕自離去，華山派因此而免却覆派之慘，司馬玉龍却終因不支而昏倒，後得桃面騷狐療好，事後，上清道長分派各人前往少林寺派送信，司馬玉龍則負責往尋梅叟，那日行經一處，見一賣藝漢子諸葛天，司馬玉龍見他雖是一派謊言，但不失爲忠厚青年，有意結交，那晚，偕諸葛天往一竹林，着他持五行令符德嚇退下，與人瘟歐陽長卿對敵的淫蛟孫顧影——

大義弭浩刦　當仁急弛援

黑皮青年在身後哈哈大笑道：「姓孫的，你如果想跑，你的苦頭就大了。」

黑皮青年的大笑聲淹沒了極遠之處傳來的一聲慘嚎。

人瘟歐陽長卿如夢初醒地趕到黑皮青年面前，深深一拱道：「這個淫蛟確實難惹之至，我們三兄弟曾經和他對過好幾次手，但始終沒有佔到過便宜。今天若非五行少俠仗義出頭，我歐陽長卿還眞不知道如何善後呢！」

黑皮青年朗聲一笑道：「歐陽老師也太謙遜了，今夜我諸葛天若不是擔心嚇壞我那位出道未久的司馬玉龍兄弟，我會輕易饒了他才怪！」

人瘟又道：「諸葛少俠，我歐陽長卿可要失陪了，剛才從那厮口風裏聽出，天地幫在旦夕之間將對北邙有所不利，我準備這就連夜趕回去，向我們掌門天龍老人報告一聲，事先有所防範總是比較好一點。」

「天地幫？」黑皮青年又是一怔，但馬上改變語氣笑道：「噢，對了，就是老他人家提到過的天地幫，唔，歐陽老師請放心，我們掌門人也在爲這件事積極佈署呢！」

人瘟訝道：「少俠不是說令師五行長者已趕往關外？」

黑皮青年故作神秘地微笑道：「我說的正和這一點有關！」

人瘟哦了一聲，自語道：「難道他老人家去請毒婦了？」

黑皮青年大笑道：「一點不錯，歐陽老師眞是聰明人！」

人瘟臉色大變，又向黑皮青年一拱手，道一聲「後會有期」，人已騰空躍起，三二個起落，便即消失在夜空裏。

空地上，此刻祇賸下了黑皮青年一人，他四面張望了一陣，喃喃唸道：「謝天謝地，我諸葛天總算檢回了小命一條……咦，那個渾小子怎麼還不出來呢？」

於是，他開始壓着嗓門兒喊道：「余……噫，司馬玉龍，司馬玉龍！」

聲音漸漸高了：「余玉龍，余玉龍！」

更高了：「司馬玉龍，余玉龍，司馬玉龍，余玉龍，余玉龍……余玉龍……，眞他媽的，余玉龍，余玉龍！」

黑皮青年沿着空地喊了一圈，又將楡林前後左右找了個遍，那裏還有他那個同來的伙伴底蹤影？剎那間，黑皮青年顯得有點慌亂起來。

他畧畧呆立了一下，然後向身後掃瞥一眼，拔足便往鎭門飛奔而去。

諸葛天回到客店，天已將近四更。

他喘息着摸向司馬玉龍的臥房，抬頭一看，房內燈火隱約，棋子聲響不絕，推門進去，燈光下，司馬玉龍正在悠然自得地擺着古棋譜！

諸葛天喘着氣道：「老兄，你是怎麼回事？」

司馬玉龍起身笑道：「請坐，請坐，天快亮了，我們談談，索興等到天亮後再睡。」

「你爲什麼一個人偷偷地先走回來？」

「別談了，老兄，小弟有生以來也沒有見過那種場面，有你在身邊我還不覺得怎麼樣，你一走，情形便完全不同了，我看到巫山淫蛟那副兇樣子，兩腿發軟，直打哆嗦，怎麼撐也站不穩，我怕我會嚇得喊出聲來害了你們，所以索性一走了之，諸葛兄，說起來眞是十分對不起！」

「你替我出主意時，不還是神色自若，頭頭是道？」

「老兄，你不知道麼？這就是俗語所說的能說不能行呀！」

諸葛天大眼一轉，忙問道：「以後的情形你都沒有看到？」

司馬玉龍道：「我還有那份胆力和閒情？」

「眞可惜！」諸葛天慨嘆一聲道：「以後的發展，眞是驚險萬分，精彩極了。」

司馬玉龍瞇着眼問道：「怎麼個精彩法，你且說來給我過過乾癮也好。」

「喝，精彩透了！」諸葛天立即眉飛色舞起來：「你走了之後……那個什麼巫山淫蛟可眞厲害，也可眞刁，起初，他被我的威勢所鎭，倒還有點相信，待我說到令符的主人在藥王廟中等他去時，他起疑了，他說，不管誰在等他，他都要向我討敎兩招！我諸葛天當然不在乎這一點，這一點，你小兄弟是知道的！但是，我因爲是初次會見此人，摸不着他的深淺，便轉身示意人瘟歐陽長卿先上，人瘟當然不敢違反我的意思，於是，他們兩個交起手來了。小兄弟，你猜猜看，後來怎麼樣了？嘿，你不在場，當然不會知道。別慌，把茶碗遞給我，冷了？不要緊，我渴得慌呢，好，聽我慢慢說……小兄弟，你猜怎麼着了？嘿，兩絕三瘟徒有虛名，那個歐陽長卿眞是不濟，二人鬥到緊急之處，淫蛟突然大喝一聲，雙臂齊揚，颼颼颼，沙沙沙，暗器紛飛，活似滿天花雨！我一看大事不好，如果我再不出

手，那位人瘟仁兄便算是完定了！當下我暴喝一聲：歐陽老師退，諸葛天來了！我在暴喝同時，迅速運聚全身內家眞氣，以羅漢拳裏的絕招，『雙龍降虎』，雙掌向外一翻，劈出一股疾勁無比的掌風，將淫蛟發出的暗器，半數掃落，半數掃歪，……喝，眞是精彩極了。小兄弟，我不是和你說過嗎？我的功夫全是陽剛的拳掌功夫，和別人專注意小巧之技的輕身功夫不同。且說我雙掌震退淫蛟，救了歐陽長卿之後，淫蛟老羞成怒了，他像一隻餓虎似地向我撲過來，嘿，我諸葛天在乎這個？嘿嘿嘿，我當下發出一陣冷笑，右臂一揮，一招『縱虎歸山』，僅以五成功力向淫蛟格去，掌臂互接，通地一聲大響……兄弟，你猜怎麼樣了？嘿，你當然不會知道，這一招接實，我挺立不動，那個淫蛟可受不了啦，祇見他慘嚎一聲，張口噴出一口鮮血，朝我一瞪眼，祇說得一聲『諸葛天，你好！』說完掉頭就跑，我却看得哈哈大笑！之後，我向人瘟揮手道：『快去吧，沒事了！』人瘟向我說了很多感激不盡的話，我也懶得聽。四處找你不着，我僅畧加盤算，便算定你可能是胆小怕事，先跑回來了，回來一看，果然不錯，唉唉，像你這般胆小，將來如何是好？唉唉，如何是好！」

司馬玉龍聽得哈哈大笑。

諸葛天臉色一變，大聲問道：「你笑什麼？」

「開心極了！」

「開什麼心？」

「爲你打跑巫山淫蛟感到痛快，爲能跟你這樣一個人做朋友而高興！」

諸葛天臉色一寬，也跟着笑了。

司馬玉龍笑了好一會，然後忍笑說道：「諸葛兄，你眞是個天才，余玉龍佩服極了！」

諸葛天洋洋得意地道：「當今武林中像我這樣年輕藝高的人物不太多見呢！」

司馬玉龍笑道：「你眞是武林一絕！」

諸葛天拍手道：「妙，妙，武林一絕，比北邙兩絕響亮得多，今後我就改稱武林一絕，小武曲就完全讓給我那武當朋友司馬玉龍，我不要再叫小武曲了！」

說罷，二人相對大笑。

天，快亮了。

司馬玉龍笑道：「你會下棋麼？」

諸葛天搖搖頭。

司馬玉龍又道：「你會唱歌麼？」

諸葛天一拍大腿道：「拿手好戲，怎麼樣，要我來一段麼？」

司馬玉龍笑道：「小聲點，人家睡得好好的，吵醒了別人不大方便，明天再欣賞吧！」

諸葛天不依道：「我唱低一點也就是了。」

「好，你就來一段吧！」

諸葛天於是捏起嗓門，興高彩烈地拍着膝蓋唱道：

挨着靠着喲，雲窗同坐。
看着笑着喲，同枕雙歌！
聽着數着喲，怕着愁着喲，……早四更過。
四更過，情未足，夜如梭。
天哪，更閏，更……妨什麼？

眞是個腔圓音韻，柔和中另賦豪邁之氣。

諸葛天唱畢，司馬玉龍出自眞誠的喝了一聲彩，黑小子好像唱癮一發不可收拾似地，也不須別人催促，早細聲細氣地唱起另一支來：

東風柳絲，
細雨花枝，
好春能有幾多時？
韶華迅指，
芭蕉葉上鴛鴦字，
芙蓉帳裏鸞鳳事，
海棠亭畔鷓鴣詞，
……問鶯兒燕子！

司馬玉龍笑讚道：「想不到你諸葛兄除了武功高强之外，居然還能哼點曲子！」

「哦，這是曲子？」

「你不知道？」

「我，我不知道？我唱都會唱了，還會不知道它是曲子？嘿，笑話！我祇是說……我的意思是，你小兄弟眞是個知音，年紀青青的，居然也能聽出來這是兩支曲子，不簡單，諸葛天佩服！」

司馬玉龍暗笑道：「這眞是不吹不成爲諸葛天了！」

諸葛天向司馬玉龍反問道：「小兄弟，你會唱曲子麼？」

司馬玉龍搖頭笑道：「不會，不會唱，但是會編！」

「哦。」

司馬玉龍從書箱內取出紙筆，想了一下寫道：

天悠悠，地茫茫；
牛馬猪，猴狗羊！
喲，人少畜牲多……還有虎狼。
白玉碎，碧玉碎；
金銀紛飛，銅鐵飄墜！
天地崩塌了，天地崩塌了，一片灰。

諸葛天看了，不禁皺着眉道：「這是什麼玩意兒？」

司馬玉龍誑他道：「這是關外頂有名的『遊牧歌』，你不知道？」

「嘆，嘆，好像聽人說過……小兄弟，它怎樣唱？」

「怎麼唱都可以！天亮了，你帶回房去，隨你自加譜子，明天你唱給我聽，唱得好，我有好東西送給你！」

第二天晌午，諸葛天推門而入，向司馬玉龍催促道：「都準備好了，走吧！」

司馬玉龍道：「去那裏？」

諸葛天訝道：「賣藝呀！不要吃飯？」

司馬玉龍搖頭道：「我要去巴陵！」

「我們分手了？」

「我們一齊去巴陵！」

「一路賣藝過去？」

「不，你那幾件玩藝兒肯毀就毀，不然就寄放這裏，有機會再回來拿。」

「吃什麼？」

「我吃什麼你吃什麼？」

「那……那。」

「那有什麼值得留戀的？你忘了你是堂堂正正的少林弟子？」

「對，」諸亮天聽到這句話可眞高興了，「小兄弟你說得不錯，雖然我諸葛天存的是一片濟世之心，但一般人始終都認爲這種行業是武人們的末路，既然你兄弟保證我毋須爲衣食擔心，我還有什麼丟不開的？」

「那就去收拾收拾吧！」

「你要不要先聽聽那支關外有名的遊牧歌？」

「上了路再聽。」

「你說你送我什麼好東西？」

「聽了再給！」

司馬玉龍提着一隻輕便衣箱，諸葛天提着一隻稍大的藥箱，二人出了店門，順着官道，向梁河進發。

一路上，諸葛天幾次自告奮勇地要唱那隻「遊牧歌」，都給司馬玉龍攔住，司馬玉龍告訴他：「欣賞一流歌手的歌喉，要有一種特別心情，才不辜負歌手和歌，而那種心情，我因爲要想點別的事，現在暫時還沒有。」

「那麼你去巴陵幹什麼？」

「找一個人。」

「何許人？」

「你的朋友！」

諸葛天失聲道：「什麼，我的朋友？」

司馬玉龍道：「是的，你的朋友，你說過！」

「司馬玉龍？」

「司馬玉龍？」司馬玉龍大笑道：「我不就是司馬玉龍麼？何必去找？」

諸葛天也笑道：「余兄弟，你這人眞風趣。」

一路行來，一個吹，一個逗，司馬玉龍愈逗，諸葛天愈吹，眞是逗得厲害吹得兇，笑笑鬧鬧，頗不寂寞。

司馬玉龍逐漸發覺，諸葛天雖然年紀比他大，却是一點城府沒有，他依然有着一顆潔白無暇的赤子之心，吹，是唯一僅有的毛病！

俗語說得好，江山好改，本性難移，無論使用什麼方法，明點暗喩，諸葛天這種吹牛的毛病總是糾正不了，司馬玉龍不願也不忍去拆穿他，他以爲一個人能保持自己的本性，才是最可愛的人，同時，這種在別人眼光中的「毛病」，也正是諸葛天生活的憑藉，萬一拆穿了，他知道，諸葛天將會感到一點生趣沒有。

第五天，他們渡過了梁河，走在香溪附近的山道上，前面忽然走來兩個人！

那是兩個老人，一男一女，男的鬚髮皆白，女的一臉鷄皮，男女生相均極醜惡，四隻眼球裏，兇光隱露。

諸葛天因爲自顧談說他那永遠說不完的，學藝少林的往事，沒有在意。

司馬玉龍雖然低着頭走，但那祇是爲了避免引人注意而故意如此，以他現有的一身驚世駭俗的功力，他周遭十丈方圓之內的動靜，仍然逃不過他的監視！

老遠的，司馬玉龍就看出來人正是天地幫中和楊花仙子同一等級，但排名却遠在楊花仙子之上的兩個銀牌舵主！

司馬玉龍心念一動，忙在諸葛天腰際推了一把，說道：「唱那支遊牧歌吧，諸葛兄，小弟的情緒來了！」

「眞的嗎？」

「當然。」

「那太好了！」

「嗓門兒放開點！」

「要有丈夫氣是不是？」

「對，快一點。」

那兩個銀牌舵主愈走愈近了。

諸葛天拉開粗獷豪邁的嗓子高聲唱了起來：

天悠悠，地茫茫；
牛馬猪，猴狗羊！
喲，人少畜牲多……還有虎狼。
白玉碎，碧玉碎；
金銀紛飛，銅鐵飄墜！
天地崩塌了、天地崩塌了。

……一片灰。

兩個銀牌舵主愈走愈近，諸葛天則愈唱愈响，愈唱愈高。司馬玉龍低頭走着，表面上好像在欣賞諸葛天的歌喉，暗地裏却在全神注意着那兩個天地帮銀牌舵主在聽到歌詞後的神情變化。

那兩個銀牌舵主，起初並未在意，祇是好奇地向諸葛天瞟了一眼，繼續走過來。但當諸葛天以明晰雄壯的嗓音重覆着尾段「天地崩塌了」的叠句時，形同夫婦的兩個老人不由得都是驀然一怔，跟着，二人均乜起眼角，對諸葛天的歌聲留意起來。等到諸葛天唱完第二遍的最後一句，兩個銀牌舵主的臉色，同時變了。

二人狠狠地朝諸葛天瞪一眼，然後擦肩而過。

諸葛天祇顧唱得起勁，對於兩個銀牌舵主的來和去，絲毫沒有在意。

唱完，他掉臉向司馬玉龍得意地笑說道：「如何，兄弟？」

司馬玉龍微笑道：「不錯！」

「我唱好了，」諸葛天迫切地道：「你說……給我……一樣什麼好東西？」

司馬玉龍笑道：「不能等到歇下脚來再說？」

又走了一段，司馬玉龍藉着指點路邊的景色，迅速地向後掠了一眼，果然如他所料，那兩個銀牌舵主業已折回頭，此刻正遠遠地綴在他們的身後。

傍晚時分，他們落了店：

司馬玉龍吩咐店小二帶着諸葛天到後院去選房間，他自己則向茶房要了一壺茶，靠在前廳一角，靜靜地留意着店口大街。不消片刻，那個滿臉鷄皮和那個鬚髮均白的兩個銀牌舵主果然進了門。司馬玉龍連忙端起茶碗，低頭啜飲，兩個銀牌舵主在屋中略一張望，便隨着哈腰招呼的店伙向後院走去。

這時候，諸葛天已經放好行李重新走出，向櫃上要了酒菜，然後朝司馬玉龍走來，還沒有坐定，便卽涎臉笑道：「余兄弟，現在算是歇下了脚？」

司馬玉龍點點頭。

「那麼快說罷，」諸葛天高興地道：「你有什麼給我？」

司馬玉龍仰臉瞇着眼，道：「你的遺囑寫好沒有？」

「遺囑？」

「不然我怎知萬一不能交給你時又交給誰？」

「難道要等到八十年後才能兌現？」

「不，明天！」

「啊？你瘋了？」

「假如我瘋了，也應該是由於你的永訣而傷心過度。」

諸葛天瞪眼怒道：「有就給，沒有就拉倒！爲什要了賴不算，還要咒着大爺玩笑？」

司馬玉龍吐了吐舌頭，忙說道：「好好，給，給。」

諸葛天聞言轉怒爲喜道：「這還像話……余兄弟，快點拿出來吧！」

「兩件東西隨你選，但都得等到明天之後才能交付！」

「明天？好，沒有關係，說吧，是兩樣什麼東西？」

「第一樣是本薄薄的手抄拳譜。」

「拳譜？啊，好極了！說說看，那一門派的功夫？」

「這個不太淸楚。」

「上面沒有字？」

「好像在封面上寫着什麼『大羅三絕掌』的字樣。」

諸葛天霍然挺直上身，兩眼睜得大大的，一句話也沒說出來。

司馬玉龍故意吃驚道：「是一種很重要的武功麼？」

諸葛天脫口道：「當然嘍，你眞是個渾小子！你難道不曉得當今武林六大名派的武功就以北邙的天龍三式和武當的大羅神掌最爲特出？據人……不，據我師父正果老禪師說，大羅神掌雖然全套有八八六十四招，但却以大羅三絕掌爲神髓，和本派的少林羅漢拳祇在伯仲之間，如果習得三絕掌，無異得到了武當絕學的一半！當然嘍！以我堂堂少林正宗弟子，本不希罕這個，但是，古人說得好，取人之長，補己之短，拿過來研究參考一番，也是未嘗不可。」

司馬玉龍故示悔意地頓足道：「唉唉，早知如此，我……我，唉唉，眞是。」

諸葛天雙掌按緊桌面，吃吃地道：「你，你，你又要這一套了？」

司馬玉龍故意喪氣地道：「大丈夫一言既出，唉，第二件是……」

諸葛天神色一寬，連忙搖手道：「余兄，不必說第二件啦，就是第一件，我選定了。」

司馬玉龍故意佯喜道：「眞的？」

「當然。」

「謝謝老天爺！」司馬玉龍故意噓出一口大氣，喃喃自語道：「我總算留下了一件更好的。」

諸葛天啊了一聲，心又動了：「余兄，第二件你說是什麼？」

「第二件，於你諸葛兄更爲有用，更爲切合實際。」

「說說看。」

「不說了。」

「說，非說不可，這是我的權利！」

「嘿，你忘了你說你已選定了？」

「噢，噢，余兄，何必認眞呢，大家都是好兄弟，說出來參考參考又有什麼關係。」

「除非你放棄第一件而選擇第二件。」

「假如第二件不如第一件呢？」

「我說第二件於你更爲有用，更切合實際！」

「眞的？」

「當然。」

「我信任你。」

「你決定第二件了？」

「那，那……我想你不是騙人的人……好，就算決定了吧！」

「你聽淸啊！」

「說吧！」

「第二件是一口上好的楠木棺材。」

嗆啷一聲，諸葛天抓起桌子上的茶碗，便朝司馬玉龍扔去，司馬玉龍早有準備，一偏身，茶碗由司馬玉龍肩頭飛過，直奔剛由後院走出來的那個鬚髮皆白，兩眼兇光隱現不定的銀牌舵主，銀牌舵主一聲驚噫，滑步閃身，茶碗落向他身後五六尺的地面，砸得粉碎。

客店裏的伙計，鬨聲立卽聚攏來五六個，那個銀牌舵主沒看前面一段，以爲諸葛天此舉係對他專誠而發，再加上諸葛天白天唱的歌，越發以爲他們老兩口子料得不錯，當下鐵青着臉色，冷哼一聲，邁步便往諸葛天大踏步而來。

店伙們知道要出事，一齊圍向那個白髮白鬚的舵主，異口同聲地央告道：「老爺子，有話好說，有話好說。」

白髮舵主兩臂微微一分，五六個店伙滾球似地向兩邊翻跌出去。

司馬玉龍低聲急說道：「諸葛天，趕快擺譜兒，來人有武功！」

本待咆哮的諸葛天，一見此狀，臉色大變，在聽得司馬玉龍的吩咐後，彷彿驀然警醒，當下乾咳一聲，定了定心神，抱拳橫胸，大聲冷笑道：「在下少林正果禪師門下嫡傳諸葛天，新近受五行公孫長者之托，想在湖廣這一帶監視監視那個新興的什麼天地帮的動靜，不意因和敝友爭執而侵犯到貴駕……朋友，咱們如能兩了兩好，不然的話，請朋友先去後面院子，諸葛天願以少林末學陪朋友走上兩招！」

諸葛天的嗓門子本來洪亮，再加以是有意「施爲」，這一番話的言詞雖然兀突，語氣却是鏗然鏘然！

司馬玉龍在心底微微一笑。

那個天地帮的白髮舵主本是氣勢洶洶而來，經諸葛天這一番唸道，脚下立卽止步，寒着臉，雙目兇光暴射，哦了一聲，放落眼皮，遮去兩眼兇光，向諸葛天一拱手，頷笑道：「原來少俠竟是少林門下，這樣說來，這點小小誤會可算不得什麼了。」

諸葛天見數語生效，胆子大寬。他居然沒有聽出白髮舵主的絃外之意，洋洋自得地又道：「諸葛天承情了，恕在下眼拙，老人家如何稱呼？」

白髮舵主哼了一聲，冷冷地道：「老夫兩口子人稱青城雙煞，名號不雅，尚望少林少俠不要見笑才好！」說罷，微一拱拳，轉身退入後院。

司馬玉龍暗吃一驚。什麼？這兩個老傢伙原來就是無惡不作，殺人無數，被武林正派人物趕得銷聲匿跡了十幾年，武功和巫山淫蚊祇在伯仲之間的青城雙煞追魂婆子和追魂叟？

再看諸葛天，已廢然跌坐椅裏，臉色蒼白，兩手顫抖，這時正端起滿碗的酒，沒命地往嘴裏倒。

司馬玉龍引頸悄聲道：「怎麼樣，兄弟？拳譜和楠木棺材那樣於你更爲有用，更爲切合實際？」

諸葛天放下酒碗，大眼一瞪，待要發作，旋又搖搖頭，深深地嘆了一口長氣。

司馬玉龍微笑着悄聲又道：「對不對？假如你選的是拳譜，你說你要不要立遺囑？」

諸葛天實在忍受不了，他一拍桌子，怒叱道：「姓余的，少風凉，大魚吃小魚，小魚吃蝦子，我諸葛天別的能耐沒有，宰你姓余的却是足够有餘，像你這種幸災樂禍，不顧道義的朋友，多一個不如少一個，你瞧着吧，看誰走在誰前頭？」

司馬玉龍故意也嘆了一口氣道：「我們一路同來，人家又沒有瞎眼，他放不了你難道就放得了我？唉唉，我本還仗着你的少林絕學，不以來人爲意，所以有心情開開玩笑，想不到你這個少林正宗弟子竟是虛有其表！」

諸葛天翻着兩眼，勉勉強強地道：「你說誰虛有其表？」

「不然你怎怕了人家？」

「誰怕誰？」

「不怕嘆什麼氣？」

「你沒看到人家有兩個？」

「我們不是兩個？」

「你算得什麼？」

「你頂得人家一個麼？」

「頂一個有什麼問題？」

「現在的問題是人家比一個多了一個？」

「還用說？」

司馬玉龍道：「那麼，在這種情形之下，你是無法可想的了？」

「這祇怪你姓余的無能，我諸葛天沒有錯！」

「現在怎辦？」

「怎辦？還不是受你無能之累，陪你受過！」

「辦法你沒有，我倒是有一個！」

「什麼？」諸葛天不禁欠身而起，「說來聽聽看！」

「你將我說得一文不值，我還說它作甚？」

「何必計較這個呢，好兄弟。」

「你聽我的了？」

「話不是這麼說，我是主體，你可以提議供我採擇，是否可行，還得由我斟酌處理。」

司馬玉龍微微一笑道：「我們何不來個臨死抱佛脚？」

「此話怎講？」

「大羅三絕招我記得很熟，我們不妨回到我們房裏由我敎給你，今夜他們不發難則已，否則你就以那三絕招對付他們，你看這辦法可行？」

「既然你會那三招，由你去對付他們，不就完了？」

「我使不上勁。」

「你使不上勁的玩藝兒敎給了我又有屁用？」

「你的天賦好，情形也許不同。」

「唔，這倒是實情，我們不妨試試看。」

他們回到房間裏，閂上門，司馬玉龍將大羅神掌的三絕招「遙拜紫府」，「洞天福地」，「白日飛昇」眞個詳詳細細地傳給了諸葛天，諸葛天雖然性喜胡吹，天資却是不笨，一點便透，天黑之前，大羅三絕招已完全比劃純熟。

天黑了。司馬玉龍推說要到前面去要點熱水，結果一去不回，諸葛天一個人等在屋子裏，又怕又急。起更了，司馬玉龍還是沒有回來。左等右等，直到二更敲過，窗外突然有人發出一陣嘿嘿冷笑，諸葛天一聽，渾身都冷了。

可是，事到臨頭，怕有什麼用？

諸葛天一咬牙，一口將燈吹熄。江湖上的應變過門他倒還懂得一點，當下，他抄起一條條櫈，一脚踢開窗戶，抖手飛出條櫈，人隨條櫈跟後翻出。雙脚落地，一個大轉身，不管身後有人無人，矮身雙掌往外一登，發出剛學來的一招「遙拜紫府」。一招發出，除了一陣微掌風外，週遭空蕩蕩地，一點聲息沒有。

諸葛天收招四下一打量，院子裏祇有他諸葛天自己一個人！再朝他臥室的窗戶下看去，他怔住了。咦，除了那隻四脚朝天的條櫈外，櫈旁地下躺着的是那兩個？諸葛天心下又驚又疑，當下雙掌護胸，謹愼地走近一瞧，天哪，這是怎麼回事？

原來地下躺的，正是兇名遠播的青城雙煞，天地帮的兩個銀牌舵主，追魂婆子，追魂叟。雙煞靜靜地躺着，腦漿流滿一地，業已魂歸地府。諸葛天暗暗大訝道，難道大羅神掌竟有這等厲害法，連青城雙煞這等人物居然不堪一擊？還是他的手勁眞的重了點，雙煞是死在他的條櫈之下，他嚇得昏頭昏腦，竟連那一陣嘿嘿笑聲係司馬玉龍所發也沒有聽出，要不是司馬玉龍先下手脚，他諸葛天有十條命也完了。雙煞的腦袋的確是給諸葛天的條櫈打爛的，但他並不知他打的祇是被人點了穴的死狗，還糊裏糊塗在做春秋大夢，以爲自己一出手便做下了絕活兒。

就在這個時候，司馬玉龍匆匆自外屋走進院中，故意大驚小怪地低聲道：「怎麼樣，他們還沒有現身？」

諸葛天起初又給嚇了一跳，待看清是司馬玉龍之後，不禁雙手往腰間一叉，先哼了一聲，然後冷冷道：「早曉得青城雙煞是這種十八流的脚色，我諸葛天眞後悔親自出手。」

「什麼，他們已經給你料理了？」

「嘍！」諸葛天不屑地一抬下巴道：「看看那是什麼！」

司馬玉龍故意畏畏縮縮地上前看了一眼，然後倒向諸葛天身邊，期期艾艾地道：「是，是你？」

「除了我諸葛天還會有誰？」

「你是用的大羅絕招？」

「那裏，羅漢拳裏一招降龍伏虎罷了！」

「了不起，了不起！」

諸葛天洋洋得意地道：「我不是早就說過了？當今之世，若論拳掌功夫和內家眞力，我諸葛天……嘿嘿……嘿嘿。」

「諸葛兄，明天本地官府來驗屍體時，你可別忘了告訴人家，你祇用了降龍伏虎一招才好，小弟武功不够，胆力也小，榮譽絕不分沾，尋仇鬥毆的殺人罪，也無意共担，咱們是好兄弟，話可說在明裏頭。」

諸葛天的臉色遽然一變，適才的豪氣刹那消盡，兩手廢然下垂，不住地喃喃自語道：「這個我倒沒有想到，唔，這個，倒還眞是頭痛的事，余兄，你看怎麼辦才好？」

「除了不辭而別，一走了事外，還有什麼好辦法？」

「這個……妥當麼？」

「不然你就留下來，替他們發喪做七，料理清

楚再走也不遲。」

「余兄，別開玩笑了。」

「那就趕快去收拾行李，別忘了從我的箱中拿點銀子放在桌上。」

諸葛天進屋，司馬玉龍迅速地從兩具死屍身上摸出兩塊銀牌，放在死者臉上，然後招呼諸葛天從屋頂翻出店外，二人出了鎭，天時正是午夜。上了路，諸葛天瞧着前後無人，便又將他如何一掌擊斃雙煞的種種，繪聲繪影地胡吹起來。

四更將盡，一座叢林遠遠現出，司馬玉龍眼光銳利，在朦朧月色下，他看到四五條黑影自林邊一閃而沒，身形敏捷，身手均是不俗，心中暗訝道，這一帶已經逐步進入天地帮的勢力範圍，那些夜行人難道又是帮中人出來爲非作歹？

他忙一推諸葛天道：「喂，諸葛兄，身後那是什麼？」

諸葛天循示望去，什麼也沒有看見，再回頭，那裏還有司馬玉龍的人影？

且說司馬玉龍趁諸葛天掉頭之際，雙肩微晃，其疾如箭地射向路邊一株桑樹之頂，沿着路邊錯落的樹幹，三五個起落，業已下去二十來丈，不消片刻工夫，來到叢林，他縱上最高的一株紫杉，閃目四下打量，東南方的一條古道上，幾個黑點正如星丸跳擲般地，漸去漸小，終於消失不見。司馬玉龍大驚忖道：那不正是武當的通路麼？

這時，在官道上一面走一面兇罵不已的諸葛天突然聽到一個細弱清晰而熟悉的聲音，像輕烟似地自遠處飄來：「諸葛兄，武當見面。」

由白河往武當，過了梁河，共有三條支道，司馬玉龍揀了最近的一條，全力奔馳了一個更次，抵達一個小鎭，他想，經這樣一陣急趕，那幾條黑影無論如何不會再趕到他前面去了。

這個小鎭，司馬玉龍極爲熟習，他知道鎭上何處是乞兒們的落脚之所，找着一羣乞兒，他選了一個和自己身材差不多的，弄了一點手脚，將自己的一身服裝和那個乞兒對換了。天亮之後，他又找着一個藥舖子，按照玄清道長的傳授，爲自己改了容，變了嗓音。

改扮舒齊，司馬玉龍繼續往前趕去，祇要覷清前後無人，他便以絕頂輕功像沙鷗點水似地向前飛行，在距離武當山約莫二十來里的一個咽喉小鎭上，司馬玉龍歇下脚來。

司馬玉龍知道，那夜所見的那些夜行人如果係投向武當而來，這個名牛坡的小鎭，則爲必經之地，他想看看來的是些什麼人物。

司馬玉龍買了幾個冷饅頭，倚坐在鎭心一家大酒店的簷脚下，一面啃着，一面監視着來路。將近响午時分，鎭口錯錯落落地走來幾個人，那幾個人雖然沒有走在一起，但看在司馬玉龍的眼裏，已經知道了這是怎麼回事。

今天的司馬玉龍，雖然一身武功已和三色老妖相差無幾，但在看清了來人的面目之後，也不禁有點暗暗驚心。

走在最前面的是冷面金剛韓秋，第二個黑手天王，第三個伏虎尊者，第四個是巫山淫蛟，前面這四人，正是天地帮中聲威赫赫的四位金牌香主。四個金牌香主後面，走着兩個精壯漢子，司馬玉龍看着甚爲面熟，仔細一想，才想出是天地帮中兩個末流的鐵牌人物。

六人先後進了這間兼營食宿的酒店。

六人進了店，並未在外間停留，一逕向後院走去，司馬玉龍奇怪道：「他們趕得那樣急，難道還會在這裏歇宿？抑或是另有人馬等待取齊？」

無可諱言的，他知道武當派業已遭遇上了和華山派前些日子相同的命運！

在白河，巫山淫蛟曾經挨了司馬玉龍一掌，司馬玉龍心存仁厚，並未給予對方致命之傷。那時候，在人瘟歐陽長卿面前，巫山淫蛟還揚言即將進攻北邙，而現在的目標却指向武當，難道是臨時改的主意。

不過，也許這正是天地帮狠毒詭計的一種。他們明明要對武當不利，却揚言即將進犯北邙，顯然是一種狡詐的安排，讓遭受攻擊的一派空自緊張，而令眞被攻的一派無從措手，假如該帮在當今六派分別依法泡製，令六派人人自危，各守自己據點，他們却從容地傾全力個別予以擊破，倒也是一件可憂的事。

× × ×

武當山，天柱峯頂，眞武神殿中，一位高梳白髮道髻，手挽垂胸白鬚的老道，正執着一份白色束帖，面色端凝地沉吟不語。老道人兩側，分兩排坐着四位道骨仙風，清癯緘默的道長，這四位道長就是武當五清中的太清，玄清，玉清，正清，老道人便是五清的師叔，武當五清一子中的全眞子，武當派本代唯一的，輩份最高的一人。

良久良久之後，全眞子冷冷一笑道：「聘上清以及你們四個爲舵主，聘老朽爲香主……嘿嘿，好狂妄的口氣。」

坐在左首的玄清道長，這時欠身道：「師叔，帖上還說了些什麼？」

全眞子白眉一軒，哈哈狂笑道：「如有抗聘情事，三天內血洗武當！哈哈，這種橫暴囂張的用語，眞是武林中的曠古奇聞。」

全眞子怒聲說畢，屈指一圈一捏，揚手洒出一把白粉。

武當四清全部低下了頭。

全眞子從座椅中立起，厲聲道：「上清賢姪外出未歸，本派權由老朽發令。該幫既然如此自尊自大，此次進逼武當，必然捨却本派其他五觀於不顧，而逕向眞武神殿而來，你們四個，可立即調集各觀得力弟子於本殿待命，另選三五機伶弟子，由玄清率領，日夜伺於南巖通往本殿的要道，對方如果明來，可以禮迎之，對方若是暗襲，則馬上以本派通訊方式傳達警報至本殿，由老朽親自應付！」

第三天，前往武當的山道上，一共走着三撥人馬。

最前面，健步如飛的，是天地帮四位金牌香主，冷面金剛，黑手天王，伏虎尊者，巫山淫蛟。稍稍地落後的，是兩個跟隨鐵牌舵主。

走在中間的是一匹廉價劣馬，馬後消着一隻書箱，一隻藥箱，馬背上昂然坐着濃眉大眼，虎虎極有生氣的，「武林一絕諸葛天」！

最後面是兩頂雙人青色小轎，一座垂篷馬車。兩頂青色小轎雖然裕式一樣，但後面一頂的門簾上，却在繡有天地兩個金字的中間多繡一朵栩栩如生的玉蕊金蘭。兩頂轎均是簾幃低垂，無法窺得轎內所坐的是何許人，篷車也是一樣，四面的篷窗遮得很是緊密。說來也怪，轎是人抬，車是馬拉，人步如飛，馬蹄得得，人和馬竟然走了個不先不後。

這三撥人馬，每一撥均是相隔里許，各自爲政，前後不相啣接。

武當南巖觀前，青布長衫和鶴氅遙相對立，那是武當的道俗二代弟子分兩班排列。

道俗二代弟子共有十二名，南巖觀門向內洞然大開。

天地帮四位香主剛一現身，立有一位道裝弟子越班向四人稽首朗聲：「武當二代弟子雷鳴奉師祖之命任爲前站接待，請各位香主進觀奉茗後由弟子等導往眞武神殿，敝派師祖率敝派上下同門於眞武神殿恭候各位大駕。」

走在最前面的冷面金剛，雙目電閃，畧一停留，然後陰惻惻地一陣冷笑，微一揮手，便領着後面三人自武當弟子行列中，昂視闊步地走向觀左一條通往眞武神殿的山道，當天地帮四位香主通過行列時，武當衆弟子並不以來人驕狂爲意，仍然一齊深深躬身作禮。

四位香主過去不久，一匹劣馬得得地上坡來。

那年約廿來歲，名叫雷鳴的武當二代弟子朝馬上人打量了一眼，眉頭不禁深鎖。這一馬一人似乎出於他的想像之外，一時間竟然不知道如何應對才好，可是，他仍舊跑出了行列，向馬上人稽首道：「馬上少俠何人？武當二代弟子雷鳴待命通報。」

諸葛天駐馬哈哈一笑道：「本俠乃少林掌門人正果禪師座下嫡傳弟子諸葛天是也！」

什麼？少林來的？雷鳴怔住了。

諸葛天繼續大聲道：「喂小道爺，本俠剛才恍惚看到前面走過一批人，他們是誰？往何處去！」

雷鳴又一稽首，試着問道：「諸葛少俠不是和他們同路而來？」

諸葛天不屑地冷聲道：「哼，他們算是些什麼東西！」

雷鳴臉色一變，心想，正果禪師怎會教出這麼狂妄的弟子？

雷鳴猶疑未及答言，馬上的諸葛天業已不耐地大聲道：「說話呀！他們那裏去了？」

「少俠問這個作甚？」

「查問一個人。」

「誰？」

「余玉龍。」

「余——玉龍？」

「那伙人中有沒有一個英俊瀟洒的小伙子？」

「沒有。」

「前此有這麼個小伙子來過麼？」

「沒有。」

「往眞武神殿怎麼走法？」

「從那一邊上峯。」

蹄聲得得，諸葛天昂然上峯而去。

又是片刻之後，兩轎一車，如飛而來。武當衆弟子一見第二頂青衣轎上的蘭花標誌，彼此一遞眼色，神情全是一緊。這一次，那個爲首的弟子雷鳴僅在兩轎一車通過時率同其他弟子微微一躬，一句話也沒有說。

正午時分，武當山天柱峯頂的眞武神殿前的廣大空地上，出現了一個武林中空前的，表面上平平和和，暗地裏却潛伏一片腥風血雨的壯觀場面！

武當天柱峯頂，眞武神殿前的那片空地，綠草如茵，足有百尺方圓。

這時，武當派和天地帮陣壘分明，一觸卽發。東邊站的武當派，四十名精選的道俗弟子，分兩列排成八字翼然而立，俗家弟子立於右側，一式藍布長衫，道家弟子着道裝立於左側，每人手一柄拂塵，衆弟子均垂目挺胸，器宇軒昂，神情肅穆。

八字中間，武當四道長，太清，玄清，玉清，正清各披玄色鶴氅一領，執拂當胸，岸然併立。

四位道長前面，站的是白鬚拂胸的全眞子。天師冠，輕裘緩，仙風道骨，飄飄然，有出世之感，

令人望而起敬。

西邊站的是天地帮人衆，又是一番氣派。

距全眞子五六丈，併排端放着兩隻高背金絨軟椅，轎椅上分坐着兩位黑紗蒙面，風華絕代的佳人，兩位佳人均是一身雪白宮裝，唯一的分別祇是坐在上首的那位蒙面佳人在胸前繡有一朵金色蘭花，枝戰蕊顫，栩栩欲活。

椅後，兩個青衣婢捧着兩隻金邊黑漆盤，一盤檀香繚繞，一盤放着一塊如雪白玉。

兩婢兩側，虎視眈眈地站着天地帮四位金牌香主，左側是身材頎長，沉着一張長方臉，雙目精光如電的冷面金剛韓秋，肥胖臃腫，雙眉夾心處有着一顆砂硃紅痣的伏虎尊者朱羅。右側是枯瘦矮小，十指瘦如鷄爪，雙眼欲睜還閉，嘴角噙着一絲陰笑的黑手天王蕭昆，五官端正英俊，眼眶發黑，眼球翻滾不定的巫山淫蛟孫顧影。

再後面一字雁列着八個精壯大漢，天地幫中的八個鐵牌舵主。

正南方，天柱峯的上峯處，一馬豎蹄而立，馬上坐的便是我們那位濃眉大眼，有時是少林正果禪師門下，有時是五行弟子，和武林各派有舊，自稱和武當二代俗家弟子司馬玉龍是莫逆之交，而被司馬玉龍戲呼武林一絕，心地純良，但却好吹成性的諸葛天。

此刻的諸葛天，臉色陰晴不定，似乎想溜，却又捨不得，放着好戲不看而就此一走了之！一副疑難神情。

就在這個時候，東邊的白鬚全眞子，手撚長鬚緩緩向前走了四五步，在兩個白色宮裝的佳人面前三四丈之處立定，雙目注定胸前繡有金色蘭花的那一位，靜靜地開言道：「女俠想必就是傳聞中的天地幫主了。」

金蘭佳人緩緩起立，朝全眞子微微一福，滾珠碎玉地脆聲答道：「全眞道長說的不錯，小女子正是金蘭，現掌天地幫。」

全眞子冷冷地道：「貴幫與敝幫向無淵源，今忽大舉光臨寒山，其用意何在？」

天地幫主輕聲一笑，道：「全眞道長何必明知故問？三天前，本幫賚送的柬帖上，不是說得異常明白？」

全眞子突然厲聲道：「天地幫是什麼東西？如此狂妄？」

天地幫主臉上那塊黑紗微微一軒，嘿然不語，片刻之後，這才傳出一片嬌音道：「武當掌門人何在？」

全眞子臉色煞煞發白，長鬚不住顫動，這時仰天大笑道：「貧道忝居武當當今掌門人之叔，貴幫大舉遠道而來，如有圖謀，儘管下手，一切由貧道承當也就是了。」

天地幫主等全眞子說畢，嬌聲一笑道：「全眞道長慷慨就義的勇氣本幫主異常欽佩，不過本幫此次前來武當並未將貴派二代弟子計算在內，難道道長不想爲貴派留點傳人下來？」

全眞子狂笑道：「老朽活了將近百歲，總算遇見了武林中第一個狂人，哈……哈……哈。」

天地幫主嫵笑道：「全眞子，你不相信麼？」

全眞子見對方直呼全諱，猛上一步，怒喝道：「五行叛徒，老朽先來會會你！」

天地幫主態度從容，不慌不忙地搖頭一笑道：「全眞子，且慢，這樣不能澈底解決問題！」

全眞子顫巍巍地戟指怒聲喝道：「如何解決，你說！」

天地幫主粉臂微抬，伸出一根纖纖玉指，朝着全眞子背後輕輕一劃道：「連後面四位道長在內，你們一共是五位，本幫今天的香主，也悉好是五位，從此刻起，貴派任意派出一位道長，向本幫任意挑選一位香主做對手，分批也好，做一次也好，本幫主相信，全部輪流下來問題大概也就解決了。」

全眞子一聲狂笑，連連說道：「好，好，好，主從客便！」

全眞子說着，回頭向身後喝道：「玄清，你先出場向天地幫主們討教幾招。」

玄清道長寒着臉色，稽首一諾，閃身而出。

玄清道長躍入場心，向冷面金剛舉拂一拱，朗聲道：「韓香主賜教！」

全眞子眉頭微皺，回頭朝武當五清第二位的太清道長望了一眼，太清道長也是皺眉。很顯然的，玄清道長第一場比試中選錯了對象。這種比試，彼此在場的人都很明白，決不是普通的武學印證，一交手，定必各盡一身所學，狠命相撲，强存弱亡，永無和局。武當五清，除了掌門人上清道長功力爲高，北邙雙絕的武功高不可測，久爲武林所共知，全眞子的原意，本想留着由太清道長或者自己對付，他之所以吩咐玄清道長先出場，祇不過因爲玄清道長向有羽衣諸葛之稱，機智過人，令他第一個出去，他一定會衡量變方，挑一個適合的對手，先贏下第一場而已。詎知玄清道長就因爲機智過人，將今天武當一派所面臨的遭遇比什麼人都看得透澈，他如果循正途進行，選擇伏虎尊者或者黑手天王爲對手，武當派在五場比試下來，結果一定奇慘。所以，他抓住機會，採用了春秋時田忌賽馬制勝之術，下駟對上駟，先挑了對方露了本來面目的四個香主最强的一個，他這種選擇，實已存必死之心，想

拚着一命不要，揀到多少便宜，就算多少，祇要能予冷面金剛一點創傷，便可爲武當一派增加一份生機。

等到全眞子猜出玄清道長的心意，而向太清表示悔意時，一切都已遲了。

武林人物首重於身份地位，同一輩份的人，武功縱有高低強弱之別，輸命不輸氣，玄清道長無論在武當派或是整個武林來說，他的身份都比天地幫露了眞面目的這四位金牌香主，只高不低，如果在玄清道長作了決定之後再有明顯表示，又何異爲武當全派塗上墨黑的一筆？

冷面金剛冷哼一聲，立卽大步踏出。

偌大一片空地上，每一個人的心弦，刹那間，全部扣緊。

玄清道長凝神聚氣，雙手捧拂，目注來人。

冷面金剛走至玄清道長面前丈許處站定，抬臉冷冷地道：「道長請！」

玄清道長微一稽首，口中道：「有僭了。」

說着，拂塵交於左手，右掌微翻，左脚橫跨半步，一招「橫排星辰」，挾着一股無形疾風，便向冷面金剛中盤攻來。冷面金剛嘿嘿一笑，身形就地不動，左臂輕輕往外一抖便往玄清道長掌風迎去。

就在玄清道長和冷面金剛掌肘剛欲接實的那一刹，那正南上峯入口處馬聲一嘶，前蹄並舉，馬上的諸葛天因爲看得出神，差一點沒給顚翻落地……一條人影，其疾如飛地，自馬腹之下一穿而過，眨眼來至場心，來人身形未停，已然遠遠暴喝道：「雙方暫且住手！」

這一聲喝，中氣極足，音浪如鎚，狠狠地擊中全場每一個人的心鼓，連冷面金剛那樣一位一代巨魔，也是闖聲一怔，和玄清道長同時收勢後退出一步。

聲落人至，就在冷面金剛和玄清道長後退的同時，二人之間，已經多了一人。

來人是誰？

嘿，來的竟是個蓬頭亂髮，歪眉斜眼，膚色漆黑，滿身油污的駝背小叫化！

滿場的人都不禁愣住了。

天地幫主自軟椅倏然起立，臉上黑紗紋風不動，她似乎正在對這個突如其來的乞兒極爲注意。

全眞子手撚長鬚，臉色也是一變。

武林中除了經常行道關外的丐幫，誰也不會有這種裝束，而丐幫幫主風塵一乞因在三十年前和五行怪叟因了一句戲言認了眞，早將中原丐幫解散，隻身遠走關外，並發誓五行怪叟一天不離中原，他則一天不入關內一步。三十年來，風塵一乞音訊杳然，是否尚在人世，都沒人敢下斷言，若說此乞卽爲風塵一乞之傳人，實在難以令人置信。

第一，風塵一乞身份崇高，且極自負，言出如律，說一不二，他自己不入關，他的傳人怎會無故在中原出現？第二，這個小乞兒的身手迥異非凡，風塵一乞武功縱高，以眼前這個乞兒不滿雙十的年齡來說，就是已經得了風塵一乞的眞傳，身手也不可能高妙到如此地步！

儘管全場百來對目光都集中那個蓬頭亂髮，歪眉斜眼相貌奇醜的小乞兒身上，那個小乞兒的神態却仍然從容異常。他先向玄清道長大刺刺地一揮手道：「本乞受上清道長之托，暫代上清道長傳令，玄清道長請退。」

然後，小乞兒轉身面對天地幫主一指，大聲道：「本乞亦受五行公孫長者之托，暫代五行公孫長者傳令，金蘭，你這就離開武當，一年之內，五行門將在君山清理門戶！」

玄清道長臉色微微一變，默然而退。

玄清道長起初還以爲是司馬玉龍得了他的獨特化裝傳授，將自己易容如此，適時趕至，爲本派解圍，到了此刻，才發覺全然不是那麼回事。

第一，司馬玉龍是本派二代弟子，雖然已得五行神功之傳授，短短不到一年的時間，決無如此神速進境，依這個小乞兒剛才進場的身法而論，不但毫無武當本派的輕功架式在內，而其手法之高。絕非上次他在黃安附近和他分手的司馬玉龍所能望其項背！若是說得明確一點，非但司馬玉龍不能望其項背，就是五行怪叟本人，也恐怕不可能比當前這個小乞兒的武功更高。小乞兒進場時那一聲暴喝，頗似佛門絕學「天龍吼」，但又不似「天龍吼」那樣音宏量寬，一喝出口，萬山迴應。這乞兒似乎全憑的丹田一口眞氣，音直而勁，較「天龍吼」尤進一步。這一點，正顯示了這小乞兒的駭人的內家眞力，也就是玄清道長判定卽使是五行怪叟也不一定就能做到的一點，司馬玉龍天賦縱好，他又怎能超過五行怪叟？

第二，這是最重要的一點了！司馬玉龍天性純厚，且極拘於禮節，雖身臨大危，也決不肯背禮背義行事，無論如何，他是武當二代弟子，他怎能當着天地幫以及武當全體同門面前對尊長如此不敬？他又怎能代傳授業恩師，武當掌門人之命，而直呼玄清全諱？

玄清道長臉色一變，全眞子以下，武當派全體的臉色也都變了。武當派一方的臉色一變，天地幫衆人的臉色也就跟着全變了。……因爲，這個小乞兒的眞正身份已由「疑」而進入了眞正的「謎」！

不過，武當派和天地帮兩方的心情，仍然畧有

不同。

依小乞兒的口吻，無疑的，他的出現，是偏向於武當一方，武當派在千鈞一髮，岌岌可危的明顯劣勢下，來了這麼個神秘的帮手，多少令人感到一點欣慰！

天地帮則就大不相同了，天地帮主經小乞兒毫無保留地這一喊說，黑紗微微一蕩，不知是駭極抑或怒極，靜靜地立在金絨輕椅之前半晌沒有出聲。

小乞兒揚臉向天地帮主望了一眼，冷笑一聲道：「金蘭，你想抗命麼？」

天地帮主的面紗又是一蕩，然後從面紗後面發出一種異樣的媚笑道：「少俠能不能先說出你的眞正身份？」

小乞兒冷笑反問道：「金蘭，你爲什麼不卸去你的面紗？」

天地帮主媚聲又笑道：「少俠不敢麼？」

小乞兒冷笑道：「那麼你可無臉見人？」

全眞子撚鬚微笑，天地帮自冷面金剛以下，全是臉無人色。

天地帮主媚笑得更是厲害了，她柔聲道：「少俠，你可知道除了本帮金牌香主以上的人，誰見着本帮主眞面目就別想活命麼？」

小乞兒微哂道：「本乞頗想一試！」

天地帮主又是媚聲一笑道：「本帮主怎知道少俠有那種資格？」

小乞兒哼了一聲道：「金蘭，你假如沒有再回君山之意，你不妨走到場心來。」

天地帮主突然回頭朝伏虎尊者嬌聲一笑道：「朱香主，你下去走兩招，讓本帮主看看這位少俠的來路。」

伏虎尊者一躬而出。

小乞兒指着伏虎尊者拍手笑道：「你們帮主還你下場，眞是再好沒有了！」

伏虎尊者暴喝一聲，雙掌一合一推，以如來七式中最凌厲一招「我佛如來」，捲起一陣狂飈，向小乞兒當頭撲去，小乞兒雙肩微幌，飄然閃退丈許，向伏虎尊者搖手笑道：「慢一點，朱香主。」

伏虎尊者爲對方快速得出奇身手所懾，愣然止步，怒聲喝道：「你怕死麼，小子？」

小乞兒也不理伏虎尊者的喝喊，閃身來至全眞子面前，向全眞子深深一躬，肅容道：「願借老前輩拂塵一用。」

全眞子含笑遞過自背後卸下的拂塵，小乞兒接在手中，仔細地從那柄鋼柄拂塵上摘斷一根纖細如髮的棕絲，又將拂塵恭恭敬敬地交還全眞子，然後將棕絲扣了一個活結，走回場心，將那個棕絲結的小圈圈向伏虎尊者亮了亮，笑道：「伏虎和尚，你們帮主派你出場，眞令人高興。天地帮中五個金牌香主，壞事不數你做得最多，但却數你罪過最大，好好的一個佛門弟子，堂堂皇皇的衡山派高僧不當，偏要擠入那個骯髒醜惡的小圈子，眞是可氣，可笑，復可憐！本俠早已看中了你那顆灌滿肥油的腦袋，並且有人向本俠訂了貨，但是，你可別怕，暫時還得寄在你頸子上，小俠嫌你一隻耳朵難看，又怕污了手，所以不得不借重這根棕絲，看到麼，和尚，小俠就要用這個來取下你那僅有的一隻耳朵，讓你兩肩負擔相稱！」

伏虎尊者祗氣得渾身發抖，不等小乞兒再說下去，雙掌一合一推，又是一招「我佛如來」向小乞兒攻去，這一招，人隨招進，不待招式用老，雙掌一錯，右掌回帶，左掌有如一柄利刃，以如來第二式，「閒指瑤池」，猛疾無比地畢直劈向小乞兒右肩。

小乞兒嘿嘿一笑，人如魚游逆水，自伏虎尊者掌風中直穿而起，竟以毫厘之差，像一縷輕煙似地，從伏虎尊者左肩上空一掠而過，遠遠落在伏虎尊者身後七尺之處，提着栔有一隻血淋淋的人耳的棕絲，朝着怒如瘋虎的伏者尊者，側目而笑。

伏虎尊者的雙耳，一隻爲華山五劍的二劍施敬以金龍劍削落，另一隻現在又被小乞兒用棕絲刮下，到此爲止，伏虎尊者的一顆肥腦袋，眞正變得渾圓似球了。

祗見他，雙睛火赤，暴吼一聲，三度向小乞兒撲上。

小乞兒哈哈一笑，連退丈許，搖着手中那隻人耳，向伏虎尊者遙遙笑喊道：「伏虎和尚，你還不死心麼？」

就在這個時候，一個銀鈴似地聲音響起了：「朱香主退！」

伏虎尊者聞聲，霍地收勢，雙目中毒焰四竄地朝小乞兒瞪了一眼，回身朝金絨輕椅上的天地帮主微一躬身，滿臉火赤地退回原位。

天地帮主再度自輭椅上緩緩起立。

小乞兒一步邁進七八尺，立定天地帮主之前，嬉戲之態全斂，伸出一隻指頭，指住天地帮主，怒聲道：「金蘭，你敢抗拒五行長者之口諭？」

天地帮主臉上的黑紗微微飄動，嬌聲一笑道：「卽令五行怪叟親身來此，又待如何？」

小乞兒臉色一變，冷笑道：「受人之托，忠人之事，嘿嘿……金蘭，你可眞的不肯就此離去？」

天地帮主蓮步挪移，向前走了兩步，口中笑道：「小俠，讓勝的一方發命罷！」

全場寂靜得落針可聞。

小乞兒飄退丈許，厲聲道：「金蘭，你旣爲一幫之尊，說話可得算數！」

天地幫主脚步微滯，揚臉嬌笑道：「金蘭對少俠有何承諾？」

小乞兒厲聲又道：「勝的一方發令，可是你說的？」

天地幫主畧一猶疑，然後點點頭，同時發出一陣格格媚笑，繼續向小乞兒緩步逼去。

小乞兒又退丈許，厲聲復道：「金蘭，我們應該說得更清楚點！」

「你說吧，少俠！」

「第一，勝負如何分？」

「十招之內不分輸贏便算你勝！」

「嘿！」

「怎麼樣？」

「不限招數，失了招的算輸！」

「也好。」

「假如我贏了呢？」

「本幫立卽離開武當……你輸了呢？」

「本俠置身事外，由貴幫與武當自作了斷。」

「一言爲定？」

「一言爲定。」

就在這狂風欲起，暴雨將臨的刹那，那位坐在天地幫主下首，另一隻高背金絨轎椅上，穿着和天地幫主相同，祇比天地幫主在衣襟上少了一朵繡金蘭花的白色宮裝佳人，突然自轎椅上立起身來，也未見她如何作勢，一條純白嬌軀，已然平飛而起，行雲流水似地直瀉小乞兒和天地幫主相持對語的空地中心。

天地幫主微微掉轉嬌軀，以一種訝然口氣問道：「羅香主何故下場？」

從來的白衣佳人向天地幫主欠身一福道：「羅香荷擬爲幫主代勞，幫主以爲合適否？」

天地幫主嬌聲一笑道：「這當然好……不知這位少俠意下如何？」

小乞兒當後來的白衣佳人下場後，臉上迅速地掠過一陣異常神情，這時嘿嘿笑道：「本俠很想先請教一下來人身份！」

天地幫主微笑道：「本幫首席羅香主。」

小乞兒冷冷地道：「本俠對貴幫何人出場並無成見，如果羅香主不能繼承金幫主適才所許約定，本俠尚請貴幫主以諾言爲重，勉爲其難。」

白衣羅香主突然嬌叱一聲，道：「小乞兒休得放肆。」

天地幫主向小乞兒媚聲一笑道：「少俠，碰上我們羅香主，你假如以爲揀到了便宜的話，你可是自誤了，嘿嘿，少俠，這樣罷，條件不改，羅香主全權代表本幫主，不過，少俠，你可得先想淸楚，如果輸了，可不能怨人！」

白衣羅香主向天地幫主又是一福道：「謝幫主恩典！」

天地幫主格格一笑，飄身而退。

白衣羅香主向小乞兒冷冷地說道：「我們如何比法？」

小乞兒也是冷冷答道：「悉聽尊便！」

白衣羅香主冷笑道：「小俠適才進場的身法，很令本香主欽羨，我們不妨比一趟輕功，繞場地三圈，如果分出了先後，落後者算輸，其他可就不必再行比試，假使先後不分，拳掌刀劍少俠可以任擇一樣。」

小乞兒哈哈一笑道：「好極了，羅香主請！」

白衣羅香主也就不再說什麼，一聲淸嘯，身形已然騰空而起，白衣飄飄，如凌波仙子，其疾如箭，直向西北角射去！

小乞兒仰天一聲長嘯，雙臂奮張，隨後騰身追上。

兩條身形，一白一黑，兔起鶻落，霎眼望去，漸遠漸小，不一會，便沿着眞武神殿前空地四週追逐起來。

眞武神殿前的那片空地足有百丈方圓，從場心看場邊，人影祇剩得普通人身的一半高大。這時，眞武神殿前空地上的百十對目光，射向同一方向，跟隨着兩條人影的起落，目不轉瞬。

兩條身形相距約莫三丈遠近，白前黑後，或起或落，但距離始終相等。

這時，場心的人們所看到的，祇是兩條起落身形，他們做夢也想不到兩條追逐的身形間已開始了一連串的對話……。

「小乞兒，你是誰，瞞得了別人可瞞不了老身哩。」

「是的，老前輩。」

「你現在已是五行門掌門人，稱呼上應該改一改。」

「玉龍不敢，老前輩。」

「孩子，你可知老身爲什麼要挺身而出呢？」

「不知道，老前輩。」

「你可知道到目前爲止你還不是天地幫主的對手？」

「啊。」

「唉，司馬少俠，你的一片俠義心腸實在可佩，你的武功進境也有一日千里之勢，總有一天，你會超過她的，但是目前還不行，唉唉，你幾幾乎斷送了武當數十條生命呢！」

「我做錯了麼？老前輩？」

「錯了，但你是出於無意。」

「怎麼說，老前輩？」

「天地幫主雖然沒有識破你的身份……除了老身，大概在場沒有第二個……不過，天地幫主她已經看出你是難惹的人物，如果容得你插足這次事件，她知道絕不能達到痛痛快快血洗武當的目的，所以她慨諾於你，你以爲你合算，其實你已落入她的算中，你還茫然無知。」

「難道還有更好的辦法？」

「憑你的能耐，你大可以合全眞子以及另外四位道長之力，邊戰邊退，撤離武當。」

「他們怎會答應？」

「是的……不過，那總比傷亡殆盡強呀！」

第一圈過去了。

「現在怎辦呢，老前輩？」

「現在好辦多了！」

「哦？」

「我可以在下一場比試中故意輸給你。」

「以老前輩的身份，那，那怎麼可以？」

「唉，孩子，輸給五行掌門人有什麼要緊？」

「天地幫主不會看出來？」

「唉，孩子，你目前的功力實在和我相差有限，祇要我相讓半分，誰也不會看得出來的。」

「天地幫主會遵守諾言麼？」

「當然。」

「老前輩，你可知道中原武林已有很多人對你諒解了？」

「謝謝你，玉龍，我知道，那是你們師徒的力量。」

「不，老前輩，您實在是一位可敬的人哩！」

「司馬玉龍！」

「羅老前輩。」

「爲了武當全派生命，你可得牢記這件事！」

「什麼事，老前輩？」

「狠，孩子，知道不？下手要狠！」

「狠？對誰？」

「對我！」

「對您？」

「是的，孩子，這是苦肉計，不管你的手法多重，你總別爲老身擔心，老身自有老身的辦法。」

「這個，這個。」

「司馬玉龍，看得明白些，別猶疑了，人命可不是兒戲！」

「……」

「司馬玉龍，你淸楚了沒有？」

「是的……老前輩。」

第二圈也過去。

「老前輩，您對三色老妖的一段恩怨準備什麼時候了斷？」

「目前還沒有機會。」

「有用得着玉龍的地方麼？」

「也許……以後再說吧。」

「老前輩，三圈快將滿了，您還有什麼指示沒有？」

「此地事了，速將各派高手集合，最好能找到天山壽婦和華山梅叟，愈快愈好。」

「我們準備五月五日在岳陽會議。」

「太遲了，唉，太遲了……務必提前。」

「有什麼意外？」

「天地幫主快撤離君山了。」

「去那裏？」

「目前還沒有決定。」

「三色老妖這次怎沒見人？」

「他獨自一人上少林去了！」

「啊，少林？」

「是的，孩子，沒時間談這個了，記住，孩子，狠，下手狠一點。」

三圈追逐完畢。

一白一點兩條身形，由小而大，由遠而近，先後飛落場心。

白衣羅香主立定嬌軀，返身指着小乞兒之面，嘿嘿一笑道：「小叫化，第一場不傷皮肉的比試你沒有輸，你的運氣也實在太壞了。」

小乞兒也是嘿嘿一笑道：「香主，我們之間總有一個運氣不大好，祇是究竟是誰還不知道罷。」

白衣羅香主隔着一層黑色面紗厲聲道：「選擇一種死法吧，這一場由你！」

小乞兒朗聲道：「我們在掌力上見高低吧！」

白衣羅香主冷笑道：「好，請。」

小乞兒更不怠慢，約畧一定心神，深吸一口眞氣，然後套用衡山派的絕學「如來七式」的第一式「我佛如來」，上身微躬，雙掌一合一推，逕向白衣羅香主疾拍而來。

白衣羅香主也以「如來七式」中的「我佛如來」還擧，雙掌一合一推，對正小乞兒的掌風迎去。白衣羅香主一面還招一面冷冷說道：「我們就借衡山絕學試試內力吧！」

在場的人看得很淸楚，對敵的雙方，都是心高氣傲之人，一個不願顯示本來面目，另一個立卽如法泡製，他們似乎並不準備在招術上取勝，因爲如來七式中我佛如來這一招，並無多大的奧妙變化，其所以爲七式之冠，純因爲它能發揮發招者最高內

力，用在對敵時試探對方功力深淺上最爲適合。

白衣羅香主和小乞兒同時這樣做，就爲了實行他們的口頭約定，彼此掌力上見高低！

這種比試方式，毫無技巧可言，誰的內力超過對方，誰就佔定勝場。

四掌遙接，通地一聲悶響，雙方各退一步。

全場之人，目定口呆。

天地帮主更是一聲微噫。

小乞兒和白衣羅香主對望一眼，二人均發出一聲充滿怒意的冷笑。

二人互上一步，幾乎是同時，全是上身微躬，雙掌一合一推，還是一招「我佛如來」！

四掌遙接，通地一響，又復各退一步。

白衣羅香主因爲有黑紗蒙面，神色如何，不得而知，那位小乞兒在對過二掌之後，神色已然大變，額前同時見了汗。……司馬玉龍心底很明白，桃面女俠一定會讓他贏這一場，但她不願輸得太明顯而壞了大事，輸贏一定決定在最後這一掌。

交換過兩掌，司馬玉龍異常驚訝，這位苗疆老前輩的功力之深，確很驚人！

司馬玉龍不知道對方在何時相讓，怕一時大意輸了招想挽救也來不及，所以第一掌攻出便發揮了本身的八成功力，第二掌也是一樣，想不到二掌下來，祗和人家打了個平手。他知道對方手下一定已經留了情，不然的話，雖然以他司馬玉龍現有的功力不會和人家差了多少，但絕不會如此巧合地保持了均衡！

對方能對局面控制得如此恰當，祗有他自己一人心底明白，人家功力比他高！

捷逾閃電般地，司馬玉龍得到了一個結論：對方要他在第三掌上再加功力！

司馬玉龍這樣想：第一第二兩掌，對方暗示了他一個水準，祗要比這兩掌功力再高一籌，他就能贏！對方決不會保留實力在第三掌上使出，因爲這不是一場眞的武學印證，同時因爲對方並沒有受傷，爲防天地帮諸人看出破綻，對方第三掌的威力也絕不會低於前發兩掌。

狠，務必要狠！司馬玉龍記起了人家再三叮嚀，他不能辜負人家一片苦心——也是佛心。

第三掌開始了。

司馬玉龍牙關暗咬，他想，顧不了許多了，雙方用心，蒼天可作見證！……場週衆人所見到的是，那個小乞兒迅速地朝屏息聲音，臉色沉凝的武當諸人掠過一眼，然後仰天哈哈一笑，笑聲高亢入雲，這一笑，眞氣引發，笑畢，一聲暴吼，上身微躬，雙掌又是一合一推猛向白衣羅香主力攻而至！

白衣羅香主一聲淸嘯，面紗飄動，也以同一式我佛如來急迎而上。

這眞是石破天驚的一掌。

四掌接實，全場突起一陣驚呼。

這聲驚呼，由雙方每一個人口中同時發出的。

司馬玉龍祗感到週身血脈一緊，身體失去重心，無論如何立足不住，蹬，蹬，蹬……踉踉蹌蹌地連退七八步，方始勉勉強強地奮提最後一口眞氣，顫巍巍地拿樁立定！

司馬玉龍這一驚眞是非同小可！

他所聽到的驚呼，在他耳中，幾乎全是武當派這一邊的。

司馬玉龍雖然站定了，但他不敢抬頭去看對方交換了這一掌之後的結果，他怕看到對方仍然悠閒地站在原來的地方上，或是站在原來立足處的七步以內！

不，還有一個更大的原因，他不能動，他也不敢睜開眼皮，他那樣做了，他知道，毫無疑義的，他將會因心神分散而立卽倒下。

他耳鳴心跳，血氣翻湧，他，什麼也聽不到。

也不知道隔了多久，他恍恍惚惚地聽到一陣輕微的腳步聲，他知道正有人向他走來。雖然他有困極欲睡的感覺，但他知道是最重要的一刹那，無論如何，他不能那樣做。

他勉爲其難地，聚起一絲餘力，強笑着睜開眼皮。

唔，來的是白鬚全眞子。「我……很……慚……愧……道長，這，這一掌……誰……誰……誰勝了？」

全眞子臉上的表情極難捉摸，他並沒有立卽回答司馬玉龍的問題，雙目如電地在司馬玉龍臉上打量了兩眼，然後訝聲道：「哦，你傷得不輕呢！」

「不，不要緊，道長……快告訴我，誰，誰勝了？」

全眞子一把托起司馬玉龍，輕輕放落地下，帮他盤起雙膝，然後低聲附耳道：「不能分散心神，調息！」

司馬玉龍依言閉上眼，他感覺身上各處大穴上刹時貼上四五隻手掌，四五道熱流進入體內，向丹田取齊，司馬玉龍不敢怠慢，立卽澄淸思慮，借外來的巨大的助力，依訣行功，不消片刻，渾身業已血脈流暢，百體泰和。

司馬玉龍睜開眼皮，緩緩起立。

一子四淸，排立在他的面前，每人臉色都顯得異常疲憊，眼神中更有一種訝異神情，好像司馬玉龍功力復元之速，遠出他們意料之外。

這時，全眞子低聲道：「小俠無恙乎？」

司馬玉龍含笑點頭。

突然間，司馬玉龍臉色一變，抬起頭，情不由己地伸手將面前的太淸和玄淸道長分開，一個箭步，向前縱去。——他縱躍在一片空地上，空地上一片鮮紅血漬。

天地帮的人，一個也不見了。

司馬玉龍怔在當地，說不出心頭的滋味，是喜？是愁？

這時，一子四淸也已趕至。

全眞子大聲讚道：「那位白衣香主，看樣子，其地位在天地帮中祗是一人之下，恐怕比北邙兩絕中的冷面金剛韓秋還高，而居然敗在小俠掌下，以小俠這點年紀，這種前無古人的絕世功力，委實令人欽佩，老朽全眞子不肖，謹代武當派致再造深恩之無比敬意！」

司馬玉龍彷彿全然沒有將全眞子的話聽入耳中，搖搖頭，微嘆一聲，茫然回過臉來，向全眞子啞聲問道：「道長，那位羅香主傷得很重麼？」

司馬玉龍關切口吻，令一子四淸大爲駭異。

全眞子愣得一愣，立卽撫鬚微微躬身答道：「那令人窒息的第三掌接實，小俠連退七八步，身軀搖晃不定，而那個羅香主僅僅退出四五步之遙，便卽挺然立住，因爲對方臉上蒙着黑紗，我們看不出對方受傷的程度，但依那個羅香主後退的步數，以及她收勢的從容，所有的人，當時都一致判定小俠你輸了，本門上下，在那種情形下，情不由已地一齊發出了一聲驚呼……就在這個時候，蒙面的天地帮主突然驚噫一聲自輀椅中霍然起立，跟着，天地帮所有的人也是一齊驚喊出口，原來，那個白衣羅香主受的傷比你更重，祗見她臉上黑紗高掀，一道血泉激噴而出，跟着，整個身軀搖搖欲墜……」

司馬玉龍失聲驚喊道：「啊，啊，可憐的羅老前輩！」

武當一子四淸，五位道長全是一聲驚噫。

全眞子急急地，期期地道：「什麼？小俠？你們相識？」

司馬玉龍點點頭又搖搖頭，啞聲道：「道長，再說下去罷。」

全眞子朝四位師姪迷惑地望了一眼，隨卽接下去道：「當時，天地帮對他們羅香主的受傷似乎極感意外，但也極爲憐惜，她急步走至羅香主的面前，在羅香主的口中塞進一顆火赤的藥丸，同時轉臉瞪着你小俠，黑紗端垂不動，神態甚爲震怒！冷面金剛等人，也都對貧道等瞪着，眼光蘊藏着一股可怕的毒焰，貧道立卽示意太淸他們幾個招呼門下戒備，貧道看得出來，天地帮自天地帮主以下，一體老羞成怒了。」

司馬玉龍急急岔口問道：「以後呢？」

「本來我們還不感覺怎樣，但經小俠你剛才那樣一問，現在回想起來，事情就有點異乎尋常了。」全眞子輕輕撚着拂胸長鬚，惑然地繼續說道：「就在天地帮主伸出玉臂準備去托住白衣羅香主腰部之際，那位羅香主突然用手拂開，嘴中同時吐出一個陰森森的字：『走』！天地帮主先是一怔，旋卽低聲在白衣羅香主耳邊說了兩句，白衣羅香主聽了，輕哼了一聲，驟然轉身面對帮主深深一福，高聲道：『蒙帮主一再殊遇之恩，羅香荷無以爲答，目今當以如何保持本帮盛名爲念，如以香荷一人之私，對這種無名小子失信，香荷雖然死而不敢領受！香荷不肖！以數十年邊荒苦修，居然在一時輕敵的情狀下敗在一個名不見經傳的後生小子手中，無顏再說別的，自今天起，香荷願暫謝內堂香主之職，請帮主另覓妥當人選代理，這一掌之恥不雪，香荷誓不復位！』白衣羅香主說罷，又向天地帮主深深一福，也不等天地帮主再有開口機會，便卽向峯下走過去。天地帮主望着白衣羅香主的背影，輕輕嘆息一聲。

「這時天地帮主突又回轉身來，向小俠你高聲怒喊道：『乞俠，君子行道，不改其名，你乞俠眞正身份敢見示於本帮主麼？』小俠你，那時候，低頭木然挺立，大概是什麼聲音也聽不到了。祗要是個大行家，誰也看得出小俠那時已成強弩之末，全憑最後一口眞氣，倔强支撑，尋常人一根指頭，你小俠也會抵受不住而倒下去的！天地帮主是何等人物，這種情況她自是一目了然，她在問你一聲不應之下，將頭連點，彷彿對你重傷感到幾分滿意。」跟着，天地帮主向餘下四位香主一揮手，一衆人等，立卽悻悻然退去。

司馬玉龍聽了，不住點頭，半晌沒有開口。

這時，蹄聲得得，諸葛天乘馬而來。

玄淸道長眉頭一皺，連忙揚拂高聲道：「少俠何派門下，何事而上武當。」

諸葛天也大聲道：「本俠諸葛天，來找我的朋友余玉龍。」

「余——玉龍？」

「貴派二代弟子司馬玉龍也是我的朋友。」

「哦，」玄淸道長道：「諸葛少俠此行，究竟是找余玉龍還是司馬玉龍？」

「余玉龍！」

司馬玉龍暗暗好笑，他怕發生誤會，連忙出聲道：「余玉龍是誰我知道，我上武當時，在路上碰到過了，他大概馬上便到，諸葛少俠不妨下馬隨我們到裏面去歇歇。」

玄淸道長見司馬玉龍如此說，便就沒有再問下去。

這一廂，由全眞子側身領路，一行進入眞武神殿內的雅潔客室——這地方，司馬玉龍實在太熟習了——雙方暫分賓主坐下。

衆人坐定，由末代弟子獻上素點香茗，司馬玉龍肚子實在餓了，便招呼諸葛天一同用了一點。

等司馬玉龍用完素點，全眞子首先從座中立起身來，向司馬玉龍稽首道：「這次武當不幸，遭遇飛來橫禍，設非小俠適時出現，本派此刻是何結局，眞是不堪設想，請恕全眞子冒昧，小俠究係那位前輩異人門下，全眞子眼拙，仍望小俠明示，以便全眞子有個稱呼，好率本派上下同門共致謝忱！」

司馬玉龍連忙起座答禮道：「晚輩爲了方便解釋那位羅香主身世，請道長寬容片刻。」

全眞子沉一揖回座。

司馬玉龍首先向全眞子問道：「道長可知道那位白衣羅香主究係何人？」

全眞子道：「老身一時還眞無從想起。」

司馬玉龍又說道：「道長可曾聽說過苗疆有一位……」

四淸一怔，全眞子霍然睜開閃電雙目，詫道：「是她，苗疆桃面……女俠？」

「正是她，桃面女俠羅老前輩，」司馬玉龍因全眞子將桃面下邊的兩個不雅字眼剔去而感到異常欣慰，這時輕嘆一聲，接下去說道：「這一次，以各位道長的成就，以及武當各代精英的集合，天地幫雖然不能將武當怎樣，但以該幫主的五行神功，以及手下五位香主皆是當今武林一代俊彥來說，雙方死亡總是在所不免。」

玄淸道長這時欠身道：「小俠休得如此說了，本派今天若是有掌門師兄在，情形也許會好些，但嚴格評起來，縱有上師兄在場，雙方實力仍甚懸殊，這是無可諱言的，小俠爲本派掩飾窘境，本派固然感激，却也異常慚愧，尚望小俠坦陳相見，不必爲本派顏面有所偏護才好。」

司馬玉龍點點頭道：「那都是題外之言，我們不談了。現在，假如各位道長認爲天地幫這種悄然班師對武當有利，那麼，爲武當成此大功的，晚輩可以直告各位道長，並不是晚輩，而是那位白衣香主，苗疆桃面羅老前輩。」

在一子四淸的驚哦聲中，司馬玉龍迅速地將桃面大俠羅香荷和他繞場追逐時的對答複述了一遍，祇將自己的名字刪去而代「少俠」或「孩子」。

一子四淸聽畢，均各低頭默然不語。

良久良久之後，全眞子長嘆一聲，緩緩抬頭道：「人言眞是可畏！」

司馬玉龍知道一子四淸均對桃面女俠有了新的認識，內心甚感欣慰！

這時，他認爲已無再掩飾眞正身份的必要了，於是，立起身來，整整衣襟，走出座前，朝着一子四淸，端然跪拜下去。

一子四淸各各大驚，同時騰身閃避。

全眞子吶吶地驚詫道：「這……這，小俠？」

司馬玉龍就地旋身，對正一子四淸低頭道：「玉龍罪該萬死。」說着，又要磕下頭去。

一子四淸，啊了一聲，相互疑望。

就在這個時候，客室窗外突然一聲大喝道：「司馬少俠，使不得！」話音未歇，一條身形業已穿門而入。

來人非他，正是風塵僕僕的武當門人，上淸道長。

上淸道長入室，一子四淸全躬身爲禮，上淸道長匆促間僅對全眞子一人畧爲作答，便即上前雙手扶起跪在地下的司馬玉龍，同時向全眞子和太淸玄淸玉淸等人沉聲說道：「請師叔和各位師弟速來參見五行當代掌門！」

全眞子和四淸互望一眼，每人臉上都流露着一種恍然大悟的神色，當下由全眞子帶頭，四淸緊隨，各跨一步，朝司馬玉龍深深稽首，並由全眞子開口致意道：「武當全眞子謹率師侄太淸等四名參見五行掌門人！」

司馬玉龍既被上淸道長說破眞正身份，自然不便再行大禮，於是連忙回禮道：「玉龍不敏，今後仍望各位道長訓導。」

這時，祇苦了一個諸葛天。

諸葛天有如掉在五里霧中，越弄越糊塗。他見面前這位被武當禮若上賓，武功高不可測的小乞兒自稱司馬玉龍，而武當全派對他竟然陌生得很，這是怎麼回事？就算他是化了裝吧，爲什麼一個武當二代俗家弟子怎會轉眼之間又變成了五行系的掌門人？還有，這是頂要命的一點，他諸葛天剛才還大聲說他和司馬玉龍是好朋友，等會兒人家向他請教起來，豈不成了天大笑話？

他有點恨那個什麼「余玉龍」，將他約來武當，到現在人影不見半個，祇害得他坐立不安，平白受窘。諸葛天這一廂坐也不是，立也不是，偏偏上淸道長在這時發現了他，掉過頭來，以一種疑訝的口吻向司馬玉龍道：「這位少俠何人，是司馬少俠一塊兒來的麼？」

經上淸道長這一問，全眞子等人全想起來了，這時不禁朝諸葛天望了一眼，然後又朝司馬玉龍望着，要看司馬玉龍如何回答。

（未完待續）



毀　去。